武俠世界

天降煞星（奇俠司馬洛故事）

描述一位作風新潮的現代奇俠，在馬戲團長大，使他學會了千變萬化的十八般武藝，貧寒出身祗有使他更富於仁俠心腸，對於金錢雖不特別愛好，也不討厭的，但最愛好的還是冒險，因此他的一生也是充滿奇行……



$2.00

943

◀編　後　話▶

今期刊出的「特巨」小說是蕭逸之簇新作品——艷陽雷傳奇故事之一「無顏滄海」，本故事題材別創，內容詭秘，書中男女主角身世飄零，離奇莫測，他們憑着本身稀世絕藝，闖身於詭詐險惡的湖海中，嘗盡艱辛，受盡欺凌，但他們百折不撓，除惡務盡，終於使一羣千邪萬惡輩爲之喪胆，爭相辟易……要看一部令你心曠神怡、痛快淋漓的洋洋十餘萬言俠義情仇精彩小說，請千萬不要錯過。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天降煞星」今期開始刊載，該故事集素以內容緊湊，驚險刺激，打鬥兇狠，詭謀互逞見稱，奇俠司馬洛生平中雖然歷盡不少險境，但他今番在「天降煞星」中之遭遇，可能使您也爲之大大的抹一把冷汗。

***　　***　　***

下期是本刊徇讀者要求增加篇幅十六大頁的開始，我們經已傾盡全力，搜羅名家一流作品屆時讓湧推出，除了萬人喜愛之沈勝衣詭秘故事「胭脂刦」外，還有高皐的嶄新俠情中篇「臘鼓」、東方雄風新作兩期完神秘小說「白狠」……編者保証能使讀者們目不暇給，足夠在炎炎夏日中得到最佳之消閑閱讀享受，敬請垂注，並盼捧場！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無顏滄海（艷陽雷傳奇故事之一）
本故事是蕭逸君繼「艷俠」故事集後最新的一部作品，故事中人物身世飄零，神秘莫測，他憑着一把神奇木劍，斬盡千邪萬惡，羣魔辟易，但他也有一段使你不會相信的往事……蕭　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雙天至尊（兩期完技擊打鬥奇情小說）◀下▶
羣雄黑吃黑　血洒孟家莊……龍乘風 41

天降煞星（司馬洛傳奇故事）◀一▶
空降雖驚險　艷色刦迷人……馮　嘉 52

劍胆琴心（俠義傳奇中篇）
追踪三俠士　篷車設陷阱……曹若冰 59

大地飛鷹（新穎俠情中篇）
是非難曲直　論劍最無情……古　龍 69

紅粉金剛（俠艷奇情小說）
正義感邪氣　途中染毒香……司馬紫烟 7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鶴高飛
濃霧迷如陣　辣手小沙彌……蕭　逸 83

春秋筆
小紅剛洩秘　飛針奪命來……臥龍生 93

奇招絕技．功夫漫談

空手道的高級武功（功夫漫談）希　華 67
鐵掌殺腰（奇招絕技）……麥海雲 9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陽雷故事之一

蕭逸·文
盧令·圖

無顏滄海

三敗技下　玉女求功

東方微現出魚肚白色，大海就快要起潮了！

海風颼颼的吹着，緊貼着海面抄過來，沙岸上捲起了漫天的黃霧，可以預料到，今天又不是一個下水的好日子。

滄海客——這個久立在崖前，面向大海的老人，抬頭仰望了一下穹空，把一雙肥大的袖子挽了一下，開始把小舟推到灘邊，爲的是等待潮水的迎接。

×　　×　　×

旭日有如一枚熟透了的大橘子，天邊的雲彩，都被它染紅了，看來像是大捧的山茶花，又像是搽在婦人臉上的胭脂！

潮水浮起了小舟，小舟載起了老人，浪花，把船頭都打濕了。

滄海客放下手中那個長形的包裹，那是用青布包着的一口長劍，古銅色的繩子上，還有一顆櫻桃大小的珊瑚結子，迎着日出，閃閃放着紅光。

小船在他有力的雙臂操作下，逆風破浪向前馳去，一任船身盪漾得那麼厲害，可是他那看來枯瘦的身子，就像是釘在船上似的，紋絲不動。

多少年了，這筆深仇舊恨必須要結一結了！

人有時候不儘是爲「錢」而活着，還有些別的，譬如，爭強，鬥氣，尋仇，問事……而後者似乎更支配着人生，往往身敗名裂，甚至於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

就像眼前這個老人，他倔強，好勝，一意孤行，有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瞭解，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爭這一口氣？去干擾那個與自己原無瓜葛的少年？是爲了什麼？

也許是武林中的人，都太好勝了，所謂「一山難容二虎」，同一領域之內，雙雄難併立，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想到此，他那黃臘也似的面色，立刻爲熱血漲紅了，灰白的兩撮禿眉，如同鋼針也似的站了起來。

「小輩！」他獰笑了一聲，忍不住自語道：「你可曾想到，我又來了？曾經敗在你掌下的滄海客又來了？」

說着，他一隻手緊緊的握住了劍把，雙目中血光迸現，蕩漾出無限殺機！

小船在一座無人的荒島上泊岸了，他叫不出這座荒島的名字，事實上在這渤海灣裏，大小島嶼眞可謂「多如牛毛」，它們多半沒有什麼名字的，然而在他心裏，再沒一個地方，比這個小島更爲可憎了！

因爲有了那個人，連島上的一木一石，也都令他可憎，眞是「人地同惡」。

迎着日出，他逐漸的跨進眼前那些彎出的岩石，就在第七座岩石之後，他站定腳步，隨着，身形驀地騰起，拔起來，又如同一隻海鳥也似的飄落下去！

兩棵大樹交錯的垂生着，茂密的椏枝使得那岩洞黯然無光。

滄海客拂開了柳枝，踐踏着地上的枯葉，向前行去。

這地方看起來，就和三年前一樣的，那兩棵大樹永遠是那麼翠綠，那袋形的沙岸，永遠是爲白色的浪花淘着，一次又一次……

但是這些是不能說明什麼的！

滄海客行至洞口，不自禁的止住了腳步，就在這個地方，他曾不止一次的立足過，但是也不止一次的落敗在對方的鐵掌之下！

想起來也難怪自己心寒，對方只不過是一個弱冠出頭的少年，而自己却是名揚四海，年達六旬的人了，每次他取勝自己都祇是那麼輕而易舉——

僅僅一招，遂即展露出他那種傲視天下的微笑……一次，兩次都是這樣的……

滄海客向着黑同墨染的洞口朗笑了一聲，厲聲道：「洞內的娃娃，請恕老夫打攪清睡，我第三次向你請教來了！」

回聲自洞內傳出之後，很久——才有一聲輕微的嘆息道：「滄海客，你這是何苦？」

那是一種冰冷的聲音，繼續道：「我只不過是借地苦修而已，其實我又不曾冒犯你！何故再三來此逼我？」

老人聞言，驟然面色一變，他後退了一步，顯然他的一舉一動，都落在對方眼中。

他狂笑了一聲，道：「娃娃，你不曾睡着麼？很好，我們就再印證一下吧！你出來還是我進去？」

火光突然一閃，又隨之熄滅，洞內亮起豆大的一點燈光。

借着這一點燈光，滄海客看清了洞內的一切。

那簡單的陳設，石几，石牀……再就是堆積如山的書，看來這少年人像是一個來此讀書養性的文士，又有誰知道，他竟是一個歛銳不露鋒芒的武林奇人？

他那精湛的武功造詣，也許只有眼前這個老人知道，因此，當他聽到少年的聲音之後，下意識的有些兒害怕！

他生怕自己的胆虛，會從聲音中露出來，那麼，大聲的說笑，也許是最好的掩飾之法了。

背石而坐的少年，長髮披肩，劍眉星目，稱得上「英挺」二字。

只是他的膚色有些近乎於蒼白，而且唇頰上的鬍子也顯得過長了些，目光看來也較常人明亮得多。

點亮了那一角羊脂燈後，他微微一笑道：「我並不曾睡覺，滄海客，你以爲世界之上，只有你一個人才早起麼？」

滄海客最怕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樣子，同時也最恨自己的毛燥和不安。

他冷笑了一聲，冷笑道：「已經三年了，三年不是一個短日子，你一定也不會想到，這三年來，我又曾經學了幾手厲害的功夫，那麼……今天……」

說着他情不自禁的又嘿嘿笑了。

少年劍眉微分，有些驚訝並感慨的道：「哦……太快了……三年了？……」

他彎着手指算了算，苦笑道：「這麼說來，我來這小島，已將近十年了……」

少年星目陡地射出奇光，插口道：「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許這麼稱呼我麼？滄海客，你似乎太健忘了！」

老人立刻住口，他後退了一步，面色極爲尷尬，又像是在强忍着一種極度的忿怒。

他氣呼呼的道：「江海楓，除非你敗在我的掌下，退出渤海，否則我是至死不休，就像今天一樣！」

他狂笑了一聲，接道：「你終必會敗在我劍下的！」

少年理了一下散亂的長髮，啞然一笑：「你不必說明，我已經看見了，這一次你是帶了兵刄來的，可是……」他含蓄的笑了笑，斯文的樣子，接下去道：「你仍然會落敗的。」

頓了一下，他才很肯定的道：「你必然會敗得比前兩次更慘，因爲心懷惡毒的人，必定會得到惡毒的報應！」

滄海客氣得身軀顫抖了一下，他知道這實在是不必的，有了兩次的經驗之後，他已知道，任何的暴怒和吼嘯對於眼前這個少年說，都實在是多餘的！

他勉强的鎭定了一下，因爲他同時知道，失敗的主要因素，往往是由於過於性急！

「江海楓！」他說：「你不必用話來激我，現在事情很簡單，今日我來的目的你也知道，我們還是老樣子，咱們快刀斬亂痲，馬上決一勝負，然後……」

少年一笑插口問道：「然後怎麼樣，莫非還想像過去兩次一樣，敗了轉身就走，三年之後，再來？那麼我實在有些厭了，而且感到不勝其煩！」

老人咬牙切齒道：「自然這一次是不會如此了！」

少年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他仍然是盤膝坐在那塊大石之上，聞言之後，淡然問道：「那末，你要怎樣呢？」

「江海楓，你聽着！」老人冷笑道：「我如敗給你，横劍自刎，可是你如敗給我……」

說着狂笑一聲道：「自然……那時你的命運，就要由我來發落了！」

少年微微一笑，略帶鄙夷的道：「喬昆，先不要把話說絕，我就心你到時候，無法下台啊！」

說到此，他才由大石上站起了身子，並長嘆一聲，抖了一下他那身縐紋滿佈的長衫。

滄海客喬昆後退了一步，厲聲道：「快取出兵刄來！快——」

這個叫江海楓的少年，皺了一下眉，半笑道：「我眞是不明白，你……」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好吧！」遂就步下那塊大石來！

他四處尋覓了許久，自一堆燃燒過半的枯枝中，抽出了一枝松枝，約有三尺長短，粗若兒臂！

他以之拄地道：「這裏太黑了！我們到外頭去吧！」

滄海客笑道：「自然去外面，走！」

說着率先轉身而出，少年過了一會才走出來。

這時候天已大明了，陽光耀目難開，那些淡黄色的沙粒，都吸滿了熱氣，蒸蒸的發散着。

海風吹在人身上，濕、黏，而且還有些癢！

滄海客站定了身形之後，四望了一下，覺得不太理想，於是又換了一個方向。

少年只是微微的冷笑着。

海風吹着他黑長的頭髮，它們的長度，幾乎已經快達到他的腰部了。

喬昆緊張地道：「你還等什麼？快撤出你的兵刄吧，我知道，它必定是圍在你的腰間的，快吧，時間不早了！」

江海楓以那截松枝，在沙面上劃了一下，冷然道：「你猜錯了……」

皺了一下眉，接道：「我好像告訴過你，在十年內我是不用兵刄的，你大概是忘了！」

喬昆怔了一下道：「那末，你怎麼對付我這口劍？」

長劍一揚，冷氣襲人，敢情是一口好劍，握劍在手的滄海客，確實有些兒豪氣干雲！

江海楓揚了一下他手上的枯枝，漫不經心的道：「我就用這個！」

滄海客後退了一步，冷笑道：「你不要忘了，這不是點到爲止，我下手是不會留情的！」

「那末，你就殺了我好了！」少年笑道：「能够死在大名鼎鼎的滄海客手中，也是一件値得安慰的事！」

他笑了一下，横跨出半步，平了一下手的松枝道：「來吧，我們速戰速決！」

滄海客頭上青筋暴現，他四望了一下，這崖谷下，沙灘上，確實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否則這眞是一件丟人的事，現在，他一心爲了雪恥稱雄也就顧不得了。

他狂笑了一聲道：「不出三十招之內，江海楓，你將濺血在我青鋒之下，這是你咎由自取，却是怪不得我！」

少年頻頻皺眉道：「快吧，我不能爲你躭擱太長時間，還有章書我沒看完！」

就在他幾句話尾聲未歇之際，滄海客已縱身而前，掌中劍，劃起一道長虹，夾着一陣輕嘯之聲，直向少年頸項上繞去！

江海楓只把手上枯枝平着比了比，不歪不正，可是皓首白髮的喬昆，却是踉蹌後退了三四步，才拿樁站穩。

他即速的撤回了這一招，少年也似有些驚訝，他微微的點了一點頭道：「老頭兒，退得好，比以前是大有進步了！」

喬昆面上一紅，桀桀怪笑道：「你不要口上輕薄，我是不會上你的當的！」

說着他在沙岸上轉了半個圈子，却是不遞上一招，少年更足下連動也不動，手中枯枝像玩兒也似的拿來。

這種情形，除非極爲內行的人才看得出，他們是在作一場殊死的激鬥，而在武技尋常者的眼中看來，就不免會失笑了。

滄海客繞了一週之後，始終攻不上去，少年更是不言不語。

太陽更昇高了一些。

滄海客心中有數，只要太陽再高一些，那麼陽光正好透過谷口，直射過來，自己劍上的光華，將更强烈，用以照射對方的眸子，勝劵必可在握。

想到此，他假意的撲身而上，長劍再次擊出，「玄鳥劃沙」，直向少年雙膝斬去。

這一次，江海楓却連松枝也不舉了。

滄海客攻得快收得也快，他的虛招爲對方洞悉，不禁老臉一紅。

就在這時，他身形倏地一旋，長劍上光華四溢，映着太陽爆出了一點寒星，直向對方雙目耀去，他等待的時候到了！

江海楓口中「噢！」了一聲，猛地退了一步。

緊接着，滄海客騰身而上，施出他最厲害的一招「劍封喉」，劍尖發出一聲龍吟，直向少年咽喉上點去，捷如電光石火，一閃即至！

少年長嘯了一聲，身形倏地一矮，青衫微飄，身形乍起，只一閃已由滄海客頭頂上掠了過去。

滄海客滿懷希望的一記絕招，居然沒有奏功，不禁大吃一驚，他知道自己竟是輕估了對方，此刻再想從容退身，只怕是萬難了。

當時厲吼了一聲，長劍一掄，施出了救命的一招「金鷄剔羽」，長劍由背後發出，直取少年小腹！

少年雖是看來沉靜如止，但是他超人的內功，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隨意而發的境界，即所謂「心到意到，意到力到」。

他本未把滄海客這種人物看在眼中，但却想不到一時大意，險爲對方所傷，對方竟以劍映陽光，先刺耀自己雙目，趁隙以毒招攻之。

江海楓十年的靜悟苦功是驚人的。

滄海客一招險些奏功，但畢竟還是虛耗，却予少年以極大惡感！

他這救命的一招「金鷄剔羽」方自向外一撤，少年的松枝已同時遞出。

只聽「嗆啷！」的一聲，江海楓身形紋絲不動，滄海客却爲這一震之力，盪出了四五步以外。

在他想像之中，自己兵刄乃百煉柔綱所製，有「吹毛斷髮」之鋒利，而對方只不過是一截枯樹枝而已，如此一擊下，焉有不斷之理？

可是事實却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這一震之力，差一點令他寶劍出手。

滄海客驚魂乍定之下，一横手中劍，却見那一泓秋水也似的鋒刃之上，竟自多了一個黄豆大小的缺口，寒光四溢，劍身連顫，他不由口中「啊！」了一聲。

再看對方手上那截松枝，雖然是半焦半黄，別說沒有折斷，竟連一點痕迹也是看不出來。

情形如此，滄海客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嚇得一連後退了四五步，面色如土。

少年還是老樣子玩着他那截枯枝，嘻嘻一笑道：「老頭兒，還要再打麼？」

滄海客雙手握劍，全身急顫，眼淚就像洒豆子也似的落了下來。

他咬牙切齒道：「算你厲害……我是打不過你……我比起你來差遠了，可是我不服氣！」

江海楓拄以枝地，冷冷一笑道：「可是你沒有機會了！」

滄海客忽地大吼了一聲道：「不！不！我絕不死，我不死……」

說着他連連的後退，像是生怕少年要取他性命一樣，江海楓只是淡淡的笑着，並未進逼。

滄海客退了幾步，見對方並未追上，就站住了脚步，冷冷的笑道：「江海楓，我只是損了兵刄，並非技不於你，所以我不死！」

「這個隨你。」少年笑了笑道：「我並沒有逼你死！」

滄海客這才心中略定，他四顧了一下冷笑道：「那我要走了！」

少年哈哈一笑，揮着手上的木枝道：「你去吧，我絕不追你，只是有一點……」

說到此，他那雙瞳子裏灼出了冷森森的光芒，哼了一聲接道：「以後不要再來了，否則我就不會再這麼客氣了，這座海灘，將是你的埋骨之處！」

說完！他以手中枯枝，平空的向遠在丈許以外的海面上一掉，只聽見「哧！」的一聲，激起了大片的水花，那些飛上半天的海水，有如一陣雨也似的，紛紛飄落下來，良久才息！

滄海客就像是一尊木像也似的立在當地，過了一會，他才重重地在沙地上跺了一下脚，轉身而去！

少年目送着他的小舟遠去之後，苦笑了笑道：「這是何苦？」說着遂把手中的松枝，拋落在海水之中。

他負手在海灘上走了幾步，望着浪花激打在岩石上，捲起白浪，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安適之感！

看看日出，日落，或是散散步，在沙灘上揀拾貝殼，這些對於他來說，都是一種享受！

可是自從他近來更進一步的自靜中大悟之後，已在內心開闢了新的世界，這些舉動，也就不能再帶給他些什麼快感了！

在沙灘上行了幾步，他又轉身回到了石洞之中。

在大石上那張鋪着的獸皮上落座後，順手把燈盞放高了些！

然後他打開了一本書，聚精會神的看下去！

他習慣於在暗中讀書，藉以訓練自己的「夜視」能力，並且更能體會其間的樂趣！

可是當他翻了兩三頁之後，忽又放下了書本，劍眉再次的皺了皺，自語道：「怎地去而又返？莫非他當眞不想活了？」

想着不覺有些生氣，却也並未十分在意，只是如此一來，他讀書的雅緻，却是絲毫也不存在了。

過了許久，並未再見有任何動靜。

江海楓就站起了身，可是他却不自禁自嘲的笑了笑道：「師父說的不錯，我的耐性還嫌不够，看來要達到無波無性的境地，是多麼不容易啊！」想到此，就又坐了下來。

可是，就在這時，一個人的影子，突然出現在他的視界內，那是一個妙齡的少女！

他不禁大吃了一驚，定目細看之下，果然洞口俏立着一個長身玉立的姑娘！

這姑娘一身藍布的衣裳，十分潔淨，襯着她可人的身段，是那麼俊俏，嫵媚。

她那彎彎的眉，挺大挺亮的一雙眸子，再襯着略向上扭的一張小嘴，眞能令人一見銷魂！有說不出的玉、潔、冰、清！

可是這一切，在江海楓的眼中，顯然不起作用。

他只是十分驚愕的看着她，看着這個陌生的姑娘，以帶些奇怪的語氣問道：「妳是從那裏來的？怎可隨便的進來？」

姑娘俏皮的笑了一下，盯着他道：「你不要生氣，我知道你是一個非常有本領的人，我是來求你的……」

江海楓皺了一下眉道：「求我？我並不認識你啊！」

少女似乎爲對方的冷漠呆了一呆，面色紅了一下，遂又笑道：「我要你教我功夫！」

江海楓聞言不由劍眉一分，微微的笑了，他搖了一下頭道：「這眞是奇怪的事，妳怎會找到了我？姑娘，我那會什麼功夫？」

說到此，不禁面上帶出了一層薄怒，因爲這姑娘顯然是太冒昧了，再者他知道，自己隱身於此，以及擅武之事，顯然已不止那滄海客一人知道了。

少女笑咪咪的道：「我知道，你也許有些怪我說話不客氣，其實你只要教我武功，我情願拜你作師父！」

江海楓淡淡地一笑，遂即閉上了眼睛，搖了搖頭，冷冷地道：「妳即刻出去，我沒工夫與你多說！」

藍衣少女吃了一驚，同時覺得對方那種冷傲的態度，太使自己難堪。

她勉強忍着氣道：「你這人眞是，爲什麼說話這麼不客氣？我是誠心誠意的求你……」

才說到此，江海楓搖了一下手，又冷然的道：「妳是誠心，我也是好心，姑娘，妳出去吧！我是一個平凡的讀書人，不會甚麼功夫的！」

那姑娘擠了一下鼻子，嬌聲嗔道：「你說謊，你有本領，你是一個異人，也是一個隱士，你以爲我不知道……」

江海楓忽睜雙目，那冷峻的目光，頓時把那姑娘，嚇得後退了一步，話也接不下去了。

江海楓見了，輕輕嘆了一聲，揮了一下手道：「去吧姑娘，不要吵我！」

那姑娘恨恨的退後了一步，嘟了一下嘴，顯得很是失望，就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有什麼了不起嘛！你這人……」

江海楓目光再次睜開，本想回罵她一句，却見那姑娘，目光之中已蘊着淚光，像是要哭的樣子，不覺心中一軟。

心忖對方不過是個不解事的姑娘，自己何必與她一般見識。

於是忍下了，但却不免多看了她一眼，見她秀髮蓬鬆有似烏雲，用一條細草編就的花草辮兒束着，顯得很是俏皮，腰間還配着一個皮囊，內中鼓鼓的，也不知裝的些什麼，小蠻腰勒得細細地，微風輕輕飄着她的髮絲，襯着她玉色的肌膚，眞有如「玉樹臨風」。

他很覺奇怪，這座小島上，除了那滄海客外，向來是沒有人登涉過的，怎會突然闖來了這個年輕的姑娘？

可是他這些年來的養心修性，雖不能說是「古井無波」，但他生性並不喜與異性搭訕，尤其像對方這麼莫明其妙的闖進來，確實跡近於冒失。

當下他皺了一下眉道：「也許是妳誤聽人言，其實我是一個普通讀書人，至於爲什麼住在這裏，我也用不着告訴妳，妳家在那裏？一個人到這小島上來，太危險了，還是快些回家去吧！」

那姑娘嘟了一下嘴道：「我一定要學功夫，我不怕吃苦！」

江海楓有些失笑，嘆道：「這不是妳怕不怕吃苦的問題，而是我根本不明什麼武技，我教妳什麼？」

那少女怔一下道：「你眞的不肯？」

江海楓又閉上眼睛，搖了搖頭，那姑娘氣得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不教就算了！」

說罷轉身就走，走出了洞口，她又冷笑了一聲，回過頭來道：「只是我不離開這個地方，因爲這個小島並不是你的！」

江海楓望着她的背影，苦笑了笑，也沒有理她，心中却微微有些懊喪，因爲少女曾說過不離開這地方，這眞是一件極爲討厭的事。

可是這時他耳中却聽到了嘩嘩的水聲，不禁心中略安，她畢竟還是走了！

× × ×

天黑得似乎特別快，在這冷寞無人的孤島上，江海楓一直有着這種感覺。

日出、日落、颱風，下雨……大自然似乎再也現不出什麼別的花樣了。

也不知爲了什麼，今夜他覺得心情特別的不安與煩燥，可能是白天的兩件事，把他那久巳沉靜的心情給攪亂了！

提了一個小燈籠，江海楓步出洞外！

涙花就在谷口的巨石上拍打着，白色的泡沫，即使在如此的黑夜裏，也能清晰的看見，它對人的啓發，往往是一段褪了色的記憶或者是幻想！

天空飄着纖纖的細雨，飄在臉上涼涼地。

江海楓四顧了一下，身形驀地騰起，眞可謂輕比猱狸，那麼高達十數丈的懸崖，在他只是起落之間，已自翻了上去！

黑夜裏只能看到他手上那盞小燈籠，在霪霪的細雨裏顫抖飄揚着。

現在擋在他眼前的，是一座較方才那座懸崖更高十丈的峭壁，一平如切，拔海的屹立着，獅虎難登！

然而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俠眼中，却無異於康莊大道！

就見他把那小燈籠往腰間一插，然後背貼崖壁，脚下一崩，只聽得悉悉瑟瑟一陣細響，人巳如同一隻大壁虎也似的上去了七八丈。

他以二肘二足交替着向上揉登，速度極快，只是一剎那間又昇高了許多。

接着雙足一踹石壁，整個身子有似一條倒穿清波的鯉魚，整個地倒翻了上去，在空中提氣輕身，就像一片枯葉般的落下了崖頂地面！

現在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嶙峋的怪石，還有些糾葛的怪籐荒草，細雨絲裏，不時傳來些秋蟲的鳴聲，更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戰瑟和恐怖。

江海楓拔出了燈籠，身形如星丸跳擲般的，一連翻過了十數座怪石，然後在一座極大的怪石面前站了下來，先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後畢恭畢敬的行了一禮道：「弟子海楓，參見師父！」

「孩子！」一個微弱的聲音道：「今夜，你來得太晚了……」

江海楓肅立道：「是的，師父……」

那微弱的聲音又道：「今天你一定遇見了甚麼特別的事情，是不是！孩子？」

江海楓不由微微一笑，心說師父眞了不起，什麼事情都別想瞞過他。

當下行前一步，輕輕用手一推當前的大石，只聽得「吱吱！」一聲，那石面竟像一扇門也似的開了。

立刻自大石內，洩出了一片清濛濛的燈光，如非目睹，誰也不會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精緻，巧奪天工的一個地方。

潔淨的一間石室，是挖空了大石的心臟而形成的，在這間不染纖塵的石室內，僅僅有一張石牀，和一張可以搖動的睡椅，另外還有一張不十分大的石桌。

石桌上有一台古燈盞，內中滿盛松子油，那純青色的燈光，正是由其中燃着的燈蕊上發出來的！

在那張可以前後搖動的睡椅之上，仰臥着一個形色極爲憔悴的老人。

這老人看來眞不知有的多大的歲數了，他臉上不祇是佈滿了皺紋，甚至於還透着萎靡和病弱。

一雙深窪的瞳子，雖可以依然找到些昔日的光彩和鋒芒，但是它如今，畢竟是顯得太衰老了，而且轉動起來，也顯得有欠靈活。

他身材是那麼的枯瘦，穿着一件黃繭綢子，前面有着大銅鈕扣的老式衣服。

也許他過去是很胖的，因此如今他這件衣服，看來是那麼的肥大。

他的頭髮，雖非是「牛山濯濯」，但是看起來也所剩不多了，稀稀落落的幾根，遮不住他那發亮的頭皮！

就這麼，他兩隻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讓那張睡椅帶着他衰老的軀體，不時的前後搖動着。

江海楓用手制止住了睡椅的動搖，開始仔細的打量老人的臉色，含笑道：「師父，你的臉色好多了。」

老人露出了牙牀，乾笑了一下，道：「外面下雨了麼？」

江海楓點了一下頭，道：「很小！」又道：「我本想早一點來，只因今天心情很亂！」

老人啞聲笑道：「現在你一日來一次也無妨了，因爲我巳沒有什麼再好的功夫傳授與你了。」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只是我那一趟『無形劍』，仍不十分熟悉，今夜特地來請師父指示！」

老人笑了笑道：「這個不急，你且告訴我聽聽，今天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江海楓笑道：「秦桐師弟不曾告訴你麼？」

老人搖了搖頭道：「沒有，他什麼都不知道，今天他一天都不曾下山！」

江海楓續問道：「現在他上那裏去了呢？」

老人閉上了眼睛，又睜開來，道：「大概是到澗裏去抓魚去了吧，他內功不及你甚遠！」說着他在椅子上轉了一下頭：「給我拿些水來！」

在一個石臼裏，盛滿着清水，江海楓取了一個瓢，勺了些，徐徐的倒入老人口中，老人喝了幾口，就搖頭不要了。

老人微微笑道：「那種食物怎麼樣？味道如何？」

江海楓露出雪白的牙齒，笑道：「你說是黑精？」

老人點了點頭，江海楓皺了一下眉說：「不大好吃，太澀？」

老人含笑望着他道：「它的味道雖是不大好，但是你吃久之後，也就不大覺得了，而且對你有極大的幫助！」

頓了一下又接道：「……尤其是對你夜視的能力！」

江海楓點了點頭說：「這個我知道，師父，你對我太好了！」

老人張開沒有一個牙齒的嘴，乾笑了一聲，望着面前這個，曾經是自己十年苦授，文武全才的弟子，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感和驕傲！

江海楓在他身邊蹲了下來，輕輕地握住老人一隻手，親熱的笑了一笑說：「師父，那個叫滄海客的老頭兒，今天上午又來了，我巳把他又打發走了！」

老人吃了一驚道：「你傷了他？」

江海楓搖了搖頭，笑道：「你放心，我怎會傷他？不過這一次，他是同我比的兵刃，他用劍上的反光照我的眼睛，然後乘隙而上，以『劍封喉』一招刺我咽喉，我差一點爲他所傷！」

老人「唔！」了一聲，很緊張的問：「好手法！只是你如何躲過的呢？」

江海楓忍不住哈哈大笑了，他說：「如果這一招我都躲不過，眞是白學十年藝，枉爲銀河老人的弟子了！」

老人左右看了一眼，略帶着責備的道：「海楓，我不是關照過你麼？你怎麼又提起了我的名字了？要知這是對你很不利的？」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這裏並沒有外人啊！」

老人哼了一聲，不悅的道：「可是你要隨時隨刻小心，須知『禍從口出』這四個字，到現在爲止，追尋它的人，還是大有人在，如果一旦讓他們知道了你是我的弟子，孩子……那眞是你的大不幸了！」

江海楓不由劍眉一揚，冷笑一聲道：「你老人家也太小心了！」

可是他接觸到老人那種凌厲的目色，頓時就把話吞住了，並且微微一笑道：「師父你放心，我曾經答應過你，今生今世絕不妄傷一人，我一定遵守！」

老人面色這才少少緩了些，他長嘆了一聲道：「我一生殺孽過重，所以老天才在我垂暮之年，賜給我這種癱瘓的病，你年紀輕輕，又學會了我一身功夫，我眞躭心你會步上我的後塵……」

「不會的！」江海楓低下頭說。

「但願不會！」老人注視着他的臉，又道：「……你眉目間英豪氣質，並未因你多年的讀書養性，而少有變更，我眞躭心你有一天……」說着冷冷一笑，吶吶道：「你不要忘了我對你的敎誨，要知道我最恨殺人的！」

老人在說這話的時候，面上沒有帶出絲毫的笑容，令人可以想到，此老是一個具有雙重個性的人。」

江海楓點了一下頭，兢兢的道：「我

記住了！」

老人這才又回轉了笑臉，問：「好！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你是如何取勝他了！」

江海楓點了點頭，笑着追憶道：「我用『一步山』的功夫先穩住下盤，繼以『驚蜃』的身法由他頭上掠過，然後貫眞力入松枝，損了他手上的兵刃……」

說着笑了一笑道：「這老頭兒，頓時就知難而退了！」

老人忍不住眉目間的喜悅，却反問道：「爲什麼不用『一杖雙狠』的手法令他不及上身，就分被迫落敗？」

江海楓不由怔了一下，遂摸着頭道：「啊……對呀！我眞是糊塗！」

老人微微一笑道：「不要懊喪，這樣已經很難得了，不過由此可知，武學和文學都是一樣的沒有止境啊！」

又徐徐的道：「你所缺少的，只是熟練，今後只要再小心的自己不斷練習，就不難大大的有成了。」

老人說到此，徐徐嘆了一聲，小聲道：「你師弟回來沒有？」

江海楓走到洞口望了一下，回來笑道：「秦師弟偌大歲數了，還如此天眞，這麼黑夜裏，還去捉什麼魚？」

老人仰望着室頂，道：「這四年來，自從收他以後，虧他這麼服侍我，如果我能再活上兩年，我想他的武功，縱然不及你，也就差不多了。」

江海楓自謙的笑道：「師弟比我聰明多了。」

老人含笑道：「你們都一樣，不過我總以爲……」

說着又搖了一下頭微笑道：「……也不能這麼說，總之，我能有你們這樣兩個徒弟，繼承我這一身功夫，也應該心滿意足了。」

他的目光掃向一邊的窗戶，頓了頓道：「如果你沒有什麼別的事情，那麼就開始講解那套無形劍吧！」

江海楓自一邊取過來一塊石板，然後以白石灰，在石板上畫下二人比劍的各種樣子，一連畫了十幾對，姿式各異，攻退騰伏，出劍前後，看起來簡直是「栩栩如生」。

他本想把那個姑娘今早來鬧的事說出來，却怕師父怪罪他平日行動不够隱秘，所以話到唇邊，又復忍住。

這時他把畫好的人，一一指給老人過目，凡是滿意的，老人皆以點頭表示，不太滿意的，老人就不動了，或者搖搖頭。

其實老人能說話，但因爲傳授功夫是一件苦事，他師兄弟二人爲了要師父病體安適，不致過份勞累，才想出這麼一個手法。

這辦法很有效果，主要的能使受教育者心領神會，自從銀河老人半身不遂之後，五年來，他們師兄弟都是這麼向師父請教學藝的！」

師徒二人正在聚精會神的研習着功夫，突然不約而同的，目光全向洞口望去！

因爲他二人都聽到有人來了。

果然不一會兒，室內亮光閃了一下，一人大聲道：「是師兄來了吧。」

江海楓放下石板，含笑道：「快進來吧！」

石門「吱！」的一聲被推開，出現了一個身着黑油綢，身軀矯健的英俊少年！

這少年先放下手上的一盞鐵絲罩燈，和一隻魚簍，然後向老人行了一禮，又對江海楓含笑道：「早知你今天要來，我就不去捉魚了！」

江海楓笑道：「不是就在這峯頂的泉澗內麼？」

這個叫秦桐的少年笑了笑，遂遞過來一個眼色，又點了點頭道：「不錯！就在這附近！」

江海楓知道他定是到別處玩去了，怕師父責罵，所以才僞稱就在附近摸魚，當下不便點破，就笑了笑。

老人對這兩名弟子，都極爲疼愛，江海楓每隔十天半月仍然回來向師父請教一次，本來他早就可以離師遠去了，但老人授徒極嚴，仍然不許他遠離，還要就近考察他一年，要一切都滿意之後，才能讓他遠行。

前幾年，老人又物色了秦桐，收留不及一年，却得了癱瘓症，秦桐一切根骨，智慧，都不在江海楓之下。

他二人也都是過去各有深厚的武功底子，從老人學藝，只爲獲得更精湛的絕學，所以老人傳授他們並不困難。

他只把高深的理論告訴他們，成就却要靠他們自己去修練！

江海楓由於從師比秦桐早了幾年，自然武功較高。

秦桐也不可輕視，他們都是極知自奮的少年，所以銀河老人對他二人一向是極爲嘉許的！

江海楓將全部武功學成之後，老人全副心神就都放在這個秦桐的年青人身上。

只是可惜他癱瘓了，不能像過去那麼盡情盡意的傳授功夫，然而江海楓和秦桐二人都知道，能够得到老人這位當今武林元宿收爲弟子，那是極大的福份，即使受他一點皮毛，也是不可輕視的！

秦桐絲毫沒有怨言，他侍奉師父無微不至，老人如今更是倚他爲左右手，由於老人身體不能動，有些功夫不能只憑口說，所以每當江海楓來的時候，老人都會命他代自己傳授秦桐一些自己無法傳授的功夫！

這時候，老人微微笑道：「秦桐，你怎麼不向你師兄請教？」

秦桐飲了幾口水，看看江海楓笑道：「我們出去吧？」

江海楓立起身，含笑道：「師父，我們一會兒就回來？」

老人微笑着閉上了眼睛，二人遂走出室外，天空中仍然飄着霏霏的細雨。

江海楓回身道：「我們對演一套掌法吧？」

秦桐却神秘的笑了笑，上前一步小聲道：「師兄，那個小妞不錯呀？」

江海楓不由怔了一下，吶吶道：「什麼小妞？」

秦桐縮了一下脖子，輕輕笑道：「你眞會裝，放心，我不會告訴師父的！」

江海楓忽然想起他說的是誰了，不由面色一紅，很尷尬，但却正色的道：「你不要胡說，她只是一個過路的人，而且我並不認識她，她要我學功夫，可是我把她

給罵走了。」接着奇怪的問道：「你怎麼知道？」

秦桐哈哈一笑，得意的道：「大哥，你的事還瞞得了我麼？她一來我就看見了，她是一個人划着小船來的，穿的藍布衣裳，是不是？」

說着一隻手摸了一下下額，出神的道：「眞帥，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美的女孩子！」

「海楓不由微微一笑說：「兄弟，你的定力還是不够，在我眼中，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個不明事體的孩子罷了！」

秦桐出神的問：「她還會再來麼？」

江海楓搖了搖頭，笑道：「我想她是不會再來了，咦——你！」

秦桐立刻搖了一下頭，道：「不要多疑，我們練功夫吧！」

於是，二人各自展開了身手，在這孤島的絕峯之上，互相對打了起來。

江海楓很是吃驚，因爲秦桐僅僅一月不見，可是他的功夫看來却是進步得太多了，內心不禁爲麼高興，等到停手的時候，他含笑道：「想不到你進步得如此神速，幾乎快和我打成平手了！」

秦桐脫下黑色的上衣，露出了他壯實的肌肉，他用衣服擦着面上的水和身上的汗，微笑說道：「你不要捧我，師父曾經說過，我要想追得上你，還得四年的下苦功……」

說着重重的皺着眉道：「你說眞要這麼久麼？」

江海楓哈哈一笑道：「師父是激你努力，其實我看只要兩年，你就和我差不多了！」

秦桐雙肩一分，苦笑了一下道：「只是兩年以後，你不是一樣也有進步麼？」

江海楓不禁心中微微一動，只道他是要强過甚，也沒有放在心上，且還覺得他如此好勝甚爲可喜。

二人嘻笑着走回室內，銀河老人却已疲倦的閉上了眼睛。

江海楓知道師父該休息了，也不再久留，就對秦桐點了點頭道：「我走了，你不要送我！」

銀河老人忽然睜開眼睛道：「海楓，你不曾違背我，取用過兵刃麼？」

江海楓吃了一驚，回身道：「自然——師父你怎出此問？」

老人搖了搖頭，嘆道：「我是怕你殺人，沒有事，你去吧！」

江海楓不禁暗笑師父眞是太多心了，其實憑自己此刻的功夫，要想殺一個人，不過是舉手投足之間的事，又何必一定用兵刃才能殺人？

當下就行了一禮，步出石室，秦桐送他到洞口，二人舉手作別，之後，江海楓就像一陣風也似的下了懸崖。

× × ×

天將破曉，水面上薄霧冥冥——

那少女姓席名絲絲駕駛着一葉小舟，在海水盪漾中上下顛伏，海風吹拂着她烏雲也似的一頭秀髮。

那些鍋、碗、盤、碟……在船艙裏互相磕碰，發出叮叮噹噹的雜亂聲音，使她心情更爲雜亂……

說起來這個姑娘也實在太任性了，她竟是下定了決心，非要纏定那孤島上的少年——江海楓，要他教授自己武藝。

她的決定是令人想不到的，請看，她竟是把家當都搬來了！

小船在一陣摸索之後，終於找到了那個孤島，開始泊岸了。

她像燕子也似的縱身上了岸，雙手交替拽引，把小船拉上岸來，然後，又再把船上的東西一一的搬下來，其中甚至還包括了一個回族的帳篷！

席絲絲把東西都搬上岸之後，又把小舟藏在一塊岩石後面，接着便開始佈置她臨時的家。

她曾經隨祖父在新疆蒙古一帶，跑過生意，早已熟悉了這種野居的生活，所以這一切在她眼中，並不算是什麼困難事。

她把帳篷架設在一塊聳起的岩石之後，只須走出幾步，就可瞻望到白浪滔天，一望無際的大海，而尤其令她滿意的却是，距離江海楓的住處，不及一箭之地。

這樣，她就可就近窺視着他，長日的守着他……

「總有一天！」她想道：「他會受不了我的威脅，而答應我的要求的？」這麼想着，這個天眞活潑的姑娘忍不住笑了！

想到了那個英俊，斯文的怪人，席絲絲內心的深處，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自己活了一十八年，還眞沒見過像他這麼奇怪的人！

「他年紀輕輕，何故一個人遠居荒島？爲了什麼？我曾目睹他對付那個叫滄海客的老人，他的武功眞是高不可測，只是爲什麼我問他，他却又偏偏不肯認賬了呢？他既有這麼一身了不起的武功，却又如何會這麼甘心寂寞？而不到江湖上去走走呢？」

一想到這些，席絲絲就有些坐立不安，她決心要去把這些都調查清楚。

而最令她心煩的，却是江海楓那個冷峻，無情，但却英俊的影子，自從見過他之後，就永遠佔據了她的心扉，令她如何也逐它不去，忘它不了。

可是對方對自己的態度，顯然是太冷漠了。

席絲絲自信一生之中，從未受過如此的冷落，那些圍繞她身邊的少年，眞像是飛旋在馬勺旁邊的蒼蠅，她就從來沒有注意過他們，她耳中聽到的，目中所見到的，都是些讚訟自己，令自己陶醉的話語，而如今這個孤傲的少年——江海楓……

「他的心眞是鐵做的嗎？」

席絲絲呆呆的想着：「爲什麼他連正眼也懶得看我一下呢？難道我在他眼中不够美？……」

想到此，她的臉可就禁不住紅了，有一種近乎侮辱的感覺，刺傷着她。

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卑，感到一種被遺棄的痛苦……

但是她不是一個軟弱的姑娘，她更有足够的勇氣，使她去面對現實。

她的來此，是爲了她自己除了習武之外，她要解開她這有生以來第一次逢到的疑結。

× × ×

午飯的時間到了，江海楓由平滑的大

石上走下來。

在一個石凹之中，找到了他的食物，那只是幾枝黑色光亮，如肉菌類之物，他管它叫「黑精」。

這是銀河老人命他吃食的一種東西，據說服後可收清心明目之效，而尤利行功練氣的順暢。

江海楓已不斷的服用了很長的一段日子了。

它的味道，眞是說不出的苦澀，難吃，江海楓每次吃了之後，都要作嘔半天。

若非他再也找不到什麼可食之物，這「黑精」他是無論如何也無法下口的！

他耐着性子，勉强的嚥下了一個，只覺胃液直翻，實在是吃不下去。

却就在這個時候，一陣透鼻的芳香，由洞外飄了過來。



那種香味，愈加的使他感到手上的食物，是不足以下嚥了。

他重重的把它丟回石臼裏，走回大石旁邊。

忽然心中一動，暗忖道：「這孤島上並無外人，怎地會飄來了食物香味呢？」

想到此，他不由怔了一下，而這個時候，那陣香噴噴的味道更濃了！

他已數年未食過熟的東西了，老人雖未禁止他食用，只是他一直懶得去做，再者也缺少烹飪的用具，多年不食，也已把那種味道忘掉了。

這時他又聞到了它，他感到一種莫可忍耐的肌餓，食慾大起，止不住在直向洞外走去。

香味更濃了，似乎就在這附近！

江海楓一路走，心中充滿了奇疑。

因爲這地方，自己已居住了達十年之久，除了峯頂師父和師弟之外，連野人也沒有一個，怎會住有外人，且和自己近在咫尺！

想着他腳下更形加快，直向那近海的沙灘行去。

現在，他已不需要再憑藉嗅覺的判斷了，他耳中分明已聽到了鍋杓相磕之聲，竟是有人在炒菜。

這一下，江海楓眞是嚇壞了！

他反倒不敢上前了，這倒不是怕，因爲這種情形，在他看起來，簡直近乎不可能？

他決心要看一看，要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下他悄悄走上前去，隱身石後，果然不錯，非但有鍋杓碰磕的聲音，竟還有嘩嘩的油響之聲，那種濃烈煎魚的香味，眞令他要淌出口水來。

他忍不住探頭出去看了看，這一看，他頓時呆住了。

原來目光所及，竟是昨天那個糾纏自己的姑娘，她又回來了！

只見她此刻上身穿着一件肉紅色的小單衫，挽着一雙袖子，青色的綢子長褲，腰間還繫了一條月白色的圍裙，足下是白襪弓鞋，露出補過後跟的破孔。

通身衣服是舊的，但不知因何，爲她那種冰肌玉骨一襯，只覺得漂亮，好像乾淨得沒有一個土珠兒！

江海楓昨日在洞中，因爲有些嫌她惹厭，並未十分注意她！

而此時在日光之下，倒是把她看清楚了。

只見她腰身微微彎着，一隻手拿着一個小鏟子，在油鍋內輕輕翻動，身材婀娜，動止生姿。

那細長彎彎的眉，襯着海也似的眸子，垂直的脂玉般的鼻子，五官顯得異秀疏朗，表明了天眞任性，和開展明朗性格。

微顯弧度的兩個嘴角，似乎又說明了，這姑娘是有相當定力和意志的，更說明了她生氣時候的好看！

再她看頭上的秀髮，久未修剪，留得很長，萬縷青絲，直披頸後。

可是她却把它們摺起來，髮梢兒翻到了頭上，用個卡子別起來。

那樣子，倒像是戲台上的老婆婆，樣子非常滑稽，但在她頭上，由於有軟玉的前額陪襯，一點也不顯得難看！

然而這一切，並不能打動養性已久的江海楓。

他仍然有些兒生氣，只是發洩不出。

因爲正如這姑娘所說，這地方並不是屬於他的！

江海楓眞想不出一個對付她的辦法，不禁在岩石之後發起怔來。

席絲絲這時已把一碟魚煎好了，她把它抄在一個瓷盤內，然後欵擺着腰肢，把瓷盤放在一張小方桌上。

那小桌子上，早已放着一鉢熱氣騰騰的白飯，另有幾樣小菜，在江海楓看來，都是極爲刺激胃口的。

那是一小碟辣豆醬，一碟清炒蝦仁，還有一碗不知什麼湯，再就是剛端上的這盤煎得兩面焦黃，只經辣油淋過的酥魚！

江海楓看在眼中，肚裏忍不住「咕！」地響了一聲。

姑娘似乎聽見了，她猛地抬了一下頭，可是接着她又微微的笑了。

她添了一碗飯，就口慢慢的吃着，又用小牙筷夾了一塊魚放到嘴裏慢慢嚼着，自語道：「眞香啊！」

江海楓嚥了一下口水，猛地裏閃身出來。

席絲絲佯作驚訝的「噢」了一聲，只看了他一眼，又低頭吃自己的飯！

江海楓冷笑道：「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席絲絲轉了一下眸子，咦了一聲道：「什麼呀！人家吃飯怎麼啦！」

江海楓俊臉一紅，冷然道：「妳不是走了麼？怎麼又來了？」

席絲絲半笑道：「奇怪，我不能回來是不是？你這人眞怪！」

江海楓不由跺了一下腳道：「不行，妳不能住這裏，這樣太妨碍我了！」

席絲絲眸光中含着微笑，她放下了碗筷，含笑道：「你請坐，也吃一些吧！我看你也許是餓了！」

江海楓哼了一聲道：「謝謝妳，我不餓，我早已吃過了。」

「吃過了？」席絲絲兩頰露出一雙笑窩道：「吃的什麼呀？怎麼沒聽見炒菜的聲音？」

江海楓看了她桌上的飯菜一眼，勉强的鎭定了一下，他知道再要在這裏說下去，他是受不了這些香噴噴的食物的引誘。

當下冷笑了一聲道：「妳不要問東問西。」

席絲絲咬着唇兒一笑道：「怪事，誰問誰來着？」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妳一個姑娘家，怎麼到處亂跑，妳莫非沒有家麼？」

席絲絲不由地冷笑了一聲道：「這個你管不着，別說這個小島了，我還跑過天山走過沙漠呢！」

江海楓倒被她頂得一時無話可說，席絲絲也被他最後那幾句話，說得有些生氣，就又坐了下來，拿起飯碗，繼續吃她的飯，不時的睨上他一眼。

江海楓苦笑了一聲道：「妳在此住下，我自然是沒有權力管妳，可是妳如果妨碍了我，就莫怪我對妳不客氣了！」

說着轉過身就走了。

席絲絲看着他的背影發了一會怔，隨後就毫不在意嫵媚地笑了一笑，又低下頭去繼續吃飯。

她心中得意的想，這一個回合，是我贏了。

江海楓怒氣沖沖走回石洞，愈想愈氣，心想這個姑娘太無聊了。

他想：這附近島嶼多得很，她那裏不能去，偏偏就要到這個地方來，破壞自己的清靜，眞是豈有此理。

他素來不善與女孩子打交道，否則今天斷斷是不能容她的！

想着就走進洞內，只覺得肌腸轆轆，愈發的難以忍耐，不禁又想到了放在那木桌上的幾種小菜，眞恨不能撲出去飽餐一頓！

可是，他又怎能這麼做呢！

當下他只得又翻出幾枚叫「黑精」的東西，就着生水吃了兩個，算是把肚子給裝飽了。

這時他耳中忽然聽到一陣清脆的歌聲，歌聲悠揚，十分悅耳。

江海楓自來到這荒島以來，所能聽到的，不是海濤，就是風嘯，這些單調的聲音，早已引不起他新的興趣了。

然而這一陣清脆的歌聲，是那麼婉轉悠長，聽在耳中只是感到舒服無比。

他知道，這歌聲必定又是那個姑娘唱的！

一時忍不住踱出了洞口，可是他的自尊心限制着他，使他只敢偷偷欣賞，不敢靠得太近了。

他想：那姑娘如果知道我在偷聽她的歌，必定又會取笑我了。

於是，他把身子隱在了一大塊岩石之後，如此，他就可聽得更清楚了。

那歌聲唱的是：

「我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

那裏的人和善，多情並大方。

有黃沙，草原，駱駝和牛羊。

如今我離開了他們！

來到了這個新的地方。

我搭了一個小小帳篷——

在一個四外海的中央。

這裏有海水，白鷺，和貝殼。

但是，却見不到一個和善多情的面龐啊……」

歌聲末了還帶了一串順口溜出的啦啦……之聲，這整個的歌詞帶曲調，都是她隨口編唱出來的，但是聽在他耳中絲毫也不覺得牽强，有如新鶯出谷，別提有多麼悅耳了！江海楓雖是極爲欣賞她的歌聲，但是那最後的詞句，却顯然的令他感到有些蹩扭！

他正想要走回洞去，可是那唱着歌的席絲絲，却向他這邊走過來，嚇得他頓時就不敢動了。

在石縫裏，他看見那個姑娘，一隻手提着一根極長的魚竿，頭上戴着一頂寬邊大草帽，拖着修長倩影，直向海邊行去。

當她經過江海楓所住的那座山洞之前時，忽然停下了腳步！

江海楓心中一動，心想莫非妳還敢進去麼？

想着就一聲不響的注意着她，席絲絲果然躡着腳尖走到洞前，向洞內探了一下頭，又很快的縮了回來，接着又嘆了一聲，轉向海邊行去。

江海楓冷然的笑了笑，隨就回到自己洞中。

他想：今天我爲這個姑娘，實在就了我太多的時間了，我還是靜下心來，做我的功課吧！

於是他點亮那盞羊角燈，打開一本書，聚精會神的細細讀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他耳中忽然聽到一聲喝叱，那聲音彷彿是那個少女所發出的。

江海楓放下了書，劍眉微皺，心說：這個姑娘的花樣眞多啊！

冷笑了一聲，也沒有去管她。

可是緊接着，又有三四聲同樣的嬌叱之聲傳來，聽聲音，像是她正在與甚麼人搏鬥。

江海楓這一次沉不住氣了。

他倏地由石洞內縱身而出，果見遠處沙灘上，正有二人打着一團。

其中一人，手上舞着魚竿，正是那個姑娘，至於另一個人，由於身法太快，再加黃沙瀰漫，看不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江海楓不由大吃了一驚，因爲由此觀之，這島上又多了一個人了。

他連忙一提丹田之氣，猛然地撲了過去！

可是那姑娘這刹那巳爲那人以點穴的手法點倒在地，那人回頭看了一眼，即以極快的身法，向叢林之中飛縱而去。

江海楓如想追他，並非不能，只是他看見那倒在地上的姑娘，也不知她的傷勢如何，自然是救人要緊就顧不得去追了。

席絲絲雖被點倒，但是並沒有整個的躺下去，出手者似有着「憐香惜玉」之心，所點之處，只是右腿上一個無關緊要的穴道！

所以席絲絲只是負痛坐地，並未昏過去！

她見江海楓趕了前來，更是緊張的想掙扎着站起，可是每一次剛站起都又坐了下去！

江海楓彎腰自地上把那支用來對敵的魚竿揀起來，伸了過去。

席絲絲知道他是不想用手拉自己，要用魚竿幫自己站起來！

她本不想用手去抓住魚竿的，因爲對方這種做法，顯得太冷漠無情了。

可是轉念一想，她仍然接受了，勉强站了起來，紅着臉道：「謝謝你！」

江海楓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穴道解開了麼？」

席絲絲點頭說：「我自己會解！」

她咬着牙，正想以手去解開腿上的穴道，却見江海楓右手微微向外一揚，一股風力撞在右膝蓋骨上，只覺得腿上一陣奇酸，當時那條腿就能動彈了。

當下心中不禁爲他這種驚人的內功造詣，驚服得五體投地。

她紅着臉又說了聲：「謝謝你！」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我不要妳住在此地，妳偏要，現在你看要不是我趕來，可能妳連命也沒有了！」

席絲絲粉臉又是一紅，却甜甜的瞟着他笑道：「可是我還是沒有死呀！」

江海楓哼了一聲，依然是不帶一些笑容的問道：「那個人是誰？」

席絲絲嘟着嘴，一面揉着她的腿道：「誰知道呀，人家在釣魚，這傢伙從後面過來捂人家的眼睛！」

江海楓怒道：「我不是問妳這些，我只問妳那人是誰？從那裏來的？是什麼樣子？」

席絲絲小嘴嘟得更高了，她翻了一下眸子道：「你住在這裏的人都不知道，我那裏會知道呀，你這麼能幹嘛，不去找他呀！」

江海楓怔了一下，緊緊的握住拳頭道：「我早晚會察出他是誰，但是我並不是爲了妳，而是爲了這個地方，我決不容許有外人涉足這裏，妳——」

他瞪着冷峻的一雙眸子，席絲絲眞要被他嚇住了。

她什麼沒有再說，慢慢低下了頭。

江海楓好似仍然不能發洩他內心的憤怒，他冷笑了一聲繼續道：「妳還是快一點回去算了！在這裏，我還要保護妳，實在很討厭！」

席絲絲又抬起頭，她實在忍不住這口氣，不由大聲嚷道：「我非不走，我非要住在這裏，你還有什麼權力來管我？你還是保護你自己吧！我不要你保護！」

說着轉過身，竟大聲的笑了起來，手裏的魚竿也丟了！

江海楓倒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他木立了一會，沒有開口說話，也沒有勸阻她！

他只發出了長長的一聲喟嘆，便轉過身子離開了。

可是他沒有直接回到石洞內，却施出輕身提縱的功夫，在這小島附近轉了一圈，並沒有發現甚麼形跡。

他內心不禁暗暗道奇，回返洞內之後，又細細地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情形。

雖然當時自己未看見那人的臉，但是他那一身黑色的衣服，以及跳動時的身手，倒有幾分和自己師弟秦桐相似，莫非會是他不成？

這麼一想，他可就吃驚不小。

然而轉念一想，他又把這個意念打消了，因爲他絕不相信秦桐會這麼無聊，他怎會去調戲一個與自己不認識的少女呢！

繼之又想，自己在此修行，並非是避什麼仇家，只不過是讀書練功，求其安靜而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何必多管閑事。

那個姑娘，她既不聽我的良言相勸，一定要住在這裏，咎由自取，關我何事。

「我還是練我自己的功夫吧！」

想着遂就盤膝坐好，把師授的吐納練氣功夫，運行了一週天。

漸漸地，他感到明堂空靜，心無雜念，不久便入定了！

兩個時辰過去，他醒了過來！

却見天色巳微微的黑了，這石洞之內，尤感一片漆黑，眞可說伸手不見五指！

但是他自服食黑精，勤練夜視之功，一雙眸子，巳可依稀在黑夜辨物。

練了一陣夜視，遂點上了那盞羊角燈！同時他又感到，肚子又餓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香味冲鼻而入。

這濃香的氣味，比上午那煎魚的味道更是誘人多了。

這分明是「燉鷄」的味道，香味隨着夜風飄過來，眞令人垂涎三尺。

江海楓此刻胃空如洗，美味撲鼻，實在是一種莫可抵禦的壓力。

他再忍不住，飛快的步出了洞外。

對於那個散佈香味的地方，他巳是輕車熟路了，所以不需要再找尋，很快的就走到了那裏。

他看見幾塊方石搭成的一個臨時灶台裏，正紅紅的燒着柴火。

火上擱着一個砂鍋，鍋蓋是蓋着的，但是鍋內的東西巳熟透了，發出咕嚕滾沸之聲，那種誘人的香味兒，正是從那裏面傳出來的！

在那小帳篷那內的一邊，掛着一盞鐵綫罩子的明燈，燈光把那一小片地方照得很清楚！

帳篷是捲開着的，裏面沒有一個人，席絲絲不知到那去了。

小方桌上巳擺好了一副筷箸，只有幾張早巳煎好了的餅，放在一個白鐵盤內，看起來油酥酥的，似乎比鍋裏的鷄更加好吃。

江海楓劍眉微皺，他眞想馬上找到席絲絲，大罵她一頓，然後把她的鍋碗給砸了。

可是這些憤怒，在他目光接觸到另一鉢濃濃的香粥之後，就完全消失了。

那滾沸的鷄汁，溢出鍋來，被火一燒，吱吱沙沙，香氣更加濃了。

他不由想，這姑娘也太大意了，這邊做着菜，人却不知跑向了何處，鍋裏的湯豈不要熬乾了麼？

當下他忍不住走上前去，順手把鍋蓋揭了開來。

不開則巳，這一開，那種濃濃的香味，簡直要把他給饞軟了！

他左右看了一眼，實在忍不住，心說：我就吃它一頓，諒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這麼一想，就愈加忍不住了。

當下他就老實不客氣的，自鍋內盛出一碗湯，這才發現，鍋內所燉的不是鷄，乃是一隻大海鳥，看來那白白的肉，似較鷄肉更加肥嫩！

他不禁深深讚嘆這位姑娘的手藝高明，當下就咳了一聲道：「姑娘在麼？」

四下連一點回聲都沒有，好了，現在什麼都不用再說了，吃吧！

江海楓大胆的坐了下來，先吃了兩張餅，又喝了一碗湯，覺得還不够，見盤內的餅巳剩得不多，不便多吃，便盛了一碗香粥。

正當他端起碗來，要低頭去吃的時候，岩石後突然響起一陣陣格格的笑聲！

席絲絲走了出來，她歪着頭，叉着小蠻腰，笑道：「好呀，你倒是眞的不客氣呀！」

江海楓不禁俊臉一紅，頓時就呆住了，他慢慢地站起身來，紅着臉道：「我不是白吃，我可以付給妳錢！」

說着就伸手向袋內摸去，可是席絲絲却綳着小臉，皺着眉道：「錢？謝謝你吧，我可不要！」

江海楓冷笑道：「這附近，海鳥多的是，我可以隨時捉上一百隻送給妳！」

席絲絲冷冷的搖了一下頭道：「不錯，可是那些餅呢，麵粉是我由別處帶來的，我花了很久的工夫才煎好的，不想倒給你吃了一大半！」

江海楓一時怔住了，他那冷峻無情的目光，由於自己的理虧，再也不敢向對方逼視了。

良久之後，他才尷尬的笑了笑，道：「那麼……怎麼辦呢？」

席絲絲微微的一笑，露出一雙酒窩道：「你不要急，我倒有個好辦法？」

江海楓是一個素知自愛的人，想不到一時爲快朶頤，惹下了這麼一個痲煩！

這時候，地下要是有一個縫，他也會鑽下去的！

席絲絲說完了話，笑眯眯的望着他，這可眞是「吃人家的東西嘴軟」，江海楓是怎麼也硬不起來了。

他苦笑了一下，吶吶地道：「甚麼辦法？」

席絲絲嫣然一笑，把椅子拉出一個道：「不要緊的，你先坐下來再談吧！」

江海楓搖了搖頭說：「我不坐，妳先說出來，也許我不能辦到也不一定！」

席絲絲翻了一下眸子，俏皮的笑道：「當然你能辦到，而且很容易！」

江海楓皺眉道：「妳快些說吧！我要回去了！」

席絲絲嫣然一笑說：「誰叫你偷吃人家的東西呢，你是一個大俠客，萬萬沒有白吃人家的道理吧？」

江海楓嘆了一聲道：「姑娘請原諒，這的確是我不對，現在我決心給妳補償，請妳快些指示吧！」

席絲絲抿着嘴唇笑了笑，說道：「你只要教我一手功夫。」

海楓猛地一挑劍眉，可是席絲絲立刻豎起了一個手指道：「只要一招就好！」

江海楓退後了一步，席絲絲延着小臉，滿面渴望的道：「只一招好不好嘛？」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我上了妳的當了！」

姑娘雙目泛出喜悅的光采，高興地跳了一下，笑着說道：「這怎麼能算是上當呢！」

江海楓顯然是十分作難，但是捨此又別無他法，只得又嘆了一聲道：「好吧，妳要學一招什麼的功夫？」

那女孩子嬌笑了一聲，轉身入帳，須臾取出一口長劍，往一邊沙灘上走了幾步，招手道：「請你過來！」

江海楓極不自然的走了過去，他鄭重地道：「我先聲明，只是一招！」

席絲絲冷笑道：「當然一言爲定！」

然後她把寶劍抽出鞘來，冷月之下，劍上發出閃閃的青光，由青色光華上看來，這是一口不可常見的利刄。

這倒有些出乎江海楓的意料，他不由讚了一聲：「好劍！」

席絲絲高興的把寶劍遞上道：「那麼請你細細的看一下吧！」

對于好的刀劍兵刄，江海楓一向是喜歡觀賞的，這時他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寶劍接了過來。

只見他先擰了一下劍把，劍尖上彈出了一團杯口大小的劍花，遂見他左手指尖又輕輕一壓劍的平面，一手握着劍柄向當中一曲，劍身頓時就成了一個弓的形狀。

然後，他猛的一鬆左手，寒光一閃，這口劍發出了「嗆！」的一聲脆吟，清光蕩閃，如同滿空秋螢飛舞一般！

江海楓不由點了一下頭道：「果然是一口好劍，比起滄海客那一口來，要强得太多了！」

他抬頭問席絲絲道：「這口劍有斬金斷玉之利，姑娘曾經試過沒有？」

席絲絲不禁更加佩服他的眼力，點了點頭道：「你說的不錯，佩服，佩服！」

江海楓冷冷的道：「如果那滄海客那一天是用這一口劍來與我較量，則我就不敢以松枝接他的招式了！」

說着又低頭細細的觀賞了一下手上的劍，似乎頗爲喜愛，摩挲許久，這才還與了席絲絲！

他好像無話可說了，當下看了一下天，道：「現在我就傳授你一招工夫吧！」

席絲絲一笑道：「我名字叫席絲絲，蠶絲的絲！」

江海楓冷然的道：「我沒有問妳。」

席絲絲不禁面色一紅，可是她多多少少也已瞭解了對方的性格，也就不把這句話放在心上。

當下嬌笑了一聲道：「雖然你沒有問我，但是我却不能不告訴你，你的名字叫江海楓我知道——」

江海楓怔了一下，席絲絲笑道：「這是我由滄海客口中聽到的，對不對？」

江海楓忽地轉過了身子，說道：「你既無心學功夫，我就走了！」

嚇得席絲絲猛地竄前幾步，攔住了他的去路，急急道：「你不能……不能沒有信用啊！」

江海楓皺眉道：「那麼你要學什麼，快說！」

席絲絲吶吶道：「昨天早晨，你用以對付滄海客的那一手功夫，實在是妙極了，我只要學那一招！」

江海楓呆了一下，那是一招很深奧的劍招，想不到這位姑娘竟有這等眼力，由於自己曾答應過她，萬無在一個姑娘面前失信的道理，可是這一劍招師父又曾關照過不可輕易授人的。當時只覺得好生爲難，呆呆的站着，不發一語，席絲絲嘟了一下嘴，冷笑道：「我早知道你是不會答應的，算了，我也不學了！」

說着便轉身欲去，其實這只是一個做作，但江海楓却未看出，他苦笑道：「我傳妳就是——」

霍地自席絲絲手中把寶劍接了過來，狂笑了一聲道：「妳可看好了，這是我師門不傳之秘，只是我言出必行——」

說着目射鋒芒又道：「昔日我學此招，我那恩師只演了兩次，多賴我自己領會，今日傳妳，我可多演一次，一共三次，妳如天質魯笨，領悟不够，只能怪妳自己，却是怪我不得！」

話一說完，遂見他身形一矮，右手長劍往左上方一揚，整個身子霍地躍起，往前一伏一蹌，已落身在另一邊。他生恐席絲絲又出言嚕嗦，一招方罷，立刻接二連三的，又施了兩遍，三遍演完之後，他把手上長劍，向沙面上一丟，哈哈大笑了一聲，整個身子飛縱而起，直向他所居住的那石洞之內撲去！

席絲絲連忙追上去道：「喂！喂！我還沒有看清楚呀！」

江海楓已到了洞口，回身道：「那只怪妳自己太笨，我已演了三遍了。」

說完遂進入石洞之中，心中好不得意，暗忖道：「我練了三遍，她自己學不會，又怪得誰來？」

想到了方才那頓飯，眞可說是自己十年來第一次所吃過的佳味，眞是太香了。

那個叫席絲絲的少女，她對我說，她是來自蒙古，新疆，這話也許不假，因爲她一切舉止行爲，都够大方的，絕不似中原少女那種扭扭捏捏……

再想到方才自己偷食一節，此刻回味起來，可以斷定，這完全是她的詭計，而自己竟這麼糊塗，上了她的當，不由得有些臉上發燒。

可是那席絲絲的智慧聰敏，却也令他深爲折服！

而另一邊的席絲絲呢？

她顯然是非常的滿意了，因爲她覺得江海楓對她的態度看來是好多了。

她聰明的頭腦，早已把江海楓重覆演習的那一絕招牢牢地記住！

只是江海楓這麼快就走，令她有些奇怪罷了。

江海楓離去之後，席絲絲由地上拾起了劍，回憶着方才江海楓演練的姿式，自己試着演習了幾遍，雖不如江海楓那麼矯健，可是大體上她知道，那是不錯的！

插回了寶劍，席絲絲坐在海邊上，痴痴的想着，她是在想着一個能够征服這個怪人的念頭。

她原本對江海楓是好奇多於喜歡，可是現在的情形，似乎反過來了。

實在說，江海楓那種不苟言笑的神情，剛直的個性，已深深的扣住了她的心！

她想到方才江海楓偷吃自己食物的那個樣子，她忍不住的笑了。

她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過這麼饞嘴的人，那樣子好滑稽！

于是，她的腦中又不自禁的想到明天的一份新菜單，她不相信江海楓會忍得住那種香味的誘惑的！

他已有了第一次，就不難有第二次，第三次……

江海楓果然中了她的道兒了！

他實在很有能力克服那香噴噴食物的誘惑的，只因一餐食物的代價並不高，只需自己隨便的教她一手功夫就行了。

席絲絲在這一方面，也不挑剔，江海楓傳授她什麼她就學什麼……。

爲了滿足江海楓日漸求高的口味，這小妞兒可眞是挖空了心思。

也眞難爲她，居然能做到日日迥異，菜色絕不一樣，爲了實現這一點，她還特別去了一次「登州府」，採購了許多必需的烹飪材料。

日子久了，江海楓就不再那麼拘束客氣了。

只是一項基本的原則，他還是沒有變更，除了吃飯和授藝的時間以外，他絕不多說一句話，見了面也是冷冷淡淡的，這種情形席絲絲很爲煩惱，可是她却再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去對付他了！

孤島尋仇　五死一生

清晨，江海楓在海邊徐徐踱着步子。

他喜歡在這個時候，在海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並練習半個時辰的吐納功夫！

望着遼闊的大海，他忽然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惆悵與煩悶！回想起來，自己這麼久的苦練武技，爲的是甚麼？

莫非眞的如同師父所說，去做一個平凡的人？

那麼這些武藝和才學，又學它做甚麼呢？

在這個小島上一晃已是十年了，記得自己來此的時候，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而今，却已是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了。

人生到底能有幾個十年？莫非我就甘心就在此住下去？或者遵從師父所說，離開他之後，另覓一處深山，從此隱居一輩子？

「不！」他冷冷一笑，自語道：「我不能如此，我要轟轟烈烈的幹一下。」

他想着：「我要以這身苦學而成的功夫，爲天下剷除一些惡人，我要在武林之中開創出一點基業……」

想到此，他不禁有些豪氣干雲，一時血脈怒張，那古井無波的心，整個的爲這一突如其來的念頭鼓動了，澎湃的浪花，在他的內心翻湧着。

海風把他黑色的頭髮，吹得散開飄起來，面對着茫茫的大海，江海楓感到一種莫名的激動，他緊緊的握住雙拳，掌心沁出一層汗珠。

席絲絲在遠處彎腰拾着貝殼，其實她早已看見江海楓就在這邊了！

只是她却不敢過來，有時候，她只要遠遠的看着他，內心也就能得到舒暢安適了！

江海楓在沙岸上走了幾個來回，只覺得心血翻湧，有一種難以尅制的情緒侵襲着他。

這種感覺他是從未有過的，令他意識到，這或許是一種徵兆的顯示。

於是他在沙地上坐了下來，順手拾了幾枚貝殼，按照師授的「大爻神課」，把這幾枚貝殼散在沙地上，誰知他這隨意一丟，竟洩露出一段天機。

他手中的貝殼，係按乾、坎、艮、震、巽、離、兌、坤、休、生、死、傷、杜、景、驚、開、等十六字卦像組成。

他一洒之下，衆貝殼在沙面上一激而散，成圓形圍了起來，獨獨剩下「生」「死」二枚留在正中。

江海楓不由吃了一驚，冷冷一笑，心說：莫非還有甚麼魔難要應在我的頭上不成？

當下盤膝坐好，默運機智，要由卦上的組分陰陽，推算出了一個結果來。

不久他口中「噢！」了一聲，徐徐地站起身子，自言自語道：「這是有違師命的啊！」

一時他緊張的揑着雙手，在沙岸上來回踱着，他是在思索一個平安渡過危難的辦法，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席絲絲由那一邊含笑的走過來說：「唷！好雅緻啊！我看你在這裏走了半天了，有甚麼心事不成？」

江海楓望着她冷然道：「這小島即將有一番大難來臨，姑娘，妳還是快設法離開吧。」

皺了皺眉頭道：「因爲我怕到時候，不能照顧妳。」

席絲絲眨了一下大眼睛道：「你說的甚麼呀，甚麼大難？」

江海楓搖搖頭道：「對妳是說不清的，不過，我忠告妳，還是儘快離開這裏的好。」

席絲絲怔了一下，遂又含笑道：「江相公，你要以爲我是一個怕死貪生的人，那可就大錯了。」

江海楓不由又皺了一下眉說：「可是妳又何必一定要在這裏送死呢？」

席絲絲臉紅了一下，羞澀的睨着他，笑道：「有你在這個小島上，我是不會死的。」

江海楓呆了一呆，他臉上現出一種怒憐交雜的表情，望着席絲絲冷冷一笑，說道：「妳不聽我忠言相告，到時必定後悔的。」

說罷轉身，直向自己石洞行去，席絲絲看慣了他這般嘴臉，並不以爲奇，只是今天的情形，令她感到有些奇怪，因爲江海楓雖是冷漠寡歡，却是一個極爲正直的人，他從未對自己說過一句謊話。

「那麼，他既如此說，又暗示些甚麼呢？」

當下心內不禁微微動了一下，本想立刻去找他問個仔細，只是又覺不太妥當，忖道：「吃午飯的時候，我再好好的盤問他一下就是了。」

誰知午飯過去了，晚餐也過去了，江海楓竟是沒有走出那洞室一步。

席絲絲實在忍不住，就偷偷走到石洞前面來張望。

却見江海楓正自一堆一堆的整理着他的書籍，一些不要的破舊書本雜物，抛得滿地都是。

他看到席絲絲，暫時停止了工作，微微怒道：「怎麼妳還沒有走？」

席絲絲不由走進來，她紅着眼圈道：「到底是甚麼事發生了，既然這麼危險，你爲甚麼不走呢？」

江海楓正色的望着她道：「誰說我不走？只是我不是現在走罷了。」

「你甚麼時候走？」席絲絲有些害怕的問。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我要留下來應付這一步刦難，因爲這步刦難，可能是因爲我而起的。」

席絲絲內心也就打定了主意，她笑眯眯的道：「你整理這些作甚麼？莫非還要帶走？」

江海楓露出了他雪白的牙齒笑了，每當談到他的這些書，他都會情不自禁地笑的。

他說：「這是我唯一的財產，我自然要把它們帶走了。」

席絲絲點了點頭，從他手中接過一本書，笑道：「那麼這個任務交給我吧，也許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江海楓不由怔了一下，他皺着眉道：「妳爲甚麼要跟着我？」

席絲絲看着他一笑道：「因爲你的功夫，還沒有教完。」

江海楓不由大笑了一聲，搖頭道：「以後我入了中原，飯菜到處都有，我是不會再教妳的了。」

席絲絲把一綑書重重的放到一邊，一面用手指着上面的灰塵，道：「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吧，先顧眼前要緊。」

說着她就蹲下了身子，在那堆積如山的書堆裏開始工作起來。

對於這些事情，她顯然是很內行的，她把成套的書分別堆在一處，然後把標簽放在最上面，再用細的籐條，十字形的把它們綑了一個結實！

江海楓在一邊看着，不禁嘉許地點了一下頭，他忽然覺得這姑娘是一個非常心細的女孩子。

當下皺了一下眉道：「這麼說，妳是要和我一起走了？」

席絲絲正在綑書，聞聲回過頭來，望着他甜甜的一笑道：「你放心，我不會給你添多少麻煩的。」

江海楓沉吟了一會，道：「那麼妳聽着。」他說。

「我們必須趕快做一隻木筏，把這些書搬上去……」

席絲絲笑道：「我原來就有一隻小船，只是小了一點罷了。」

江海楓不由心中一喜，點頭道：「只要有船就好了，大小無妨。」

席絲絲指了指背後的長劍道：「我用這口劍，也可帮你對敵。」

江海楓冷峻的一笑搖頭道：「我不要妳的帮忙，只要妳守候在小舟之中，我退敵之後，自會上船。」

席絲絲茫然的點了一下頭道：「聽你這麼說，好像這事情是眞的一樣，也好像就在眼前似的。」

江海楓苦笑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很可能就在今夜，怎麼也不會遲過明天的。」

他這句話，不禁令席絲絲呆了一下她道：「是……是眞的？」

江海楓冷冷的哼了一聲，自一邊石壁下拿起一根紅大硬棍，反覆的在手上來回看着。

忽然，他抬頭向席絲絲道：「姑娘，請妳把劍借我用一用可好。」

席絲絲呆了一呆，立即解下了背後的劍遞給他，江海楓執鞘抽出劍來，冷森森的劍光，映着他那張英俊、而充滿憤怒的臉。

他用劍鋒輕輕的削着手上那根木棍，不一刻功夫，那根木棍，已變成一把約有三尺左右長短的木劍，他反覆的看了一會，嘴角帶起了一絲冷峻的歡笑。

現在席絲絲也明白了，她說：「你要用這一口木劍來對敵麼？」

江海楓並不說話，他把劍遞還給席絲絲，淡然一笑道：「妳要不要看一看，我這口木劍的鋒利？」

席絲絲茫然望着他道：「你要用甚麼東西來試？」

江海楓朗笑了一聲，席絲絲這還是首次見他這麼開朗過，心內驚異萬分。

就見他徐徐向洞外步出，席絲絲跟着他，驚問：「你要作甚麼？」

話尚未完，忽見江海楓掄劍向半空一劈，「吱！」的一聲，應聲「噗！噗！」落下了兩點黑影！

江海楓撫劍微微而笑！

席絲絲不由驚異的走過去，向地上一望，原來是一對大蝙蝠，像是仍未斷氣，在地上掙扎翻滾着。

江海楓目放精光道：「看看牠們的左翅，是否折斷了。」

席絲絲再一注視，果見二隻蝙蝠俱折一翅，皆在左面，鮮血染紅了全身。

這種神乎其技的功夫，眞把席絲絲驚呆了，良久她才笑笑道：「你的劍術眞高明。」

江海楓左手撫滑木劍的刃口道：「在內功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兵刃只不過是借力的玩藝而已，折葉飛花又何嘗不能傷人？」

接着又喃喃自語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事實逼得我不得不傷人，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說完了這句話，把木劍放在大石之上，冷然道：「來，姑娘，我們把這些書，先搬上船去吧。」

席絲絲心中多少還有些奇怪，事情那裏會正如他所料想的這麼一定？可是江海楓的表情，却又令她不得不信，當下就帮着他，把一綑綑的書提到海邊去！

在大崖石之後，席絲絲拉出了她那艘小舟，江海楓望了那小舟好一會，說道：「風帆也許太輕了，行駛大海怕是吃重不起。」

席絲絲搖頭笑道：「你太多慮了。」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不過若想再換桅桿，這條船勢必全要拆毁，時間怕是不許可了，只好聽天由命吧。」

說着他就疾速的反回石洞，陸續的把餘下的書都送到船上。

海面上刮過來很强的風，小船在水面上起伏幌動着，等到書都裝上船後，江海楓道：「妳現在就把小船駛向那座懸崖之後，那裏有一處隱秘的谷口，小船停泊其內絕無風險，午時過後，妳只要記住點上一盞紅燈，就甚麼也不必管了。」

席絲絲茫然的點着頭，江海楓又冷笑道：「俗云來者不善，敵人既來，絕不是弱者，到時候妳千萬不可在島上露面，否則只怕我也救不了妳。」

說罷轉身而去，席絲絲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和他相處，雖從未獲他稍假詞色，可是他那魁梧的影子，冷漠的性格，不知如何，却始終緊緊的扣住了她的心。

有多少次，她都想離他而去，但總是提不出這份勇氣來，只要一見了他的面，一切傷心的情緒都消失了，雖然在他去後，那些憂怒仍然會回來。

在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之後，席絲絲的眼圈又禁不住紅了！

兩顆晶瑩的淚水，偷偷地落了下來。

她呆呆地想：「我這麼做，值不值得？我爲了甚麼呢？……」

可是她仍然擦乾了淚痕，扎好自己簡單的衣物打點了一下，放在小船上，然後照着江海楓的囑咐，把小船徐徐的划向懸崖後面。

× × ×

子時才過了不久，海面上似乎已經有了動靜！

一艘黑白二色高桅的帆船，以穩快的速度，正向着這孤島駛來！

遼東二老朱奇和南懷仁，雙雙負手踱向船頭，明亮的月光照着他們銀灰色的頭髮，他二人皆是一般的穿着打扮，各人都是一身黃葛布的肥大長衫，足下芒鞋，映在船板上身形，是那麼瘦削修長。

在船艙內，另有三人，也都是六旬以上的人了！

其中之一，正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叫滄海客的老人，另兩個，却是名震湘鄂的一雙巨盜，人稱「湘西二鬼」，那個生得尖頭尖腦，頷下留有一縷羊鬚的，人稱黑無常向和陰，另一個左腮上生有肉瘤，黃眉黃鬚的，人稱白無常，姓沙名天九。

他們二人正如他們的外號一樣，黑無常，穿着一襲黑綢的長衫，白無常則穿着一襲白綢的長衫，二人手中各托着一袋水烟，咕咕嚕嚕的吸着，似乎對此行的任務，全不放在心上。

滄海客走出船艙，向前面孤島望了一下，不由冷冷的一笑，同時內心也有一種說不出的緊張！

他忽然對那個撐船的道：「把燈取下來，快到了！」

撐船的漢子聞言把艙棚上的兩盞氣死風燈拿了下來，整個的船上，立刻顯得昏暗了。

所幸天上的月光十分明亮，並不影响行船！

遼東二老朱奇，微微一笑，月光正清晳的照着他後腦那根小指粗細的小辮子上，像一條小蛇也似的拖在他腦後面，他說：「我們這麼多人，去對付一個毛孩子，要是傳聞出去，給人口實，可眞是丟了臉啦！」

滄海客苦笑了一聲道：「朱大哥，並非是我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這個少年却是不可輕視！」

說到此，他幾乎連聲都有些發抖了！

朱奇不禁呵呵一笑道：「何至於如此呢？」

白無常沙天九這時也托着水烟走出艙來，他跟着怪笑了一聲，尖着嗓音道：「喬老大，你既然把那雛兒形容得如此可怕，等一會，你就在船上袖手旁觀，看我們殺了他，替你把這口氣出了好了！」

滄海客老臉一紅，尷尬的笑了一聲道：「二位不必取笑我，總之，趕走了這個雛兒，這座小島就是我等的天下了！」

湘西雙鬼中的黑無常尚和陰，這時也直着頸子踱了出來。

他走路的姿態，簡直活像一具殭屍，那襲黑色的綢質長衫，被風吹得緊緊裹在他那瘦如人燈也似的軀體之上，當眞是瘦如鷄肋！

他冷冷的一笑，說道：「大家不可輕敵，喬老大不是一個冒失的人，他既然把那小輩形容得如此厲害，我看定必是有一手的，還是愼重一些的好！」

他的話，倒是獲得了遼東二老中南懷仁的同意，他點了點頭，說道：「尚和兄所說的不錯，此人既敢以松枝接喬老弟的寶劍，可見是有相當內功的，萬萬不可小視！」

滄海客喬昆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他怕丟臉，並沒有把寶劍被碰出缺口的事說出來，否則，這幾個人定當會更加大大吃驚的！

漸漸的，帆船距小島愈來愈近了。

湘西二鬼打量着這座荒島，沙天九哼了一聲道：「老喬的眼力果然不錯，我們如果能在此尋得一個安身之處，用以掩護……那些鷹爪子（官人），就是找死也是找不到的！」

喬昆不知如何，只覺得有些心驚肉跳，可是每當他想到還有四個人在自己身邊時，他的胆子又會忽然的壯起來。

想到了三次敗在江海楓的手下，那種仇恥使他全身的熱血都怒漲了。

他心裏想：「難道我們五人合力，尚還不及他一個少年麼？那也未免太不可能了！」

想到此，他不禁冷冷的一笑，作了一個靠岸的手式，那艘雙帆的船就向岸邊攏近！

湘西二鬼雙雙把水烟袋放在桌上，南懷仁却把黃麻布的一雙大袖子挽了一下，目射精光的道：「我們這麼多人，不能一起上，這麼吧……」他摸了一下小鬍子，接着道：「由兄弟我打頭陣，要是不行，你們再接着上！」

湘西雙鬼全都點頭同意，沙天九嘻嘻一笑說：「南兄上了手，我們可是用不着了！」

南懷仁一甩腦後那條小辮子，冷冷的道：「沙老九，你可別頂我，喬老弟既吃過虧，我南懷仁不見得就比他强！」

又翻了一下眼睛，哼了一聲接道：「……總之一句話，咱們大伙來了，都別閑着，這小子就算他是個鐵人，咱們也得把他給拾掇躺下！」

滄海客喬昆見他二人竟爲了爭功鬥勝，辯起嘴來，心知他二人武功均不可輕視，而且爲人都極爲量窄，生恐因此而傷了和氣。

當下忙笑道：「南老哥說得對，今天大伙來了，就不能叫那姓江的小子再活着，咱們這麼些個人一起上，勢必打草驚蛇，南老哥先打頭陣，咱們在外監視着，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就這麼辦！」

說着，用手拉了白無常和沙天九一下，並施了個眼色，那意思是請他們不要再說了。

可是湘西二鬼，一向是爲人尖陰，心性最窄，這沙天九尤其是一個軟硬不吃的傢伙。

他初聽喬昆告訴他這件事的時候，就對島上這個無名的少年，存了輕視的心。

因此，他已打定主意，要憑自己一雙奇形兵刄「日月雙輪」，獨自把江海楓拾在手下，以抖一抖威風。

却想不到那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竟和他存了同樣的心思！

他話還未出口，南懷仁却已搶先出頭，當然他心裏滿不是味兒！

此刻見滄海客言下，更似有偏袒南懷仁的意思，不由就更不高興。

他那兩道禿眉霍的一揚，脫口而出道：「這是什麼話，你喬老三要是心眼裏壓根兒就沒有我兄弟，乾脆就別拉我兄弟來！我兄弟既來了，可不能跑龍套！」

喬昆萬萬沒有想到，這白無常沙天九，竟是這麼一個難對付的主兒。

當下不由被他這幾句話說得臉上一紅，馬上陪笑道：「沙老哥你這是什麼話？我喬昆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得罪好朋友呀，得啦，四位老哥哥不都是來帮小弟我一個人的嗎！還請彼此包涵一些吧！」

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爲沙天九那番話說得也是臉上直變色。

所幸他拜兄朱奇，倒是一個明白大體的人。

他嘿嘿笑了兩聲，對南懷仁道：「二弟，你這是何必呢！沙老哥日月雙輪之下，豈能就把那個小輩給拾掇下來，我們還

是暫時作壁上觀好了，你又爭些什麼？」

說着他又慢慢笑了一聲道：「沙老哥，就這麼說，你先上，咱們在後面給你接着！」

南懷仁見自己拜兄已如此說，自是不好再爲已甚，當下冷冷的一笑，退後了一步，不再多說什麼。

白無常沙天九滿肚子的英雄主義，雖覺朱奇的話有些刺耳，但是自信手中這對日月雙輪，曾經打遍了三湘兩湖，從未遇過敵手，就不信這無人的小島之上，一個無名的少年，能逃出自己手下！

他久知遼東二老這老兄弟兩個，各人自負一身奇功，根本沒有把自己兄弟二人看在眼中。

正因爲如此，他才安心，要在他們眼前展示一下自己手上的功夫，好令他們對自己兄弟二人刮目相看！

所以他聽了朱奇這番話後，非但不怒，却嘻嘻一笑，說道：「朱老兒，你可別捧我，當心捧高了摔了我的腿！就是這麼着，我先上，我要是不行了，你與南老二再接着上不遲！」

說着對南懷仁嗞牙一笑道：「二哥，你多包涵，兄弟我好幾天沒動傢伙了，沒別的，手有點癢，咱們這是自己兄弟，你可別就生我的氣！」

南懷仁冷冷一笑道：「沙兄你太客氣了，其實我要是知道你想動手，我也就不放甚麼屁了，憑你沙天九手下一對日月雙輪，什麼天大的事辦不了，更不要說一個末學後進，不知死活的小小後輩了！」

白無常沙天九冷哼了一聲道：「二哥你別罵我，咱們少說風凉話，手底下見分明！走！」

說罷一拉那襲長及地的白綢子長衫，就像是一片白雲也似的，飄身下了船，站在岸邊的沙灘之上！

遼東二老中的老大朱奇，跟着騰身而起，翩翩如一隻海鳥，也自上了岸！

隨後各人，也都陸續下了船！

他們的身法，都極爲輕巧，五人之中，那滄海客喬昆，看起來，還要算是最弱的一個。

上岸之後那滄海客喬昆壓低了嗓子道：「我看，咱們散開吧，由我先和沙老哥上前如何？」

朱奇點了點頭道：「就這麼說，你們去吧！」

他說完話，一雙大袖霍地一分，身形如禿鷹般的騰起，只是起落之間，已隱身在暗處。

黑無常尚和陰，却以冷沉的聲音，關照他拜兄沙天九，道：「我和你一塊兒去吧！」

沙天九回頭翻了一下眼道：「不必，你也不相信我麼？」

尚和陰冷然道：「你要小心，依我看來，他一個少年，如無超人的武功，豈能一人獨自居住在這無人的海島之上？」

沙天九知道自己這位拜弟，雖也與自己一樣的手黑心辣，但平素行事，却較自己穩當得多！

當下略一猶豫，冷笑道：「我是恨他遼東二老沒把我兄弟看在眼中，所以才要爭這一口氣，你既也不放心，就暗隨在後好了！」

尚和陰尖削的面容，未作絲毫表情，聞言之後，只一閃身，已自退後了丈許以外。

南懷仁也早已隱入了暗處，看起來，這時沙岸上，只剩下了滄海客喬昆和白無常沙天九二人了。

喬昆不知如何，內心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緊張感覺，他頓了頓，苦笑道：「老哥，不是說着玩的，那小子確實不容易對付，你千萬大意不得！」

沙天九狂笑了一聲，嚇得喬昆用力的抓了他膀子一下，沙天九才突地停住了笑聲，問道：「幹什麼？」

喬昆左右看了一眼，嘆道：「小心呀！我是老哥哥，我倒是不怕他別的，是怕他聽見了，這小子精得很，這附近地理又比我們熟，他要是找一個地方一藏，咱們就找一輩子也找不着了！」

這幾句話，倒眞把沙天九給嚇住了。

他馬上沉下聲音來，道：「就在這附近麼？」

喬昆用手指了一下道：「看見沒有？一過那座石峯就到了！」

白無常沙天九點了點頭，月光之下，只見他臉上那個鼓出來的肉瘤子直發光，掛在胸前那把黃鬍子被風吹得散了開來。

他仰着臉，轉着一雙發着亮光的眼珠子，過了一會，才點頭喝一聲：「來！」

喝罷一彎腰，身形竄了出去，就像是一支白色的弩箭一般，一剎時已自棲身於那座峯頭之上。

喬昆雖也是跟踪而上，可是他的身形，顯然是慢得多了！

上了峯頭之後，就可清晳的看見另一邊，那凹進的谷口，平靜的黃沙……

再往前，更可依稀的看見有兩棵大大的柳樹影子。

喬昆指了一下說：「他就在那柳樹後面……」

說着他咬了一下牙，彷彿又想到了以往三度受辱的情形，他說：「我先去把他誘出來，老哥，你可要馬上給我接應，時候一久，我就難免要出醜了！」

白無常沙天九冷哼了一聲道：「你去吧，我要是叫他在我日月雙輪之下走上了二十招，就算我輸給了他！」

喬昆怔了一下，這句話聽得他甚不舒服，心道：「你也太狂了。」

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沙天九功夫倒底如何，自己和他雖是認識已久，却也並不十分清楚，也許他手底下確實有點功夫，否則他怎敢如此輕敵？

這麼一想，內心不禁十分高興，同時更想到，縱然他不是那江海楓的對手，後面還有遼東二老，和他拜弟黑無常尚和陰接着，這幾個人，都是盛名如雷的一等高手，諒他江海楓一個人，就是再厲害，也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

滄海客想到這裏，胆氣更壯，當下向白無常沙天九點了一下頭，身形陡地拔起，一個俯衝，正好落在那兩棵垂柳的正前方。

他向前走了幾步，剛要出聲。

忽然自洞內傳出了一陣冷笑之聲，道：「喬昆，你這老兒，果然是你，我[illegible]們多時了！」

滄海客一聽是他，頓時自脊椎骨裏沁出來一陣冷汗。

他不自禁地一連退了兩步，只見江海楓徐徐自洞中步了出來！

他手上拿着一支木劍，以之爲杖，輕輕點着沙地！

出洞之後，先望着喬昆微微一笑，只是這種笑容，已和以往大不相同，可怕極了。

他目光向一邊的峯頭看了一下，徐徐地道：「那位朋友，也請下來吧，不必掩藏了。」

喬昆嘿嘿一笑道：「既然你看見了，那更好，江海楓，今天才是我們爭生死存亡的時刻到了！」

江海楓忽地朗笑了一聲，笑道：「你也配？」

喬昆老臉一紅，道：「我固然不是你的對手，但是……」

話方至此，沙天九已自發出了一聲尖嘯，整個身形陡地拔了起來。

在空中一起一伏，不前不後，正落在了喬昆身邊，沙地上只微微地揚起了一小片沙子。

他落地之後，雙手抱了一下，雙掌一掄冷笑道：「久仰閣下蓋世武功，沙天九特來拜訪，就便請教閣下兩手功夫！」

江海楓對來人這種奇形怪貌，絲毫也不驚異，他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海楓不過是借地苦修的一個寒士，奈何四方的英雄，偏是容我不得，一再的逼迫，不知道是何居心？」

沙天九自江海楓一出來，就全神貫注在他身上，見他精華內斂，態度從容，出言不亢不卑，就知道這個年輕人，果然是不同於一般。

此時聞言尖笑了一聲道：「我沙天九純粹是來討教功夫的，勝敗倒是無所謂，比完了我轉頭就走，莫非是閣下認爲沙某不堪麼？」

江海楓眼光在他面上掃了一下，所謂觀其面已知其人，冷冷的一笑道：「只怕沒有這麼簡單吧！」

白無常沙天九雙眉一豎，那白菓也似的一雙怪目連連的翻動，桀桀的笑道：「時間不早，閣下還是識相些，咱們就手底下見高低好了！」

江海楓點了點頭，看了滄海客喬昆一眼說道：「怎麼？你也有興趣一塊來玩玩麼？」

喬昆嘿嘿一笑道：「沙老哥已足够把你們打發了，小子，你死在目前，尚敢如此狂傲，眞是不知死活的東西！」

他忽地把身形縱了出去，立在數丈以外的沙岸上，大聲道：「沙大哥，這個地方寬敞，你來這裏打發他吧！」

白無常陰險的對江海楓一笑道：「請！」猛地一塌腰已倒縱到那片沙地之上。

接着猛然一個回身，正想舉手出招，却聽身後一聲冷笑道：「這地方果然是不錯的！」

沙天九倏又回身，却見江海楓，不知何時，竟已站在了自己身後，氣態雍容，眉宇之間現出一種不怒自威的神氣！

如此快速的身法，直把個狂傲的沙天九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以他的身手，竟未能發現對方是怎麼進身的，要按舉手過招來說，只此一端，自己已是輸了一手了，這敎他怎能不驚不駭？

當下他幾乎呆住了。

所幸他那種殭屍般的樣子，平常看起來也就像是在發呆發怔，略一驚怔之後，跟着就大聲的狂笑了一聲，道：「姓江的，你不必猶豫，儘量把你身上的功夫施展出來，看看你能奈何我沙天九不能？」

他說着怪目頻翻，注意着對方的動靜。此人對敵，一向是誘敵先發，他却在一邊冷眼觀察敵人的身手門路，趁隙取勝。

可是江海楓早已洞悉他的陰險，他淡淡的一笑道：「海楓對敵，向來是不發先招，你如懼怕，請自便，我決不攔阻！」

說着兩隻手輕輕握着那口木劍的把柄，以之立在身前，大敵當前，他似乎絲毫也不放在心上。

白無常沙天九至此，那僵硬的身子，也不由瑟瑟的抖子一下，厲哼一聲道：「好！」

身形陡地縱起，在空中將落未落之際，一雙鬼爪已自掄起，劈出了兩股强猛的勁力，直向江海楓身上襲來！

却見那停立在沙地上的江海楓，毫不着急地，只把左足邁出了半步。

上面身子微微向前一矮，手中木劍由下往上，輕輕的向右面一撥。

說也奇怪，沙天九那麼快疾的一招攻勢，叫他如此一來，竟變得一副手忙脚亂的樣子，不待雙掌用完，猛地就空一滾，飄落在七尺之外。

他站定身子之後，面色猙獰得活像是一具噬人的殭屍，抖動了一下道：「好小輩，你這些隙眼的巫術，可是瞞不過我，待我露兩手厲害的功夫給你看看！也叫你小輩長些見識。」

在他說這些話時，江海楓仍然是手握木劍，以之拄地，面上微微的笑着，不帶一些驚慌神態。

這多年來的靜中領悟，似乎他深深體會到「以靜制動」這四個字的諸般妙用。

沙天九口中雖如此說着，內心未嘗不在吃驚，因爲方才江海楓木劍取勢，証明是已看穿了自己那一式掌招的軟處，自己如不即時自退，只怕一上來，就要敗在他木劍之下了！

此刻想來，他猶自有些心驚肉跳！

他自進入武林數十年來，會敵何止千百，但像這麼文靜的對敵態度，却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時不禁暗悔自己不該一時好强，來打這第一陣，如敗在這無名少年的手中，自己今後，還有什麼面目再在武林中混。

可是時至此刻，一切也都說不得了。

這怪癖的老人，二次撲身而上，離開江海楓身形尚有五六步的距離。忽地往右一個旋身，直向海楓左肋上運掌擊來。

不等到掌力貫出，猛然向左一個反撲。這種聲東擊西的手法，施展的極爲俐落，簡直恍若旋風。

身形一轉過來，右掌這才猛地，實吐出來。

他用的是一手「百雲探手」，五指緊駢着，內力齊逼指尖。

這一手如讓他擊中，慢說是江海楓血肉之軀，担受不起，就是一方堅硬的青石，也會有不觸粉碎的道理。

可是事情多麼的出人意料之外，如此厲害的身手，在這個少年人的眼中，似乎是永遠稀鬆平常的。

只見他木劍平出，極爲巧妙的劃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如封似閉的向外一推。

沙天九那麼充滿自信的「白雲探手」，却不得不臨時撤了回去。

因爲江海楓木劍所圈劃的部位，正是他探出的上身，最感虛弱的一環——右肋下三分處的「桑門穴」上。

白無常沙天九這才眞正的體會到了對方的厲害，也難爲他那種進得快退得也快的身法，只見他尖嘯了一聲，在空中猛然一挫身形，如打在岩石上的浪花一般，倏地反捲了回去。

如此一來，沙天九臉上可是有些掛不住了。

他發出了一聲悽厲的慘笑道：「好小輩，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說着後退了一步，身形微微向下一矮，就勢伸手向那長可及地的白綢長衫之內一探。

只聽「叮！噹！」一聲交鳴，再看他手上，已自多了一雙烏黑的怪狀圈子。

兩圈一大一小，通體黑色，但在鋼圈四週，却是一圈閃着雪白光亮的刄口，這是一對極怪異的兵刄，在兵刄譜中，它是屬於外家兵刄！

沙天九日月輪拿在手中，向天空揚了一下，然後在胸前互相換位，發出了「噹！」一聲，怪臉之上剎時變得極爲猙獰。

他狂笑了一聲道：「小輩，你敢接我這一對玩藝兒麼？」

江海楓冷笑一聲，揚了一下手中木劍，道：「你不亮兵刄，尚可多活些時候，既亮出了兵刄，你的死期到了！」

說完這句話後，他那雙閃閃放光的眸子，顯得更爲灼燦了，死死的注定在沙天九的身上。

白無常沙天九不知如何，竟會打了一個寒顫，他又獰笑了一聲道：「我們就看一看誰的死期到了！」

說着，身形陡然向前一躍，只用右足足尖，輕輕點着沙面，右手日月輪突地向前一送，只用那鋒利的雪白刄口，向海楓胸前劃來。

這老兒果然武技不凡，動起手來，滿身靈活。

當他看見江海楓昂然的身形，毫不移動時，他就知道自己這一招是十九打空了。於是他用力的向後一奪日月輪，身形如風一般的旋了半個圈子，正好到了江海楓的左側。

接着就聽他厲聲大吼道：「去吧。」

日月雙輪一前一後，帶起兩圈耀目的冷光，直向海楓肋下推擊過來！

江海楓木劍倏地一按，整個身子拔空而起，日月輪帶着一陣呼嘯，由下滑過，看來是險到了極點。

沙天九想不到這麼的手法，仍然走了空，對方的反應着實够快。

當下他硬行往前一上步，推出的雙輪化爲一招「舉火燒天」，霍地向頭上一舉，直向江海楓雙足揮去。

只聽「噹！」的一聲，江海楓的木劍在他的雙輪之上！

借着這麼一點之勢，江海楓那拔起的身子，有如狂花敗絮也似的，掠出了丈許以外。

他足尖一點沙面，身形毫不猶豫，如怪蛇一般的轉了過來，掌中木劍挾着一股凌厲的勁風，由上而下，快同電閃星馳一般的，直向沙天九迎上前的身子直劈了下來。

時間，部位，都拿捏得那麼巧，他就像是背後生着一對眼睛似的。

白無常沙天九不禁大吃了一驚，總算此老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當下他倏地振臂揚肩，雙輪交叉着向上一迎，第三次兵刄相接，發出了「嗆！」地一聲暴響。

那麼鋒利的刄口，非但未能把對方木劍斬斷，反震得他二臂一陣酸痲，掌中鋼圈，也是暴熱得如同火炙一般！

沙天九到了這時，才知道這個少年果然身負一身超然奇技，無怪乎滄海客提起他來就那麼的胆戰心驚了。

他那口木劍往下一按，身形再次如黃鶴一般的彈了起來，沙天九空有一身功夫，不知怎地，竟是一招也遞不上去！

這時他見對方身形躍起，那裏還敢怠慢，雙足在沙面上一滑，用「颶單學步」的身法，錯前七步，正遇着江海楓身形翩然下墜。

沙天九認爲機會不再，獰笑了一聲，雙輪一碰，發出了噪耳的一陣叮噹之聲，一前一後，「巧打天星」，直向江海楓落地未穩的身上打去。

招式快勁有如驚雷奔電，雙輪一上一下，一奔五官，一奔小腹，月牙的刄口，映着月光，發出兩雙奪目的冷焰。

江海楓劍眉一挑，身形猛然一矮，那口木劍平胸而出，待到中途，却霍的暴出了兩股劍影。

沙天九那麼快的招式，仍然爲他木劍震了開去，一時門戶大開。

這位縱橫一世的湘鄂巨盜，到了此時，已嚇得面色慘變，口中「啊！」的大叫了一聲。

他拚命的一翻沙面，以「金鯉倒穿波」的身法，向後猛的倒竄了出去。

可是江海楓已不再容他逃開了。

沙天九身形方自倒竄出了丈許，便見眼前黑影一閃，對方一口木劍已直向自己面門上點來。

他剛想就空一滾，然而還未容他身形轉動，一股冰寒之氣，已宛似一支冰箭一般的直入眉心。

沙天九只哼得一聲，身子已「砰！」地倒臥在沙地之上。

同時間，一旁暗處發出一聲尖叫：「小輩敢爾！」

「颼！」地一聲，一支喪門釘，直向江海楓面門疾射而來！

江海楓狂笑了一聲，突出左手，以中食二指向前一探，已把這破天迎體而來的暗器夾在指縫之中。

他的身子，並不因而少怠，像一片狂風下的落葉一般，飄了出去。

暗影中，一左一右，同時飛撲過來兩

條人影。

那是黑無常尙和陰和滄海客喬昆，他二人自不同的方向，在沙天九遇險的一瞬間，突地縱身而出。

尙和陰手足情深，打出了一枚喪門釘，見拜兄倒臥沙灘，以爲只是被迫如此，却沒有想到，他這位形影不離，共同生死患難十年之久的兄弟，已是一命歸陰，永遠也不會站起來了。

尙和陰在暗中看出了這少年果然是一個極爲扎手的人物，早已爲拜兄躭心，正想待機而出，雙戰對方一人，却不料晚了一步，他這位拜兄被對方木劍所貫出的冰寒之氣，刺中眉心，已經作古了。

尙和陰使的是一口蛇形劍，在暗器一出手的同時，已然掣在手中。

他口中又怪叱了聲：「小子你是要找死。」

手中劍猛的向前一抖，直向江海楓右肩猛扎了過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却聽滄海客喬昆發出了一聲沙啞的吼聲：「不好了，沙老哥死了。」

尙和陰劍已抖出，聞聲，直如當頭着了一個焦雷。

他猛的把劍向回一轉，身形狂飄而退，落在喬昆和沙天九的身邊。

他抖着聲音道：「他……怎麼了？」

喬昆幾乎已經傻了，吶吶的道：「二哥……他……死了。」

尙和陰身形一蹌，幾乎倒地，這時由崖頂上，又掠下一條疾快的影子。

這人一身黃痲的大肥衣褲，自高峯上落下，帶出了噗嚕嚕的風聲。

身形落地之後，雙手連搖道：「住手！住手！」

尙和陰由地上一跳而起，悲慟的道：「南二哥你讓開，我拜兄死了。」

甫自落地的南懷仁聞言也似大吃了一驚，怔了一下說道：「死……了？不可能吧！」

喬昆這時眞是胆都嚇碎了，他喃喃的道：「奇怪的是他全身無傷，不知是何處致命。」

尙和陰慘笑了一聲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瞪目欲裂的望着遠在丈許以外的江海楓，用手中蛇形劍一指道：「小子……你好辣的手，我拜兄究竟與你有多大的仇恨，你竟下此毒手？」

他說着身子猛地縱出，蛇形劍一掄，直向江海楓咽喉點來。

江海楓一聲冷笑，冷峻的目光，向三人很快的掃了一眼，木劍「嗆！」一聲架出，尙和陰身子立即蹌出了三四步以外。

一旁遼東二老之一的南懷仁，又大叫了一聲：「尙和兄先慢下手！」

尙和陰回過身子，獰笑道：「你莫非還要同他講和不成？」

南懷仁上前幾步，小聲道：「尙和兄，此人武技高不可測，不是我老頭子說句洩氣的話兒，你我幾人，沒有一人是他對手……」

尙和陰冷冷一笑說道：「那麼，我大哥……」

南懷仁頭更低下了些，小聲道：「你不要急，這件事以我看只可智鬥，不可力敵。」

「你的意思是……？」

南懷仁冷冷一笑道：「先由我上前與其搭訕，你可乘其不備……」

尙和陰聞言怔了一下，南懷仁尷尬道：「事到如今，也不再顧慮許多，否則令兄的仇只怕……」

尙和陰咬了一下牙，點了點頭。

南懷仁偸眼一瞧江海楓，却見他兀自立在丈許以外，手中木劍插在沙地上，臉上不喜不怒，但是那雙閃閃發光的瞳子，却注視着這邊，毫不旁瞬。

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綽號人稱「黑妖狐」，爲人最爲陰險，所練毒砂掌已有八成火候，只有今夜，當他於暗中偸偸窺看到這個少年的功力之後，他整個的心就全涼了！

這老兒心機一動，乃想出了偸襲的毒計，但他更知道，即使偸襲，也是要冒相當危險的。

所以他才激使黑無常尙和陰，叫他去犯險冒險，自己則見機行事。

他乾咳了一聲，上前一步，抬了一下拳道：「這位少俠客，功力果是不凡，老夫深爲欽佩，只爲不知閣下師承何人，是否可以見告。」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你又是誰？」

南懷仁又往前走了兩步，他的身子，正擋住了對方的視綫，在這時間裏，尙和陰却疾速的隱身於暗影之中。

南懷仁嘿嘿一笑道：「小哥兒，你也不必問我是誰啦，說起來咱們之間也沒有甚麼仇，即使有，也並非是無可化解的，是嗎……」

說着他指了滄海客喬昆一下道：「不都是爲了喬老大嗎？現在老夫我願給你們兩家做一個調人，從今以後……」

他乾笑了一聲，又接道：「……咱們非但不是仇人，而且或許會成爲朋友呢！我說，小兄弟，你的意思到底是怎麼樣的呀？」

江海楓一時也弄不清這個老人弄的什麼玄虛，只覺得自己剛才下手過重，傷了一條人命，心中甚是後悔！

因此，當他聽了南懷仁之言後，雖是有些疑心，但是內心却不免動了一下。

他微微的冷笑了一聲說：「這是他們咎由自取，又怪得誰來？我在靜修，與你們並無牽連，你這老頭兒，既如此說，我自可不爲已甚。」

說着他揚了一下木劍，道：「你們即時離開，我決不趕盡殺絕的，否則——」

江海楓說到此，兩彎劍眉倏地一揚，雙眸之內，泛出了灼灼光彩。

南懷仁不禁心中一緊，他倒是眞正的有些心虛了，可是此老也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物，爲了達到一個目的，他往往是不擇手段的！

他咳了一聲，又往前走了一步，道：「小兄弟，你這麼說，未免又太見外了些吧，老夫也實在是一番好意……」

江海楓不由一瞪雙目道：「你不必多說，我並不想交你們這幾個朋友。」

又揮了一下手上的木劍，冷笑道：「快走……」

南懷仁小眼一翻，嘿嘿笑道：「小兄弟，你的火氣太大了呀！」

江海楓正感不耐，準備出言喝斥，忽然覺得腦後起了一陣金刀劈風之聲，頓時他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只見他上身突地向前一滑，木劍緊貼着沙面上，向後上方一個疾旋，身形巳如驚雷駭電也似的轉了過來。

這一式身法，施展得太快了。

就連那慣施快手法的黑妖狐南懷仁，也沒有看清楚他是怎麼轉身的。

可憐那暗中襲來的尙和陰，暗襲不成，反而陷於險境。

他的蛇形劍，本巳破空遞出，直劈江海楓後腦，身子則是頭下脚上，成一直綫的飛撲而來！

眼看這劍就將奏功，正自狂喜，怎麼也沒有料到，對方轉身出劍，竟是有如神助一般。

時間，部位，毫厘不差。

尙和陰只覺眼前白影一閃，對方木劍巳自臨近了胸前的「心坎穴」。

他不禁大吃了一驚，連忙一提丹田之氣，霍的一個疾轉，要說起來，他這種身法確是够快的了。

可是只怪他所遭遇的這個對手，武功太高，太不可思議了。

尙和陰身形尙未轉及一半，對方木劍竟是快同電光石火一般的追了上來。

硬是不偏不倚，正好點在他的「心坎穴」上。

黑無常尙和陰身在空中，只覺得突地一冷，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連「唉呀！」都未能喊出，自空中墜了下來。

他手中還緊緊地抓着那口蛇形劍，疾速的抖動了幾下，在沙地上劃了一個半圓的圈子。

就這麼，他面朝下的扒在沙地裏，一動也不動了。

南懷仁和一旁的喬昆，目睹此狀，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

尙和陰身上練有所謂的「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這個他們是知道的。

然而被對方一口木製的劍，輕輕的點了一下，竟就喪命，由此看來，這叫江海楓的少年人，確是具有匪夷所思的功力。

他二人可都不是笨人，驚魂略定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跑」！

只見他二人，雙雙地縱起了身形，一左一右的直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遁去。

江海楓狂笑了一聲，身形如同脫兔也似的猛地拔了起來，一起一落，彈指之間，便是尋丈。

他的身形往下一落，正好到了滄海客喬昆的背後，喬老兒也顯然巳經發現背後有人了。

一時之間，嚇得面無人色。

人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勇氣也就不得不提起來，作困獸之鬥。

喬昆此刻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大吼了一聲：「好小輩！」

聲出人轉，手中劍夾起一陣輕嘯，拖着匹練也似的一道白光，直往江海楓身上劈了過來！

他目光之中，看到了對方那張蒼白英俊的臉，似乎距離自己不及一尺。

從對方瞳子裏所泛出的那種冷亮的光芒看來，對方似乎是眞的怒了。

喬昆再也顧不得許多了，成敗在此一舉，左掌在同時也貫足了內力，以「小天星」掌力，狠命劈出！

江海楓朗笑了一聲。

這個年輕人，似乎眞有鬼神不測的身手，在這麼急迫的時間裏，他仍是那麼從容。

他先揚起那隻沒有握劍的左手，是那麼的巧，快，準，正好搭在喬昆的右手脈門之上。

雖然喬昆用足內力，仍是不能够移動分毫。

他那口木劍，這時只微微的向上一挺，看起來像是一挑。

只不過是起落之勢，木劍的劍尖，巳點在滄海客喬昆的咽喉結之上。

滄海客喬昆發出了「格！」的一聲，身子轉了半個圈子，「噗通！」一下，就倒了下去。

他似乎和湘西二鬼，黑白無常，落了同樣的下塲，一時氣結喉封，一命嗚呼。

那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身子雖巳遠縱了出去，可是他却無時無刻不在留神着背後。

喬昆所發出的喝叱之聲，他自是聽見了，喬昆倒下去，他也看見了。

他一生之中，會敵無數，殺人如麻，也只有此刻才感到了一個「怕」字。

在驚駭萬端中，他探手摸出一把鐵蓮子，以備萬一之用，同時足下更加快了。

他以極快的速度，直向崖後撲去！

因爲他知道，帆船正停泊在海岸邊上，那末，只要自己上了船這條命大概總可以保住了，也許拜兄翻天掌朱奇，正在船上候着自己，兄弟二人，就算是敵他不過，逃命還有希望的。

當他飛快的身子，正由崖上飄身而下的當兒，他聽到了一聲長嘯之聲。

那聲音也是由崖上直墜而下，帶着一條修長的影子，直向崖下墜了下來。

黑妖狐南懷仁嚇破了胆，他猛地一擰腰，叱一聲：「着！」

鐵蓮子以倒捧陰耙的手法，全數都打了出去，夾着一陣疾嘯之聲，黑壓壓的一大片，直向江海楓全身罩了過來。

這種打法，正是武林中一種絕技，名喚「巧打滿天星」，尤其是南懷仁驚嚇之下，這一把鐵蓮子，可是用足了十成的功力，每一枚暗器身上，都充滿了勁力，天空中滙成一大片哨音。

南懷仁暗器出手，身形却是不敢絲毫停息，疾起疾落的直向海岸邊那艘黑白二色的帆船上撲去。

可是他的身子，巳經幾乎撲到了海邊，却聽到背後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好厲害的暗器，老兒，你走不脫了。」

南懷仁到底身手不凡，在如此緊張的情勢之中，猶能保持着基本的反應。

只見他右足往前一跨，整個身子猛地向前一倒，好一招懶驢打滾。同時間，順手揚起了大片沙子，直向江海楓全身上下瀰蓋過去。

江海楓倒沒有想到他會有這麼一手，猛然一點足尖，後退了丈許以外。



南懷仁於這千鈞一髮之間，就像是一隻爲獵人緊追下的狐狸一般，只一竄，就上了那隻帆船的船頭，大聲招呼道：「快！開船。」

那個船夫不知所以然，聞言嚇了一跳，他是湘西二鬼手下的一名小盜，平素在水上負責打探買賣，爲人很精靈。

這時他看清了是南懷仁，往一邊一跳，操起船篙就向岸邊點去。

可是就在這時，一條人影自天而降，這人手持木劍，只說了一聲：「敢！」

那船夫驚慌之下，倏地舉起長篙，向江海楓當頭打下，可是對方只用木劍向上一格，只聽得「克察！」一聲，那支長篙巳是一折爲二。

船夫吓得回頭就向船尾跑，口中大呼道：「南大爺救……」一個「命」字尚沒有喊出來，江海楓巳自背後趕上，一劍將他剔倒船上，頓時就了了賬。

逃到船尾的南懷仁，剛撈起一支長篙，正準備用力撐船，見情知道不好。

他用力的丟下了長篙，獰笑了一聲道：「小輩，你逼人太甚了。」

只見他右手往腰內一探，隨即「黑虎伸腰」似的向外一抖。

噗嚕嚕一陣驚風之聲，再看他手中巳多了一支銀色的「梭子鎗」。

鎗身是由十二節梭形鋼塊連接而成，梢端那一節，爲蛇的尖頭形狀，略一抖動，發出叮噹一陣震耳脆響。

黑妖孤南懷仁梭子鎗到手之後，似乎也知道再想逃命巳不可能了。

他是安心要與對方一拚生死，當下右手一撩垂下的衣裳大襟，以「海燕掠波」的輕功絕技，自船尾向船頭竄了過來。

同時口中厲叱了聲：「納命來吧，小輩。」

聲到人到，人到鎗也就到了，十二節梭子鎗，以一招「撥風盤打」，向江海楓頭上猛砸了下來。

江海楓容得他鎗尖臨到頂上不及一尺，這才一領右手木劍，向他第一節鎗身之上找去！

南懷仁刻下巳成了驚弓之鳥，那裏敢讓他木劍捱着了自己鎗尖。

他嘿嘿的一笑，右手猛的向回一帶，嗆啷的一聲，巳把梭子鎗給撤了回去。

第二次進招，梭子鎗施了一招「浪打金舟」，鎗身上下，唏哩哩的夾起一陣響風，直向江海楓上胸抽打了過來，疾快威猛巳極。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南懷仁這一連兩招，確實是相當的驚人了！

可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今天他算是碰到了最厲害的人。

南懷仁一鎗方自遞出，江海楓身子就如同紙人也似的一陣急轉，旋轉手，一伸手，「噗！」的一聲，巳操在南懷仁的第三節鎗身之上！

跟着他右手木劍，緊緊貼着對方的鎗身，向外一展，叱了聲：「放手。」

南懷仁若不鬆手，一隻右手可就別想要了。

可是這老兒是硬朗得很，他絕不甘心就這麼服輸在一個少年手下！

只見他右手倏地向外一拍，將其浸淫達二十年之久的內力「小天燈火」盡數逼運掌心，指尖向上一挑一揚，叱了聲：「打！」

一股炙熱的氣勁，可就如旋風也似的撞了過來。

這位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在盛怒之下，擊出了一掌，認定對方如敢不撤手，定然會在他掌下負傷！

可是他又猜錯了。

就在他掌力方自吐出的一刹那，江海楓整個的身子，就像是拿大鼎也似的，突地倒立了起來，起勢極快，可是他的雙手，仍然是原勢不變。

南懷仁這一掌可是整個的打空了，非但如此，他身子由於出掌太猛，竟不由得向前一衝，待他欲拿樁站穩時，江海楓的木劍，巳削到他緊抓梭子鎗的右手之上，

只聽他慘叫一聲，五指指骨，已全數都折斷了！

梭子鎗自然就到了對方的手中。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仍不願就此認命。

他用力的向前一縱，拚命的向船頭縱去，身形一落，正預備二次起身向沙岸上落去。

但時至此刻，他是再也逃不開了。

那殺性已起的江海楓，就像是一頭餓虎一般的逢人便噬！

他冷笑了一聲道：「好朋友，你躺下吧。」

口中這麼說着，身形驀地拔起，向前一落，二臂齊張，宛似一頭巨大的蒼鷹。

他左手那支奪自對方手中的梭子鎗，嗆啷的發出了一聲脆響，筆直的抖了起來，向前一探，「噗！」的一聲，正點在南懷仁的後背「志堂穴」上。

南懷仁倏地翻了個身，只見他咬牙突目的道了聲：「你……」

隨着「噗通！」一聲倒了下去，整個的帆船，吃他如此重力一倒也禁不住搖盪了起來。

江海楓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這一刹那，他像是中了魔一般，又像是得到了一種說不出的發洩。

只聽他仰天狂嘯了一聲，同時左腕一揚，那支梭子鎗，立如一條銀蛇也似的穿飛了出去，「篤！」一聲，釘在帆船的桅桿之上，唰啦啦盪出了滿船銀光。

江海楓望着大海沉默了一會，心中忖道：「我到底殺了幾個人？」

忽然他打了一個寒顫，心道：「糟了……若是師父知道了……」

如此一想，他那張原來蒼白的臉，這時就變得更蒼白了，身子禁不住簌簌抖了一下！

良久，他咬了一下牙道：「這些人都是該死的，我如不殺他們，他們也必定會殺我的，我殺死他們，不過是爲了保護我自己。」

他冷靜的繼續想着：「師父只是不許殺人，却也沒有聽任由別人來殺我的道理，我只要把實際的情形告訴他老人家，也未見得就會……」

海風一陣陣吹在他身上，他也就愈來愈清醒了，同時也就愈加對自己不能諒解了。

可是事實必竟已是事實，後悔無益。

他慢慢地踱到了船邊，無意間又看見了那分躺船頭船尾的兩具屍體。

他們都是那麼安靜的躺着，看不見傷痕，也看不見血漬。

他想：「這永遠是一個謎，任何人也不會發現他們是怎麼死的，這件事就留下來給人們去評斷吧！」

想着身形輕縱了起來，落到沙灘上。

想到了另外三具屍體，他的心變得更沉重了。他想去把他們找出掩埋。

可是一件令他驚異的事發生了！

那原先躺在沙地裏的三具屍身，竟是一具也沒有了。

這一驚，可使他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這島山再也沒有外人了，除了那在峯頂石室內的師父，和師弟秦桐，另外還有誰呢？莫非還有另外的敵人？……

殺性已過，他再也不想殺人了，即使是現在敵人用刀比着他，他也再不會去殺人了！

他重新翻過那叢崗阜，來到了海邊。

忽然，他看見那艘黑白二色的帆船，竟自動向海中央移去。

這情形起先只令他一驚，等到想到這情形有些不對的時候，那艘船已馳出了十丈以外了。

江海楓大爲震駭，猛地撲到了海邊。

現在不等他發話，船上的人已向他發話了。

那是一陣狂傲悽慘的笑聲，道：「姓江的小輩，你作的好事……這筆血賬，我們來日再算吧，總有一天，老夫會重來此地，把這小島給踏爲平地。」

江海楓黯然一笑，他喃喃道：「我太疏忽了，原來還有一個人。」

接着他狂笑了一聲道：「老頭兒你報上名來。」

那人的聲音，自海面上飄過來，悲戚，蒼老而沙啞：「小輩……老夫姓朱名奇……你記好了。」

江海楓內力貫足丹田，把聲音由海面上遠送出去，道：「朱奇，我們以後在江湖再見，我要離開這地方，今後你不必再來了。」

朱奇嘿嘿一笑，道：「任你天涯海角，老夫也要尋你的，暫先容你猖狂些時日吧。」

江海楓極目向海面上搜索望去，隱隱還可見一個極小的黑點，向隔岸大陸緩緩移去，只一眨眼，就再也望不見它了！

這結果倒是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海邊怔了一會，自嘲的笑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想着就返身而回，現在這個地方已不足他留戀了。

在海岸的另一面，席絲絲正在小船上，焦急的等着他，船頭上點了一盞小紅燈，小船隨着浪花前後起伏着，她用雙槳壓波，不讓小舟動搖，焦急的翹首盼望着。

至於江海楓呢？

他在朱奇遁去之後，身形倏地展開，直向那座峻峭的崖頂撲去。

他要去見銀河老人最後的一面，並且坦白的在他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懇求老人的原諒。

一連十幾個騰躍，他已來到了那座絕峯之巓。

他臉色蒼白，心情極爲懊喪的行到了那塊大石之前，正想用手去拍那扇石門。

忽然石門「吱！」的一聲，自己開了，秦桐從裏面步了出來。

他的臉色極爲沉着，見了江海楓的面，似乎微微怔了一下，江海楓笑喚了聲：「師弟，師父睡了麼？」

秦桐回頭望了一眼，上前一步，有些神秘的說道：「走，到一邊去說去。」

江海楓心中一動，即隨他走到一邊樹下，並忍不住問道：「有甚麼事？」

秦桐目光直直的看着他的臉道：「師哥，你作的好事……」

江海楓不由皺了一下眉頭道：「我正爲此來向師父說明，莫非他老人家已經知

道了麼？」

秦桐冷冷一笑道：「又有甚麼事情，能夠瞞過師父？師哥，你的手段太狠辣了些。」

江海楓劍眉一挑道：「這麼說你都看見了。」

秦桐點了點頭，江海楓長嘆了一聲道：「既如此，當時你何不阻止我……」

這句話令秦桐臉色紅了一下，但因是晚上，江海楓也看不出來。

秦桐頓了一下，道：「我是事後才發現的。」

江海楓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是你報告師父的囉？」

秦桐臉色更紅了，他尷尬的道：「師父命令我去察看動靜，你知道，我是不敢隱瞞他老人家的……」

江海楓睜大了眼睛，哼道：「所以你就實話實說了？」

秦桐點了下頭說：「你要原諒我。」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可是，你可知道，他們是主動的來侵犯我麼？我如不這麼做，他們也會殺死我的！」

秦桐抬起了頭道：「這些……我並不清楚。」

江海楓咬了一下牙齒，忽的轉身道：「我去見師父去，我要當面向他解釋。」

秦桐忽然拉住他一隻膀子道：「你不要去，師父正在怒氣頭上。」

江海楓不由怔了一下，道：「我要向他老人家解釋清楚。」

秦桐拉得更緊，道：「你別去，依我看，你最好還是走吧！」接着又似很關心的看着江海楓的臉，激動的道：「好在你的功夫也學成了，師父也沒有甚麼好教給你了，你想是不是？」

海楓怔了一下，這一霎時，他幾乎呆住了，因爲他眞沒有想到，秦桐竟會說出這種話來，這是一句令人寒心，並且忘恩負義的話……

秦桐看着他的臉，繼續道：「你想想，他是一個殘廢人，你又何必再一定要得到他諒解？他甚麼也不能再給你了呀！」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重重的把他的手給摔開，他說：「不錯，我是要離開這裏了……」

秦桐面色一喜，可是江海楓又接下去道：「可是，我不能忘了師父他老人家十年來對我的鴻恩，我不能忘恩負義的。」

冷笑一聲，又道：「師弟，謝謝你給我的關照。」

秦桐說：「這只是我站在你的立場上的意見而已，你應該知道，我這只不過是爲你好。」

江海楓幾乎有些憤怒了，他哈哈大笑了一聲道：「謝謝你吧。」

秦桐似乎爲他的笑聲吃了一驚，回頭看了一眼，小聲道：「輕點……師父聽見了。」

老人果然是聽見了，他在石室內，大聲喊道：「誰來了，秦桐！秦桐！」

秦桐立刻答應了一聲，接着對海楓比着焦急的手式，小聲道：「快走吧，快走吧。」

江海楓冷冷一笑，挺身而上，朗聲道：「師父我來了……我是海楓！」

「噢——」老人驚奇的聲音。

可是那聲音，立刻變得極爲憤怒道：「你……你還來做甚麼？」

江海楓幾乎要跪下了，他落淚道：「師父，我錯了，可是師父，請容許我申訴理由，師父你要原諒我——」

老人發出了一聲長嘆道：「孩子你去吧，從今以後，你已不是我銀河老人的弟子了，我永遠再不會承認你了……」

石室內傳出了一陣唏噓之聲，加雜着一陣頻急的咳聲。

江海楓忍不住上前了幾步，要去推那座石門，可是老人却大聲嚷道：「不許進來。」

並且大聲喊道：「秦桐！你別讓他進來，進來拿幾個錢給他，叫他走。」

秦桐立刻答應了一聲說道：「是，師父……」

他又用眼睛望着海楓，嘆道：「師……唉！你還是走吧！」

江海楓怔了一下，低下頭道：「師父，我走是可以，可請容許我見你老人家最後一面，我……我仍然是你的弟子啊。」

老人赫赫的冷笑，道：「孩子，你已經不是了，我的弟子，只有一個秦桐，以前，我……看錯你了。」

江海楓流淚道：「可是，你老人家答應我是你的衣鉢傳人的呀。」

老人悽愴道：「現在已經不是了，現在是秦桐了。」

秦桐不禁面色一喜，可是他立刻又做作出一副戚容，並且嘆道：「師父，原諒師哥這一次吧。」

老人冷笑道：「你不必爲他說情，我一生行事，斬釘截鐵，說過的話決不會更改。」

秦桐彎腰道了聲：「是——」

然後他轉臉向江海楓苦笑了一下說：「怎麼辦呢？」

江海楓回報他一個冷笑，向室內老人道：「師父，弟子可以不必接受你老人家的衣鉢，但是請念在十年來的追隨，弟子並無過錯，師父，莫非就因爲弟子殺了幾個惡賊，你老人家就忍心……」

老人嘆道：「海楓，你不必再說了，這事秦桐都告訴我了，他是一個好孩子，不會撒謊的，我相信他。」

江海楓吃了一驚，他看着秦桐，大聲道：「秦師弟對你老人家說了些甚麼？」

秦桐這時顯得很不自然，吃吃道：「師父，你老人家就少說幾句吧。」

老人嘆道：「是的，我已經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接着問江海楓道：「你身上有錢麼？我這裏可以給你一些作爲盤纏，你這就快走吧。」

說完又喚道：「秦桐，你進來拿。」

秦桐忙答應了一聲，就向石室內推門進去。

海楓厲聲道：「秦桐，你站住。」

秦桐回過身來，很沉重的道：「有事麼？」

江海楓冷笑道：「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只問你，你在師父面前說了些甚麼？」

秦桐聳一下肩，冷然道：「我又說了些甚麼，哈！總之，我說的都是實話。」

江海楓若非因爲此刻正是待罪之身，眞恨不得撲上去給他一個厲害。

他終於忍了下這一口氣，氣得聲音發抖的道：「既是實在的，你爲何不敢說出來？」

秦桐正要開口，室內的老人已怒道：「秦桐，不必多說，進來拿錢給他。」

秦桐向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我一切聽師父的話。」

說着又向室內走進去，這一會，江海楓一切都明白了，他恨恨的道：「秦桐，你太忘恩負義了，你忘了這兩年來，帮助你多少了。」

秦桐尚未說話，老人已冷笑道：「你以爲沒有你，我就沒有辦法傳授他那些功夫麼？」

這固執倔强的老人，似乎怒極，嘶啞的狂笑着又道：「我告訴你，我今後要盡我所有的能力，把一切的功夫，都傳授給他，他決不會比你差的。」

江海楓長嘆一聲道：「師父，你老人家既不對弟子諒解，弟子也不能强求，只是我最後要告訴你老人家一句話，請你老人家務必要相信我，否則……」

說着又長嘆了一聲對師父道：「你老人家一生閱人無數，眞想不到暮年竟會如此昏……瞶！」

老人顫聲道：「你……胡說……你氣死我了……」

江海楓目噙熱淚道：「師父，弟子不肖，但自信對師父一片赤誠，是非黑白，日後你老人家自會知道，現在多說無益，只是，你老人家要記住，秦桐不是一個可靠的人，你老人家如果眞把一身武技都傳授給他，只怕日後……」

說到此，他實在是傷心到了極點，兩隻手用力的在胸前緊緊的扭着。

這時他耳中彷彿聽着秦桐在和師父小聲說着甚麼，但因聲音太低他聽不清楚。

不久石門一開，秦桐滿面怒容的站在門口，他手上拿着一個紅綢子小包，冷冷的道：「任你現在說甚麼，師父也不會相信你的了，你我師兄弟一塲，我不忍心見你凍餓街頭，當然——」

他說着哂笑了一聲，又道：「——你有這身功夫，你可以到處爲所欲爲，誰也打不過你——這包銀子……」

江海楓忍不住猛地撲了上去，秦桐猛然吃了一驚，却抖手把那包銀子，當作暗器打出。

那包銀子出手，帶着一股絕大的勁風，直向江海楓面門上撞來。

只是，它怎能傷得着他？江海楓只一抬手，已把它接在了手中。

他同時也抑止住了衝動，冷笑道：「當着師父的面，我不便懲治你……」

說到此，他聽見老人在室內發出極大的哮喘道：「江海楓……你竟敢在我面前如此逞兇，你……反了，反了……」

江海楓一時木然的立住了，他淌着淚，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好吧，師父…你不必生氣，我這就走……」

接着他又聲音凄愴的道：「師父……弟子去了，你老人家要多多保重。」

忽地目光掃向秦桐道：「師父也不知聽了你些甚麼鬼話，竟忍心把十年的感情斬絕了……你這陰狠的東西，我眞看錯你了。」

秦桐只是冷笑着，一語不發。

江海楓長嘆了一聲，這地方他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他頓了一下，冷聲道：「我雖然走了，可是師父如有三長兩短……秦桐……你可要小心點……」

說到此，瞳子裏射出冷焰，令人不敢逼視，厲聲接下去道：「……你休想逃出我雙掌之下，現在讓你趁心一時好了。」

說罷後退一步，滿面悲愴的對着石室彎腰行禮道：「師父……弟子走了，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忘了弟子之言，否則武技授完之日，也就是禍事降臨之時，還有你老人家的那口師傳寶劍，無論如何是不能傳與他的，弟子絕非心存染指……你老人家要三思而行！」

老人兀自在室內發出連串的冷笑嗆咳之聲。

江海楓見師父如此固執，不覺更加傷心，他似乎已料到這老人未來的下塲了。

十年恩情，就此斷離，自是不忍，只是老人的脾氣他很清楚，多說也是枉然，同時他自己原定的計劃，也就是要離開這裏的。

因爲他如不離開這裏，總是不斷有人來此向他復仇，如此豈不要把老人隱身之處暴露了？

銀河老人早年造下的殺孽太多，仇人簡直多不勝數，要是一朝敗露了形迹，後果自是不堪設想……

因此在種種情形逼迫之下，他只有離開的一途。

他話已說盡，才長長嘆了一聲，轉身一路如飛縱去。

行了一陣，忽然發現手上尙拿着那一包銀子，不由冷冷笑道：「師父你也太瞧不起我了，憑我江海楓十年苦讀，抛開武功不說，就是這一身學問又能够餓得死我麼？」

又想到秦桐那一番假情憐憫之言，他就決心把這包銀子送回。

想着就轉過身子，又向回路直撲縱而去。

不想行未多遠，忽聽得「哧！」一聲，一點星星，直向自己面門打來！

江海楓一看那暗器形狀，就知道是師弟平素慣施的「五芒珠」。

這是一種十分狠毒的暗器，暗器本身極似一枚棗核形狀，只是上面却多出五根狀如牛毛的芒刺。

他不知道那芒刺上到底餵過毒沒有，不敢用手去接，當下只一偏頭，那五芒珠「哧！」一聲，緊緊擦着他的髮絲滑了過去！

江海楓怒叱了聲：「好秦桐，你竟敢對我行兇，我看你此刻還跑到那裏去？」

說着身形猛地拔起，直向暗器來處撲去。

可是秦桐也非弱者，暗器落空，他身形已極快的拔了起來。

二人成了一起一落之勢，秦桐身形落在一根怪石尖上，冷笑道：「奉師之命，叛徒如返，格殺不論！」

江海楓聞言不由打了一個冷戰！

他眞不敢相信這話是出自師父口中，所以乍聞之下，他有些傻了。

秦桐話一出口，二次騰身，錯臂揚手，叱了聲：「着！」

這一次他是用的平日和江海楓互相研究的「一掌三星」的打法，三粒「五芒珠」，成品字形，直奔對方眉心，兩肋，三處大穴射到。

江海楓一時失神，竟險爲所傷。

等到暗器已奔到身旁他才霍地發覺，冷笑道：「憑你也配！」

身形倏地向左一閃，右掌用近日始練成的內功「二伏羆」，向外一揮，只聽得「叮！」的一聲，三枚五芒珠已盡數被激向一邊的岩石之上。

秦桐見他能以掌風把暗器打落，不由大吃一驚！

他怔了一下，身形倏地拔起，冷笑道：「先容你多活些時候再說！」

江海楓冷哼了一聲道：「這麼走未免太便宜了吧！」

人隨聲起，如同蝙蝠一般的一個搶撲，已到了秦桐身後，他雖不願就此下重手傷了他，可是也想略施薄懲，以洩心中之恨！

他口中叱了聲：「打！」

右掌指尖向上一揚，以四成掌力向外一吐，只想把他打倒也就算了。

可是他却太小看秦桐了，這四年來，秦桐在武技上也下了極大的苦功，成就並不很低。

江海楓掌力方才一吐，秦桐已猛的一個「黃龍轉尾」，唰一聲把身子轉了過來，右手虎口平張着，直向江海楓手腕上的脈門捺來。

這一手功夫看來雖是平淡無奇，海楓却不願叫他碰着了自己，他右足向側邊一滑，掌力隨即撤回。

秦桐自知功力不及海楓甚遠，當然不願意戀戰下去！

此刻他掌式向後一撤，身形驀地又拔了起來，同時發出了一聲冷笑，道：「現在算我怕你就是了！」

可是江海楓雖不打算傷他，却決心要給以懲處，他用鼻子哼了一聲道：「秦桐，你先別走！」

人隨聲起，如同星丸跳擲也似的，一起一落，又已趕到秦桐身後。

這一次秦桐也有些怒了。

他猛地又是一個轉身，右手向後一揮，只聽得「哧！」一聲，一枚五芒珠，又向江海楓眉心打來。

江海楓以梭形的掌式向外一推，內力就勢發出，「呼！」一聲，那枚五芒珠在空中打了一個轉兒，旋即滾落在地。

就在這個時候，江海楓的身子，隨之如同猿猴也似的一躍而起，快同閃電星馳，只一閃就又到了秦桐身後。

只見他雙掌猛然向外搭出，用「大力金剛掌」力，一抖雙腕，已經按在了秦桐的一雙肩骨之上。

秦桐再想回身已經晚了，他用力的掙扎了一下，吃驚的道：「你……你……要怎麼樣？」

江海楓一聲冷笑道：「無恥的東西，給我滾！」

他口中這麼說着，兩掌向外一抖，秦桐雖是運足了功力在雙腿之上，可是仍然向前一連衝了好幾步，「噗通！」的一聲，倒在地上。

還算他動作機敏，當時兩掌一按地面，身子又躍起來，可是儘管如此，地上的小石子兒，也把他一雙膝蓋給擦破了。

他那裏還敢多說一句？身形倏起倏落的一路縱躍而去，海楓哈哈大笑道：「秦桐，這一次便宜你了，你要好自爲之！」

回答的是一聲冷峻笑聲。

欺師誑語　被逐師門

江海楓立在峭壁之頂，他——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那些淤積在內心的悲憤，失望，和傷心的情緒，似乎都爲海風吹散了。

他想：這一切實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師父竟會如此絕情，尤其秦桐。

可是這一切，並不能影响自己的存在，他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幹下去，我要他們對我刮目相看，師父他老人家，總有覺悟的一天，可是現在……」

他冷冷一笑道：「我必定是要走了，這裏已無可留戀的價值，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於是他慢慢的步下了岩頭，轉過了那座石峯，天風更大了。

在這沉沉的黑夜裏，他看見一盞小小的紅燈，在海波中搖幌着，遂即長嘯一聲，整個的身子驀地直向澗下落去。

席絲絲正自等得不耐，她以雙槳壓波，不時的左顧右盼着，心想：他別是忘記了吧？要不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忖念間，忽覺小船微微向前一低，像是被一急浪打了一下。

席絲絲急扳雙槳，皺着眉毛道：「死鬼，還不來，等死人了！」

這句話，她說的聲音很大，說完後並抬頭看了看那座高峯，心想：這麼高，他怎麼下來呢？

方自這麼想着，却忽聽背後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姑娘，可以走了。」

席絲絲聞聲一驚，猛地轉過身子，又見江海楓不知何時，已安閒坐在船上了。

她不由臉一紅道：「咦！你什麼時候來的？」

海楓的心情很沉重，他的臉，和以前一樣的，仍然不帶一些笑容。

聞言後，他冷冷的道：「才來不久，我們走吧！」

席絲絲見他這麼冷漠的樣子，心中就猜到，他必定是碰上了什麼不如意事情。

當下一面把小船向前搖去，一面回頭問道：「敵人來了沒有？」

海楓點了點頭，劍眉緊鎖，席絲絲又問：「你把他們怎樣了？」

海楓看了她一眼，有些生氣的道：「妳不必多問，這不關妳的事？」

席絲絲嘟了一下嘴，道：「我們往那裏去嘛？天還未明呢！」

說着仰頭看了一下，東方已少少有了一些灰白的顏色，江海楓冷冷地一笑道：「我也沒有一定的去處！」

席絲絲怔了一下！

江海楓望着她又繼續道：「在這個海島上，我已住了十年之久，十年前，我是住在故鄉隆中襄陽。」

席絲絲摸了一下頭，又點了一下頭，道：「我知道，襄陽是在四川吧！」

江海楓淡然一笑道：「錯了，是在湖北，距離四川也不太遠就是了。」

席絲絲臉一紅，窘笑道：「我地理不太熟，你別笑我！」

江海楓又微微的笑了一下，隨即游目海上，席絲絲在他這兩次的微笑裏，更深深地相信，他並不是一個十分冷酷的人。

她明白像他這種奇人，必有他特出的性格，她不禁忖思，如果他的性格能變得溫和一點那該多好！

江海楓向海上望了一會，忽然發覺席絲絲正凝看他，不由皺了一下眉道：「妳如此看我作甚？」

席絲絲抿嘴笑了一下道：「我看你是一個很怪的人，你的頭髮一直是這麼長的嗎？」

江海楓雙手把散髮束向頸後，搖了搖頭道：「以前不是！」

席絲絲道：「現在男人都留着很長的辮子，你這個樣子……」

才言到此，江海楓劍眉一挑道：「那是韃子的玩意兒，大漢子孫豈屑爲之。」

席絲絲翻了一下眸子道：「可是現在大家都是這個樣子，如果你一個人例外，恐怕會有麻煩的！」

江海楓冷然的搖了搖頭，席絲絲知道他很倔强，自己如果多說，必然更要惹他不悅，遂即不再多言，改問道：「我們現在是去襄陽麼？」

江海楓搖了一下頭，他目光注視着這個天眞的姑娘，徐徐道：「我此行無一定去處，只是想在江湖上走走，妳知道，十年來我一直住在這座孤島上，現在有些靜極思動了！」

說到後來，他那朗星也似的一雙瞳子裏，灼出了兩股奇光，襯着他那魁偉的身材，看來眞像一個蓋世的大英雄！

席絲絲不知怎地，望着他，只覺得有一種令自己肅然起敬的感覺。

她一面划着船，一面微笑道：「你的本事我是見過的，到了中原以後，我看誰也打不過你！」

江海楓淡然說道：「姑娘妳錯了，須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多的是！」

席絲絲張大了眸子道：「天啊，本事再要比你大，豈不成了神仙了？」

江海楓微微一笑，覺得她天眞無邪很有趣，就點了點頭道：「姑娘，此行中原各省，我可以說是人生地陌，妳願意陪我一程麼？」

席絲絲揚了一下秀眉道：「當然願意，我還要向你學功夫呢！」

海楓微微皺眉笑道：「學功夫是另一回事，只是我要告訴你，妳已是一個大姑娘！」

絲絲怔了一下又說道：「大姑娘又怎麼啦！」

江海楓目光在她身上一掃道：「同一個姑娘在外面行走不十分方便，所以妳必須喬裝一下，妳意思如何？」

席絲絲喜歡得笑了，她用一隻槳打着水波道：「好，這倒蠻有意思的，我就化裝成一個書僮吧！怎麼樣？」

江海楓點了一下頭說：「很好，不過這樣豈不是太委屈你了。」

席絲絲搖了一下頭，笑道：「這算什麼，有事弟子服其勞，誰叫我要向你學功夫呢？只是有一點，你可一定要教給我功夫！」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我的工夫本來是一向不傳授外人的，只是妳有了例外罷了，妳不要渴望太多，否則，還是上岸之後，趁早妳東我西！」

說完後，目光又望向了海面，席絲絲不禁怔了一下，可是她這多日和他相處，多少也習慣了這種冷漠的性格了。

當下嘆了一聲，笑道：「好吧，我算服了你了！」

說話間，但見東方已現魚肚白色，附近海面無波，却有爲數不止千百的飛魚，在海面上竄波戲水，此起彼落其快如矢。

江海楓立起身來，前望大陸，已可見到一塊黑沉沉的影子，他不由皺眉道：「像妳這麼划船太慢了，來，把槳交給我，我們必須在日出前後到達對岸！」

席絲絲吐舌道：「別瞎說了，那有這麼快的船呀！」

可是她仍然起身讓位，江海楓坐了下來，接過雙槳，忽見他右槳一揚，「拍！」一聲，打落下一尾飛魚，那飛魚落在那船艙內。一雙肉翅猶在用力的搧動着，頭骨已碎，一片血糊。

席絲絲啊唷一聲道：「好殘忍呀！」

忽見海楓左槳接着掄起，又擊向一尾甫自身側掠過的飛魚！

和先前的方法幾乎完全相同，只聽得「拍！」的一聲，那飛魚在空中折了一個圈兒，遂即落于艙內。

席絲絲注目一看，不由讚了聲：「妙呀！」

原來這尾飛魚，和先前那尾一樣，那顆三角形的小頭，已爲木槳擊得粉碎，也和前魚一般的在船板上鼓翅頻頻。

席絲絲用憐惜同情的目光看着二魚，見二魚都有巴掌大小，肉身相當厚，不禁聯想到其肉味必定也很好吃！

海楓不禁嘆了一聲，苦笑道：「妳口口聲聲說要向我學習功夫，可是你却錯過了機會，姑娘妳須記住，今後我傳授妳的功夫，並沒有一定的時間，也不會先向妳指明！」

他似乎有些憤怒的道：「妳要靠機智，隨時注意領會，要知道時機不再，不論任何功夫，我都不會向妳一再演習的！」

席絲絲不禁有些明白了，只管呆呆的望着他，一語不發。

江海楓遂即又笑道：「方才妳只當我是在打魚玩耍麼？那妳錯了，那手功夫叫『雁點秋鶯』，妳錯過了。」

席絲絲窘笑了一笑，有些失望的道：「你爲何不能先提醒我一下呢？」

江海楓哈哈笑道：「愚蠢的孩子！」

這口氣眞像是一個老人，席絲絲不禁玉頰緋紅，可是內心却是無比的歡悅，因爲對方像這種高興的情形，實在極少見！

這時江海楓已操起了雙槳，他一面划船，一面回頭道：「姑娘，我們該吃早飯了，這兩條飛魚，肉味極爲鮮美，妳可以弄好來吃！」

席絲絲嬌笑道：「怪不得你要打死它們，只是把頭打爛了，做起來味道就要差一些了！」

江海楓含笑道：「這類飛魚，又名『紅頭燕』，頭部含有劇毒，人若是不知誤食，必有性命之憂，所以我才把它們的頭給除去了，妳竟是不知！」

席絲絲不由吃了一驚，當時迅忙用手提起了一尾，細看其頭部，果然其色艷紅，有如鷄冠，只是已爲海楓木槳擊得稀爛，知道所言不假。

她在小舟上鵠守了將近一夜，原已腹內空空，此刻經海楓如此一提，不覺更是飢餓難耐，所幸各物俱在，倒也不費什麼事！

她在船尾生起了一個小火爐，把兩條魚烤熟，又加了些鹽和醬，江海楓已迫不及待的夾起就吃。

席絲絲一嘗這魚，其味果然至美，不禁大聲讚賞起來。

江海楓吐出口中魚骨，一面道：「海水裏魚多得很，另有一種名叫飛桃的魚，其味更是無與倫比，以後如有機會，妳一嚐就知道了！」

這時東方已露出了一片殷紅色的霞光，那陸地的黑影已變成了淸晰的陸地。

浪花拍打着礁岩，激起了一片白色的浪花。

這一帶小島如林，星星點點的密佈在海面上。

漁人們出動了，白色的單帆小船，就像是米倉裏的老鼠一樣的，在這無以數計的礁岩內穿進穿出！

江海楓不由嘆息了一聲道：「這些漁民太苦了！」

漁民們一個個都是黑黝的皮膚，高大的個子，粗黑的大辮子，緊緊地盤紮在頭頂之上，背後揹着馬連波的大草帽，一股子說不出的標悍勁兒。

江海楓的船一馳近，他們都好奇的往這邊看來，江海楓這種樣子，當眞把他們都嚇壞了。

席絲絲這時已把秀髮紮了一個童髻，並換上了江海楓的一件長衫，袖管高高捲起，腰間再繫上一根帶子，也就不怎麼顯得太長了。

她吐了一下舌頭道：「從現在起，我就算是你的書僮啦？」

江海楓見她打扮的樣子很滑稽，不覺笑了，這時正巧有一艘漁船馳近了他們的小船。

船上坐着一個驃勁的漢子，他那滿佈皺紋的一張紫臉膛，有如一塊風乾了的橘子皮一樣！

他像看外國人一樣地看着江海楓，並以純厚的魯東腔調問道：「你們是朝鮮來的吧？」

這句倒把席絲絲提醒了，她點了點頭，裝腔道：「不錯，我們是由朝鮮來的，請問這是什麼地方？怎麼上岸？」

那漢子赫赫一笑道：「咱說呢！咱瞧着你們就有些個怪，小伙子，咱告訴你，這裏是山東地界，上了岸就是萊州府，中國地方可大啦，小朝鮮咱也去過，地方是不壞，可是比起中國來，那就差遠了！」

說着回頭指了一下道：「看見沒有？從這裏走過去，快！咱們可要下網了！」

這一霎那，太陽已出來了，水面上紅光爍目，有如千萬紅蛇在戲波也似的。

四週圍約有百艘以上的漁船，緩緩的向這邊攏過來，江海楓的船方行了丈許，忽見側邊飛快的開來一艘船，船上一個黑大個子，高聲叱道：「娘那鳥，沒看見嗎！還往裏闖？要是驚走了魚，活劈了你們個鱉孫！」

江海楓不由劍眉微皺，席絲絲聽他罵得太不像話了，不禁勃然大怒。

她回身正要出手，却爲海楓以木槳擋住了。

海楓淡淡的說：「不要和這些無知人一般見識，我們暫且後退，容他們起了網再走也是一樣。」

席絲絲鼓了一下腮帮子道：「你的度量大，要依了我，就非要闖，看他們敢怎麼樣？」

這時那艘漁船已衝到附近，黑大個子腰間束着一條大紅布巾，赤着脊樑，一雙大濃眼，瞪得就像是兩個鈴鐺一樣的！

只見他連連向後揮着手，大吼道：「快退！快退，他娘的，你們是那裏來的？眼睛瞎了沒看見麼？」

江海楓回過頭，望着他冷冷一笑，道：「我的眼睛是瞎了，看不大清楚，還是請告訴我們怎麼走吧！」

那漢子又叱了聲：「狗娘養的！」彎腰自船上撈起了一桿長篙，照着江海楓面門就直搗了過來！

席絲絲大吃一驚叫了聲：「小心！」

可是她忘了江海楓是怎麼一副身手了，又豈是一個江夫野漢所能傷着的？

那根帶有鐵頭的長篙，眼看就要點到海楓的臉上，忽見他一抬手，「噗！」一聲，竟抓在長篙的鐵頭尖上。

那漢子萬萬沒有想到，這外表斯文的少年，竟有如此身手，他用力的幌了兩幌，奈何這長篙，就同插在石縫裏一般，休想抽動一毫一分。

他急得臉都紅了，口中大罵：「小雜種！」

一面雙手用力的向前一搗，長篙已成了彎弓形，而對方穩坐的身形，仍然是絲毫沒有變動。

他不禁回頭嚷道：「你們快來呀！」喊聲出口，江海楓手腕一擰篙頭，竟把那高大的漢子給整個的翻起來，「噗通！」一聲，跌落在海水之中。

這時那數以百計的漁船都自四面八方攏來，他們本已嚷開了，此刻見狀，却立時更加嘩然大亂了起來。

紛紛叫道：「圍住他，圍住他，別叫他跑了。」

「揍這小子，他娘的！」

這麼一亂，誰也不顧再打魚了，爲首一列三艘漁船，疾快的直向江海楓這艘小船馳來。

三個大漢各持着一桿魚叉，氣勢洶洶，江海楓這時才緩緩站起身來。

他冷笑了一聲道：「姑娘妳別動，待我來整治他們一番！」

席絲絲巴不得能揍這些人一頓出出氣，聞言趕忙點頭讚成。

霎時間，爲首三艘小船巳到達近前。左邊第一隻船上，站着一個黑臉膛，生有絡腮鬍子的瘦漢。

這傢伙褂扣子全開着，捲起一雙袖子，辮子盤在脖子裏，一副要打架的樣子。

船還沒到，他就先扯着嗓子叫道：「小伙子，到這裏你還敢逞兇？看俺不叫你下海餵王八去！」

說着手中魚叉一幌，向江海楓下盤抖手就扎，魚叉抖出之後，江海楓才發現，原來叉桿之後，尙還連有一條長索！

這些人平日打魚慣了，飛叉叉魚，更是玩得爛熟巳極，射擲波浪中的大魚，可說是鮮有失手。

這一叉大槪他也怕把對方給扎死了，所以只是向海楓腿上擲來，目的只想傷了他。

江海楓一聲朗笑，手中長篙一抖，但聽得「叭！」一聲，巳把飛來的魚叉震出數丈以外，「拍！」一聲，連長索都被崩斷了。

那艘小船，吃此巨力一帶，船頭向下一搶，哧！捲起了大片水花，把整個的船艙都給弄濕了。

那名瘦漢也一時站不住脚，叭！一下摔倒在船頭之上，若非他用力拉住船邊，只怕還要跌下水去。

如此一來，附近客船，俱都大驚，更是亂嚷了起來。

和這艘船同時馳來的另外二船，互相打了個招呼，他們口中喝叱着，一左一右，兩桿魚叉同時抖出，直向江海楓兩肋擲來。

這時江海楓既巳動了手，也就安心要打一個漂亮，雙叉飛來，他長嘯了一聲，整個的身子倏地拔起，足足拔起了有四五丈高下，宛似一隻凌霄大雁，衆漁人全被驚得呆住了。

江海楓縱起的身子，有如驚電沉雷，一般，一起之後，遂即下落。

身形甫一下落，雙腿就勢一分，一雙足尖，不偏不倚，正正的點在飛來的雙叉之上。

這種情形和先前幾乎是一樣，但力量却又比先前的大，只聽「崩！」地一聲，兩股飛叉分向兩面飛了出去！

非但是繩索斷了，兩叉就像標鎗一樣，足足地飛出了十數丈以外，貼着水面又竄了老遠，才不見了。

兩艘小船如何吃重得起？一左一右也跟着飛了出去，其中一艘竟和後面趕來的船撞在一塊，「轟隆！」一聲，兩個漁夫都跌落到海中去了。

江海楓騰身，下落，踢足，諸般身法，在他施起來，簡直是刹那間的事。

這時再看他，就像是四兩棉花一般的，輕飄飄的落回船頭之上，那小船連動也不動一下。

這種身手，也只有坐在船上的席絲絲才能看得出來，其他各人那懂得這種超然的輕功絕技？

他們都像是看妖怪也似的瞪着他！

那些先前喊打的，現在也不敢喊了，要打架的也不敢打了。

一個個都只傻瞪着眼，就在這個時候，忽見對面岸邊飛快的馳來了一艘大船。

這艘大船船頭上，站着一個矮胖的漢子，身穿一套黃府綢的褲褂，生得紅光滿面。

另有四名漁伕操着快槳，一色的紅色腰帶，赤着上身，看來倒也頗爲雄壯！

這時就有人高聲嚷道：「好了，島主來了，這小子可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那些被驚嚇住的傢伙又都神氣起來，有的還罵道：「他奶奶的，到這裏來抖威風，大夥來圈住他，叫島主來對付他！」

人多勢衆，一個叫，大伙都又叫開了，並紛紛地圍成一個大圈子，採包圍的姿態，遠遠的把江海楓和席絲絲乘坐的小船圍在中央。

只在一邊留了一個進口的地方，專待那艘大船直馳進來！

大船上那個頗爲氣派的矮胖子島主，臉上帶着一臉的怒容。

他的船還沒有行近，先巳揮着手大聲道：「你們住手，都退下，不許嚷嚷，都由我來處理，他跑不了！」

說着間，大船巳漸漸馳近，向着江海楓站身的小船偎了上去，離開小船約有丈許，才突地定槳把船停住！

那位矮胖子島主，圓瞪着一雙大眼，直直的看着江海楓，面上帶着一種既驚奇又憤怒的表情！

他厲聲道：「閣下來自何方？爲什麼到我這海灘裏來逞兇搗亂？莫非你沒有聽說過我鬧海神龍金蛟的厲害麼？」

十年孤島的生活，養成了江海楓孤癖的性格，他是不大願意和陌生人說話的，除非是迫不得巳的！

聞言之後，他只冷冷的一笑，不發一語！

日出的紅光，照着他魁梧又文彬的身影，海風飄動着他那白色綢質的長衫和長髮，這種有異常人的儀態，確實令這位鬧海神龍金蛟感到驚異不置！

他問了話，對方竟是毫不理會，這是一種侮辱，當下赫赫一笑道：「朋友，你別給我裝糊塗，毀了船，傷了人，豈能就此了事，來！來！來！請到我船上來，咱們好好的談談！」

海楓如同未聞一般，可是他身後的席絲絲却是忍不住了。

她大聲道：「你這胖子，怎麼胡說八道？明明是你手下人先下手行兇，我們相公才略施懲處，你却反倒怪起我們了，這眞是豈有此理……」

說着冷笑了一聲，接道：「我勸你還是少惹麻煩，快送我們上岸，否則的話，我看你這鬧海神龍就眞要到海裏去鬧一鬧了！」

他語帶童腔的這麼高聲說了一陣，直把這位「無桑島」的島主金蛟，氣得直發抖！

可是他立刻也知道，對方不過是一個小書僮而巳，以自己的身份，如果跟一個孩子互相叫罵，給手下人見了，以後可是難免要笑詒自己。

所以他勉强的忍着怒火，只嘿嘿笑道：「誰和你這小狗一般見識，我只要你家主人，還我一個公道。」

說到此，回頭對身後一名青衣少年，喝道：「朱明！你去請那位朋友到我大船上來，我們招待他主僕到島上去玩玩！」

那名叫朱明的少年，是金蛟的一個內姪，平日帮忙操些島上雜物，也曾隨金蛟練過幾年功夫。

這番他隨金蛟聞訊趕來，原以爲對方必然人多勢衆，却未想到只是主僕二人。

他再細看江海楓儒雅文弱，一副書生的模樣，內心不禁大爲輕視。

他還在奇怪，像這樣的兩個人，居然也敢來此胡鬧，豈非自己找死。

他大聲的答應了一聲，把腰間紅縧緊了緊，冷冷笑道：「對付這種小子，還會費大事嗎？」

說着話，身形一躬，「颼！」一聲縱起，直向江海楓小船之上落來。

這小子胆子倒也眞不小，江海楓二人所乘小船，原就不大，另外再加上大批的書物，巳是滿滿地沒有空隙之處，可是他却仍敢向剩餘不多的船板上落來。

這一次江海楓都用不着再動手，便有人代他打發了。

朱明身形一落，小船疾速的前後搖蕩着。

他右足向前一上步，右掌突出，「雲龍探爪」，快速無比地，直向江海楓背心上抓到。

口中並大聲叱道：「小子，快跟我走吧！」

可是他的掌勢還未碰着對方衣角，却覺出這少年身邊，似有一種無形的潛力，以至於自己的掌指，竟是無法逼近。

朱明心中一驚，方自覺出不妙。

也就在這個時候，席絲絲巳自他身後撲上。

這小妮子巳忍不住了，想不到對方一個小毛頭，也敢如此逞兇。

她尖叱道：「你給我下去吧！」

口中叱着，纖腰一彎，下身不動，上身前傾出約有半尺左右，玉掌倏地遞出，挾着一股無比的勁風，朱明見了不由大吃一驚。

他驚叫一聲，倏地撤掌翻身。

可是在席絲絲的掌勢之下，他再想從容躲閃，那裏還來得及？

大船上的無桑島主金蛟睹情，大呼道：「快向前伏身！」

儘管他這種指示很高明，可是朱明却是來不及躲了。

只聽得「碰！」一聲，這一掌，正正的印在了他的背心之上。

席絲絲雖未就此下毒手，但却別有花招。

指尖一觸朱明背部，並不立刻把內力吐出，手腕一轉，指尖朝下，就這樣似五指兜住朱明的整個上身。

她悄聲說道：「下去凉快凉快吧，小子！」

跟着抖手向外一翻一揚，就像是甩彩球一般的，把朱明偌大的身子，整個的拋了出去。

「噗通！」的一聲，水面上冒起大片的浪珠，朱明巳栽到水裏去了。

這時立有數名漁夫，相繼投身入水打救。

海面上頓又亂成了一片。

大船上的鬧海神龍金蛟，也不禁有些傻眼了。

他可是沒有想到，對方一個小僮，竟有如此俐落的身手，據此推斷，則他那位主人，就更不待細說了。

江海楓仍然是佇立在船頭上，向席絲絲微微一笑道：「打得好。」

席絲絲得意的笑道：「我們別理他們，走吧！」

江海楓點了點頭，席絲絲遂重新坐好，雙手操槳，小船緩緩地向對岸馳去。

那位鬧海神龍金蛟，在衆目睽睽之下，是怎麼也不能丟這個臉，當下跺了一下脚道：「快追上去。」

數名船夫，立刻快速運槳，須臾巳然追上。

金蛟大聲嚷道：「前面的船圍緊了，萬不能讓他們跑了！」

然後他自船艙內取出了一柄彎弓，搭上了一支白羽長矢對準了海楓的背影，「颼！」的一箭射了過去！

可是那少年就像背後生了眼睛一般，只見他倏地背手，僅以二指一夾，巳把那支長矢夾在二指之間。

遂又見他回頭一笑，高擧右手，二指作剪物狀向下一夾，長箭竟一折爲二，丟落水中去。

就在這時，第二，第三支利箭又同時射到，一奔咽喉，一奔側肋。

雙箭全是勁猛力足，勢不可擋！

然而這位身負絕技的少年奇俠，似乎永遠沒有什麼事，能够令他驚心的。

他動手過招，總是那麼從容不迫。

這時但見他雙手同時向外一伸，一高一矮，不偏不倚，又把這一雙長箭接在了手中。

和先前一樣的，他仍然是把它們夾在中食二指的指縫之間。

然後他又四指一夾，兩支長箭，變成了四段。

三箭射罷，手挽彎弓的金蛟，面色幾乎變得和海楓一樣的蒼白了。

他這才知道，今天自己眞正的遇見奇人。

他口中「哦！」了一聲，再不敢射箭了。

忽見對方少年朗笑了一聲，劍眉倏地向兩下一分，大聲道：「四下的漁民聽了，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說罷一揮他那肥大的袖子，立聞嘩啦啦一聲大響。

衆人驚慌地循聲看時，却見島主所乘的那艘三色兩桅的大帆船，前艙的那桿大桅桿，竟自從中折了下來。

桅桿上尙還帶着一塊極大的帆布，嘩啦啦噗通！水花四濺，威勢驚人。

無桑島主金蛟木然站着，敢情也是嚇呆了。

現在他眞的再也沒有勇氣去阻擋這兩個人了，甚至於連大聲發話都不敢了。

而那些原先緊緊包圍着的漁船，也不待島主的吩咐，便紛紛向兩旁散開，讓江海楓的小船從中划了出去，然後眼巴巴看着他們泊舟上岸，就這麼，江海楓和他的書僮兒席絲絲，進入了中原，開始了他們

一番不尋常的作爲。

脫離孤島　威臨海上

一艘黑白二色的大帆船，在日落時分終於靠岸了，地點是在勞山灣附近。

船頭上豎着五副紙人紙馬，兩舷附近，更點着長生燭，紙錢垂吊，隨風左右搖擺不已。

再往艙內，看更叫你吃驚。

漆黑的五口棺木，整齊的排列着。

遼東二老中的朱奇，身着一身白綢子的喪服，面如黃蠟一般的坐在一張木椅之上。

船泊岸了許久，他竟還沒有覺出，他只是重重的皺着雙眉，一語不發。

他的大弟子左臂雙刀邱一明和四弟子獨掌開山左金鵬，左右立在船艙門口，一身重孝，面色更是十分沉重。

他們交換了一下目光，左臂雙刀邱一明就轉過身，抱了一下拳道：「啓稟師父，勞山灣已到了，請師父先行下船，以便弟子與列位師叔起靈。」

朱奇這才警覺，他擦了一下眼皮，點了點頭，又長嘆了一口氣道：「到了地頭了？一明，你先上岸看看，我那老朋友可曾來到？」

邱一明彎腰答應了一聲：「是！」

轉身向臨岸的船邊走去，走沒幾步，忽見一位身着青布長衫的青年，飛身上得船來，遠遠的便抱拳道：「請問老兄，這可是朱奇前輩的坐船麼？」

邱一明打量了來人幾眼，沉聲道：「足下何人？怎地隨便登船？」

來人微微臉紅，笑道：「兄台請放心，在下姓燕名劍飛，家祖燕九公，和朱南二位老前輩乃是多年故交，因悉朱老前輩今晚抵此，特命小弟親來迎候，請兄台多多關照！」

說着退了一步，丁字步一站，長袖微垂，一副大家風度。

左臂雙刀邱一明聞言，連忙改過面色，抱拳道：「原來是燕少俠，在下太失禮了，在下邱一明，家師朱奇，正在艙內恭候燕老的大駕，且容我入內回稟一聲。」

燕劍飛只抱了一下拳道：「請便！請便！」

他口中說着，目光卻驚奇的打量着船上的喪用各物，以及邱一明所着喪服，想不透這是什麼原因。

邱一明須臾轉回，正色道：「家師有請，燕少俠即請入艙吧。」

燕劍飛躬身道：「正要拜見。」

說着遂舉步直向船內走去，在門前又與獨掌開山左金鵬互相見了禮通過了名姓，這才逕入船艙。

朱奇已起身相迎，見了面苦笑道：「是燕少俠麼？老夫朱奇失迎了。」

燕劍飛對遼東二老的大名雖已久仰，可是卻是第一次見面。

見了面不禁有些吃驚，因爲這位威震遼東道上的人物，竟是一臉的喪容，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說起話來，更是有氣無力，再配上他蒼白的神態，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活死人。

儘管如此，燕劍飛卻是不敢絲毫怠慢，當下就要跪地行禮，朱奇卻連忙把他扶住，道：「燕少俠少禮吧。」

燕劍飛躬身道：「燕劍飛參見老前輩，家祖因患足疾已兩個月來未曾出門，故此不便親來迎接，特命小孫前來恭迎。」

朱奇手捋銀鬚，悽然嘆道：「難得九公還記得舊情，已是很難得了，一切容見了面再談吧。」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老夫須用大車五輛，不知可曾隨少俠同來。」

燕劍飛躬身道：「已遵命帶來，現在岸邊，老前輩須搬運何物，只管交代小孫就是。」

朱奇苦笑了一下道：「好吧！」

遂向艙門口左金鵬揮手說道：「金鵬，你把後艙簾子拉開，帮忙燕少俠搬下去吧。」

左金鵬一聲不哼的過去拉開了簾子，燕劍飛目光至處，不禁嚇得霎時變色，他後退了一步，啊了一聲道：「老前輩，這……這些棺木是……」

朱奇慘笑了一聲道：「這是老夫拜弟南懷仁及幾位朋友的靈棺，正要借貴處一角停靈。」

燕劍飛打了一個寒顫說道：「南老前輩何時歸天的？怎未曾聽家祖說過？……這……」

朱奇聞言連連搖頭苦笑，那雙深陷在目眶之內的眸子，閃着淚光，不勝悲戚的道：「老世姪，這裏不是談話之處，等見了令祖再詳談吧。」

燕劍飛不敢多問，當下行了一禮，轉身退出，須臾召來了數名漢子。

在朱奇的兩名弟子協助下，把五口棺木一一的抬下了船。

岸上已聚滿了人，這確是一件本地罕見的怪事，五具棺木同運，看起來更令人胆戰心驚。

朱奇和燕劍飛上了一輛敞篷的馬車，左臂雙刀邱一明和獨掌開山左金鵬，二人各騎了一匹馬，隨護五輛靈車之後，一行直向勞山角下而去。

勞山的燕家，乃是當地一個大戶，主人燕九公，在地方上是一個樂善好施，最叫得響的人物。

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位老人家竟是一位身懷奇技的人物。

數十年之前，此老還居在山西時，以掌中一口弧形劍，確是作過一些驚天動地的事，由於此老喜着白衣，故人皆以白衣叟稱之。

這些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燕九公自從來到了勞山，因早年發了一筆財，兒孫卻也都能克勤克儉，所以在這勞山角下，起了大片莊院，認眞的做起了寓公來了。

他是再也不提拿刀動劍的事了，因此這地方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一個藏鋒隱芒的武林怪傑。

朱奇一行靈車尚未到達，燕家已事先得了消息，燕九公立即命人大開莊門。

他本人坐在一張輪椅上，靜候着這位有數十年沒有見面的老朋友來到。

塵土瀰漫中，一行六輛馬車在莊院前停了下來。

朱奇爲恐主人有所忌諱，所以把靈車停在門外，先和燕劍飛進入莊內。

見面之後，朱奇才發現這位老友白衣叟燕九公較以前老得多了，只是由他那雙閃爍的雙眸看來，此老雖是豐衣足食，飽享晚景安樂，可是並沒有把功夫擱下來，相反地，却有了更深厚的內功造詣！

朱奇不禁十分佩服，見人思已，他不禁傷心得泫然淚下，當下搶上一步，緊緊地拉住了燕九公雙手道：「老哥哥……」

一時老淚縱橫，燕九公一看對方這種神情，又因未見那位南二爺同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

當下翻了一下眼皮，問道：「南老二呢？」

朱奇咳了一聲道：「他……死了，老哥哥，這事一言難盡……等我細細的告訴你吧！」

白衣叟燕九公四下看了一眼，見莊內人雜，雖是自家人，却也不便多說。

他微微怔了一下，遂拍着朱奇的肩頭說道：「來，兄弟，我們進去說，這是從何說起，南老二他身子不是一向很硬朗的嗎？」

朱奇歉然的道：「靈車現停莊外，如老哥哥你沒有什麼忌諱，還是先叫他們運進來，才好說話！」

燕九公吃了一驚，因爲這種帶靈拜客的事情，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過。

可是他毫不猶豫的點了一下頭，並命燕劍飛負責把靈車運入莊內！

在大廳上，兩個年逹耄耋的老人，長談到深夜！

在聆聽了朱奇的一番敍述之後，白衣叟燕九公，足足有半盞茶時間沒有說話。

朱奇以焦慮的目光看着他，苦笑道：「老哥哥，據你所知，這少年是誰家的弟子，他怎會有如此的身手？」

燕九公慢慢的搖了搖頭，哼了一聲：「這……我不大清楚！」

然後他又冷冷的一笑道：「老朋友，不是我說你，以你兄弟這種行徑，却也是自取其辱……」

朱奇面色一怔，燕九公又接道：「黑白無常，這兩個老鬼，我早知道他們平素無惡不爲，兄弟，唉！你怎麼和他們攪在一塊了，這件事你們實在做得荒唐！」

朱奇冷冷笑道：「事已至此，還說這些幹什麼？」

他忽地站起，道：「既是老哥哥你如此說，我也就不敢多打擾了！」

說着就要轉身而出，燕九公一把把他拉住，嘿嘿一笑道：「你還是這老脾氣，我如不念舊情，豈能容你進門？兄弟，你先坐下來……」

朱奇這才略爲安心，依言落坐，臉上帶出納悶的表情，一語不發。

燕九公呷了一口茶，皺眉道：「如眞像你所說，這姓江的少年倒眞是一個可怕的人物，只是我倒是想不出……」

朱奇嘆了一聲道：「我所以把靈棺運來，即因素知老哥哥閱力驚人，或可從死者傷處看出一點端倪來！」

燕九公聞言立起身子，苦笑了笑道：「那麼你現在就同我去開棺一看吧！」

朱奇點了點頭，又問：「你的脚不妨事麼？」

燕九公白眉一挑，呵呵笑道：「我之脚患，乃是一個託詞，爲了避免一件煩心的事情，並非是眞的，你我久歷風塵之久，又豈能爲一些小病困住，老弟，你走了眼了！」

說着身形只輕輕一弓，已經「颼！」一聲，如同一隻穿窗的狸貓似的，縱上了窗檽。

他回頭招手道：「來，隨我來，此舉不宜爲外人所見，以免引起猜疑！」

朱奇點了點頭，跟着縱身而上，二老展開身法，向停棺處趕去。

不一會，他們已來到了停放靈棺的敞房中。

白衣叟燕九公立在棺前，長長吁了一口氣，兩道白眉緊緊皺着，感慨道：「想不到南老二一世縱橫，老來竟喪命在一個孩子的手中，這眞是命中註定麼？」

他找到南懷仁的靈棺，右手突地向棺蓋上一按一帶，整個棺木爲之吱吱一陣亂響，隨着「察！」一聲，棺蓋已被啓了開來！

朱奇秉燭上前，照着南懷仁那張黃蠟無神的長臉，二老不禁一陣唏噓，隨之淚下。

尤其是朱奇，他和南懷仁自幼是一起從師，及長又是一直共事江湖，結有金蘭之好，情同骨肉，這時目睹這位數十年形影不離的拜弟長眠棺中，他的悲傷自是可見。

他落了幾滴淚後，用力的咬着牙，一雙眸子之中，凶光四射！

白衣叟長嘆了一聲，用左面的袖口擦了一下眼角，悽然道：「南二弟眞可謂死不瞑目，他的傷處在那裏？」

朱奇冷冷一笑，極爲沮喪的道：「我正要請教老哥哥，你怎地反問起我來？」

燕九公皺了一下眉，看着朱奇道：「那麼就煩你暫時解開他的衣褲，待我來看吧！」

朱奇呆了一呆，道聲：「好！」

遂就匆匆把南懷仁屍身上的衣衫解了開來，燕九公探出一隻手，由上至下，很快的按摸了一遍。

他眉頭微皺道：「把他翻過來！」

朱奇依言把南懷仁翻了個身，燕九公又由下至上匆匆摸了一遍。

朱奇見他掌指遍及南懷仁週身上下各處穴道脈門，就連一塊骨節也未曾輕易放過，不由暗暗讚嘆此老的行事週密，當下問道：「老哥哥，傷處在那裏？」

燕九公搖了一下頭，雙手又摸向了南懷仁的頭骨，雙耳，之後，他嘖了一聲道：「怪哉！怎麼他身上沒有傷呢？」

朱奇哼了一聲說：「所以怪就怪在此，莫非那小子竟擅內震之功麼？」

燕九公皺了一下眉說：「賢弟，你再把燈就近一點！」

朱奇依言把燭台移到棺木之內，燈光閃爍，映照着南懷仁黃蠟也似的一張臉，着實悽慘。

燕九公雙手捧起了南懷仁的頭，注視了半天，又用手撥開了死者的雙目，之後，他冷冷笑道：「老弟，他的死與內臟無關，這眞正令人費解了！」

朱奇問道：「你已看出不是傷在內臟

了？」

燕九公直起腰道：「你莫非不知五臟通目之說麼？」

朱奇茫然搖了一下頭，燕九公哼道：「人初結胎時，在母腹中，天一生水時而有瞳人通腎，地二生火而有兩背通心，天三生木而有黑珠通肝，地四生金而有白珠通肺，天五生土而有上下胞胎通脾，故五臟精華皆聚於目！」

他指了一下棺中的南懷仁道：「南二弟目光雖滯，但五臟無傷，此人手法實在高明！」說至此處，回身走到另一棺前，依樣開了棺蓋，卻見棺內躺着的是滄海客喬昆！

燕九公面帶悲色的冷冷一笑道：「這少年也太過手狠心辣了，有何天大之仇，竟對幾個即將就木的老人，也不肯放過，必置於死地而後已……」

說罷發出一串赫赫冷笑，道：「如有機會，我倒要會他一會！」

朱奇長嘆了一聲道：「老哥哥，只怕你也未必是他對手啊！」

白衣叟燕九公聞言後，那雙灰白色的眉毛，倏地向兩下一分，冷然道：「即使不是他的對手，也不至像你兄弟落得如此下場。」

朱奇不由爲之一怔，他本是心存激將之意，卻未曾想到激出了此老這麼一句話來，當下老臉一紅微微搖頭嘆息了一聲！

白衣叟燕九公這時已探手棺內，在喬昆的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仍然是不得要領。

接着二人又依次把其餘三口棺木全數打開細查一遍，燕九公不由懷疑的道：「那姓江的少年，是用的什麼兵刃？」

朱奇苦笑了一聲說：「那裏是什麼兵刃？只不過是一口木削的寶劍而已。」

燕九公聽得心中一驚，因爲他想到，一般武技高絕者，憑內力借物傷人，並不足爲奇，可是這少年竟以一口木劍，來對付這一羣武林中佼佼高手，這實在是太已驚人了！

他心內震驚不已，但外表卻一點也不顯示出來，反而冷冷一笑道：「武林中能以木劍傷人的頗不乏人，這也不足爲奇，你既是和他們一路去的，怎會沒有清楚他是怎麼下手的？」

朱奇冷冷的嘆了一聲，搖頭道：「手法太快，看不清楚，慚愧！」

燕九公放下了棺蓋，注視着朱奇道：「這少年傷人手法實在很高明，我也無能爲力，他既入中原，看來天下將要大亂了，你我都不得不防一防！」

朱奇一時想到江海楓那種披髮仗劍的樣子，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他隨着燕九公步出靈房，一面道：「所以我特地來此訪你，如果你我合力，也許尚可……」

白衣叟燕九公忽然站住脚，回過身來徐徐笑道：「老弟，不是我說自輕的話，這件事你不能靠我，我——」

話未說完，朱奇怔了一下道：「莫非你也怕他？」

白衣叟冷冷笑道：「我與他並無過往，怕他作甚？」

朱奇更是一怔，冷冷的道：「這麼說，你是不願意管我這趟子事了，這也沒有什麼，只怕我朱奇看錯了你這個人了！」

說着就要轉身而去，卻爲燕九公趕上一步，拉住了他的肩膀！

朱奇力掙了一下道：「算了吧，還留我作甚！」

白衣叟嘿嘿一笑，用力的把他身子扳了回來，譏諷的道：「何必呢！咱們也不是小孩子了，來這一套幹什麼？你還有什麼話不能跟我說是不是？」

朱奇撩了一下眼皮苦笑道：「說良心話，我本來倒是有求于你——」

才說到此，燕九公就點頭道：「說吧，什麼事？老哥哥無不爲你盡力！」

朱奇搖了一下頭，嘆聲道：「不說也罷！」

燕九公哼了一聲說：「可是要我爲你報仇麼？」

朱奇翻了一下眼皮，徐徐的道：「我本來是這個意思的……」

白衣叟赫赫一笑，面上紅光閃耀着，說：「兄弟，我得感激你這麼瞧得起我，這件事我一定爲你盡力就是……」

朱奇不等他說完，一把握住了他的膀子道：「燕兄，謝謝你！」

燕九公呆了一呆，嘆了一聲，苦笑道：「兄弟，可是有一點你必須弄清楚！」

朱奇茫然的看着他，燕九公咳了一聲說：「我們進到裏面再說？」

說着身形縱起，朱奇連忙跟上，二人返到室內，坐定之後，燕九公冷笑道：「你把那少年看得太簡單了！」

朱奇怔然道：「我如看輕了他，也就不會來找大哥你了！」

燕九公自嘲也似的笑道：「那麼，就是你把我看得太高了！」

朱奇不禁有些生氣，因爲他實在不明白白衣叟這種閃爍其詞的眞實用意，當下翻了一下眼皮說道：「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燕九公哈哈一笑，擧了一下雙手道：「兄弟，你們遼東二老就算是武功不如我，老實說又能差了多少？何況還加上湘西二鬼，滄海客喬昆，你們這麼一大羣人物，尚且不是那姓江的少年人的對手，除了你之外，他們全數喪生，你……」

他嘆了一口氣，失神的道：「你又何必還要多此一擧，把我這一條老命也賠上？我的武功又能比你强到那裏去？」

朱奇還沒有想到這一層，此刻聽了這一番話後，不禁白眉微皺，着實的發起愁來了。燕九公見他如此，又改爲笑臉道：「所以說，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我肯不肯幫你，而是我能幫你些什麼？」

朱奇微怒道：「這麼說，這個仇就不報了？」

白衣叟燕九公重重的嘆道：「話不是這麼說的，兄弟，你先冷靜一下！」

朱奇冷冷道：「我一直很冷靜。」

燕九公望着他的臉大聲道：「好！那麼你就聽我說！」

朱奇沒有吭聲，燕九公就說：「說一句關起門來的話，我們連他們哥兒幾個是怎麼死地，傷在何處都弄不清楚，還報個屁仇，只憑這一點，敵人武功就實在百倍於我們了。」

朱奇聽了他這一番話，更是打從心眼裏面涼起，臉色也變了。

燕九公咬了一下牙道：「可是你也別洩氣，這事也不見得就沒有希望。」

朱奇苦笑道：「照你這麼說，還有個什麼希望。」

燕九公赫赫一笑道：「兄弟，你就錯了，老哥哥我雖是不行，可是我就不能另外推出一個人來麼？」

朱奇不由面色一喜，抬起頭來道：「是誰？」

燕九公呷了一口茶，以右手五指徐徐敲打着椅子背，良久，他才苦笑道：「此人可不一定會答應，不過，他倒是一個很够義氣的人，只要能說動了他就行！」

「到底是誰呀！」朱奇不耐煩地有些忍不住了。

白衣叟望着他，沉吟了一會，道：「我一聽你說起那少年以前的一切形相，腦子裏就想到了這個人，他們倒像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一樣，此人也是一個怪人！」

朱奇搔了一下頭，齜牙道：「到底是誰呀？」

白衣叟哼了一聲，半笑道：「你先別問，我問你，你來到這裏，另外還有別的事麼？」

朱奇苦笑道：「單這一件巳經够我受的了。」

燕九公道：「很好，那麼，明天你就隨我動身，我帶你去拜訪這位奇人。」

朱奇眨了一下眼道：「如此隆重？還要我們二人親自拜訪？」

燕九公嘿嘿一笑道：「隆重？就憑咱們這兩個老江湖，人家還不一定眞肯賞臉呢？」

朱奇忍不住嘆了一聲道：「老哥哥，我求求你，告訴我，這位奇人的大名究竟叫什麼？」

白衣叟冷笑道：「不是我不告訴你，實在是此人的底細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姓左右的左，是從天山來的，別的我可是什麼也不清楚了！」

朱奇好奇的問：「此老多大年歲？」

燕九公哼了一聲，叱着他道：「你以爲本事大的，必定是老人？那位姓江的又有多大年紀？」

朱奇張大了嘴道：「這麼說，這位姓左的奇人，也是一個年輕人？」

燕九公點了點頭道：「一點也不錯，我想他的歲數也不會比那位江海楓大多少的！」

朱奇有些失望的道：「老哥哥，不是我小看了他，我可沒有聽說過有個姓左的厲害年輕人！」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微笑道：「在你未遇見江海楓之前，你曾經聽說過江海楓這一個年輕人麼？可是他的功夫是怎麼樣呢？」

朱奇呆了一呆，他倒是眞沒有話可說了。

燕九公長嘆了一聲道：「在你來到之前，我還只以爲這姓左的是天下僅有的一個奇人，可是現在我又知道有了一個江海楓，看來英雄少年，這句話是誠然的不錯了。」

朱奇不耐的道：「老哥哥，現在還是多談一談姓左的事吧！」

接着又迫不及待的問：「他的身手，你見過麼？」

白衣叟搖了一下頭，朱奇立刻有些失望的道：「那麼，你怎知他有功夫呢？」

白衣叟燕九公淡淡的一笑說：「我不是見過？我只要告訴你一個故事，你就可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他呷了一口茶，接着道：「有一天我從嶗山白鶴道觀下棋回來，看見一個秀士在樹下乘凉，他一隻手拿着一把摺扇，另一隻手平開着，掌心中却黏着一隻黃鶯，那黃鶯雙翅用力搧撲，却不能離開那秀士分毫……」

才說到此，朱奇失望的插口道：「這有何難，你我誰又不行呢？」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冷冷笑道：「你先不要急，聽我說完了你就知道了。」

然後他接下去道：「……那秀士忽然見我在注意他，遂揮手把他掌心的黃鶯放飛，站起來就走！」

朱奇正要發問，燕九公擺了一下手道：「你聽我說……」

遂又接道：「我當時心中好奇，就隨後緊趕上去，不想那年輕的秀士，竟一逕向另一座峯頭行去。」

燕九公繼續說：「我當時心中暗笑，憑你也能與我比賽脚程？嘿！誰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朱奇張大了眸子道：「怎麼？你沒有追上他？」

白衣叟臉上一紅，輕輕嘆了一聲，冷笑道：「老弟，你我是自己人，我也不怕你笑話，這件事眞丟人，你猜如何？」

「如何？」

燕九公搖了搖頭道：「……當時我雖是使出了輕功中最上乘的落地風，可是那位白衣秀士脚下却是不快不慢，永遠在我前面有五丈左右……我一時氣憤不過，決心要與他一爭勝負，可是幾乎走遍了嶗山諸峯，仍未能把距離縮短一步，直到夕陽西下，那秀士才回頭一笑，如飛而去，老弟！」

燕九公瞇細了眼睛，現出了一種欽佩到無法復加的神情，道：「……我還記得，他是踏着高可過人的蘆葦尖梢走的，身法美極了，妙極了！」

他比了一下手式，又說：「蘆葦的尖梢僅僅又彎下了不到半尺，他……他眞像是狂風吹舞之下的一個紙人一般的輕，只一瞬間，就消失了！」

朱奇聽到此，不禁「哦！」了一聲道：「這是達摩祖師一葦渡江的功夫，這人果然是一個奇人！」

燕九公瞇着眼，他似乎仍然響往着當時的情景，他說：「這是我活了八十三年，第一次見過的絕技，太令人吃驚了！」

朱奇興奮的道：「我想這個人可以敵過那江海楓了，老哥哥，你後來又如何能與他結識的呢？」

白衣叟微微一笑，像是才由夢中醒轉一般，他點了點頭，道：「……自那次以後，我就開始對他留意了，並且天天去尋訪他，可是始終未能如願，直到有一天，在白鶴道觀中，無意中又遇見了他！」

朱奇注目道：「他對你怎樣？」

白衣叟笑了一下道：「他也是去尋觀內的道人對奕的，他發現我後，竟轉身就走！」

朱奇問道：「你就追上去？」

白衣叟嘿嘿一笑道：「這還要你說？」遂又接道：「……這一次，他不須我追，却在一棵松樹前等着我，兩下時見了面，我眞是十分尷尬！」

燕九公說到此，瞇着一雙細目，回憶着道：「他問我有何貴幹？何故緊緊追趕他？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得一笑，告訴他是想和他交朋友而已，不想那秀士面色霍地一變，只向我空比了一下右掌，却又似不忍心倏然掉頭而去……」

朱奇又忍不住啊了一聲，道：「他想傷你？」

燕九公垂下了頭，長吁了一聲說：「我當時並未覺得有異，直到回家晚上就寢時，才發現我那件黃葛布長衫，及繭綢的中衣前胸之處，均有一個掌形的窟窿！」

這幾句話，聽得朱奇面色霍然大變，他又吃驚的啊了一聲道：「這……」

燕九公苦笑道：「我如不抖動衣服，仍然無從發現，一抖動之後，那兩個掌形的布塊，就脫落下來了。」

頓了頓接着說道：「……我爲此確實嚇了一跳，細察之下，竟又發現我胸前心窩處，也有一個鷄心大小的紅印，這時我才知道，我已在無覺之下中了那秀士的掌力了！」

朱奇白眉微皺道：「這怎麼辦？」

燕九公冷冷一笑道：「這只怪我自己不知自量，我決心不去找他，打算聽其自然，不想第三天，我就睡倒了，全身發熱，一點力量也沒有……」

說到此他微微一笑道：「可是天無絕人之路，就在這個時候，我孫兒劍飛來稟，說是有一個郎中求見，我當時病急亂投醫，立即命人將其傳入來，你猜這郎中是誰？」

朱奇張大了眼睛，搖了一下頭，燕九公笑道：「這郎中竟就是那青衣秀士喬裝的！」

他繼續道：「……當時這秀士囑我不可開口，只給我吞了一粒紅色藥丸，並在我背後推拿了一陣，告訴我當晚必會下血一盆，可是無妨！」

朱奇道：「你難道就此甘心麼？」

燕九公冷哼了一聲道：「我雖是心有不甘，可是那秀士這一次倒是態度大大地改了，他誠懇地向我道了歉，說是誤認我是他的仇人，才對我下此毒手，後經觀中道長告訴他我的一切之後，他才後悔了，所以立刻趕來爲我醫傷，並請我務必不要懷恨在心！」

說到此，燕九公嘆了一口氣道：「……傷既然好了，那裏還會對他記恨？立時告訴他說，我絕不記仇，那秀士聽後大喜，這才告訴我他姓左，是從遙遠的天山來的，並說他住在嶗山落星崖，囑我有暇可至彼處尋他玩玩，他只說了這些，就自去了。」

朱奇道：「這是眞……的？」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道：「我豈能騙你？當晚我果然如他所言，吐下了半盆紫血，之後，我那內傷竟是在短短三天之內，完全痊癒了，老弟，你說此事怪不怪？」

朱奇閤上了嘴道：「此人如肯出面，那江海楓小輩，必定是死無葬身之地！」

燕九公搖了一下頭道：「話雖如此，可是這位秀士，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自那天之後，我竟是再也沒有見着他，觀中的道人也說一直沒有見到他。」

朱奇續問道：「你可曾去落星崖找過他？」

燕九公點了點頭道：「我共去了三次，可是沒有一次尋着他，之後，我也就灰心了！」

朱奇不由失望地道：「這麼說，明天去也是白去了。」

白衣叟冷冷道：「這也不一定，要看你我的造化了，我始終認爲，他是一個奇人，必定不會撒謊的，他曾親自告訴我，要我去找他玩玩的！」

朱奇皺了一下眉道：「可是，他要是一定不肯出見，也是沒有辦法的！」

燕九公垂下頭，忽又抬起頭道：「……我有一計，你如依計而行，不愁他不出來，只要他出見，你我多費些唇舌，就不愁他不肯惠助一臂之力！」

× × ×

一個人要是存心去謀算一個人，是很容易使對方上鈎的，因爲這一是無心，一是有心，一在明處，一個却在暗處。

又如果謀算者考慮週詳，佈署妥當，更是很少人能不落圈套！

在嶗山，那位由天山遷居而來的青年秀士，正面臨着這種考驗！

平日，這位年輕秀士是一向不愛管閑事的，雖然他不見得就像江海楓在孤島上那樣潛心修行，古井無波，可是，他却也夠沉得住氣的！

除了風和日麗的天氣以外，他從不遠遊，就連近在峯前的那座道觀，他也難得去一次！

因爲一來他不喜歡喧囂，再者那些道人，他確實也看不順眼，棋奕更沒有人是他的對手，久而久之，他也就對他們生厭了。

就像今天這種涼爽的好日子，他寧可在崖前閑蕩，瞻望着雲海日出，不願踏入塵世！

對於不久之前所結識的那個老人燕九公，他也是淡然處之！

因爲從老人的那種眼神看來，這個老人是相當工於心計的，而他——却是一生最怕和人鬥心機。

因此燕九公雖然留給他不壞的印象，仍難與他建立友誼。

白衣叟三上落星崖，這位左秀士何嘗不知，只是他一來要考核此老的誠心和爲人，再者實在也懶得與他週旋。

日出之後，這位左秀士，悠閒地在崖前踱步，金黃色的陽光，照着他那一身湖綢的長衫，素履白襪，襯以他那挺俊的器宇，人品確是不凡。

大體上說來，他約有二十多歲的年紀，修長的身材，紅潤的面頰，眉濃且長，隆鼻之下，是那張透着個性倔強的咀。

他留着一條似乎較常人還要長一尺的大髮辮，辮梢上拴着一隻相思紅結，和他腰間的那根絲絛，相映得十分有趣。

現在，他一步步的走下那老樹盤結的谷口，却爲一件意外事情，驚得愣住了。

只見在峯前的一塊巨石之上，放着一口黑漆漆的大棺材！

他不自禁地皺了一下眉，覺得有一些掃興。略爲猶豫了一下，心想這或許是有人出殯，發葬本山，自己何必過問。

想着就又提起衣擺，繼續步下嶺來。

可是忽然間，他又爲一陣慟哅的哭聲吸引住了。回頭看清，在棺木之前，有一位皓髮的老人，正自垂首而泣。

那老人少說也在七旬以上了，老來喪親，其痛可想而知。

秀士嘆息了一聲，他的同情，不過僅限於一聲嘆息而已。於是，他繼續前行。

可是，這一次，他才走了五六步，立又驚愕的站住了。而且面色大變。

他聽見那老人口中所哭號的是：「燕九公呀，燕九公……你死得好慘啊！」

「燕九公？」左秀士輕輕的唸了一聲。「這不是那個燕老頭兒麼？」

「他怎麼會……死了呢？」

口中唸着，疾速的返過身來，却見那老人兀自在哀聲號道：「你不該聽信甚麼姓左的話，是他打傷了你，却又怎會來救你呢？可憐啊！你死得好慘啊……」

「現在可好，你死了，他却看也不來看你一下，啊！我可憐的老哥哥……」

年青的秀士，再也沉默不住了！

他慢慢的踱了過去，停立在老人身後，那老人似乎沒有發覺。

棺木之上，寫着「燕九公之靈位」六字。左秀士面色連變着，咳了聲道：「喂！老頭兒，你先別哭，我問你幾句話！」

那老頭兒聞聲回頭，哭喪着臉道：「咦……你是誰呀？」

左秀士寒下臉道：「我姓左，我且問你，棺內之人，可就是山下那位燕老善人麼？」

老人一翻眼皮道：「是呀！」

秀士雙手用力的互捏着道：「他因何而死？」

老人嘆了一聲道：「是數月之前被一個姓左的少年掌傷致死的。」

秀士一瞪眼，叱道：「胡說！」

老人僞驚道：「啊！你莫非就是那位左……左……」

秀士冷冷一笑道：「你先不要多問，待我看過他的屍體之後，我們再說，總之，他絕不是死在我掌下的。」

說着走上一步，單掌一吸，啓開了棺木，果見燕老頭兒直挺挺地躺在其內。

秀士正要彎腰察視，棺內的燕九公，却忽然撐身而起。只見他呵呵大笑道：「小兄弟，你上當了。」

秀士猛然一驚，後退了一步愕然道：「這是如何？……你……」

燕九公跨出棺木，長長一揖道：「左相公勿怪，實在是老夫急於與你相見，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秀士面色一寒，拂袖說道：「豈有此理。」說着轉身就走，燕九公大聲呼道：「相公留步。」

秀士回過頭來，頗爲不悅的道：「你屢次來此，究竟是何用意？」

燕九公咳了一聲，紅着臉道：「相公，是你約我來的啊……」

秀士劍眉一挑道：「我……」忽地又改口道：「你到底有甚麼事情？」

燕九公指了一下一旁的老人道：「這是老夫一個至交，乃遼東二老之一，姓朱名奇，相公大概也有個耳聞吧！」

秀士目光在朱奇身上轉了一轉，未作若何表情。却轉向燕九公不耐煩的道：「你有甚麼事情？請快說吧！」

「燕九公長嘆了一聲道：「兄弟，老夫現在身負一件大仇，是想……」

左秀士面色又是一寒，打斷了他的話，冷冷插口道：「不必多說了，你的仇是你的事，天下那有請人報仇的道理，你去吧。」

燕九公怔了一下，立刻乾笑道：「相公你不要拒人太甚，其實過如其說是老夫的仇，還不如說是天下武林的一件公仇，你我理應同仇敵愾才是。」

秀士瞳子裏，閃出一層迷惘，冷笑着道：「甚麼同仇敵愾，這與我沒有甚麼關係。」說着用手指了一下朱奇道：「爲何帶生人來此？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的事情不許你告訴第二個人麼？」

白衣叟燕九公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何必發這大的火性？我們之所以來此，是因滿以爲你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青年相見，以爲你必能仗義勇爲，誰知……」

說着長嘆一聲，拉了朱奇的衣角一下，苦笑道：「走吧，這一趟是白來啦！」

朱奇也嘆了一聲，跟着他轉身就走。

秀士呆呆的望着他們，直到二人行出甚遠，突然喊道：「你們先別走！」

燕九公向朱奇撇一下嘴，二人雙雙回過身去，燕九公道：「怎麼啦？兄弟！」

秀士步下崗阜，來至二人面前，徐徐的道：「你們可不要欺侮我年紀輕，我是不容易受你們欺騙的。」

燕九公「啊！」了一聲，道：「你看你，你把我們看成甚麼人了？」

秀士皺了一下眉道：「到底是一件甚麼事？」

燕九公嘆了一聲道：「老弟台，你是一向不下嶗山，你可不知道，新近江湖上出現了一個殺人的魔頭，爲江湖上帶來了一樁空前的浩刼……」

說到此，口中嘖嘖了好幾聲，又道：「那種慘毒的情形，簡直就別提了。」

朱奇也吁了一口氣道：「這實在是千眞萬確的事情，左相公如不相信，我們有事實證明。」

那位姓左的秀士，聞言之後，一雙眉頭，皺得更緊了。他的目光在朱奇身上看了一會兒，冷笑道：「甚麼事實證明？」

朱奇看着燕九公，徐徐的道：「我們曾收存了幾具屍體，可請相公一觀，你就知道那人手段的毒辣了。」

燕九公忙向朱奇道：「你快去命人抬上來。」

秀士一伸手阻止道：「且慢！」

燕九公怔了一下，不自然的笑道：「怎麼？你……」

秀士冷笑道：「不必如此費事了，那些屍體在那裏？」

朱奇忙道：「就在山下，相公可要下

山去看一看?」
　秀士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道：「我隨你們一起下山，果有此事，我自會處理，不過，我必須要調查清楚的。」
　燕九公赫赫一笑道：「當然，當然！我們不會隨便騙人的。」
　姓左的少年由鼻中哼了一聲道：「我們這就走。」於是三人一行，直向山下行來，燕九公在前，秀士居中，朱奇殿後。
　在少年身後的朱奇，專心留意着少年的身法，可是絲毫也看不出一些出奇之處，他心中不禁有些納悶，暗忖道：「別是燕老哥瞎說的吧，怎麼我就看不出，他像是一個有十分功夫的人呢?」
　思忖間，三人已來至峯下。
　這時已可看見五口棺木，併列地放在一座土堆前面，朱奇停下了腳步，咬牙指點着道：「左相公，我們沒有騙你吧?」
　姓左的少年劍眉一豎，身形猛地如狂風飄起，一起一落，已到了那五口棺木之前，身法之快，確是朱奇自遇江海楓之後，所見的第一人。
　他心中眞是又驚又喜，暗忖道：「如眞能說動此人，大仇就有指望得報了。」
　當下同燕九公二人，雙雙縱身過去。
　那位左相公在棺前走了一轉之後，信手打開了一具棺木，看見棺內有一具屍體，他急速的關上棺蓋，退後一步道：「棺內死者，是你們甚麼人?」
　燕九公冷笑道：「武林同道，彼此慕名，並無深交。」
　他回答得很俐落，少年狂笑了一聲道：「燕老頭兒，你這幾句話說得好漂亮，既是不相識之人，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二人又何必多事，替別人分仇?」
　朱奇怕把事情弄糟，正待實說，燕九公卻搶先笑了一聲，道：「年輕人，你這就錯了，我們習武之人，所最當重視者，就是道義二字，同時道上的人，怎能不加以援手，對於惡人，怎能不合力以殲之，又何分彼此?你話未免說得太那個了。」
　姓左的少年哼了一聲，徐徐道：「果眞如此，你二人，倒眞是令人欽佩了，只是……」他淡淡一笑道：「我遠自天山來此，只爲追尋一位朋友，並不想在中原種下仇因，因此，這件事老實說，我實在不打算介入其中……」他抖了一下長衫，春風滿面的又道：「俗云寃家宜解不宜結，二位老兄，我勸你們還是馬虎一點吧！」
　說罷抱了一下拳，轉身要走。
　二老不由全傻了，燕九公忙趕上一步，大聲道：「老弟請回！」
　少年轉過身來，燕九公笑道：「老弟台不必這樣，這件事我們絕不勉强，不過有一事相求。」
　姓左的秀士問道：「甚麼事?」
　燕九公嘆了一聲道：「說來慚愧，這幾位朋友明明是死在那怪人手下，可是他們遍體上下，卻沒有一點傷痕，老夫爲此請教高明。」
　左相公淡然一笑道：「這又有何奇怪，假如他們都因內傷致死，外表自是不容易看出來。」
　燕九公怔了一下，又笑道：「老弟台，事情並非如你所想得那麼簡單，我曾仔細察看過他們的奇經八脈，甚至於每一處穴道骨節，但仍然找不出致命的傷處。」
　左相公皺了一下眉，道：「也許因毒致死。」
　燕九公搖了搖頭說：「我也曾看過他們的眸子……」
　姓左的秀士聽到此，不由「哦！」了一聲，轉身走了回來！他點頭笑道：「也許這個忙，我是可以帮助你們的，這就請你們把屍身抬出來吧！」
　朱奇長嘆了一聲，首先把他拜弟南懷仁的棺木打開，雙手把屍身抱了出來。他熱淚滾滾而下的說道：「左相公請看！」
　說罷就放下死者，退至一側，姓左的少年向前走近幾步，目光在死者全身上下轉了數轉，然後轉對朱奇道：「我不想觸他，麻煩你把他的雙目翻開。」
　朱奇依言翻開死者雙目，秀士低頭看了一會，點頭道：「不錯，五臟無傷。」
　他說着自地上拾起一截枯枝，以之在死者全身點點按按了一陣，由頭至足，甚至死者的背部都按遍了，最後臉上現出一種極爲驚異的神色道：「這老人本身武功不弱，怎會罹此奇禍?再者，他的死因也果眞十分令人費解。」
　二老聽他如此說，都不禁有些失望。
　秀士立刻又向朱奇招了一下手道：「來，朱老，請帮我把他扶坐起來。」
　朱奇依言而行，秀士挽起了單袖，露出一腕，嘆了一聲道：「不動手是不行了！」說着掌心已自按在死者背上，只見他手掌略微抖動，同時目光凝視於一點，少頃之後，他收掌，退身，卻是低頭不語！
　二老更是狐疑不解。
　燕九公問道：「怎麼，老弟台有什麼發現麼?」
　姓左的少年抬頭問道：「你們所說的那位怪人，是何等樣的一個人?」
　朱奇忙道：「年歲與相公相差無幾，是一個外表斯文，而內心狠詐之人！」
　左相公冷冷笑道：「這人果然辣手得很，這還是我入中原後，所發現的第一個厲害人物……」
　左相公點了一下頭說：「這是是被點斷之陰麻脈而致死的，下手的人，是一個武功洗練的人物！」
　二老不由同時大吃一驚，因爲「六陰麻脈」爲諸脈之中最細微的一道經脈。
　這條經脈細微到幾乎肉眼難以分辨的程度，而位置因心跳而異，很不可捉摸，竟也會被人點中。
　一時二老都呆住了。
　這一個奇特的發現，似乎也大大引起了這位姓左的年輕人的興趣來了。
　他劍眉微顰，自語道：「奇怪的是，這種外來之力自何處傳入體內……」
　於是他問朱奇道：「你可知道行兇者所用的是何兵刃?」
　朱奇點了一下頭道：「是一口木削的寶劍！」
　左相公神色動了一下，微微點了一下頭，冷笑道：「如此說來，這人的內功已到金針渡綫，凝神飛髮的地步了，想不到中原竟還隱藏着如此一位曠世奇人……」
　說到此，他目光內泛出兩股奇光，喃喃自語道：「……我左人龍既來中原，此人不可不會！」
　他自語聲音很低，可是近在咫尺的燕九公和朱奇，都已聽入耳中。二老交換了一下目光，頓時俱都面帶喜色。
　左人龍自語過後，目光緊緊逼視着死者面門，最後又點了點頭道：「是了！」
　又手指死者面門道：「二位請看他五官俱開，惟獨眉心緊皺，依我判來，那木劍之尖，定必點於眉心，不信我就……」
　說着以二指分開了南懷仁雙眉，果然見到一顆蠶豆大小的淡紅色印子！
　這淡紅色的印子隱在皺紋間，若非撐開額皮，萬萬是看他不出，二老耳聞眼見，不禁把眼前這位左人龍，佩服得五體投地！
　朱奇抱拳恭敬道：「左少俠果然閱力驚人，老夫欽佩萬分！」
　燕九公也附和道：「若非少俠撥開茅塞，我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足見高明之至！」
　左人龍長袖拂着身上的塵灰，冷冷的道：「你們不要捧我，這位用木劍的怪人，武功可能在我之上！」
　朱奇聞言不由呆了一下道：「不……不可能吧，左字俠，你太謙虛了！」
　左人龍淡然的搖了一下頭說道：「不然……」接着又注目二老道：「此人我還未見，還不能斷定他的身手究竟如何?只是憑此一點，此人的身手，實在厲害，我最多能勉强應付……」
　他心情十分沉重的互搓着雙手道：「這人叫什麼名字?」
　朱奇答道：「江海楓！」
　左人龍牢牢記在心中，又問道：「他在這附近麼?」
　朱奇搖了搖頭，說：「雖不在這附近，但我可斷定他必在本省境內，很可能就在萊州登州一帶！」
　左人龍發了一會兒怔，又指着其他的四口棺木道：「這些人都是死在他手中的麼?」
　燕九公點頭道：「不錯，都是的！」
　左人龍哼了一聲道：「我可以一一看一下麼?」
　朱奇沉着面色道：「當然可以。」
　他說着很快的把四具棺木都打了開來，左人龍在每一口棺前立了片刻，隨後他冷笑道：「都是一樣的！六陰麻脈！好毒的手法！」
　燕九公乘機道：「左老弟，這只是新近喪在他手中的一小部份，另外的還多着哪！」
　左人龍面色蒼白了，他薄怒道：「此人我必得要會他一會，不爲別的，只爲他以這絕毒手法殺人，已犯了武者之忌！」
　朱奇心內大喜，立刻道：「如果左少俠有此心意，老夫願意追隨左右，貢獻棉力！」
　左人龍一笑道：「這倒不必！」
　接着又微微一笑道：「我這個人，對敵時素來不喜有人帮忙，況且我行踪不定，有你在旁反倒有很多不便！」
　可笑朱奇一生狂傲，受人崇敬已成了習慣，如今卻被這個年輕的左人龍視同一個平常的閑人。
　他那張老臉眞是齊耳根都紅了，心底狠狠的罵道：「好個小輩，你竟敢如此輕視於我，我朱奇豈是這麼好欺的人，如今是有借重你之處，不便開罪你，容待以後，你就知道我朱奇的厲害了！」心內想着，臉上卻是一點也沒有現露出來，反而笑道：「如此說來，一切偏勢左少俠了！」
　「偏勞?」左人龍望着他道：「這是我自己樂意做的，並不是爲了你們……」
　說到這裏，又笑了笑道：「二位只是爲此而來，沒有別的事了麼?」
　燕九公抱了一下拳道：「久仰少俠一代人傑，因想結爲忘年之交，不知少俠可肯賞臉?」
　左人龍哈哈大笑了一聲道：「實在不敢當，這個就更用不着了，是吧，往後時間還多着呢！」
　朱奇赫赫一笑說：「我說燕老哥出來的時候，已着人備有水酒一席，恭請左少俠前往小酌！」
　燕九公連連不住點頭道：「務必！務必！」
　可是這位左人龍，卻是眉頭緊皺了一下，說道：「這些俗套我看還是免了吧．再見！」說罷掉頭揚長而去！
　望着他遠去的背影，二老的面色一片青紫！燕九公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看見了沒有，好狂的傢伙！」
　朱奇點點頭道：「這小子却也有值得他狂的地方！」接着又道：「無論如何，我們的目的總算到達了！」
　燕九公望着天邊，嘆了一聲說道：「這位左人龍，果眞要是遇上了那個叫江海楓的少年，可就熱鬧了……」

（完）

（要知道左人龍能否找到江海楓?兩雄相遇，情況又如何?請看本故事之二——「劍氣千秋」。）

本刊敬告各地讀者

本刊自今年復活節及端午節發行特大號兩期後，承蒙本港及各地讀者深表讚許，函電紛至，並盼本刊平時如期繼續維持特大號之篇幅出版，可使一般讀者們能有充份滿足一星期中最佳精神食糧之享受！

有鑑於此，本刊雖然由於八年來一直都是保持原價（每冊二元）發售，在這段悠久時期，物價與日俱增幾達二倍的歲月中，已使我們不勝負荷，近數年來更處於入不敷出，虧損經營中，但另方面又不想有負讀者們長期熱烈支持捧塲雅意及上述建議，因此，本刊幾經審慎考慮下，再傾全力，拚盡所能，派員巡迴東南亞及本港各地，盡數搜羅名家一流作品，加强陣容，務使讀者能得到滿意之閱讀興趣，現決定由下期起，每期增加篇幅十六大頁，爲了稍微彌補我們這項浩繁支耗，情非得已，略增售價每冊五角．敬希體察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出版社謹啓



二期完社會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雙天至尊（下）

前文提要： 狄關刀在牌九桌上最後一舖莊通殺後，便要回去與情婦范雪薇相會，怎知事後范雪薇在洗澡間突遭紅衣人飛刀刺死，狄關刀見狀，便挺身與紅衣人惡鬥，結果亦死於紅衣人手下，後來查悉爲巨人盟所幹。藍浪剛購新車，約席玲玲外出兜風，車至門外半里突遭狙擊，藍浪挺身護花，力戰五大漢，但在紛亂間，席玲玲給人擄去。杜鴻文到訪席三爺，三爺迎他至密室，在密室中席說出調查所得，女兒被擄，狄關刀，范雪薇被殺，絕非巨人盟策動，實情是自己人所爲！當晚八時正，四輛華麗轎車，駛到了虹橋飯店的門前……

羣雄黑吃黑　血洒孟家莊

兩張空桌子已坐滿了翁老太爺的人。

翁老太爺和麗姑却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上。

他喜歡坐在靠近牆壁的位置裏，因爲那樣會增加他的安全感。

不過，他忽然發覺，今天的虹橋飯店，好像有點不大對勁。

這裏的茶房領班，原本是皮麻子，但今天皮麻子却不見了踪跡。

而且其他的伙計，却也都似乎臉生得很。

直到他發覺連掌櫃的顧老兒也不在之後，他的臉色終於變了。

他悄悄的對翁門六傑道：「今天這裏有鬼，小心！」

他的說話還未講完，虹橋飯店門外的大門忽然已被幾個大漢關閉。

然後，就是一片淒厲的喊殺聲音響了起來！

× × ×

翁老太爺第一個瞧見的敵人，就是金狼。

金狼的頭髮是金黃色的，在人叢中最容易辨認出。

但他却不明白，金狼爲甚麼忽然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翁老太爺雖然已陷入天羅地網中，但他畢竟是四條A裏的龍頭大哥，他那份臨敵應變的鎮定功夫，仍然遠非尋常人所能及。

不過他身旁的麗姑，却已被嚇得縮成一團。

翁老太爺用右手輕扶着她，淡笑道：「傻丫頭，怕甚麼？只不過是來了幾隻不知死活的野狗而已。」

忽然間一把冰冷的聲音，從另一個角落裏的桌上響起：「金狼，殺了老狗，他身邊那個風騷女人就是你的。」

翁老太爺沉着臉，道：「席老三，你殺了狄關刀，現在居然連我也不放在眼裏了。」

那冰冷的聲音又道：「誰殺了老二，大哥想必已心中有數，現在咱們是逼不得已，才向你先下手爲强的！」

翁老太爺冷笑道：「好一個逼不得已，好一個先下手爲强，直到現在，老夫才知道自己是個瞎子！」

語聲一頓，又道：「杜老四呢？他是不是也在這裏？」

「不錯。」

「哼，蛇鼠一窩……」

突然間，翁門六傑裏的翁雷，翁雲兩兄弟，一齊向金狼撲去。

金狼却連動都不動，任由他們衝過來，揮動鐵棒迎頭擊下。

翁雷暴喝一聲，一根鐵棒去勢突變，改爲攔腰向金狼掃去。

這一掃之力，實在驚人，只聽得棒風呼嘯作響，金狼的腰就算是鋼鐵鑄造，只怕也難免不被這一棒打扁。

但就在這一瞬間，金狼忽然凌空躍起，幾乎躍到了天花板上。

翁雷和翁雲的鐵棒，同時擊空。

突然間，翁雷頭頂上似有一陣冰冷的感覺。

他驚呼，伸手向頭頂一摸，竟然拔出了一柄短劍。

劍上血光殷紅，觸目驚心。

那都是他的血！

翁雲大吃一驚，想伸手扶住他。

但翁雷却已像一條死狗般「撻」一聲倒了下去。

接着，一蓬金髮掩映，金狼的拳頭已來到了翁雲的鼻尖上。

翁雲的應變也快到了極點，身形一退，鐵棒立刻揮擊金狼的拳頭。

誰知道金狼的拳頭，忽然張開，化拳爲爪，霍一聲就向翁雲的鐵棒抓去。

翁雲的鐵棒去勢極快，但金狼這一抓的速度竟然猶在鐵棒之上。

翁雲只覺得鐵棒末端好像突然被一股大力扯住，然後手裏忽然間就變成空空如也。

他苦練了十二年的鐵棒，就在這半秒鐘之內落到了金狼的手上。

又在不足半秒的時間內，那根鐵棒已反擊過來，向他的後頸大動脈上劈去。

這一棒擊出的力量，實在是令人感到可怕。

翁雲想閃避，但連閃避的姿勢還未開始，他整個人就已經被鐵棒一擊震得飛起，然後跌下！

他跌下去之後，就像魚販攤檔上的死魚，連呼吸都已完全停頓。

翁老太爺的眼睛一陣强烈收縮，彷彿也有呼吸停頓的感覺。

× × ×

翁雷翁雲雖然倒下，但戰爭仍僅在開始的階段。

翁門六傑的其他四個，已紛紛亮出鐵棒，將翁老太爺護住。

還有五個身穿白紡綢衫褲的大漢，亦同時擺出了準備決一死戰的姿勢。

形勢雖然對翁老太爺十分不利，但這九個人却仍然忠心耿耿的保護着他。

忽然間飯店裏又冒出了一個英俊的年青紳士。

翁老太爺沉聲道：「想不到藍公子也有這個興趣，來到這裏瞧熱鬧。」

藍浪悠然一笑，道：「翁獨手，你已經全部完了，你數十年來流血流汗，打出來的大好江山，現在已經全部崩潰。」

翁老太爺冷冷道：「難道你也想在這個地方上，分一杯羹？」

藍浪搖搖頭，道：「我是個走軍政界的人，我的將來和你們的現在並不一樣。」

翁老太爺眼睛忽然又再一亮。

他又看見了兩個人。

這兩個本來都是他的兄弟，他自己的人。

但現在，他們却動手要自己的命。

他終於後悔。

他後悔不聽狄關刀的說話。

狄關刀曾對翁老太爺嚴肅地討論過一件事。

他說：「席鐵峯和杜文鴻這兩個人，腦後俱有反骨，倘不殺之，必留後患。」

狄關刀是個大老粗。

但他對相命之術，居然甚有心得，這一點，知道的人並不多。

可惜翁老太爺當時並沒有聽信他的說話，只當他喝醉了酒，在胡言亂說。

想不到狄關刀一死，他的說話立刻就靈驗了。

但這個時候，翁老太爺的後悔，却未免太遲了。

他當然還有不少武功高强的保鏢，和肯爲他拚命的亡命之徒，但他們現在都不在這裏。

在他身旁的，就只有這九個人。

而席三爺和杜文鴻的人，加起來已差不多有四十。

何況還有一個像金狼這樣高手在內？

這一戰，他已居於必敗的地位。

可是，他還是不甘心坐以待斃，他是四條A裏的龍頭老大，就算流盡最後一滴血，他也決不向席老三和杜老四投降。

就算他肯投降，又何嘗能倖免一死？

他們的圈子，最講究的就是「義氣」兩個字。

一旦這兩個字消失之後，他們的圈子，也許就是最殘酷，最兇暴的暴力世界！

× × ×

虹橋飯店現已一點也不像是間飯店。

這裏已變成了充滿血腥的屠場。

然而，屠場屠宰的是豬，牛，羊。

但這裏屠殺的却是人。

人殺人的情景，當然比宰殺豬牛羊更令人矚目驚心千百倍。

沒有人能形容一刀刺進鼻孔時的眞正滋味是怎樣的。

也沒有人能知道鐵棒擊在後腦，連腦殼都被擊成粉碎時的痛苦究竟厲害到甚麼程度。

翁老太爺的九個手下，都已拚盡了最後一口氣，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他們也是人。

人總有一個弱點，就是怕死。

但他們本身的職業，却是鄙視貪生怕死的人。

——不能爲主人盡忠，在他們職業上的角度看來，是一件可恥的事。

當然，世間上也有不少臨陣退縮，見風駛舵之輩。

但這九個人，連同早已倒了下去的翁雷翁雲在內一共十一個，都不是這種人。

他們雖然也怕死。

但面臨到最後關頭，他們仍然不惜一戰，直至死亡。

翁老太爺長嘆一聲，看着這十一個爲了自己而戰死的好漢。一個個都頭破血流，屍橫遍地。

對方當然也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尤以杜文鴻的手下傷亡更爲慘重。

但即使是慘勝，他們還是勝利了。

翁老太爺現在已經完全孤立，唯一還在他手裏的，也許就只有麗姑而已。

正如藍浪所言，他數十年來流血流汗，打出來大好江山，現在已經全部崩潰。

翁老太爺雖然還有一身武功，但他畢竟老了。

人老了，血氣難免衰弱，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寶刀已老武功已顯著退化。

如果與金狼交手，他深信單憑自己的一條獨臂，必敗無疑。

既然明知必敗，又何必勉强出戰，徒添自己更大的痛苦？

他忽然從地上拾起一柄尖刀。

尖刀上已經染滿鮮血，這些鮮血是他的手下流出來的。

颼一聲響，尖刀竟然首先揷在麗姑豐滿的胸脯上！

麗姑慘呼一聲，身體軟綿綿的倒下。

翁老太爺慘然一笑，道：「席老三，老夫在黃泉路上等你，看你眞能够活得多久！」

又是颼一聲，尖刀向自己咽喉抹去！

這個原本在大都市裏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就此死在虹橋飯店之內。

然而，他眞的就是巨人嗎？

殺死狄關刀的，是不是他？

席三爺心裏當然很明白。

翁老太爺絕不是巨人。

因爲他就是巨人要席三爺去殺的第一個人。

翁老太爺死了。

那麼還有第二，第三個要殺的又是誰呢？

× × ×

八點四十五分。

虹橋飯店又再開大門了，繼續如常的營業。

在短短幾十分鐘之內，這裏又從屠場般的環境，轉變成爲一間生意很興旺的飯店。

這裏不但已沒有屍體，連一滴血也已被冲洗得乾乾淨淨。

直到現在，藍浪終於不能不佩服席三爺和杜文鴻，他們的確是這個地方上的傑出領導人物。

只不過他們領導別人去做的都是壞事，而絕不會是甚麼好事。

正因爲世界上有他們這種人存在，所以這個世界才會變得如此黑暗，無情，冷酷。

藍浪並不愚蠢，雖然他明白席三爺殺翁老太爺的導火綫，完全是由於巨人的威脅所造成，但他却也看出了另一點：

即使沒有巨人擄走玲玲這一件事，席三爺遲早也會向翁老太爺開刀。

席三爺的野心並不小。

他要成爲這個都市裏的第一號大亨，翁老太爺這個元老份子就非殺不可。

現在翁老太爺已跨台，就像當年的楚項羽般，先殺虞姬，然後自刎。

大功告成，席三爺下令慶功宴立刻展開，讓大家好好慶祝慶祝。

× × ×

慶功宴就地開席。

剛才翁老太爺坐過的那個位置，現在已由席三爺坐了上去。

而杜文鴻却坐在另一張桌子，和他的一夥手下在一起。

席三爺宣佈，在座每一個人，不論是他自己的手下，或是杜文鴻的手下，每人都可以獲得五百塊大洋的賞金。

衆人轟然叫好，齊聲歡呼。

席三爺露出滿意的笑容，跟着吩咐大開香檳，還叫了十瓶最好的白蘭地。

這一頓慶功宴，酒和菜都很豐富。

每一個人都在熱鬧極了的氣氛下轟酒，吃菜，猜拳，好像今天每個人都在過生日一樣。

但金狼却只喝很少的香檳。

連菜都吃得並不多。

席三爺雖然早已瞧見，但他也並不去勸他喝多一點，或者是吃多一些。

他反而很欣賞金狼的自制能力。

別人在瘋狂慶祝，因爲他們已經完成了任務。

但金狼却還有一個更重要任務在身。

所以現在他並不適宜吃得太飽，喝得太醉。

他的任務，就是殺杜文鴻！

× × ×

藍浪已喝了整整一瓶白蘭地。

他的臉已像個紅蘋果，但他仍繼續不停的在吃喝。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這一類慶功宴，已差不多到了散席的時候。

杜文鴻的手下，每一個都幾乎有八九分酒意，其中還有幾個，還來不及去洗手間便已狼狽地嘔吐。

杜文鴻似乎也喝了不少。

他搖搖幌幌的走過去，對席三爺道：「時候不算早了，大家也該去洗個澡，然後好好休息。」

席三爺伸手向他握別，臉上的神色誠懇而親切：「老四，今天辛苦你了。」

杜文鴻皺着臉：「三哥，你講這種話可不對了，咱們再艱險的仗陣也經歷過不知多少次，今晚的事，其實也並沒有甚麼大不了……」

席三爺又笑了笑，忽然對金狼道：「你還不過來多謝四爺？」

金狼立刻走過去，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衣袖裏已暗暗扣着一柄短劍。

只有兩個人，注意到這一件事。

那就是席三爺和藍浪。

金狼走過去和杜文鴻握別道謝的時候，那柄短劍就會突然突出，刺進杜文鴻的心臟！

杜文鴻就是巨人那張黑名單上，第二個要殺的人！

× × ×

金狼那隻寬大而有力的手，已和杜文鴻的枯瘦小手握在一起。

只要金狼一用力，杜文鴻的手立刻就要變成粉碎。

但席三爺並沒有吩咐他去捏碎杜文鴻的手。

他只吩咐他殺死杜文鴻。

金狼這個人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從不擅作主張，更不會畫蛇添足。

就在他和杜文鴻握手最親熱的時候，金狼左袖暗扣着的短劍終於出手。

只見寒芒一閃，劍鋒殺氣咄咄逼人。

席三爺的臉上，已開始露出了殘酷的笑意。

但杜文鴻却竟然還是紋風不動，好像早已知道金狼會有此一着。

突然間，金狼的劍，好像魔術師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一樣，忽然間就倒轉過來，直向席三爺的心臟刺去！

這一着變化之急速，簡直就令人連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席三爺甚至臉上仍在發笑。誰知道這柄應該刺進杜文鴻心臟裏的短劍，竟然倒戈相向，變成了席三爺的催命符。

席三爺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除了挨這一劍，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樣東西激射而至。

「噹」一聲響，不偏不倚剛好打在劍鋒之上。

這一柄用上好百鍊精鋼打成的劍，竟然立刻就被打成兩截，斷了。

剎那之間，虹橋飯店忽然又從喧嘩熱鬧的氣氛中，變成墳場般的死寂。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四個人的身上。

這四個人，就是席三爺，杜文鴻，金狼。

而第四個，就是用一樣東西，將金狼短劍打斷了的花花公子藍浪。

× × ×

金狼的面色終於變了。

將他那柄短劍打斷的東西，原來竟只不過是一隻金光燦爛的袋錶。

「好名貴的金錶，」金狼緩緩地從地上檢回袋錶，拋到藍浪面前的一張桌，冷冷道：「我以爲可以先殺了席鐵峯，然後才再殺你的。」

藍浪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居然還在大口大口的喝着白蘭地，淡淡的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開始改變了主意？」

「不錯。」

「很好，如果你肯坦白承認罪過和悔改，我可以在三爺的面前，保同你一條性命。」

「罪過？」金狼突然大笑：「我有甚麼罪過？」

席三爺氣的臉都青了，他現在憤怒的程度，簡直比女兒被人擄走的時候還更厲害：「你這條混血狗，小雜種，你若能活得過明天，我就不姓席！」

藍浪悠然一笑，道：「金狼，你聽見了沒有？剛才你說開始改變主意，究竟是怎樣改法？」

金狼的眼睛，變得就和一隻憤怒的餓狼一模一樣：「我現在改變主意，就是先殺了你，然後才殺席鐵峯！」

藍浪又深深的呷了一口白蘭地：「三爺是個好老闆，你跟着他將會前途無可限量，你爲甚麼要出賣他？」

杜文鴻直到這個時候，突然冷笑道：「十年前江邊碼頭大戰羅老北一役的時候，他已是我的人，我才是他的眞正後台老闆！」

席三爺怒道：「放屁！」

金狼却瞪着席三爺，道：「放屁的是你！我在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替杜四爺工作了兩年，但你却在我十七歲的時候，才强迫我加入你的組織！」

席三爺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多年以來，他一直想辦法怎樣將翁老太爺和狄老二除掉。

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杜文鴻也在處處謀算着自己。

多年來他深深信賴的金狼，原來竟是杜文鴻早就佈置好的臥底。

如果不是自己還有一個準女婿藍浪在場，現在他大概已在黃泉路上，與翁老太爺走在一起了。

× × ×

無論是誰，能够用一隻袋錶，就將金狼的短劍擊爲兩截，這個人的本領就絕不能看輕。

金狼在這個都市裏，身經百戰從未一敗。

但這時候他面對着藍浪，居然有點緊張的感覺。

不過，他仍有足够的信心，將對手擊敗。

剛才藍浪顯露的一手，雖然很漂亮，也很够勁，但他畢竟是個享受慣了的花花公子。

而金狼本身，却是一個曾經在刀林劍海裏身經百戰的戰士。

高手相爭，武功的强弱固然重要。

但臨敵經驗的深與淺，往往也是分出勝負的重要因素。

而且金狼也絕不認爲藍浪的功夫，會比自己更高。

他的想法，也就是席三爺和杜文鴻的想法。

但席三爺當然也希望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因爲如果藍浪死在金狼手下的話，他立刻就會從本市第一號大亨的寶座摔下，甚至摔死！

翁老太爺正是前車可鑑的例子。

席三爺當然很瞭解金狼的功夫。

他的功夫，並不如他頭上金黃色的頭髮，令人看來覺得輝煌燦爛。

但他每一招出手，都比敵人眨眼的速度更快。

他殺人的時候，就像肚餓時候要吃飯一樣，永遠不必考慮。

你幾時見過飯碗裏的飯會突然飛走？

金狼既吃飯，也吃人。

他吃人的時候，通常都用一柄短劍。

但現在他赤手空拳，就想衝前將藍浪吃掉。

× × ×

當金狼用最猛烈短程衝刺速度向藍浪衝去的時候，藍浪仍然坐在一張大枱面前，醉醺醺地在斟酒。

但等到金狼已經一拳快要打碎他的下顎之際，藍浪忽然就用左手大力一推。

這一推之力，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

整張大枱子立刻就被推翻，「嘩啦嘩啦」的滿地都是杯，碗，碟和殘羹冷菜的汁液。

金狼衝前的身子，頓時被一窒。

而藍浪却已拿起一隻白蘭地的瓶子，向金狼的拳頭擊去。

金狼冷笑，竟不縮手。

一聲巨響，酒瓶爆裂玻璃碎片橫飛。

但金狼的拳頭，就像是鋼球一樣，連皮膚都沒有被擦損。

藍浪一怔，繼而大笑，道：「好硬的鐵拳！」

金狼吐納運氣，厲喝三聲，兩條鋼鐵般的手宛如砲彈向藍浪臉上轟去。

藍浪向左一側，避開，然後一條右腿就向金狼的小腹踢去。

金狼雙肘一沉，重擊藍浪膝蓋。

但藍浪的右腿忽然又收縮，左拳却已呼一聲向他的太陽穴撞去。

金狼向以出手奇快引以自豪，想不到藍浪這一腿一拳的速度，竟然猶在他速度之上！

但金狼畢竟還是金狼，藍浪這一拳，並未命中目標，金狼手一翻，已將他的拳勢擋開。

在短短幾鈔鐘內，這兩個人已拚了好幾招，而且每一招都驚險萬分。

藍浪的動作，仍然快如電閃。

金狼的身子忽然躍起，右拳又再向對方的臉擊去。

他的拳勁十分厲害，連白蘭地酒瓶也被他擊碎，而他的手却能若無其事，如果給他一拳打在臉上，後果如何，自是不問而可知了。

這一次，藍浪不再閃避，突然也揮拳相迎，實行以拳碰拳，硬拚一招。

金狼冷笑，拳上勁力又再添增幾分。

突然間，每一個人都清晰地聽到了一種很可怕的聲音。

那是骨碎的聲音。

只有骨頭被擊碎的時候，世間上才會有這種可怕的聲音出現。

每一個人都在想着：

「這個花花公子的拳頭碎了。」

甚至有人還在這樣地想：

「他的拳頭忒地嬌嫩，用來打女人倒還可以。」

誰知道大家再看清楚一點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的想法簡直就滑稽得無以復加。

被擊碎拳頭的人，並不是藍浪，而是金狼。

× × ×

沒有人會相信發生的事，偏偏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出現了。

金狼的額上已冒出冷汗，左手捧着右拳，整個身子都在發抖。

他這一隻右拳，力逾千鈞，堅若岩石，最少有好幾十個人曾在他的右拳下變成殘廢，甚至死亡。

但他現在已經知道，這一隻右拳從今後起，已不再可能再回復從前的舊觀了。

這隻手已完全殘廢。

他現在的表情，就像是從雲霧瀰漫的高峯裏，忽然掉進了第十八層地獄時候的表情一模一樣。

藍浪一拳打碎了金狼的右拳後，並沒有乘勝追擊。

看他的神態，倒像隻驕傲的貓，剛咬了老鼠一口，然後又在等待老鼠的第二次掙扎。

不過金狼並不是一隻老鼠，而是一頭憤怒的狼。

老鼠只會逃走和掙扎。

但狼却會反撲過來，噬咬任何追逼他的敵人。

即使牠所受的傷害很嚴重，你亦決不能輕視牠的反撲行動，很可能牠在垂死前的反撲，同樣能令敵人置諸死地。

× × ×

世界上的確有種人，寧願死也不願意失敗。

金狼就是這一種人。

在這個大都市裏，他有長勝不敗的驕人紀錄。

這是他一直對自己最滿意，最自豪的地方。

從二十一歲那年開始，這裏已沒有任何人敢得罪他，更沒有人敢譏笑他是個混血雜種。

這是因爲他的拳頭，比任何人腦袋都硬的緣故。

假如他長勝不敗的紀錄被毀，他將會覺得自己已徹底的失敗。

失敗並不可恥。

但却可悲，可憐；尤其是在他們的圈子裏，失敗了一次，想東山再起簡直就難如登天。

何況他的右拳已經註定殘廢？

所以，金狼第二次的反撲，是絕對不留餘地的拚命出擊！

他的手裏，已從杜文鴻的手下那處，弄來了一柄很沉重，但却已生了銹的大斧頭。

這柄大斧頭長達三尺半，重二十八斤，雖然斧鋒已銹跡斑斑，但保證一斧就能將一頭大山豬劈爲兩段。

金狼的右手雖被擊碎指骨，但仍能將大斧頭雙手拿起，而且舞舞嘯生風，來勢洶

湧已極。

儘管金狼已擺出了一副拚命的姿態，藍浪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紋風不動。

他簡直就比旁觀者還更冷靜得多。

驀地，一蓬斧影，向藍浪直罩下來。

好快的一斧。

但藍浪反應之快，更加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他突然跳起來，用膝蓋向金狼小腹下的那個地方撞去。

金狼臉色又變，他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此一着。

雖然他已有拚命之意，但他還是不想在未死之前，就先做了個太監。

他立刻抽斧後退。

但藍浪一點也不放鬆，猛地衝前，一拳就向金狼的腰間擊去。

金狼這一次不再迴避，手起斧落，大斧迎頭就向藍浪劈下。

就在這時，藍浪的拳已縮回，用一種匪夷所思的速度，繞過了金狼的背後。

金狼大吼一聲，斧勢如旋風飛捲，也緊緊跟隨在藍浪的背後。

誰知藍浪又再擰身，雙手齊向金狼的雙腕揷去。

這一着變化，更加大出人意表。

金狼只覺得雙腕突然一陣劇痛，痛得連手臂也爲之痲痺，手中巨斧再也拏不穩，鬆甩跌下。

藍浪叱喝一聲：「着！」

金狼手裏的巨斧，就這樣便落在藍浪手中。

金狼還想再拚，不要命地撲前。

但忽然斧影疾閃，金狼慘呼一聲，這個以前從未失敗過的長勝好手，便倒在血泊之中，再也爬不起來。

× × ×

金狼一死，杜文鴻的臉色也就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已不打算在這裏逗留下去。

他頭也不回，就帶着剩下來的十幾個手下，奪門而出。

就在這時候，席三爺冷酷的聲音已經響起：「杜老四的手下可以離開這裏，但杜老四却走不得！」

七八個席三爺的手下，已將杜文鴻圍住。

杜文鴻神色慘變，說道：「三哥，你千萬別殺我，你放過我……我願給你三十萬……」

「三十萬？」席三爺冷笑，「就算你有三千萬，也休想買回你的狗命！」

七八個大漢又再逼近了杜文鴻兩步。

杜文鴻的手下雖然還有些人想救他的性命，但看一看敵我形勢懸殊，都不禁大爲躊躇，而且越退越遠。

只有一個人還肯爲杜文鴻拚命。

這個人姓何名阿祿，長得並不高大，但手裏的一柄刀却快如閃電，曾替杜文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他不顧一切的揮刀，拚命想將杜文鴻救出險境。

但他才闖進人叢裏，立刻就挨了一巨斧。

何阿祿向杜文鴻的其他手下大聲疾呼：「你們爲甚麼還不過來救四爺，他奶奶的……」

罵人的說話還未罵完，四把利刀和三把斧頭已又再一齊向他身上招呼。

何阿祿連慘叫聲都已被別人的喊殺聲掩過，當他躺在地上的時候，一張臉龐簡直不成人形。

杜文鴻的手下在遠處見狀，不禁人人臉色大變。

終於，連杜文鴻的最後一個手下，都跑得乾乾淨淨，誰也不願意落得何阿祿般的悲慘收場。

杜文鴻忽然跪了下來，幾乎聲淚俱下，對席三爺大聲道：「別殺我，你要甚麼我都可以給你！」

席三爺却連正眼都不瞧他一下。

他只是冷冷的說出兩個字：「動手！」

一聲動手，杜文鴻立刻就變成了一個血人，橫屍倒下。

現在，四條A這個龐大的組織，就只剩下了席三爺是唯一的領袖人物。

巨人要他去殺的三個人，現在已殺了兩個。

但第三個要殺的人，又將會是誰？

× × ×

長曦，六點三十五分。

今天席三爺比平時起得更早。

他現在手裏捧着的咖啡，已是他今天的第三杯。

他約好了藍浪，今天七點鐘就出發，去「拜候」一個惡霸。

雖然這個大都市差不多儘是四條A的天下，但有些地方還是由另一些勢力根深蒂固的惡霸所統治的。

孟連虎就是這些惡霸中勢力最大的一個。

但席三爺今天就要去將孟連虎的勢力連根拔起，還要將他殺掉。

藍浪有點意外。

席三爺的解釋却是：「孟連虎就是巨人要他去殺的最後一人。」

爲了要救玲玲，藍浪當然不反對將孟連虎這種人殺死。

反正連翁老太爺和杜文鴻都已殺了，多殺一個孟連虎，又算得上是一件甚麼大不了的事呢？

到了六點五十分，藍浪已到。

席三爺露出滿意的微笑。

他做事向來守時，當然也喜歡一些守時的人。

大鐘剛好七點正，四輛汽車就從席公館的大門出發。

其中有三輛汽車，本是屬於翁老太爺和杜文鴻的。

但現在已被席三爺「徵用」。

在這個弱肉强食的世界裏，勝利者將會得到他的戰利品，然後又再利用戰利品去打另一場仗。

但藍浪却知道，席三爺將遭遇到的一戰，必會比昨晚在虹橋飯店的戰役更驚險，更艱鉅。

因爲孟連虎的實力，比翁老太爺或杜文鴻更强。

長久以來孟連虎蟄伏不動，只不過是因爲四條A分別擁有四股强大的實力。

但現在呢？

狄闕刀先被殺，繼而翁，杜兩帮人馬俱喪師於虹橋飯店，席三爺孤軍深入敵人腹地，自然並非明智之舉。

席三爺並不愚蠢，他應該想到這一點的。

但他居然還要去冒這個險，究竟是甚麼道理？

然而，藍浪很鎭靜。

也許他本來就是一個不怕死的花花公子。

一個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當然就會變得比任何人都更鎭靜了。

× × ×

席三爺說要去「拜候」孟連虎，果然就眞的擺出一副拜候者的姿態出現。

一張早已塡寫妥當的拜帖，由席三爺親自交給了孟連虎的總管家孟鈺。

席三爺和十幾個手下，規規矩矩的在孟公館的門外等候着。

五分鐘後，孟連虎親自出迎，親切地和席三爺擁抱在一起。

看他們的樣子，倒像是老朋友久別重逢一樣。

然後，所有的人，都在孟連虎的帶領之下，走到了一所華麗寬敞的大廳。

孟連虎的手下，似乎一點戒備的神色也沒有。

如果有人說孟連虎將會和席三爺發生火併，恐怕誰也不敢相信。

但席三爺來到這裏的目的，本就是要殺孟連虎。

可是，爲甚麼連一點準備動手的跡象也沒有。

難道席三爺說要殺孟連虎，竟是騙人的。

如果這是一個騙人的假局，他要騙的人是誰？

藍浪是個聰明人，他當然老早就已經想到這一點。

席三爺要騙的人，就是藍浪！

× × ×

孟連虎的樣子，其實一點也不像個惡霸。

他只像個肥肥白白，平素養尊處優中年商家。

商人也有很多種，有一些商人每天辛勤工作，比工人還更勞心勞力，但有一種商人却只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家裏享淸福，財富便源源不絕滾進他的保險箱裏。

如果孟連虎眞的是個商人，他一定是屬於後者。

不過，他並不是商人。

他是惡霸，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惡霸。

能够被稱爲惡霸的人，行事作風自然橫蠻不講道理，霸氣十足。

他和席三爺客氣了一番之後，却忽然冷冷對藍浪道：「你上當了，巨人第三個要殺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講完這三句說話，孟連虎已拖着席三爺的手，兩人同時後退，同時大笑。

而席三爺的手下，却已首先圍了上來，將藍浪的每一條退路都封死！

× × ×

藍浪已變成了網中之魚。

席三爺不在自己的地方動手殺藍浪，因爲他知道憑自己的一羣手下，就算能够制服藍浪，他所付出的代價也絕不會輕。

而且席公館四通八達，可以讓他溜走的路徑實在太多。

但孟連虎這裏却只有一條進路，也只有一條退路。

只要將進路封死，藍浪就算長上三雙翅膀，亦决難逃羅網。

同時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孟連虎在一年前，已秘密地從北京請來了四位武功絕頂的高手，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在這個地方上大幹一番事業。

席三爺知道得這樣淸楚，因爲孟連虎本就是他的人。

而他本身，就是那四位高手的眞正幕後大老闆。

同時，也是孟連虎的大阿哥！

× × ×

在四條A這個組織裏，沒有人知道席三爺早就與孟連虎互相勾結。

如果翁老太爺和狄闕刀的消息稍爲靈通的話，席三爺早就已經被他們揑死。

席三爺勾結孟連虎，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爲這裏的第一號大亨，第一號頭子！

席三爺對於孟連虎從北京裏請回來的四大高手，可謂信心十足。

這四大高手，每一個人的功夫，都只會在金狼之上，而絕不會在金狼之下。

金狼雖然死在藍浪的手中，但這四大高手一定可以把藍浪置諸死地。

席三爺忽然嘆了口氣，一雙老狐狸般的眼睛直盯着藍浪：「我一向以爲你很聰明，想不到你今天却笨得厲害，終於還是要死在這裏。」

藍浪冷冷道：「能够在你手下逃脫魔掌的人，世間上並不多見。」

席三爺又嘆着氣，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其實想殺你的並不是我，而是巨人，玲玲落在他手裏，偏偏巨人要我殺的三個人，最後的一個就是你！」

藍浪毫不動容，神態鎭靜如昔。

席三爺微笑着，又道：「實話實說，我根本不想殺你，可是爲了玲玲…」

藍浪突然打斷了他的說話道：「你不是爲了玲玲才殺我，而是爲了你自己！」

「爲了我自己？」席三爺大笑，道：「你倒不妨說說，究竟是甚麼緣故？」

藍浪冷笑着，道：「因爲你根本不想我娶玲玲，但碍着我叔父藍師長的面子，却又不能不暫時敷衍敷衍。」

席三爺笑容開始僵硬，倏地冷喝：「說下去！」

藍浪輕輕咳嗽兩聲，臉上的表情也很不好看，他接道：「你心目中的佳婿，是韓大帥的第四個兒子韓國登！」

席三爺突然又再大笑，道：「好！說得眞好！只可惜你不但已在情場上吃了敗仗，甚至在戰場上也要落得一個悲慘的收場。」

藍浪忽然捲起衣袖，眼中露出兩道冰

冷而充滿殺機的光芒：「我現在只想告訴你一件你連做夢都不會想得到的事。」

席三爺的笑容漸褪。

藍浪壓低了聲音，神秘而且曖昧地一笑：「你的女兒絕對配不上做韓大帥的媳婦！」

席三爺怒道：「胡說！」

藍浪露出了雪白的牙齒，笑意看來益發令人覺得曖昧，可怕：「因爲你的女兒已不再是處女！」

席三爺的臉刷的發白，怒喝道：「放屁！」

藍浪還在微笑着：「昨天晚上，我已把她强姦，同時，我更早已知道，巨人要你去殺的第三個人，絕不會是孟連虎…」

席三爺又想破口大駡，但他嘴唇剛啓動，便發覺自己整個人都已冰冷。

冰冷得連駡人的說話也駡不出口。

藍浪忽然又從懷中亮出一柄短刀。

這柄刀子，竟然渾身上下，連刀鋒都全部被染上了血紅的顏色！

這種紅色的刀子，席三爺當然知道就是刺死狄闕刀的那一種。

席三爺就算再沉得住氣，現在他的臉也難免不陣紅陣白，最後變成豬肝之色。

「你，你就是巨人？」

「不錯，這許多日子以來，一直令你提心吊膽的巨人，就是我！」

「殺狄老二的人也是你？」

「不錯，」藍浪淡淡道：「但當時我的臉上曾經過化裝，他臨死的一刹那還不知道我就是巨人！」

席三爺終於明白了許多以前不明白的事。

擄刦玲玲的人根本就是藍浪的黨羽。

席三爺過了很久，才道：「便把四個手下殺死，只讓其中一個活着，把玲玲擄走！」

藍浪立刻搖頭，道：「除了開車綁架走玲玲的黃大鬍之外，其他四個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市井流氓，黃大鬍給了他們每人三十塊大洋，就算叫他們上刀山，他們都絕不會畏縮。」

席三爺冷冷道：「花了一百二十塊大洋，就把他們的性命都買了下來，的確很便宜。」

藍浪輕輕一嘆，道：「在這種地方裏，人命的確不太值錢，但這四人平素好事多爲，我殺了他們，心中一點也不會覺得內疚。」

席三爺忽然大聲怒吼：「但你爲甚麼要糟塌了玲玲！」

藍浪瞇着眼，沉聲道：「因爲她是你的女兒，我早已告訴過你，今年之內，汝必家散人亡！」

席三爺怒道：「你究竟是誰？藍庭淵師長是否眞的是你叔父？」

藍浪嘆口氣，道：「本來不是的。」

席三爺一怔。

藍浪的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又道：「但當我孝敬了他二十萬塊之後，我忽然就變成了他的內侄，而且每天都在他身傍，就好像眞的叔侄一樣。」

席三爺怒吼道：「二十萬塊大洋有甚麼了不起，我也可以給他，總有一日我要他叫做老祖宗！」

藍浪冷冷道：「只可惜現在你已有今天，絕不會有明天，也更不會有甚麼總有一日！」

席三爺突然狂笑。

「今天死的是你，因爲你已掉進了天羅地網，而且還面對天下無敵的四大殺手——雙天至尊！」

× × ×

席三爺講完這句說話之後，孟連虎立刻就將一隻精緻的瓷杯敲碎。

然後，這大廳的四個角落，就分別冒出了四個人。

這四個人兩個穿黑衣，而另外兩個則穿白衣。

藍浪當然聽過江湖上有四句說話：

「黑雙天，白至尊，黑白聯手，雙天至尊！」

天下間奇人異士雖多，但能在雙天至尊四人聯手下倖免的人，到目前還找不出一個。

所以，席三爺的語氣，十分肯定：「今天死的是你！」

藍浪却道：「你做得很對，因爲我就是巨人，而且我要你殺的第三個人就是我，問題上是你能否殺得了在下而已！」

面對着雙天至尊四大殺手，藍浪仍能保持這份輕鬆和鎭靜，更顯得他確實是個足以擔當大任的領導之材。

事實上，他領導下的巨人盟，已幹下了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一點，是席三爺無法否認的，也無法忍受的。

席三爺突然大喝：「動手！」

立刻就有兩個黑衣人，像一雙龐大的黑熊，分從左右向藍浪撲去！

× × ×

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黑雙天，並不是兩兄弟，也不是兩個男人。

他們是一男一女，而且是夫婦。

這一對夫婦加起來剛好六十歲，丈夫三十三，妻子二十七。

但他們的體重，却很驚人。

丈夫二百八十磅，而妻子也有二百三十磅以上。

雖然他們加起來已超過五百磅，但看起來一點也不胖。

因爲他們都長得很高大，而且渾身肌肉結實如鋼鐵。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袁刦天的拳頭曾一拳就將一隻發狂飛奔過來的巨大野豬打死。

而他的老婆蘇天鳳，也有不少輝煌燦爛的歷史。

據說她的一對腿，可以不停地連環掃斷六十四根比她的腿還更粗大的木樁，而死在她腿下的人，已超過六十四這個數目不知若干倍。

黑雙天能有無敵的威名，功夫自然有其獨特之處。

雖然他們的身軀都異常龐大，但這時候分從左右撲向藍浪的去勢，却竟然輕盈如同飛鳥。

輕盈如飛鳥。

勇猛兇殘却宛若黑熊。

這正是黑雙天的特色。

藍浪碰上了這一雙巨無霸，看來簡直就變成了一頭沒有角的麋鹿。

但他並非眞的是頭麋鹿。

他也和黑熊一樣勇猛，而且手裏的紅色小刀更具有毀滅一切兇猛敵人的力量。

× × ×

當袁刲天衝過來的時候，他的手裏是空着的。

但等到他已十分接近藍浪的時候，原來空着兩隻手，忽然就多出了兩根鋼鈎！

「嗤」一聲响，其中一根鋼鈎已搭在藍浪的衣領上，將他一片衣服布料扯下。

而蘇天鳳那條又粗又大的腿，已像一枚石炮彈般向藍浪的胸膛撞去。

沒有任何人的胸膛，可以經受得起這個女人的全力一擊。

幸好藍浪沒有被她的腿踢中，反而左手如巨鷹探爪，一抓就將她的足踝抓住。

袁刲天怒叱一聲：「放肆！」

藍浪沒有放手，反而輕鬆地摸了摸蘇天鳳的小腿，道：「好香的美腿，只可惜尺碼太大了一些。」

蘇天鳳怒不可遏，擰腰翻身，一掌劈向藍浪的臉孔。

而袁刲天的鋼鈎，也已雙雙兇擊藍浪左右兩邊太陽穴。

藍浪立刻鬆手後退，袁刲天整個人已連鈎帶腿的飛撲過來，他這一股氣勢，比一條憤怒的美洲豹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藍天鳳那一掌雖然落空，但第二掌又已排山倒海似的湧向藍浪。

誰知藍浪颯聲橫縱五尺，避開了袁刲天致命的兩根鋼鈎，跟着便雙手橫掃，只聽得兩聲悶响，蘇天鳳背上已連吃兩記掛鎚。蘇天鳳面色慘變，踉蹌仆前盈丈。

袁刲天見老妻可能受傷，一時不敢冒進，反而退後，務求穩住自己的陣脚。

就在此際，環伺在旁的白至尊兩人，已經在最有利的刹那間，遽然出手！

× × ×

白至尊兩人，身材比起黑雙天夫婦可差得遠了。

白至尊的老大還健碩一些，約莫還有一百二十磅左右，但是那個老二，無論你怎樣看來看去，他這個人都絕不會超過一百磅。

但這兩個人一出手，居然立刻就將藍浪「叭」一聲的，在胸膛上賞了一掌。

而且擊中藍浪的，就是那個還沒有一百磅的老二！

× × ×

白至尊的老大姓白，名如墨。

而老二却姓墨，名若清。

沒有人知道白如墨和墨若清這兩個人的眞正來歷，甚至連他們的師父是不是中國人也沒有人知道。

但每個稍在江湖上混過兩天的人都知道，他們是當今江湖上最可怕的師兄弟。

他們今年才三十四五。

但十四五歲的時候，這對來歷不明的師兄弟，便曾在天津城的一個擂台比武中，將五個來自俄羅斯的大力士，打得焦頭爛額，後來還在擂台之外，將其中三個大力士打死！

當時人人都交口稱譽，說白墨兩位小英雄！大大的替咱們黃種人爭了一口氣。

誰知道他們不但殺俄國人，也殺中國黃種人。

而且他們殺黃種人的時候心腸更狠，手段更毒辣！

二十年來，白至尊只殺過三個俄國大力士。

但他們殺的中國黃種人，却已遠超此數百倍！

× × ×

藍浪挨了墨若清一掌。

但他挨得住。

因爲他在中掌之前，已經側身將對方的掌力卸去大半。

墨若清這掌若是打得結實，藍浪就算不立刻重傷倒地，也勢必當場吐血不可。

這個還不够一百磅的白衣至尊，掌力約在他體重的十倍左右。

忽然間，藍浪用盡全身氣力，向蘇天鳳撲去。他手裏的紅刀子本已收回懷中，但現在又再拔了出來。

白如墨狂吼一聲，反身揮拳，痛擊藍浪的後腦。而袁刲天的鋼鈎，也在同一刹那間，直揷藍浪頸脅下的肋骨！

這兩個人的圍攻，簡直已將藍浪整個人置諸必死之地。

即使是一隻飛鳥，也絕不可能躲避這兩人同時石破天驚的一擊。

而蘇天鳳和墨若清，根本就毫無揷手進攻藍浪的餘地。

每一個人都已看出，藍浪已沒有辦法，也沒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之下死裏逃生。

然而，事情忽然又起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 × ×

白如墨反身揮拳，看似平平無奇，實則上這是他九大絕招之一的「邪拳無影」！這拳攻打敵人的部位，是人身體上極脆弱的後腦，這一拳百份之百足以致命。

但藍浪突然間低頭，也反身一刀就向白如墨的小腹刺去。

至於袁刲天在後雙鈎齊攻，他居然毫不理會。

白如墨在瞬息之間，說甚麼也想不通藍浪何以會這樣的做法。

他的刀縱然能刺進白如墨的小腹，但他自己的身體勢非白挨兩記鋼鈎不可。

何況白如墨只要一縱身，就可以馬上將藍浪的刀子避過？

但等到白如墨凌空躍高八尺的時候，他才覺得到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這個致命的錯誤，就是他疏忽了袁刲天這個人，也疏忽了他手裏的一雙鋼鈎！

袁刲天作勢欲揷藍浪。

但他並不是眞的要把鋼鈎揷進藍浪的身子裏。

他這樣做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白如墨引進一個萬劫不復的陷阱裏。

直到白如墨躍高，袁刲天突然颯颯兩聲，把一雙鋼鈎狠狠揷入他兩邊胸膛之後，他才如夢初醒。

藍浪之所以自始至終那樣鎭靜，原來他已智珠在握，因爲黑雙天本來就是藍浪預早收買好的兩顆棋子。

斗大的汗珠從他額上滾下。

他是雙天至尊裏的第一號人物。

但他却最先倒了下去！

× × ×

白如墨被殺，而且死在袁刲天的雙鋼鈎下！

這件事打擊最大的人，除了墨若清之外，就是席三爺和孟連虎。

誰也想不到黑雙天本來早已是藍浪的人，而且更在最重要的關節裏，一舉殲滅了白至尊的老大白如墨。

墨若清眼睛瞳孔擴大，身子却在不停後退。

他現在已明白，藍浪一爪抓住蘇天鳳足踝的時候，蘇天鳳的腿爲甚麼還能保持完整，不被折斷。

如果蘇天鳳不是藍浪的人，只怕她早已廢了一條腿。

後來藍浪在蘇天鳳背上的兩記掛鎚，當然也打得並不重。

墨若清一步一步後退。

袁刲天蘇天鳳夫婦却一步一步緊逼着他。

墨若清的背脊在發冷。

至尊雖然號稱無敵，但現在却只剩下了一張丁三。

墨若清並不是本領不如袁刲天，也更不在蘇天鳳之下。

但以一敵二，他却必敗無疑。

更何況除了黑雙天之外，還有一個武功高深莫測的藍浪？

突然間，外面傳來殺聲震天。

二十四個紅衣黑褲的漢子，二十四柄血紅色的刀子，一齊衝進這個大廳。

席三爺臉色大變。

因爲巨人盟的精銳份子，已在羅老北率領之下，殺了進來。

席三爺的手下，和孟連虎的手下，奮力死戰。

這些人在拚命的時候，席三爺想悄悄的溜出去。

但他才伸步想踏出大門，馬上就看見門外還有六個黑頭巾，紅褲赤膊的大漢在把守着。

席三爺一楞，急急後退。

但他一轉過身子，就臉碰臉的看見一個冷酷的人，一張冷酷且充滿仇恨的臉。

這個人就是他女兒心上人——藍浪！

× × ×

「你完了！」

藍浪的聲音，和他臉色，同樣冷酷。

這不但冷酷，而且更包括着一種無法描叙，可怕已極的仇恨在內！

席三爺緊握雙拳，恨不得一拳就將他的鼻樑打碎。

但他還沒有動手，却反而先給藍浪迎着臉鼻，一拳重重擊下。

席三爺在這一瞬間的感覺，就彷彿一個在戰場上戰敗了的將軍，突然被敵方的統帥一刀砍下。

他挨了藍浪這一拳，整張臉就馬上濺滿了鮮血。

他以前經常一拳就把別人的臉孔打成這個樣子，因爲他是個有權有勢的大亨。

誰也想不到他也有挨這拳頭的一日。

雖然他的人還能勉强站着，但他的心却已沉到脚底。

——任何人忽然從雲堆裏落到爛泥堆裏的時候，都一定會有這種感覺。

席三爺雖然又驚又怒，但他的聲音仍然很穩定：「你究竟是誰，我和你之間有甚麼仇怨？」

藍浪冷冷道：「你不必問我名字。」

席三爺道：「爲甚麼？」

藍浪道：「因爲就算我把自己的眞實姓名說出，你仍然不會知道我的來歷。」

席三爺道：「爲甚麼？」

藍浪冷笑道：「你知不知道鄺冰梅已在天堂上等你二十二年。」

席三爺突然整個人都變成僵硬。

過了很久，他才重重嘆了口氣，道：「你就是她的兒子？」

藍浪咬牙道：「不錯，你總算還能記得起她有一個兒子！」

席三爺忽然沉默下來。

因爲他已無話可說。

× × ×

二十二年前，席三爺還未是個大亨。

那時候，他仍是一個專門欺騙女人金錢的大騙子。

鄺冰梅就是他最後的一個下手對象。

結果，他騙了她的全部感情，也騙了她的全部財產。

最後，席三爺更殺了她！

但他却沒有將鄺冰梅的一個兒子也一併殺掉。

這個孩子，就是藍浪。

× × ×

結果，藍浪由他叔父將他撫養長大。

他的叔父，遠居南海，是南海十大首富之一。

兩年前，他的叔父死於心臟衰弱症，臨死前將一封遺書親手交給藍浪。

那一封遺書，使藍浪瞭解到自己的眞正身世。

他還未出生，父親便已病逝。

但兩歲的時候，母親又被席鐵峯所欺騙，最後更賠上了一條性命。

血債血償。

於是，他開始着手組織巨人盟，網羅天下好手，目的就是要席三爺家散人亡。

他不但承受了叔父一筆數目龐大的遺產，同時更在叔父生前嚴密督管中，練成了一副不怕死膽色，和驚世駭俗的功夫。

一個既有本領，又有錢的英俊年青的紳士，要成立巨人盟這樣的組織，自然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但要對付席三爺可不能不費番功夫。

然而，藍浪終於辦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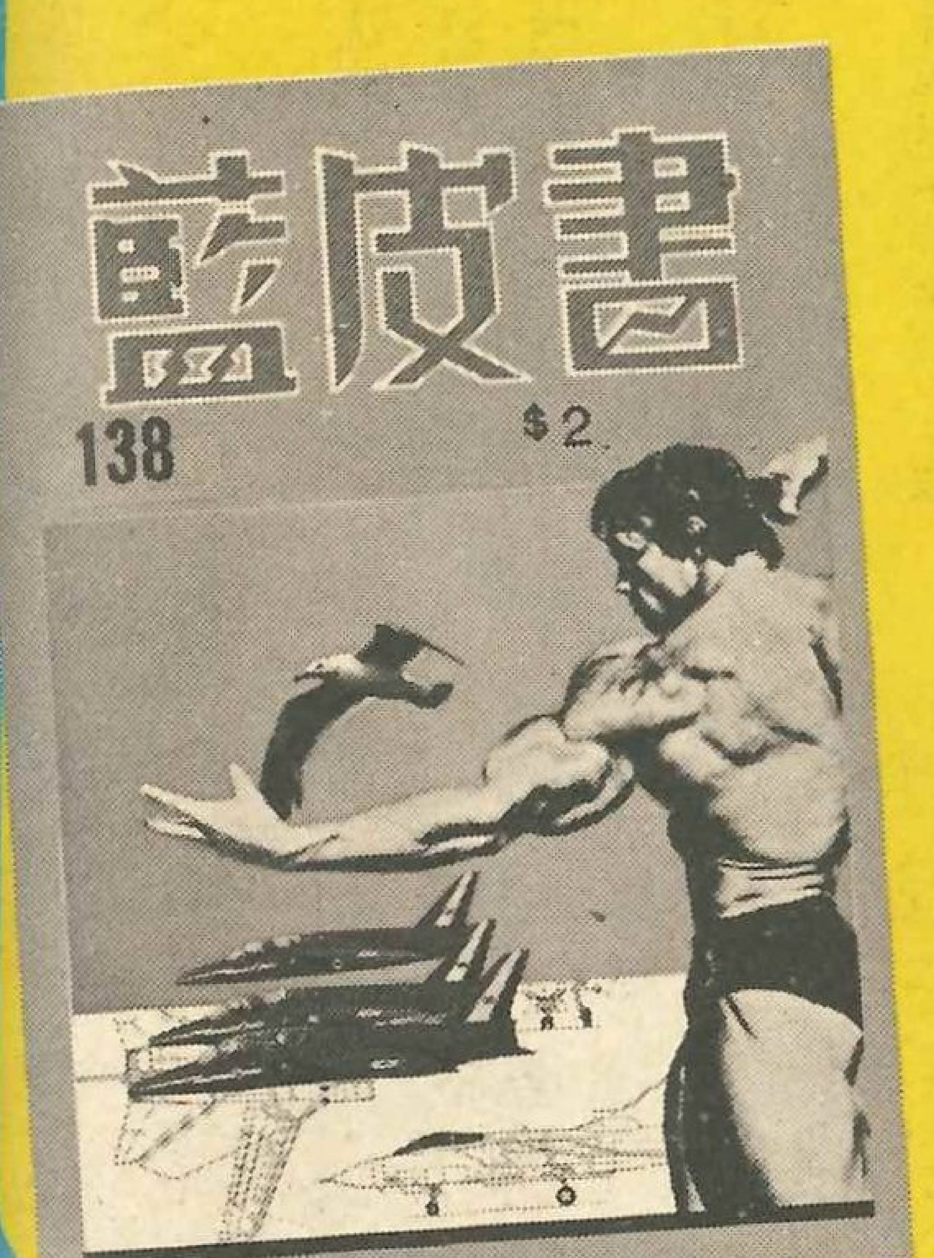
他首先讓席三爺儘量孤立。

四條A本是席三爺最大的一股力量。

但這四條A却不齊心，而且更有勾心鬥角的情況出現。

藍浪却早已查出，孟連虎早已被席三

訂閱 藍皮書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塡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請沿此綫剪下▶

訂閱 武俠世界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塡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爺所收買。

而孟連虎從北京請回來的四位無敵殺手，其實就是席三爺的主意。

可是席三爺怎樣也料不到，黑雙天早在兩年前，便已是藍浪的朋友。

白至尊向來與黑雙天夫婦存有心病，他們之間的火併，就算今天不爆發，也總有爆發的一天。

白至尊現在僅餘墨若清一人。

席三爺已完全孤立！

×　×　×

墨若清是當世名氣最大的一位殺手。

他殺過無數人，也被無數人追殺過。殺手殺人，別人也同樣要殺殺手。

但他從未被人擊敗過，所以只有他殺別人，而別人却怎樣也殺不了他。

可是，世事如棋局局新，任何人的命運也有逆轉的時候。

黑雙天既能將白如墨殺死，當然也能殺墨若清。

沒有人會認爲黑雙天勝過白至尊。

但在今日的形勢下，黑雙天出其不意先殺了白如墨，他們早就穩操勝劵。

墨若清並沒有罵黑雙天夫婦太陰險狠毒。

因爲他自己也是同類型的人物。

他現在只想和黑雙天拚個同歸於盡。

但他却終於達不到這個目標。

他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只能將蘇天鳳的左脚打斷。

但就在蘇天鳳左脚被打斷的同時，袞封天已把一隻鋼鈎深深插入他左邊心臟！

黑雙天殺墨若清這戰果，相當合理。

因爲墨若清雖强，畢竟是以一敵二。

從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至尊。

只有雙天！

×　×　×

「該死的人，都已死了，爲甚麼你還不去死？」藍浪聲音平靜，但這種平靜中所埋藏着的仇恨，却比激動的聲音更殘酷百倍。

他這些說話，是對着席三爺說的。

席三爺木然道：「玲玲呢？你打算把她怎樣？」

藍浪冷笑道：「她只不過是個婊子，就算以前不是婊子，將來一定會是的，我已打算把她賣給淫媒孫五嬸！」

席三爺厲聲道：「你肯放過她，我就立刻死！」

藍浪嘿嘿一笑：「難道我不肯放過她，你就能活着？別忘記你的性命已不在你手中，而是在我掌握之上！」

席三爺冷然道：「我明白，但你也別忘記，羅老北的性命，却在我手中！」

藍浪一呆。

他忽然大笑，大聲道：「羅老北！」

羅老北立刻就從後面走了上來，他的臉色很蒼白，但神態却痛快極了。

因爲他已看見十年前逼他跳江逃命的大仇人，遭遇到悲慘的結局。

席三爺怒道：「你別太得意，你服下了我的毒藥，解藥仍在我的手中。」

「解藥？」羅老北轟聲大笑起來：「你以爲憑着一些解藥，就可以要脅別人了？你錯了，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解藥。」

席三爺顯然不明白他爲甚麼會講出這種說話。

藍浪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羅老北早已患了絕症，三位來自德國的醫生，肯定他決不會上三個月的壽命。」

「三個月？」羅老北的笑容很蒼凉：「其實我知道自己能够再活三十天，已算是奇跡，在這半個月來，我彷彿已衰老了三十歲，而且每晚都在吐血，呻吟！」

席三爺終於明白了羅老北爲甚麼不需要解藥。

也許羅老北所需要的解藥就是死亡。

突然間，不遠處又傳來一陣凄厲的慘叫聲。

孟連虎也已被殺！

就在孟連虎剛嚥氣的一刹那，席三爺同時體會到了死亡的滋味。

藍浪把一柄紅色的刀子，深深刺進席三爺腹中！

然後，羅老北也用盡全身氣力，一斧砍在席三爺背上！

在這個大都市不可一世的席鐵峯，終於死在孟連虎的地方裏，連孟連虎這個倒霉的主人，也難逃厄運。

羅老北看着席鐵峯的屍體，喃喃道：「席老三，你終生貪婪地去搶掠別人，結果又得到些甚麼呢？」

×　×　×

在一間又潮濕，又黑暗的房子裏，蜷伏着一個美麗，但已憔悴不堪的女孩子。

她就是席玲玲。

藍浪眞的已將她强姦？

不！

藍浪並不是那種殘酷如野獸的人。

他在席三爺面前講那種說話，只因爲他在報復。

席三爺既然能騙自己的母親，藍浪爲甚麼不能也騙騙他？

謊話有時候也像一柄刀子，可以刺傷敵人的心。

也許謊話鋒芒，會比刀鋒更加鋒利。

席三爺死了，藍浪眞的把玲玲賣給淫媒孫五嬸，讓她變成個墮落火坑的婊子？

答案是沒有。

他眞正的仇人是席鐵峯，而不是他的女兒。

下一代的生命，不應該爲了上一代的寃仇而被犧牲。

藍浪不但沒有把玲玲折磨，反而向她求婚。

而且在求婚之前，將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向她坦白說出。

玲玲哭了。

她哭了半天，又考慮了兩日兩夜。

直到第三天晚上，她居然原諒了藍浪了。

她淌着淚，與藍浪擁吻在一起。

藍浪沒有欺騙她。

他說得很坦白：

「妳父親是我的仇人，但妳却將會是我最愛最愛的妻子。」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裏的仇恨已完全溶化……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天降煞星（一）

馮嘉・文
盧令・圖

空降雖驚險　艷色却迷人

那架老單翼飛機飛得很高，似乎太高了，但是駕駛飛機的人當然是自有主意的，假如不是飛機受得住的高度，他亦不會讓飛機升上去。

飛機的引擎咳嗽了一聲，黎嘉說：「好了，現在我可以下去了。」

說着，他便放了手，讓身子離開了機翼，直墮下去，通過那副防風眼罩，可以看到飛機在他的眼中很快縮小，就像飛機忽然間向上跳升，其實則是黎嘉自己正在跌下去，跌得很快，他微笑了。那跌下去的感覺是奇妙的，在跌下去時，全身都鬆弛下來了，一切的牽掛都沒有了，祇是跌下去，知道是正在跌下去，但看不到自己是正在跌下去，因爲周圍並沒有急促上升的景物指出他是正在跌下去，周圍是一片空虛，他簡直像是正在浮上去，而不是正在跌下來的。

黎嘉讓自己的身子覆轉，使到面部向下，看見了下面的景物，但即使是這樣，他仍然不大看得出自己是正在下跌，下面是那麼大的一塊土地，雖然正在隨着他的下跌而變大，但那變大的程度是很小的。

黎嘉認清了方位，就一揮手臂，讓身子向左邊盪過去，他就像一支火箭似的向那邊飛過去，他乘機看看手上那隻高度錶，指針距離錶上的紅綫還有相當遠，在指針到達紅綫之前是不必把背上的降傘拉開的，假如到了紅綫時仍不拉開，那就沒有用處了，他的降傘便再也來不及張開，而他會跌在地下，變成肉漿的。

黎嘉不禁想起以前他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就是在跳傘時傘掣失靈而跌死了，他是跌在一座平房的屋頂上，在這屋頂上留下了一個人形的洞。祇是留下了一個洞，其他甚麼都沒有，找不到一點骨，肉或血。他的渣滓都不知飛到甚麼地方去了，這是一個奇怪的死法，一個超然的死法。黎嘉苦笑着想，也許他就採用這個死法吧。

不，他不要這樣死，他要死得新鮮一些，用一個新鮮的方法去毀滅自己。假如祇是這樣跳死，他的死就太沒有價值了，因此，遠在指針到達紅綫之前，他就把帶子一扯。

降傘從背包內彈出來了，又黃又白的一大團，就像一團雲似的。眞難以置信，這樣小小的一隻背包之內，竟能吐出這麼一大團東西，空氣很快把降傘漲滿了，於是黎嘉下降的速度也就馬上減低了，一時，肩下受到了相當大的拉力，就像骨節也要給拉脫似的，但很快他又習慣了，於是恢復了平穩。

降傘繼下降，黎嘉小心地移動着重心，控制着降傘飛行的方向。

他是一個熟練的高空跳傘好手，事實上還是一個一流的好手，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是可隨心所欲地降落在任何地方的。

在黎嘉的前頭，平原已盡，就是山區的開始了，黎嘉的降傘現在就是正在向山區飄過去，這似乎就是他要提早把降傘張開的原因了。他是要降落在山區，不是要降在平地上，所以他需要較高的高度，以便有迴旋的餘地。

降傘輕盈地飄下去，飄下去，終於到了山區的上空。

第一座高峯是很怪異的，這座山峯俯瞰着平原，大約有二十呎高，整整二十呎近乎垂直的峭壁，伸到頂上一塊圓形的高原。這就像有一個巨人用一把大刀把原來是尖尖的山峯削去了似的，自然界的景象，許多時候是奇怪得不可思議的。

黎嘉再把左臂一揮，使降傘略向右。終於，他安然落在這座平坦的峯頂上，那一片圓形的平地直徑大約祇有一百方呎左右，他降落得很準，風仍帶着降傘走，把黎嘉在地上拖動，威脅着要把他拖離空地的邊緣。這是一個很高的地方，高的地方，風總是大的。

降傘把黎嘉拖着，大約滑行了十呎，黎嘉才終於從腰間掏出了一把刀子，那刀是極其鋒利的刀子，輕易地把降傘的尼龍索割斷，使降傘與他脫離了關係！

忽然得到了自由，降傘便像一隻斷了綫的風箏一般飛起，飛出了這塊小小的高原的邊沿，向鄰近的山羣的懷抱飛去。

黎嘉坐了起身，把身上那隻笨重的背包也解下來，一面喃喃地咒罵着，這媽的背包太重了，使到他雖然乘着降傘下來，也落得太重，落地時那一撞，震得他的後

腦現在仍然微痛。

黎嘉推開了那些背包，走到高原的邊緣，向下望望，即使他這樣一個習慣了高度的人，也禁不住兩膝發軟，平原是在那麼遠的下面，似乎爬下去是沒有可能的。

但現在，要離開這高原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爬下去，他是飛下來的，他不能再飛回上去的。

他苦笑着。他不相信他可以爬下一千呎的峭壁，雖然祇是向下爬而已，他是一個一流的跳傘專家，但他並非一個有經驗的爬山家。他預算爬到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他就會跌去，跌死了。這才是一種特別的死法，爬到筋疲力盡，再也支持不住時才跌下去，這表示他是已經盡了他的能力的。

忽然，他又想起了海明威的名著「基里門基羅之雪」，裏面說，有一隻豹死在基里門基羅山頂的雪中，豹在那裏究竟做甚麼?沒有人知道。

當人們在山脚找到他的屍體時，一定也會奇怪他究竟在山上做甚麼。

黎嘉身邊一隻無綫電「必必」地响起來，向他召喚，黎嘉便把掣開了，一把男人的聲音馬上說：「你安全吧?」這是駕駛飛機的人在與他聯絡。

「謝謝你。」黎嘉說：「我是很安全的。」

「你肯定你不需要甚麼帮忙嗎?」

「我不需要甚麼帮忙?」黎嘉說：「我是安全的，這是一件我幹得來的事情，我自己知道甚麼是我幹得來的事，甚麼是我幹不來的事的?」

「好吧，再見。」

「再見。」黎嘉說。

飛機會回到機場去降落，駕駛飛機的機師不再理會他了，除非是黎嘉用無綫電求救。但是黎嘉是不會求救的，現在，黎嘉要毁滅自己也不會有干涉了，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毁滅自己。

他不禁又想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個很美滿的家庭，一位美麗的妻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們結婚的初期曾有過一段困苦的日子，後來，他的跳傘表演漸漸受歡迎，於是他的經濟便開始充裕起來了，他們生下了孩子，房子的分期終於付完，而孩子們在學校裏成績優異，黎嘉以爲他大事已定，他會安安樂樂地活到老，看着孩子們長大成人，娶妻生子。然而這一切却很突然地結束了，一次汽車失事——他的妻子駕着汽車帶着孩子去野餐，橫過火車路時，火車撞過來。他甚至沒有機會見他們最後一面——他們的屍體都已血肉模糊到難以辨認了，黎嘉的希望在一夜之間都失去了。

他後悔自己那天沒有跟他們一起去野餐，假如一同罹難，也許會好過一點，但不是這樣。偏偏那天早上他頭痛，就叫他們自己去，他們去了就不再回來，現在，黎嘉巳經沒有了生存的目標，爲甚麼他還要生存下去?他爲誰而生存下去?

於是他想到了這座山。

從小孩子時起他就注意這一座山。他小時候的志願就是爬上這山的山頂，又爬回下來，做一位爬山英雄，但他結果沒有爬，他投入空軍，受到了跳傘的訓練，愛上了跳傘這一門技藝，而戰後他也當上了跳傘表演藝員及教練，他始終沒有機會碰這座山，但那誘惑，那挑戰是仍然在的。

現在，他終於得到了「自由」了。他可以做這件他久巳想做的事情，他會死在他這個童年的夢中了。

他從背包裏取出繩索及其他的爬山用具，準備爬下山去，他並不是一個爬山專家，也沒有經驗，他對爬山的唯一知識就是買那些工具的時候從書上看到的，這一點可以保證他不會爬到底的。

說明書上說，最重要的就是椿子在穩當的地方釘得穩當一些，這樣，在爬下去的途中，假如失足的話，繩子還是可以把人吊住，於是黎嘉首先就在高原的邊緣處找到了一條適合的縫隙，釘下了一隻椿子，把繩子繞過那椿子，縛住自己的腰，然後便開始沿着那近乎垂直的崖壁爬下去。

爬山，那是一種新奇的感覺。黎嘉發現自己竟然懼高起來了。這眞好笑，他從幾千呎高空跳下來都不懼高，現在，在這區區一千呎的高度上面，他居然懼高起來了，也許這是因爲他是脚踏實地的，這樣，就使那高度顯得眞實起來了，也許，因爲背上沒有了那降傘背包在安慰着他，他知道假如跳下去的話，他就不能使降傘張開了，但，恐懼甚麼呢?他不是正是來尋死的嗎?他不是正是要爲自己來一次大解脫嗎?

那些說明書倒是解說得很不錯的，毫無經驗的黎嘉居然也爬得頭頭是道。

當他爬下了二百呎的時候，繩子就盡了。他必須換繩。他躲進了一條相當寬闊，可以容他在裏面半坐半臥的縫隙，暫時歇一歇，讓那發痛着的筋骨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風吹得很勁，使這上面有點寒意了，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寒冷的日子，現在是春天，萬物更生的季節，眞好笑，他却是去求死。

他再釘好了一隻椿子，然後穿進繩子，便又開始爬下去了。

身體開始覺得疲累，爬得沒有那麼容易了。他常常失足，好在幾次跌下去時都有繩子吊住他，他開始喘氣，手脚都覺得乏力。

他苦笑，現在，結局大概不會遠了吧?祇要再一滑——但繩子吊着他，他怎能跌下去呢?他考慮把繩子解掉，就這樣爬下去，但他沒有這樣做，他不肯這樣做，也許這是一種求生欲的表現?這就奇怪了，他根本就是一個生無可戀的人，還講甚麼求生欲呢?

黎嘉再下降了一百呎，忽然，毫無預兆地，當他鬆一鬆脚，倚靠繩子吊着他時，繩子竟然不再支持他，他忽然向下跌。

結局現在降臨了。他就沿着那差不多是垂直的斜坡滑下去，粗糙的石壁扯破了他的手掌，顴骨上的一塊皮肉也給扯脫了，他以爲他會就這樣死去了，然而並沒有，下跌之勢忽然止住。

他發覺是他的反應動作，他不由自主地緊緊扳住了崖壁的表面。他巳經跌到了一個比較平緩的部份，這裏的斜度並不超過四十五度角，大概這才是他能停下來的主要原因，跟着繩子也跌下來，好像一條蛇似的落在他的頭上和肩上，原來他那隻

椿子釘得不够穩，所以繩子也就不能支持他了。

現在，黎嘉祇要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那就是把手放鬆，讓身子跌下去，這樣，他就可以跌進永恒之中了，很可能在跌到地面之前他巳經不會有甚麼感覺的了!

但是爲甚麼他的手總不肯放鬆?他的腦子在下命令，但沒有用，他的手總是不肯聽從，媽的!他不是要死嗎?爲甚麼總死不去呢?

他沿着那斜坡一點一點地向上爬。這一次沒有繩子在帮助他了，他完全沒有安全感，全身都在流汗，風吹到他的身上，感到又冷又熱，熱就是因爲他的心裏焦急，冷是因爲他身上滿是汗，就像剛洗過澡似的，身濕的人給風一吹，總是感到冷一點的。

終於，他爬到了一個凹進去的洞，就在那個洞裏坐下來，鬆了一口氣，摸摸身上，發覺那隻小鋤頭巳不見了，在爬山時，那是一件很重要的工具，一定剛才放得不好，所以在滑下去的時候丟掉了。

黎嘉忽然發抖起來了，現在怎辦呢?他巳沒有了充足的工具爬下去，而且他也沒有胆量爬下去了，其實他祇要再向下爬，爬到力盡的時候就放手，於是他便可以完成他此行的「任務」了。

但是他不能，忽然，他不想死了，在那一刹間，他忽然醒覺到生命是多麼可貴，在跌下去時的那一刹間，他才發覺他原來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他不再想死了，眞慚愧，他一直以爲自己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原來他却是一個無胆匪類。

現在，他祇有一個辦法了，就是用身邊那隻無綫電去求救，這是一件很慚愧的事。但是沒有其他辦法了，爲了生存，現在他才明白甚麼叫求生欲。

他拿起那隻無綫電來，看看，但是沒有開掣，他不好意思這樣做。面子問題。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面子問題?一個人要生存才會愛面子，他現在才發覺他自己其實是多麼愛生存的，因爲他愛面子，他對不起珍，他不能跟她走，但是他愛生存，他沒有勇氣就這樣死去。

跟着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一架飛機在很近崖邊的空中掠過——一架單翼的練習機，黎嘉不由自主地叫起來：「唏!救命!唏!唏!」

但那飛機巳經掠過去了，而且反正飛機之內的人亦不可能聽見有人喊救命的。他伸出頭去看見飛機正在遠去，很快就給山壁遮沒而消失在他的視綫之外了!

黎嘉失望地低下頭。假如有那飛機救他，面子就挽回了，用不着他用無綫電求救。

但跟着奇蹟就出現了，那隻無綫電忽然响起來了，有人在向他召喚，面子挽回了。

他連忙把通話掣扭開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黎嘉，你在甚麼地方?」

黎嘉呆了一呆：「你是——?」

「我是姬廸。」那聲音說。

「噢!姬廸。」黎嘉迷惘地說：「是你。」

「黎嘉。」姬廸的聲音關心地說：「你究竟在甚麼地方?」

「我——呃——」黎嘉吶吶着說：「你怎會來的?」

「你有甚麼痳煩嗎?」姬廸問。

「痳煩?」黎嘉有點尷尬。「是的，我有一點痳煩，我——不能下來，也不能上去。」

「那麼你留在那裏不要動吧。」姬廸說：「我們來救你。」

「你們?」黎嘉問：「你們是誰?」

「我們，你的朋友們。」姬廸說：「我們知道你幹不來的，因爲你從來沒有爬過山。」

「你說得對了。」黎嘉苦笑：「我從來沒有爬過山，我現在眞的需要你們的帮助，來救我吧。」

「你在那裏?」姬廸問：「你得先讓我們知道，你是在那裏，我剛剛飛過沒有看見。」

「我在這個山洞裏。」黎嘉說：「你看不見我嗎?對了，你看不見我，不然你的飛機也不會走掉了，好吧，我用繩子縛着一件白衣服吊出洞外，這樣你們就可以看到我了。」

「對了。」姬廸說：「你這樣做吧，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你了。」

於是黎嘉便動手把穿在爬山衣下面的一件白襯衣脫下來。一方面，他又想起姬廸這個女人，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很年輕。這並不就是說他對她感興趣，說她美麗，這祇是一種公正的評論而已，姬廸是黎嘉的一個學生，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女，跟隨黎嘉學習跳傘，黎嘉對她雖然不感興趣，但她對黎嘉顯然是極感興趣的，特別是在黎嘉的妻子死了之後，她雖然跟隨黎嘉，關心他生活上的小節，不過，黎嘉却總是避開她，他對生命巳不感興趣了，爲甚麼還要對一個女人感興趣呢?

但她現在來救他了。

他把白襯衣縛在繩子上，垂出洞外。那架飛機又飛過去了，這一次在很接近他的地方掠過，飛機上有人向他揮揮手，那人戴着頭盔和眼罩，完全看不清楚面貌，祇知道是一個飛行員而已。但這人一定就是姬廸了。

飛機遠飛去了，而黎嘉却還是在拚命地抖動着那根繩子，就好像是生怕飛機上的人會看不見他似的。後來，他終於自覺地停了手，臉有點紅。以一個剛剛曾經企圖自殺過的人來說，他的求生慾可是眞强的。

「黎嘉，黎嘉!」無綫電中的聲音又在向他召喚了。

「嗯!」黎嘉應道：「我看見你了，姬廸，飛機上的是你嗎?」

「是的。」姬廸道：「我們也看見你了，你在那裏等着吧，黎嘉!不要亂動，我們很快就會來救你的。」

「要多久?」黎嘉問。

「很快。」姬廸說：「大約兩個鐘頭，不會超過兩個鐘頭的。」

「好吧。」黎嘉安心地嘆口氣：「我等着你好了。」

大約一小時之後，黎嘉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他伸頭向洞外張望，發現是一部直升飛機發出來的聲音，直升飛機的引

擊聲與普通飛機是有點分別的。

那架直升機從下面升上來，在很接近洞口的地方經過，然後繼續升上去了，黎嘉抬頭看着，直至它被洞頂所遮，才再低下頭來，他感到奇怪，這並不是一部屬於警方或者屬於軍部的直升飛機，而是一部私人的直升飛機。這表示姬廸並不是報了警，而他現在所得到的並不是警方的協助了，是誰來救他？姬廸顯然是認識一些擁有私人直升飛機的顯貴朋友的。

他不禁開始奇怪，這個姬廸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了？

很可惜他對姬廸一向都不大注意，他現在才發覺，他對這個女人幾乎是一無所知的。

大約再過了二個小時，他就看見有兩個人沿着繩子垂下來，到達了他的洞外，兩個人都是穿着運動裝的，爲首的一個身軀雄壯而貌英挺，雖然在如此迫促的環境之下，他也留給了黎嘉一個很深的印象，黎嘉看這個人的樣子就覺得這是一個既强壯又智慧的人，强壯與智慧兼具，這是很難得的。

那人把手上拉着的兩條尼龍繩丟進洞來，說：「把這個縛在腰上吧，我們拉你上去。縛得牢嗎？」

黎嘉尷尬地苦笑：「縛一根繩子，我看我還未至於不會吧？」

他接住了繩子，在自己的腰上縛好。那個英俊而强壯的人點頭。

「現在，我們可以起程了。」那人說。他把繩子扯了兩下，這當然是用以通知上面的人一種暗號。

那兩條繩子拉緊了，黎嘉給拉得不由自主地上前了兩步，然後那繩子便把他向上拉。他執住繩子，用脚踏着崖壁以使身子不會轉動起來，以及與崖壁碰撞。

在高空下跌他是早已習慣了的，但在高空上升，他這却還是第一次。

爬下來是花了很長時間的，但爬上去就快得多了。上面似乎有些氣力很大的人在把他們拉上去，上到去時，黎嘉才發現原來他們已經在那片山頂高原上架起了一隻架台，架台上有一隻絞輪，那些繩子就是用這隻絞輪絞上去的。

他們很快就踏足在高原上，直升飛機已經停在那裏了，那地方很平坦，直升機當然可以毫無困難地在那裏降落。

姬廸就坐在直升飛機門口的梯級上等着，一見黎嘉出現，她便尖叫了一聲撲過來，撲進了黎嘉的懷中，緊緊地擁着他！

「噢，天！」她深深地呼吸着，「我眞担心，爲甚麼你要做出這種愚蠢的事情呢？」

「我做甚麼愚蠢的事情」黎嘉問。

「你不應該這樣毀滅自己的。」姬廸仍然緊緊擁抱着他，在衆目睽睽之下，使黎嘉感到有點難爲情，但姬廸却似乎甚麼都不覺得。

「我——你怎知道我是要毀滅自己呢？」黎嘉吶吶地問道。

「我知道。」姬廸神秘地說：「我是一個女人，女人是有這種預感的，但，我們上飛機去吧。」

她扶着黎嘉上了直升飛機，那直升飛機載着他們起飛，離開了那座山頂高原。

黎嘉這時才算是驚魂甫定了，他望望那兩個下來救他的人，那兩個人都在看着他，其中那個英俊而强壯的人並且對他微笑。

黎嘉也點頭爲禮，說：「謝謝，你們救了我。」

「讓我來介紹吧。」姬廸說：「這位是司馬洛先生。」

「素仰！素仰。」黎嘉說着跟這個叫司馬洛的人握手。

「司馬洛先生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的。」姬廸說：「當他們剛剛來找你時，你便發生了這件意外。」

「有事要跟我商量？」黎嘉詫異地看着司馬洛。

「甚麼事呢？」

「要出動到直升飛機來找你，」司馬洛微笑，「那當然很重要的事情了。但，現在不是談話的時間和地點，我們找一個有酒喝有東西吃的地方再談好了。」

黎嘉聳聳肩：「隨便你好了。」

他到了這個地步，實在也沒有什麼主意了，他祇是感到相當好奇，這兩個人究竟是爲了什麼來找他的。

× × ×

司馬洛所選擇的那個有酒喝的舒服地方是一間豪華酒店裏的套房，那裏也是司馬洛暫時居留之所。晚餐就是在套房的廳中吃的。晚餐之後，他們便言歸正傳了。

呷着餐後的咖啡，司馬洛說：「我看，黎嘉先生，我首先應該告訴你的就是我到底是什麼人。不瞞你說，我是一個職業間諜。」

黎嘉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旁邊的姬廸，奇怪她是怎會認識這個人的。

「我也是一個職業間諜，」姬廸對他作了一個動人的微笑。

黎嘉乾笑起來：「我有什麼東西是值得你們圖謀的嗎？」

「黎嘉先生，」司馬洛嚴肅地說：「我們已經注意了你很久，自從你的妻子——過了事之後，我們就在注意着你了。」

「而姬廸顯然就是負責密切注意我的人了。」黎嘉說。

姬廸連忙挽着他的手臂：「我對你是的確有着私人興趣的，黎嘉！」

「相信她吧，」司馬洛微笑，「我一向對女人都是相當富於吸引力的，然而在姬廸的身上，我的吸引力却似乎完全消失了，她的眼中就祇有你。」

「多謝，」黎嘉說：「我猜你們是要我幫忙你們做一件間諜之類，而且你們會給我一筆可觀的酬勞吧？」

「我的看法却是和你有點不同的，」司馬洛說，「你很可能覺得金錢對你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因爲你已經沒有生存的目標，幾小時之前，你還企圖自殺！」

黎嘉又乾咳起來，那微微向外翹的下顎固執地緊繃着，他要自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要什麼人同情他或者勸慰他。

「讓我們面對事實吧，」司馬洛說，「你的確曾經打算毀滅自己，這一點你是否認不來的。」

黎嘉沒有做聲，祇是呷了一口咖啡。

「你生氣的時候眞好看！」托着腮在旁邊欣賞着他的姬廸稱讚道。

你憑什麼覺得你自己對女人是沒有吸引力的呢？」

黎嘉感到惘然：「我——從來沒有這種經驗的！」

「現在你有經驗了！」姬廸說。

黎嘉搔着後腦。

「假如你有懷疑的話，」姬廸說，「你大可以拒絕的。我沒有强逼你，沒有游說你！」她的眼角忽然吊着一滴淚水。

黎嘉手忙脚亂起來了。「對不起，姬廸，我—答應你吧！我答應司馬洛——」

「這不是要點！」姬廸飲泣起來了，「要點是你不了解我！一個女人假如對你另有目的，她會有這麼熱烈的反應嗎？你有光顧過妓女嗎？你知道妓女的反應是怎樣的嗎？妓女的反應和情人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但——」她嘆口氣，「你不懂的了！」

「那麼，」黎嘉惶恐地說，「我——應該幹什麼呢？」

「你應該幹什麼，」姬廸恨恨地說，「你照常做吧，照常考慮！」

黎嘉迷惘地看着她，她不耐煩地把他一推：「走吧，去睡覺，黎嘉，你是需要睡覺的，我們都需要睡覺！」

黎嘉祇好回到床上，睡下來了。他是那麼疲倦，然而又是那麼鬆弛，他差不多馬上就睡着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早晨了，陽光滿窗，姬廸仍然是坐在梳粧鏡前梳着頭髮，就像昨夜一樣，就像她完全沒有離開過似的。其實當然，她是已經睡過，而且起了床的，不過比他起得早吧了。

「早餐正在隣房等着了，」姬廸說，「快點梳洗吧。我猜司馬洛是正在等着你的答覆。」

「但——但——」黎嘉迷惘地說，「我還沒有機會考慮過——」

「你現在考慮吧。」姬廸說。

「你認爲我應該答覆嗎？」黎嘉問。

「我不知道，」姬廸聳聳肩，「私人而言，我是希望你不答覆的，因爲這件事對你的生命會有危險，而我不想你死掉。但在工作上，我却希望你接受，因爲我們實在需要你！」

黎嘉撫着長滿了下頷的鬍脚：「也許，我是應該答應的，因爲我一時是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了！」

× × ×

「我不能馬上答應你，」黎嘉對司馬洛說，「因爲我也不能肯定我是否做得到這件事的，我得先試一試。」

「試一試？」司馬洛奇怪地看着他，「什麼意思試一試？」

黎嘉嘆一口氣：「試一試就是試一試，找一個近似的地方試一試。」

「你心目中有什麼地方可以試一試的呢？」司馬洛問。

「我心目中有一個地方，」黎嘉說，「現在我需要的是一架飛機和一點時間，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吃晚飯時再答覆你如何？」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好了！」

「我跟你一起去可以嗎？」姬廸問。

黎嘉聳聳肩：「好的，你來吧，我們一起走，我們試試做搭檔吧！你的學習成績是已經相當不錯的了！」

× × ×

中午，黎嘉和姬廸已經在一架單翼的練習飛機上，飛過田野的上空。担任駕駛的是姬廸，黎嘉則已經全套裝備，在旁也等着。

那架小小的飛機在空中飛翔着，漸漸飛進了山區，姬廸轉問黎嘉：「你肯定這裏面眞有你要找的地方嗎？」

「我肯定的，」黎嘉說，「我對這個地區很熟悉，就像我自己的手掌一樣。現在，再向右一點飛吧！」

姬廸依照他的指示，把飛機擺右一點。那邊的山是特別高的，而且地形崎嶇。不久，他們可到達了黎嘉昨天遇救的那地方附近了。

那裏可以看到山區與沙漠的交界。山區的邊緣，都是近乎垂直的懸崖，而懸崖的脚下就是沙漠了。

黎嘉伸手一指：「那座山頂就很合我們用了！」

姬廸看看。不錯，那是一座很高的山頂，而且那崖壁的超過九十度角的，也即是說，崖壁是向內斜進去的。

「這裏够高嗎？」姬廸問。

「不大够，」黎嘉說，「但我可以幹得來的了。別人也許不行，但我是幹得來的！」

他打算做的事，就是從那山頂上跳傘下來。不是從飛機上跳下來，而是從山頂上跳下。從山頂到地面那段高度實在是不大够的，假如時間掌握得不好的話，降傘未必可以及時張開，那時就要在崖脚跌成肉漿了。

「黎嘉，」姬廸說，「你最好小心點，有什麼不對的話，那是無可挽回的！」

「別担心好了，」黎嘉微笑，「反正是要拚命的了，不如現在就鍛練一下胆子吧！」

「好吧，」姬廸點點頭，「我放你下去！」

姬廸推動飛機的控制桿，飛機便開始向上升了。很快地爬高，爬到很高，那是因爲黎嘉首先要降落的地方就是那山頂。終於，飛機已經升了足够的高度了，開始盤旋起來。

「現在吧！」黎嘉終於說。

「下去吧！」姬廸說。

於是黎嘉便放了手，離開機翼，直向下墮。跳傘對於他來說，簡直是熟悉得有如家常便飯了，他在空中翻了兩個身，定下來，也不必看手腕上的高度錶，便直向下降，祇是在心理盤算着，相信他已跌得够了的時候，他便把降傘的繩子一扯，降傘「撲」的一聲彈出去了，他便慢慢地降下去。

那座山的光秃山頂向他迎上來，慢慢地迎上來，不像是她正在向下降，而像是那山頂正在迎上來。

最後，他便降在那山頂上了，火成岩的山石撞得他的屁股發痛。

黎嘉很快就把降傘的繩子解開，而把降傘放掉，讓它隨風而逝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降傘也就可能把他也拖下崖去了。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劍胆琴心

（四）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井大俠三人被擄，師仁傑父子等六人沿途追踪，甫過江登岸，即知丐帮鎭江分舵廿餘人攔截馬車全部罹難，那是邪毒雙煞所下的毒手，遂即向北追去，登岸時，即有冒充丐帮弟子來說分舵主有要事奉商，請他們到分舵一談，師仁傑等不虞有詐，詎抵埗時才發現丐帮弟子實為冉士杰等派人喬裝所扮，一行人等陷身其間一石屋中，復遭火攻，幾經艱險，衝破熊熊火海，但無法出困，後發現玄武谷主長孫伯儀盤膝坐在一石屋中，並說出此處原是一座皇塚，他是由地道而來的，但出口處則由雙聖之一的慧茹師太把守……

追踪三俠士　篷車設陷阱

這時荀玉玫姑娘嬌軀飛掠，有如乳燕歸巢般的撲了過去，投入慧茹師太的懷內！嬌聲叫喚：「師父！」

「鐵心婆婆」也跟着疾掠了過去，行禮拜見。

師仁傑夫婦，師騰雲，關浩然等人也都紛紛掠身上前，分別見禮。

見禮寒暄之後，慧茹師太目注師仁傑肅容說道：「師大俠，這回姬冷香野心不死，捲土重來，可得要偏勞賢伉儷與令郎等諸位了！」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除魔衞道，師仁傑夫婦理當義不容辭，何言『偏勞』二字，師太難道想偷懶？」

慧茹師太含笑說道：「師大俠這『偷懶』二字太以難聽，貧尼實因已在佛前立誓，不便再管江湖事非，再沾血腥！」

師仁傑笑道：「好一個『不便再管江湖事非，再沾血腥』，那麼我請問，師太為何不在小寒山禮佛，來此何為？」

慧茹師太笑道：「這還不是為了你師家這位未過門的兒媳婦，怕她遭遇意外暗算，也怕對賢伉儷不好交待！」

她並不知師仁傑夫婦尚未把這件婚事告知愛子，是以才以開玩笑的口吻，也是實情實話的回答師仁傑所問。

師騰雲不是個糊塗人，一聽這話那還有個不明白的，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星目發亮地投向慧茹師太身旁的荀玉玫姑娘，而這時，姑娘的一雙美目恰好含情地朝他投視過來！

四目交接，二人心頭全都不禁「卜」地一跳，姑娘的嬌靨兒更是立時霞飛雙頰，含羞地垂下了螓首。

師仁傑目光一瞥一雙小兒女的神態，笑道：「師太這是要我夫婦感恩圖報？」

慧茹師太搖頭笑說道：「師大俠言重了，貧尼怎敢！」

師仁傑笑口道：「如此，我再請問，師太站在此處為何？」

慧茹師太道：「受長孫谷主之托，守護此處，以防『九幽宮』來封死這地道出口！」

「這就是了。」師仁傑點頭一笑道：「倘若那『天香魔女』姬嫣紅等率人前來強要封死地道出口，師太將怎麼辦？」

慧茹師太道：「這何用說，貧尼自然盡力阻止！」

師仁傑道：「要出手麼！」

「這……」慧茹師太白眉一皺道：「師大俠好高明的口才，貧尼詞窮矣！」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師仁傑說的是理，師太……」

慧茹師太雙手合十道：「俗話說的好，『不看僧面看佛面』，貧尼仍請師大俠偏勞，莫令貧尼再沾血腥，違背誓言！」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師仁傑夫婦雖然願意『偏勞』，不讓師太再沾血腥，只怕那姬冷香未必會放過師太！」

慧茹師太道：「這貧尼知道，姬冷香此次復出，她絕不會輕易放過貧尼姊妹與長孫谷主，但只要師大俠多多偏勞，她不可能有餘暇去找貧尼等的！」

師仁傑笑道：「師太既這麼說，我就不便再說什麼了，不過，我要告訴師太，今日的姬冷香，已非當年可比，她不但與冉天傲夫婦攀上兒女親家，聯手結了盟，據我猜想，另外可能還有個十分高明的人物隱身幕後主持策劃一切，連冉天傲夫婦都可能聽其令諭指揮，只怕我夫婦雖竭盡全力，也未必能使她不去找師太麻煩！」

慧茹師太目光一凝，道：「師大俠可已有所發現，知那隱身幕後之人是誰？」

師仁傑搖頭道：「我只是猜想，在未得確實證明之前，不敢空口指人！」

慧茹師太微微一笑，道：「師大俠言行由來謹慎實在不愧為當今天下第一人，令人敬佩！」

師仁傑含笑道：「師太別捧我了，我說的乃是實情，也是做人的起碼條件！」

「師大俠說的是。」慧茹師太點點頭，微一沉吟，說道：「這問題，還是到時候再說吧，事情若眞無可避免，貧尼姊妹說不得只好請求我佛恕罪了！」

語聲一頓，雙手合十為禮接道：「師大俠諸位今已脫困，貧尼就此告別！」

長孫伯儀抬手抱拳一拱，道：「老朽也就此告辭？」

師仁傑雙目凝注道：「怎麼？長孫兄也要走？」

長孫伯儀笑道：「姬冷香目前找的只是你師仁傑，老朽何必淌這渾水！」

師仁傑淡淡地道：「長孫兄，你該明白，姬冷香目前雖找的只是我，但在我倒下後，她就要找上你『玄武谷』去了！」

長孫伯儀笑笑道：「這老朽非常明白，不過，老朽更明白，她永遠不可能有機會去找老朽的！」

師仁傑道：「你就這麼有把握？」

長孫伯儀說道：「老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師仁傑道：「有道理麼？」

「當然有。」長孫伯儀點頭道：「道理就是『邪不勝正』，自古皆然，姬冷香她在你『琴劍書生』諸位正氣之下，野心絕難遂願，結局必然是個慘敗的刦數！」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長孫兄你高抬我了，只是……」

長孫伯儀含笑截口道：「老朽說的是理，也是實情，賢伉儷與關大俠諸位多多偏勞吧！」話鋒一頓，接說道：「那輛馬車亦已東去，老朽的猜料如果不錯，中途可能會改道往南，賢弟要追就得趕快，再慢便要追不上了！」

話落，再次抱拳一拱，慧菇師太也再度雙手合十為禮，與長孫伯儀轉身舉步。

師仁傑沒再說話，荀玉玫姑娘却嬌喊了聲：「師父！」嬌靨兒上出現一片孺慕依依之情！慧茹師太停步回首慈祥的笑說道：「儍孩子，如今既跟着妳未來的公公婆婆，又有妳雲哥哥為伴，與妳師姐護着，妳還纏着為師做什麼？妳就是想跟為師去與古佛青燈為伴，為師也不會答應！」

荀玉玫姑娘頓時羞紅了嬌靨，一顆螓首垂得低低的！

慧茹師太笑了笑又道：「玫兒，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好好的跟着妳未來的公公婆婆除魔衞道，大功告成之後，可與妳雲哥哥前來為師處迎請妳娘同享天倫！」

話未說完，已與長孫伯儀飄然走去，「天倫」二字聲落，人已遠去百丈以外。

師仁傑偕同孔翠娟與「鐵心婆婆」等人離開江浦，連夜北行疾追，途經來安，得丐帮「來安分舵」告知，「九幽宮」車馬未到來安便已改了道，往南而去！

× × ×

「張八嶺」，地屬嘉山縣，在嘉山縣之南，是一座小鎭。

正午，烈日當空。

師仁傑等人到達了「張八嶺」。

他六人一路追疾追下來，已是三天三夜未眠未歇，個個雖然都有一身精湛深厚的內功，但他們到底是血肉之軀，是人，不是鐵鑄的金剛！

接連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奔馳疾追，此際，已是又餓又渴，更感疲累不堪，正準備在「張八嶺」鎭上打尖吃喝點東西略事息歇，向丐帮弟子打聽清楚「九幽宮」車馬的行向之後，再繼續追趕！

可是，他們剛一進鎭，便見那門口掛着塊黑漆金字招牌「萬福酒樓」門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竟圍了一大堆人。

師仁傑眉鋒皺了皺，道：「走，大伙兒過去看看去！」說着先邁步行了過去。

走前一看，六人臉上立時全變了色！

地上，直挺挺地躺着個人，是個身材瘦小的中年要飯化子。

師仁傑神目如電，只一眼便看出這中年化子是被人毒手點了「死穴」而致命！

這要飯化子怎會被人點上「死穴」要了命，一般江湖道誰有那麼大的胆？敢惹丐帮，敢毒手要丐帮弟子的命？不用說，這必是「九幽宮」惡徒幹的！

師仁傑暗暗吸了口氣，倏然轉望着身旁的一個漢子點頭為禮的問道：「喂！老哥，這是怎麼回事？」

那漢子上下打量了師仁傑一眼，尚未開口，忽聽旁邊有人說道：「這個要飯化子，剛才我叫了他好幾聲，他都沒理，我還以為他睡着了，要不是掌櫃的命人推了他一把，還不知道他已經死了呢！」

只聽另外又有人接口說道：「這位說的一兒點不差，這要飯化子倚靠牆根坐着都有一個多時辰了，誰都想不到他已經死

了，這麼大熱的天，看來他不是中暑死的，便一定是餓死的！」

站立在師仁傑身旁的那個漢子抬眼望着師仁傑道：「這位相公聽清楚了麼？就是這麼回事！」

師仁傑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謝謝！」

話落，轉身舉步往一旁走了開去。

孔翠娟與關浩然等人也跟着走往一旁，孔翠娟黛眉微蹙地悄聲說道：「傑哥，這必是『九幽宮』人下的毒手！」

師仁傑點頭道：「不錯，除『九幽宮』的人以外，別的江湖道大概還沒有這麼大胆，敢招惹丐帮，殺害丐帮弟子！」

「鐵心婆婆」目射煞威地狠聲說道：「好一班殘酷毒辣的東西，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此殺人，稍時只要讓我老婆子追上，決不輕饒他們！」

孔翠娟含笑道：「婆婆又動了嗔念殺機了！」

「鐵心婆婆」威態一歛，赧然笑道：「多謝夫人棒喝，老婆子以後一定改過，決不再妄動嗔念殺機了！」

孔翠娟笑了笑，轉向師仁傑說道：「傑哥，看來他們必是剛過這裏不久！」

師仁傑點頭道：「很可能只是一步之差……」

驀地，一陣「得得」蹄聲及「轆轆」車聲，由鎭西街上傳了過來，而且蹄聲極其急促，轉眼間似巳出鎭遠去，蹄聲，車聲也越來越小……

師仁傑目中異采一閃，隨即雙眉微挑，說道：「有可能是他們，娟妹，我們過去看看！」

話落，當先騰身直奔鎭西追了過去。

孔翠娟等人不敢怠慢，連忙紛紛掠身隨後，尤其師騰雲，他盡展身法，緊隨乃父身後，只相隔半尺之差！

師仁傑等人追出「張八嶺」鎭西，遙見百丈以外的一條小路上塵頭大起，黃霧瀰空，正有一輛馬車飛快地往前狂馳！

黃霧瀰空中，馬車兩旁隱見閃動着一干人影馬影，顯然，馬車雖只一輛，護車的人手却着實不少，看情形總有十幾二十多人！

師仁傑一提眞氣，全力展開身法，快如電射地飛掠追去！

馬車雖快，但却難及「琴劍書生」那冠蓋宇內高絕無匹的身法之快！

眨眼之間，師仁傑父子二人身形巳恍若天馬行空般地，雙雙超越過馬車，落地回身吐掌，同時揚聲大喝道：「走不掉了，站住！」

雙馬突作長嘶，前蹄倏揚即落，馬車立時硬生生地刹住停了下來！

馬車一停，兩旁護車的人手立時紛紛飄身下馬，兵刄出鞘，身形電閃，成圓形把馬車圍在圈內，把師仁傑父子二人逼在圈外，凝神蓄勢戒備！

適時，孔翠娟與荀玉玫姑娘等人也跟着劃空掠到，四下分飄，各站一方，却又把那二十多名護車的「九幽宮」屬下圍了起來。

車轅上，高坐着一個身材瘦高，手握長鞭，面目陰沉，氣勢威稜懾人的錦袍老者。

看這錦袍老者的威稜氣勢，一眼即知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而且必是此行之首！

師仁傑正要發話，那錦袍老者巳冷聲說道：「閣下爲何無故攔路？」

師仁傑微一揚眉道：「好一個無故攔路，爲什麼，閣下心裏應該明白！」

錦袍老者道：「可惜我並不明白！」

師仁傑道：「那麼，你答我問話，你等可是『九幽宮』屬下？」

錦袍老者點頭道：「不錯！」

師仁傑道：「你身後車內可是夏大先生，袁友亮和井正平他們三位？」

錦袍老者毫不猶豫地又一點頭，道：「也不錯，正是他們三個！」

師仁傑冷冷一笑，道：「如此，你閣下就該知道我等何故攔路了！」

錦袍老者道：「閣下說的是，如今我明白了，你打算怎麼樣？」

師仁傑道：「很簡單，留下馬車，走你們的路！」

錦袍老者淡淡地道：「閣下便是當世傲誇第一的『琴劍書生』師仁傑？」

師仁傑點頭道：「不錯，我正是師仁傑。」

錦袍老者嘿嘿一聲陰笑道：「怪不得你這麼驕狂，我雖然留下馬車之心，可是奈何……」

師仁傑截口說道：「你可是仗恃着這二十多名護車人手！」

錦袍老者道：「事實上你必須闖過他們，否則你就無法讓我留下馬車！」

師騰雲突然冷聲說道：「這話是你說的！」

錦袍老者嘿嘿一笑道：「是我說的，只要你等闖過了他們，還怕我會不留下馬車？」

「說的也是！」

師騰雲目射冷電地一掃那人數是二十四個，個個長劍橫胸，凝神戒備，臉蒙黑巾，無法看清面目神情的黑衣護車劍手，緩緩抬起右掌，閃身欲動！

師仁傑忽地伸手一攔，道：「雲兒，慢一點，我還有話說！」

師騰雲沉腕收掌，卓立未動。

師仁傑望着錦袍老者道：「恕我眼拙，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錦袍老者道：「我姓巴名坤，外號人稱『追魂鞭』！」

「哦！」師仁傑道：「我聽說過閣下的大名，聽說閣下威震關外，是一位頗爲受人尊仰的鐵錚豪雄！」

巴坤道：「謝謝誇獎！」

師仁傑目光一凝，道：「閣下威震關外受人尊仰有何不好，爲何要投入『九幽宮』作人屬下，爲虎作倀！」

巴坤冷冷地道：「這是因爲我敬佩『九幽宮』宮主，我與他性情相投，志同道合！」

師仁傑道：「我想不出那姬冷香有什麼值得閣下敬佩的？」

巴坤道：「你錯了，我敬佩的不是姬冷香，乃是『九幽宮』宮主。」

「那有什麼不同？」

「這當然不同！」

「怎樣不同？」

「姬冷香乃是宮主夫人，如此，你明白了麼？」

「哦！我請問那位宮主是誰？」

「見了面，你自己問他吧。」

「你不知道？」

巴坤嘿嘿一笑，沒有答話，不曉得他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師仁傑沒再追問，他明白巴坤既然未答，多問也是白費，於是，他話鋒一轉，問道：「這二十四名護車劍手，他們可是『九幽宮』弟子？」

巴坤道：「不是。」

「我請問，他們是？……」

「關外『千里牧塲』，你聽說過？」

師仁傑不由意外地一怔！道：「他們是『千里牧塲』的人？」

「不錯，他們都是蒲塲主親自調教出來的劍手！」

「蒲塲主也與『九幽宮』結了盟？」

「不是結盟，是蒲塲主與宮主是好友，非常敬佩宮主，所以把屬下高手都歸屬『九幽宮』，聽令效力！」

「原來如此。」師仁傑微一沉吟，說道：「巴閣下，我不爲巳甚，也不想難爲你們，希望你們別替人賣命，留下馬車，走你們的吧！」

巴坤冷笑道：「師仁傑，別假仁假義了，要我留下馬車不難，先闖過這二十四名護車劍手再說！」

師仁傑雙眉微挑道：「巴坤，你應該明白，我雖然不想難爲你們，不願血腥斷殺，但是一旦動起手來，那可就很難避免了！」

巴坤道：「事實上本來就難以避免，雙方敵對，狹路相逢，不想流血是不可能的，你也應該明白，倘若我留下馬車不戰而退，宮主規令森嚴，到時候流的血，只怕比現在還要更多！」

師仁傑道：「這麼說，你我是非動手，非流血不可了！」

巴坤冷冷地道：「不錯，除非你不讓我留下馬車，否則，你我都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師仁傑揚了揚眉，轉向師騰雲說道：「雲兒記住，能放手時便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手下要留人三分，莫太難爲他們，明白麼？」

師騰雲點頭聲應道：「孩兒敬遵爹的訓諭。」

師仁傑含笑飄身後退八尺站立。

師騰雲抬眼凝注巴坤，冷聲發話道：「說，丐帮鎭江分舵二十多名弟子被殺，你們可都有份？」

入目師騰雲那逼人的森寒目光，那煞威，巴坤心中不由暗暗一凜！隨即冷然一點頭道：「九幽宮屬下由來敢作敢當，不錯，我們都有份！」

師騰雲目中寒煞一閃，又道：「那麼，『張八嶺』鎭上，『萬福酒樓』前，一名丐帮弟子被人點了死穴，這也是你們幹的？」

巴坤搖頭道：「不是。」

「是誰幹的？」

「不知道。」

「這就叫敢作敢當麼？」

巴坤冷冷地道：「既然敢承認殺了那二十多個，何在乎多殺一個，也沒有不敢承認的道理，有份的就有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師騰雲揚眉一笑道：「閣下說的是，這該够了。」

語聲一頓，目視迎面的兩名黑衣劍手說道：「你兩個留神，我要發招了！」

話落抬腕，雙掌倏出，分攻兩名黑衣劍手！

那兩名黑衣劍手本就凝神戒備，一見師騰雲出掌攻到，二人自是不敢怠慢，橫持胸前的長劍立時一抖，寒光電閃，劍尖各取一隻掌心！

師騰雲倏揚輕笑，容得劍尖逼近掌心，雙掌突然變式，五指箕張，分抓兩劍劍身！

兩名黑衣劍手口中同時一聲冷哼，兩柄長劍同時斜引，避開抓勢，分左右電閃復出，有若靈蛇般斬向師騰雲雙腕！

轉眼兩招，三人脚下全都未動分毫，各憑一身精湛的武學，運用於手上劍上，變招換式，以攻制攻！

突然，師騰雲倏揚冷喝：「撒手！」冷喝聲中，雙手中指突曲暴彈，令人來不及變招，也來不及閃躲，只聽「錚！錚！」兩聲激響，兩柄長劍由中折斷，墜落地上！

兩名黑衣劍手之中雖然仍握着後半截斷劍，並未撒手，但身形却被震得各退了三步！

師騰雲口中一聲冷笑道：「你兩個的劍術雖然不差，只是火候還嫌不够！」

話聲中，單掌一揮，擊向左邊的一名黑衣長劍，同時身形閃動，撲向右邊的一名黑衣劍手！

那兩名黑衣劍手於心頭驚怒凜駭中，突然各一揚腕，兩柄斷劍脫手飛出，激射師騰雲胸腹要穴，然後各自抬手探腰，「錚！錚！」兩聲，二人手中又各握着柄寒芒閃灼的長劍，只是這回乃是兩柄軟劍！

軟劍掣出，二人立時齊地振腕抖劍，劍芒吞吐，劍身筆直地一上一下，點向師騰雲的面前，小腹！

師騰雲一見，不由又氣又怒，心頭火冒，左掌疾揮，兩截斷劍倒射而回，勢疾如電，反襲兩名黑衣劍手！

兩名黑衣劍手心中不禁駭然大驚失色，兩柄軟劍點出的劍勢不由一窒，匆忙間各出左掌，分擊倒射回襲的兩截斷劍！

這時，師騰雲心中巳經動了怒火，就在這電閃刹那間，他雙掌電出，分抓向兩柄軟劍！

師仁傑站立八尺之外，對師騰雲的一招一式十分注意，全神貫注地以防愛子遭遇意外，蓄勢凝功以備隨時出手援救！

他一見愛子竟然雙掌分抓兩柄軟劍，心中不由驀然一驚，連忙揚聲急喝道：「雲兒小心，軟劍緬鋼打造，非比常劍，抓不得！」

師騰雲應聲答道：「謝謝爹，雲兒省得！」

他應聲答話中，雙掌抓勢巳變，易抓爲掌，功用六成，吐力飛拍而出！

只聽兩名黑衣劍手各自一聲悶哼，軟劍頓垂，左掌撫胸，身形蹌踉暴退！

這還是師騰雲手下留了情，否則功加

三分，兩名黑衣劍手定必立刻棄劍橫屍當場！

師騰雲雙掌擊退這兩名黑衣劍手，跟着便要前撲！

陡聞兩聲冷喝倏起，另兩名黑衣劍手身形一閃，立刻補上了撫胸後退的兩名黑衣劍手的空隙位置，兩支長劍寒光電閃，出招疾攻師騰雲！

本來，在師騰雲與正面的兩名黑衣劍手持戰之際，其餘二十二名劍手雖都橫劍凝神戒備，但却一動未動！

此際，師仁傑一見這兩名黑衣劍手飛快地補上空隙，出劍攻向師騰雲，立悟這是種訓練的循環戰法，單憑師騰雲一人，雖有把握盡挫這二十四名黑衣劍手，但却要消耗太多眞力，而且還要拖上一段相當的時間！

救人要緊，此時此地，豈容徒事拖延時間！

於是，師仁傑立時揚聲說道：「娟妹，侯婆婆與玫兒對付十名劍手，其餘的十四名劍手，由關大哥跟我與雲兒對付！」

話落，閃身前撲。

關浩然，孔翠娟，「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也立即身形齊動，撲向一衆黑衣劍手！

這二十四名黑衣劍手，雖然藝出「千里牧場」，得場主「銀劍寒星」蒲飛虹親手調教，個個劍術造詣精湛，堪稱當世武林一流、但關浩然、孔翠娟「鐵心婆婆」諸人，無一不是所學功力冠蓋武林的絕頂高手，這些黑衣劍手焉能擋得住諸人的撲攻？

刹時，情勢立變！

在師仁傑父子掌指絕學兼施，關浩然的「金剛掌」，孔翠娟的「蘭花拂穴手」，「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的佛門「磐若神功」掌力下，二十四名黑衣劍手立有半數以上負傷後退！

眼看情勢危急，無法與敵，高坐車轅上的巴坤突然揚聲沉喝道：「師仁傑，你等住手！」

師仁傑聞聲停手，孔翠娟，「鐵心婆婆」等諸人也立即停手。

師仁傑抬眼問道：「巴坤，你有什麼話說？」

巴坤臉色鐵青，神態獰厲的說道：「師仁傑，你說過的話可算數？」

師仁傑道：「你可是指留下馬車，放你等走路？」

巴坤點頭道：「不錯！」

師仁傑道：「如今你怎麼肯了？」

巴坤吸了口氣，說道：「明知不敵，多戰不過徒添傷亡，到最後，馬車仍要被你們奪去，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如知機收兵，保留元氣罷！」

師仁傑淡淡地道：「看來你倒是識時務得很！」

巴坤道：「識時務者方稱俊傑！」

師仁傑淡笑道：「好話，倘若我們不敵，只怕你們定會趕盡殺絕吧！」

巴坤道：「那是自然，我也不欲否認，如不是少宮主，冉少主與『邪毒雙煞』兄弟他們四位因事他去，你們焉能……」

言下之意，倘若姬嫣紅與冉士杰等人在，師仁傑決難如願！

師仁傑笑笑道：「這麼說，這該是我的運氣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你就此留下馬車，回去如何交待？難道不怕那森嚴宮規制裁麼？」

巴坤身軀倏然微微一震！啞聲道：「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只問你算不算數？」

師仁傑揚眉點頭道：「你有寧人心，我何能無息事意，當然算數！」

巴坤雙目奇采一閃，霍地站起身來，站在車轅上，朝那二十四名黑衣劍手揮手喝道：「帶着傷者，你們走！」

他喝聲雖然極高，震人耳膜，但那二十四名黑衣劍手却聽若未聞，無一人動。

巴坤臉色微變了變，再次揚聲沉喝道：「老夫奉主上令諭押車帶隊，你們敢不聽老夫的命令？」

二十四名黑衣劍手大都仍是聽若未聞，有幾個身子雖然動了動，但也只是動了動而已！

巴坤目光掃視了二十四名黑衣劍手一眼，突然吁聲一嘆，無力地揮揮手，啞聲說道：「你們走吧，一切罪責自有老夫這押車帶隊的担待，你們若是明白人，就該保留實力，徒逞血氣之勇於事何益？」

這番話生了效，二十四名黑衣劍手互望了一眼，突地紛紛轉身，朝巴坤一轉身，長劍歸鞘，然後扶起傷者，疾掠而去！

巴坤站立在車轅上，眼望着一衆黑衣劍手遠去，他仍然沒動。

師仁傑目光微凝地問道：「你爲什麼不走？」

巴坤神色冷漠地道：「等他們走遠之後，我自然會走！」

說話間，二十四名黑衣劍手已然遠去數里以外不見了影子。

巴坤突然仰天一聲厲笑，倏地騰身拔起，直上半空！

但，不知怎地，忽如斷綫風箏般飛墮下落，「砰」然一聲落在十多丈外，四肢橫伸蹬了蹬腿，寂然不動！

這情形，只看孔翠娟與「鐵心婆婆」等諸人個個心頭猛震，臉色齊變！

師仁傑不禁聳然動容說道：「眞想不到巴坤竟是這麼個忠義之人，看來是我們害了他了！」

諸人個個低頭默然，全都深爲巴坤惋惜！

片刻過後，師仁傑雙眉微挑，閃身撲近馬車，手臂一探，便要去掀車簾！

關浩然突然揚聲道：「恩主且慢，當心陰謀！」

師仁傑一震縮手。

關浩然巨掌虛空微揚，那根原握在巴坤手中，而今插在車轅上的長鞭巳倒飛入手。

長鞭入手，關浩然立即單臂凝功一抖，長鞭筆直，朝那密遮的車簾一插一挑，挑起了車簾！

車簾挑起，車廂內景象立刻淸晳的現露眼前，師仁傑等衆人頓時全都鬆了口氣，也全都放下了一顆懸心！

車廂內，躺着三個人，雖然靜臥不動，全都臉孔向內，但由衣着上看，確是夏

大先生，袁鐵掌與井正平三人無錯！

關浩然心神一陣激動，手一鬆，長鞭丟地，閃身跨步便要登車。

陡地，師仁傑臉色一變！揚聲大喝道：「關大哥，這車近不得，速退！」

單掌一揮，直向關浩然擊了過去！

關浩然猝不及防，身軀立被震得斜出數步，借勢騰身，斜掠五丈！

孔翠娟，「鐵心婆婆」，荀玉玫姑娘與師騰雲等也知有異，跟着飄身疾退！

他幾人這裏剛退，那裏巳爆起一聲「轟」然震天巨响，連地皮也爲之顫動！

是馬車爆炸了，烟屑瀰漫中，血肉橫飛，碎木激射，直出數丈以外！

轉眼間一切歸於靜止，馬車巳然粉碎了，只剩下四個輪子，套車的兩匹馬也被炸得血肉糢糊，倒臥一旁，慘不忍覩，滿地碎木破布，血漬肉塊，狼藉一片，令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這突然的變故太以驚人，刹時間，除師仁傑沉着冷靜尚未失神外，孔翠娟，「鐵心婆婆」等人都被這突發的意外變故驚震得呆住了！

良久，良久！

關浩然突然一聲悲呼，閃身便往那堆血肉糢糊的馬屍上撲去！

師仁傑眼明手快，探臂伸掌一把抓住他的胳臂，輕喝道：「關大哥，收心定神，那是馬屍！」

關浩然一震住步，定神抬眼凝注，一點不錯，那正是馬屍！

可是，那些碎木破布之中，竟然不見一個人屍！

關浩然怔了怔！顫聲說道：「恩主，這是……」

師仁傑微微一笑，閃身而出，在那滿地碎木破布之中俯身拾起一物飄身而回，遞給關浩然說道：「關大哥先看看這個再說。」

那是一隻帶着血的斷手。

血雖然是血，但不是人血，斷手乃是隻木手！

關浩然接過一，頓時恍然大悟，顫聲說道：「謝謝恩主，老奴明白了！」

孔翠娟與「鐵心婆婆」等人也都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鐵心婆婆」突然恨聲說道：「好狡猾惡毒的東西，先掉了包，然後在馬車中暗藏炸藥害人，那老匹夫實在該死！」

「老匹夫」，指的自然是巴坤。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侯婆婆別怪他，這，只怕他未必知道，要不然他何必白白賠上一條命？」

這話不錯，有道理，巴坤他若是知道，何必白賠上一條命？……

「鐵心婆婆」不禁搖頭一嘆，道：「我老婆子實在佩服設計這條毒計的匹夫的心智高明，只是，讓自己屬下寃枉賠上性命，這手段太過毒辣了！」

孔翠娟笑說道：「侯婆婆應該想得到，對方要不是十分高明狠毒，他就不敢找師仁傑了！」

「鐵心婆婆」哈哈一笑道：「夫人說的是，『琴劍書生』宇內第一，連家師她們二位也都自愧不如呢！」

師仁傑笑道：「別人都是胳膊往裏彎，侯婆婆怎麼竟朝外彎，捧起我來了，難道就不怕令師她二位聽了不高興麼！」

這話，聽得衆人都笑了。

孔翠娟話題忽地一轉，問道：「傑哥，你是怎麼發覺馬車中的情形有異的？」

師仁傑道：「我是在關大哥挑開車簾的刹那，突然聽見了馬車內有種絲絲異响，當時並沒有想到那是炸藥，只覺得抽身後退，遠離馬車總不會錯！」

孔翠娟含笑點了點頭，眨眨美目又道：「傑哥，你說巴坤他未必知道？」

師仁傑點頭說道：「該是如此，他若是知道，他大可以走掉，不必白白賠上一條命！」

孔翠娟沉吟地說道：「傑哥，非是我對巳死之人還不放過，我認爲他的死，意在消除我們的警惕之心，讓我們對馬車不會起疑，再說，他若是不知道，那炸藥是誰點燃的呢？」

師仁傑搖頭笑道：「娟妹寃枉人了，那炸藥之裝置異常巧妙，是在關大哥挑開車簾時觸發了引信自動點燃，而不是有人點燃的！」

孔翠娟笑了笑，話題倏又一轉，說道：「夏大先生他們三位既被掉了包，我們也就等於斷了綫索，如今我們再要尋找他們的踪跡又得費上一番手脚了！」

「鐵心婆婆」接口說道：「可惜巴坤巳經死了，要不然問他定可知道！」

師仁傑笑道：「看來，侯婆婆也不信我那『巴坤未必知道』之語，他既然白白賠上一條命，事實顯然他不知掉包之事，既然不知，他又怎知夏大先生他們三位的踪跡？再說，就算他知道，以他這種能爲主捨生之忠義行爲，只怕他寧死也不會吐露隻字，問也是白費！」

「鐵心婆婆」眉鋒一皺，道：「師大俠現在打算怎麼辦？」

師仁傑道：「如今只有一個辦法，再找丐帮弟子帮忙！」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好了，我們別盡在這兒浪費時間了，走吧！」

孔翠娟問道：「傑哥，我們如今先去那兒？」

師仁傑道：「這幾天我們日夜奔波，都够疲累的，先回『張八嶺』鎭上找個地方歇息再說吧！」

話落，轉身邁步當先走去。

師仁傑等衆人離開了那讓人看來觸目心驚，情況悲慘的現場，走向「張八嶺」鎭方向。

三十多丈開外是一片土丘，轉過土丘百丈才是通往「張八嶺」鎭的大路。

剛一轉過土丘，師仁傑脚下忽地一停，低聲說道：「等等，我要捉個活口！」

這話，突如其來，關浩然與「鐵心婆婆」等人俱都愕然一怔，目視師仁傑。

孔翠娟却含笑說道：「傑哥也看出了他是詐死？」

師仁傑點了點頭，微笑不語。

孔翠娟美目一眨道：「那傑哥適才爲何不加說破？」

師仁傑道：「娟妹又爲何不加說破，不下手擒他？」

孔翠娟道：「我若一口說破，他可能會眞個自絕，活口豈不變成了死口？」

師仁傑笑道：「是嘍，就只許娟妹高智，不許別人不糊塗？」

孔翠娟道：「那傑哥適才又怎說他不知？」

師仁傑道：「用意跟娟妹一樣，在安安他的心！」

至此，關浩然與「鐵心婆婆」等人方始恍然大悟。

於是，衆人隱身土丘背後，全都凝目朝那悲慘的現場望去！

三十多丈外的悲慘現場中，此際只有那破布迎風飄動，那巴坤，仍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寂然不動！

師仁傑笑了笑，道：「好狡滑的東西，我們耗吧！」

他這裏話聲方落，巴坤那裏突然有了動靜，緩緩抬起頭來朝土丘這邊望了望之後，臉上浮現起一絲得意的詭笑，接着挺身站了起來。

師騰雲見狀雙眉一揚一挑，便要騰身撲出！

師仁傑一伸手按着他的肩膀，說道：「雲兒，稍安毋燥，再等等！」

巴坤站起身子，又向土丘這邊望了望，然後移步走近炸碎了的馬車處，低頭檢視了一回，抬起頭來時，臉上現露着十分惋惜的神色！

顯然，他是在惋惜沒有能炸死師仁傑等人！

突然，巴坤身形騰起，向北掠去！

往北，是一座二十來丈高的小土山，翻過小土山不遠便是嘉山縣。

師仁傑這時輕喝道：「關大哥，雲兒，擒他！」

關浩然與師騰雲應聲騰起，雙雙掠出，快逾電射地一左一右撲向巴坤！

巴坤的一身功力頗爲不弱，關浩然與師騰雲身形掠出未及十丈，他已有所覺，心中不禁大驚，雙袖猛地一抖，身形加速的直向那小土山射去！

關浩然突揚聲大喝道：「巴坤，你還想走得掉麼？」

大喝聲中，已與師騰雲追近巴坤身後三丈距離，抬腕出掌，「金剛掌」直擊巴坤後背，但只用了五成眞力，勁道柔而不猛！

師騰雲右掌疾抬，飛點出兩縷指風，分襲巴坤兩腿膝彎！

他竟用了八成眞力，巴坤雙腿若被點上，腿骨立刻就得洞穿當場！

不過，那不要緊，不是要害巴坤絕對死不了！

巴坤身手確實不弱，耳聞身後勁風襲至，身形一騰挪間，竟同時避過了關浩然的一掌與師騰雲的兩股指力！

師騰雲劍眉一挑，一揮手，一掌電閃擊出，部位仍是巴坤的雙腿！

這一掌奇快絕倫，巴坤功力身手雖然不弱，却未能躲過這一掌！

一聲慘叫，巴坤雙腿立刻折斷！

驀地，就在巴坤聲發慘叫的同時，一條黃衣人影倏自小土山後掠起，疾若殞星飛瀉般地電射而下，當頭一掌拍向巴坤的頭頂！

關浩然一見大驚，急忙揚聲大喊道：「留活口，朋友！」

他喊聲甫才出口，那黃衣人的掌力已經擊實了巴坤的頭頂！

巴坤立時腦漿迸裂，血腥飛洒，屍身飛墮落地！

關浩然，師騰雲與那黃衣人身形同時落地。

黃衣人，是個四十開外年紀，身材頎長，面目清癯，隱含懾人威儀的中年人！

師騰雲目射寒電凜人地逼視着黃衣人，冷聲說道：「閣下爲何不聽阻止，殺死巴坤？」

黃衣人淡然一笑，反問道：「你就是近兩月來煞威震武林的師騰雲麼？」

「不錯。」師騰雲一點頭道：「閣下答我問話，爲何不聽阻止，殺死巴坤？」

黃衣人雙目微凝，道：「怎麼？他不該殺麼？」

師騰雲冷聲一哼，道：「他雖然該殺，但却不該由你來殺！」

黃衣人笑笑道：「只要他該殺，由誰來殺還不都是一樣！」

師騰雲道：「那不同！」

黃衣人道：「怎麼不同？」

師騰雲道：「你殺他令人懷疑你的動機！」

黃衣人愕然一怔，道：「你懷疑我有什麼動機？」

師騰雲冷冷地道：「殺人滅口！」

黃衣人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殺人滅口？」

師騰雲道：「不錯，除此以外，我想不出你閣下有何理由殺他？」

黃衣人倏然一笑，道：「師騰雲，你知道我是什麼人麼？」

師騰雲道：「你是什麼人都一樣，都無法使我不懷疑你殺巴坤的動機！」

黃衣人道：「師少俠，告訴你吧，我和你們一樣，也是姬冷香與冉天敖夫婦的死對頭！」

師騰雲道：「這話只是你說的！」

黃衣人道：「你不相信？」

師騰雲淡淡地道：「如果是你，你會相信一個從未相識，姓名來歷毫無所知之人的片面之詞麼？」

黃衣人雙眉一皺，道：「師少俠，你說話太過份無禮了！」

師騰雲冷笑道：「詞窮了是不是？」

黃衣人淡笑道：「算了，我不想和你多作爭論了，再見！」

抱拳一拱，長身欲起。

師騰雲突然冷喝道：「站住！」

黃衣人道：「做什麼？」

師騰雲神色冷凝地道：「你想走，可沒那麼容易！」

黃衣人道：「你想怎麼樣？」

師騰雲道：「我要留下你！」

黃衣人雙眉一挑，道：「就憑你？」

師騰雲道：「應該很够了！」

黃衣人笑道：「你有把握？」

師騰雲冷聲道：「我有沒有把握，你一試便知！」

黃衣人搖頭道：「奈何我不想試！」

師騰雲道：「不想試，你就自動留下好了！」

黃衣人道：「我也不想自動留下，又如之奈何？」

師騰雲淡淡道：「那很簡單，和我動手一搏，憑你的所學功力，決定你自己的去留！」

黃衣人笑道：「可是我實在不願和你動手！」

師騰雲道：「爲什麼？」

黃衣人道：「你是個晚輩，我不願落個以大欺小之名！」

師騰雲道：「沒有別的原因？」

黃衣人道：「就這已經够了！」

師騰雲道：「但是我却不以爲然！」

「你以爲是什麼？」

「我以爲你是自知不敵，胆怯不敢動手！」

「你要這麼以爲，就只好由你了！」

「你由我我却不願由你，說！你是自己留下，還是和我動手一搏？」

「你要我選擇？」

「不錯，兩條路由你選擇！」

「我選擇我自己的一條路，不留下也不動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們和平分手，互道『再見』，如何？」

師騰雲一聲冷笑道：「閣下既然定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如此閣下請小心，我要出手！」

話落，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

適時，遙空傳來一聲朗喝：「雲兒，住手，不可無禮！」

朗喝聲中，師仁傑身如天馬行空般飛射瀉落師騰雲身旁。

緊跟着，孔翠娟、「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也飛掠而至！

師騰雲手掌一垂，道：「爹……」

師仁傑抬手一擺道：「雲兒，這位是大內侍衛領班諸葛大人，你先見過。」

原來此人就是師仁傑在金陵城中相遇，聲言與冉天敖夫婦有仇，請求師仁傑帮忙除魔，自稱雙姓諸葛名天兆的大內侍衛領班。

師騰雲略一猶疑，抱拳拱手道：「適才不知是領班大人當面，無禮冒犯之處，尚請見諒！」

諸葛天兆哈哈一笑，說道：「這焉能怪得賢侄，事實是我不好，賢侄何冒犯無禮之有！」

師仁傑目光一凝，問道：「大人由何處來？」

諸葛天兆道：「嘉山縣。」

師仁傑淡淡地道：「大人來得也太巧了！」

諸葛天兆愕然一怔，道：「師大俠此話怎講？」

師仁傑抬手一指巴坤的屍首，笑問道：「大人可知他是誰麼？」

諸葛天兆搖頭道：「他是誰？」

師仁傑道：「他姓巴名坤。」

諸葛天兆道：「名震關外的『追魂鞭』巴坤？」

「不錯。」師仁傑點頭道：「他已投身『九幽宮』屬下，目前正是奉令護送夏大先生與袁鐵掌井三俠三位前往祁連山『九幽宮』的押車領隊！」

「哦！」諸葛天兆道：「原來他已投身姬冷香屬下，爲虎作倀，看來我並沒有殺錯他了！」

師仁傑淡淡道：「看來似乎沒有殺錯他，可是事實上大人却不該殺他！」

諸葛天兆又是一怔，道：「爲什麼？雲賢侄跟關大俠不是正在追殺他嗎？」

關浩然接口道：「我跟幼主是在追擒他，而非追殺他！」

「呵！」諸葛天兆神色微顯不安地道：「這我那裏知道，我還以爲關大俠和雲賢侄是在追殺他呢，怪只怪我沒把事情弄清，出手太快了！」

言下不禁愧疚之意。

師仁傑苦笑地道：「這麼一來，大人等於間接的帮了姬冷香與冉天敖夫婦一個大忙！」

也不知諸葛天兆是眞不知道，還是故裝糊塗，神情詫異地道：「這怎麼等於帮了他們一個大忙？」

師仁傑道：「大人可知下手擄刦夏大先生他們三位之人是誰麼？」

諸葛天兆搖頭道：「這我可就不清楚了。」

師仁傑道：「是姬冷香之女與冉天敖夫婦那獨子冉士杰！」

「原來是她兩個。」諸葛天兆雙目一凝，問道：「師大俠可知她兩個的行踪何處？」

師仁傑道：「要是知道，也就不會要留巴坤的活口了。」

諸葛天兆恍然若悟地道：「師大俠本想生擒巴坤，由巴坤口中問出她兩個的行踪，是麼？」

師仁傑點頭道：「只要知道她兩個的踪跡，擒住她兩個，便可威脅冉天敖夫婦與姬冷香『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也許會因而消弭一場武林血腥殺刦！」

諸葛天兆倏然頓足道：「這……唉！我眞魯莽透頂，難怪雲賢侄要疑心我『殺人滅口』！」

關浩然冷冷地道：「這種事換誰誰也難免要懷疑大人的用心！」

諸葛天兆神色尷尬地笑了笑，道：「關大俠說是的，以後我決不會再這麼魯莽了！」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地上那炸得粉碎的馬車，血肉糢糊的馬屍破布，話鋒一轉，道：「師大俠，夏大先生他們三位如今何在？」

師仁傑抬手一指地上的那隻木雕斷手，說道：「大人看看那個就明白了！」

諸葛天兆凝目一瞥之後，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師仁傑道：「馬車內躺着三個木雕假人，暗藏炸藥，打算炸死我們幾個！」

諸葛天兆神色一變，瞪目咬牙忿聲說道：「好狡詐惡毒的東西，希望他們別落到我的手上，否則，我非剝他們的皮抽他們的筋不可！」

話聲一落又起，說道：「這麼說來，如今夏大先生他們三位被換了什麼樣的車？走了那條路？師大俠也一無所知了？」

師仁傑道：「這又得怪你諸葛大人了，若不是你那一掌斃殺了巴坤這唯一的活口，又怎會一無所知！」

諸葛天兆神色尷尬地苦笑了笑，道：「如今師大俠打算怎麼辦？」

師仁傑淡笑道：「這還有什麼怎麼辦，既然斷了綫索追截不成，只好前往祁連

山闖一闖『九幽宮』了，反正期限三月，三月未過，那位隱身背後施算狡詐，不敢見人的『九幽宮主』決不會讓姬冷香動他三位的！」

諸葛天兆心神一震，雙目倏睜道：「你說什麼？如今的『九幽宮主』難道不是姬冷香？另有其人？」

師仁傑道：「如今姬冷香只是宮主夫人。」

諸葛天兆道：「誰說的？」

「姬冷香的掌珠姬嫣紅。」

「師大俠知道他是誰嗎？」

「要是知道就好了。」

「師大俠沒問那姬嫣紅？」

「問過，奈何姬嫣紅不肯說！」

「師大俠在什麼地方遇見姬嫣紅？」

「江浦城外。」

「當時師大俠怎不擒下她？」

「當時我幾個巳中計入困，被困進一座古塚石屋中，毒薰火烤，幾乎送命，眼睜睜看着她和冉士杰就站在石屋外面，也只能徒喚奈何！」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幾位又怎會中計入困的？」

師仁傑苦笑了笑，於是便把姬嫣紅派人冒充丐帮弟子的經過說了一遍。

諸葛天兆聽得雙目冷電煞芒激射地恨聲說道：「好個詭詐惡毒的丫頭，她竟利用丐帮弟子人人忠義，師大俠深信不疑的心理，命人巧扮……這實在太可怕，也太令人意想不到了，尙幸你幾位福大命大，要不然那後果就……」

話鋒一頓，倏然搖搖頭，住口不語。

師仁傑笑道：「俗話說得好，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有了這次的教訓，使我更加提高了警惕，凡事倍加分外謹愼小心，未嘗不是件好事！」

諸葛天兆點頭道：「師大俠說的是，只要處處加意小心謹愼提高警惕，任憑她們如何詭詐狡計多端，也難得逞毒謀！」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那你幾位又是怎麼能够脫困的呢？」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說來也[illegible]意外，那古塚石屋底下有一條地道直[illegible]城下，竟未被『九幽宮』人發現封死。」

「原來如此。」諸葛天兆笑道：「這眞是吉人自有天相，姬嫣紅那丫頭要是知道了不後悔死才怪！」

師仁傑笑笑道：「事實上她早巳知道了，要不然夏大先生他們三位就不會被掉包換車改道，在馬車內裝置炸藥這種狠毒的詭計了！」

諸葛天兆話題倏地一改，道：「你幾位現在就動身前往祁連麼？」

師仁傑道：「救人如救火，姬冷香雖然期限三月，但如能早一刻救出他三位，也好早了却一件心事！」

諸葛天兆點頭道：「如此，我不躭擱幾位，預祝諸位此行一路順利，再見！」

話落，抱拳一拱，長身電射而去！

默默地望着諸葛天兆的背影消失不見之後，師仁傑忽然輕吁了口氣，轉向孔翠娟含笑問道：「娟妹，妳看此人如何？」

孔翠娟道：「是個十分高明的人物，所學功力，心智，都不在他之下。」

這個「他」指的是誰？除「鐵心婆婆」，師騰雲與荀玉玫姑娘不知外，師仁傑與關浩然二人心中都明白。

師仁傑點點頭道：「除此之外，娟妹還有什麼觀感沒有？」

孔翠娟笑道：「傑哥這是攷我？」

師仁傑道：「就算是吧，我想聽聽娟妹的觀感意見作爲參攷！」

孔翠娟美目眨動地略一沉思道：「我覺得他那『大內侍衛領班』的身份可疑，還有他那諸葛天兆的名字只怕也不眞！」

師仁傑道：「何以可疑不眞？」

孔翠娟道：「他那化裝易容術雖極高明，簡直可說毫無破綻，但是我不信能逃得過你的眼睛！」

師仁傑笑道：「娟妹原來也巳經看出來了！」

孔翠娟道：「要不然我就不會認爲他那大內侍衛的身份可疑了！」

師仁傑道：「他那大內侍衛身份可能不假，我見過他的腰牌，至於諸葛天兆這名字，則可能是亦眞亦假！」

孔翠娟道：「這話怎麼說？何以亦眞亦假？」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諸葛天兆可能只是他大內侍衛領班身份的官名，在江湖中另有眞姓名！」

孔翠娟眨眨美目道：「另外我還有個疑點！」

師仁傑道：「還有個什麼疑點？」

孔翠娟道：「對他，我有着一[illegible]相識之感，像是熟人。」

師仁傑道：「娟妹可是覺得他的眼神很熟？」

孔翠娟道：「傑哥也有此感？」

師騰雲忽然接口說道：「爹，雲兒也想起來了，雲兒也有這種感覺，覺得他的眼神好熟好熟！」

「哦！」師仁傑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娟妹，連雲兒也都有此感，看來我心中所猜想的大概不會有多大差錯了！」

孔翠娟含笑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師仁傑雙眉一皺，又道：「只是我心中甚不明白？」

孔翠娟道：「傑哥有何不明白？」

師仁傑道：「不明白他爲何要煞費心機，弄這些玄虛？」

孔翠娟微微一笑道：「傑哥眞是難道糊塗，他要不弄這些玄虛，如何能瞞得過你這位宇內第一的高明心智，又怎能掩蓋天下武林的耳目？」

師仁傑眨眨眼睛道：「我還有點不明白，他爲何要這麼做？用心目的何在？」

孔翠娟笑道：「這很簡單，是你那宇內第一的名頭令他心中不服不甘！」

師仁傑喟然輕聲一嘆，道：「看來這『名』之一字，實在害人不淺……」感慨地搖了搖頭，話鋒一轉，說道：「現在我們還是先回『張八嶺』鎭上去吃點東西，找丐帮弟子打聽打聽消息然後再說吧！」

× × ×

回到「張八嶺」鎭上，師仁傑等人沒往別處走，直奔那家「萬福酒樓」。

「萬福酒樓」前仍然圍着一大堆人，原來那個要飯化子的屍首仍躺在那兒地上，這麼半天了，竟沒有人行善做好事，替要飯的收屍！

師仁傑等人到了「萬福酒樓」前，回身與關浩然低聲說了幾句，然後一個人背着手擠入人羣，望了地上那要飯化子的屍首一眼，隨即揚聲說道：「要飯化子無親無友，够可憐的，那位好心行行好買副棺材把他找個地方埋了，我出錢！」

關浩然立刻應聲說道：「諸位請讓開些，我來！」

圍觀人紛紛回顧讓開，關浩然大步走入，一俯身，方要抱起地上要飯的屍首，忽聽人羣外面有人說道：「化子死了化子埋，不敢勞動大駕，還是由要飯化子自己來吧！」

師仁傑等人聞聲轉眼望去，只見人羣外走來兩個三十多年紀的要飯化子，一個走入人羣抱起地上那化子的屍首，另一個則向師仁傑一躬身，說道：「多謝您相公好心，要飯化子衷心感激，您要找的朋友巳經過『鳳陽』，您快點兒趕下去吧！」

（未完）

空手道的高級武功

希華

日本人的拳脚多數稱做空手道，驟然聽了進耳，立刻就會知道空手這兩個字表示兩手空空，並不携帶武器，看過空手道的各種精彩表演時，多數有這種感覺，他們練習掌刀，能够一掌殺敵，非常勇猛，但以空手道本身的戒條來說，却非如此，他們的教條是：「空手不先出手」，他們以爲這個戒條應該遵守，表示有君子之風，先要對方出手，然後發招，故此，空手道開始練習時，兩脚有如八字，站定脚步，雙拳很自然的垂在兩腿之旁，排除雜念，開始發招就用兩手向前好像劃了一個圓圈似的，這一招表示心如止水，仍非準備出手傷人。

練習過空手道的人，如果眞的苦練，確有殺傷力，近代日本稱做拳聖的名洲先生，初時身體單薄，苦練空手道二十年，他的氣力極强，能够把一條種在地上的大竹，剛用手掌握住，使勁壓下去，把那一條竹活活的握爛，分爲兩截。竹的纖維極强，上下兩連，只能用刀劈斷，他却用手握爛，這種力量就非普通人所能辦得到。

空手道有人練習「切肉」，將沙粒放在甕內，用指頭插入，跟着把它扼碎，練習過幾年，能够伸手插入牛腹，隨卽施展握力，把牛肚的腸臟拉出來。

三角飛是空手道最上乘的功夫，表示把它施展出來，能够一手連傷三人。

空手道普通用來練習手刀的一種木板，這種武功只是經過多年來的鍛練，便卽可以表演出來特別厲害的穿板手，却非如此，練習過這一手的人，能够把四寸見方縱橫打入鐵板厚達三寸的一種木板，一掌劈下，四分五裂，更難得的就是用手指向它揷入，卽時穿過。日本的金城先生曾經當衆表演，捉住一隻豬，把手一揷，隨卽一拉，任意把豬的肋骨拔出來，施展這種穿板手向人類的腰部揷下，亦可把肋骨拉出。

大山信達在美國表演手刀殺牛，用右手的前臂向牛角劈下去，使牛的口鼻噴血，跟着把牛角拗斷，歷次表演，從未失手，如果他稍爲慢了一點，牛沒有死，就會把尖銳的牛角揷進大山信達的腹部，這種表演當然比較空板手的表演更加難以辦得到。日本武功的表演方式有些特別，有一個武林高手稱做「糸洲」，能够在風速每秒鐘四十公尺的暴風當中，雙手拿着一張日本蓆，迎風站着，不會給風吹起。

另外一個叫做「東恩納」的高手，可以抓着任何一隻茶杯，五指一齊發力，使它爆裂，跟着鬆手，手掌沒有絲毫傷痕，可見他氣力的雄偉，如果氣力稍爲減弱，茶杯雖破，手掌必傷，掌心必有傷痕。

他活到七十歲，武功仍很厲害，曾經當衆表演，站在走廊之上，僅用兩隻脚的脚趾站立，並非雙脚落地，然後把繩子綁住左右兩腿，吩咐二十個門徒分別抓住繩子的另外一邊，合力去拉他，不能够把他的任何一條腿移動分毫，可見他渾身氣力貫注於雙脚的時候，眞的是落地生根。

這一類的武功表演是比較別緻的，在日本人苦練武功的時候，師傅多數問他們練習武功準備怎樣使用，希望在若干時間練習成一種武功能够殺傷敵人，不消說，所有門人聽都說是爲了自衛然後學武的，師傅方面往往再問一句，他們究竟想在三年之後學成殺傷力極强的武功，抑或在五年之內學習得到，故此，在空手道裏面分「三年殺」，以及「五年殺」這兩種，由師傅傳授。

其實這一類的武功仍是靠掌刀取勝，或者靠手刀，苦練三五年的武林新秀，當然具有很强的殺傷力。

在空手道這方面說，掌刀或手刀是稍爲有點分別的，使用手掌去劈碎一塊河邊石，或者劈斷一瓶汽水的瓶頸，那是「掌刀」，反之，用前臂的臂骨劈下，殺傷力更强，那就稱做「手刀」了，大山信達殺牛，用的是手刀，不是掌力。

打傷了一頭黑牛之後，用掌折斷牛角，那就使用掌刀，他的手刀或掌刀，都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實在不容易。

現時所見的空手道各種表演，是硬功夫，實際上他們也有軟功夫的，特別是剛柔流，主張剛柔並濟，在空手道當牛加進一些柔道的招式在內，但却不是使柔道取勝，而是以柔道若干手法抵禦敵人，跟着發招，始終是用掌刀或脚刀之類的招式取勝，由於這一派特別喜歡剛柔並濟，故有剛柔流之稱。

剛柔流有一套拳，叫做「三戰拳」，它是練氣的，在空手道這一門把它看做一種寶物，原因是練過三戰拳的人，突然給硬物打擊，本身有足够的力量抵禦，並無損傷，要是兩人交手，練過三戰拳的一個人穩佔上風，他發拳打人的時候，不會傷氣，故此久戰不疲。

照空手道專家稱述，人體的肺最弱，特別是包括肺的「肺膜」，其薄如紙，除非經常吸滿了氣大聲呼喝，使它變厚，實在是不易增强的，空手道的三戰拳，利用呼喝之聲使肺膜變厚，並且鍛練肌肉的反彈力，值得一彈。

練過三戰拳超出五年的人，忽然遭遇棒擊，由背後打落或者攔腰掃來，不會受傷，他們把這種功夫稱做「硬派氣功」，倒是相當貼切的，無非打鬥的時候，用三戰拳舒散空手道內部鬱結的氣，故此對於保健亦有帮助。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七）

是非難曲直　論劍最無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衛天鵬撮唇作嘯，向那圍在卜鷹帳外的八十鐵騎發出攻擊的命令，但衛天鵬的命令却調動不了他的八十鐵騎，使衛天鵬還沒來得及反擊就慘敗了，卜鷹和衛天鵬之間的戰爭結束了，但卜鷹並沒那麼便宜的讓他們走，而是將衛天鵬的右手砍斷，刀鋒落下時，只聽馬背八十個戰士的手腕同時都已被他們背後的人弄斷。隊伍繼續前進，已到了死頸，在前面的出口處彷彿有人埋伏，卜鷹十分緊張，忽然出現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原來是自已的妹妹。於是他們在戰勝惡敵之後歡慶團圓——

▲聖　地

（一）

小方從未想到卜鷹也在家。

卜鷹有家。

×　　×　　×

卜鷹的家就在藏人心目中的聖地「拉薩」，他的家也是他的伙伴子弟心目中的聖地。

他不但有家，而且遠比大多數的家都寬大幽美華麗。

過了達賴活佛的布達拉宮，有一座青色的山崗，一片綠色的湖泊。

他的家就在山脚下，青山在抱，綠水在懷，遠處的宮殿和城堞隱約在望，晴空如洗，萬里無雲，白色的布達拉宮在驕陽下看來亮如純銀，到了夕陽西下時，又變得燦爛如黃金。

小方也從未想到，在塞外的邊陲之地，竟有如此美秘的地方，美得輝煌而神秘，美得令人迷惑，美得令人心都醉了。

×　　×　　×

貨物需要清點，盈利必須算清，儘快分給每一個應得的人，讓他們去享受應得的歡樂。

似乎卜鷹將小方交給了陽光。

他們都年輕，他們彼此相悅，卜鷹希望陽光能够照亮小方心裏的陰影。

波娃的陰影。

日出的時候，他們漫步在山崗上，卜鷹的宅第園林湖泊在他們的脚下，遠處的宮殿彷彿近在眼前。

陽光問小方說：「你喜不喜歡這種地方？」

小方點頭，他只能點頭，沒有人能够不喜歡這個地方。

陽光又問道：「你以前來過這個地方沒有？」

小方搖頭。

他以前沒有來過，如果他來過，很可能就不會走了。

陽光拉起小方的手，就好像她拉着卜鷹的手時一樣。

「我帶你出去玩。」她說：「他們在做生意，我們去玩。」

「到那裏去玩？」

「我們先到布達拉宮去。」

（二）

石砌的城垣橫亙在布達拉宮和恰克卜里山之間，城門在一座舍利塔下，塔裏藏着古代高僧的佛骨，和無數神秘美麗的傳說與神話。

通過圓形的拱門，氣勢迫人的宮殿赫然出現在他們的右方。

宮殿高四十丈，寬一百二十丈，連綿蜿蜒的雉堞，高聳在山岩上的城堡，古老的寺院，禪房，碑碣，樓閣，算不清的窻牖帷簾，看來瑰麗而調和，就像是夢境，就像是神話。

小方彷彿已看得痴了。

——波娃呢？

——如果他身邊的人是波娃？

為什麼一個人在被「美」所感動時，反而更不能忘記他一心想忘記的人？

為什麼人們總是很難忘記一些自己應該忘記的事？

太陽照在他身上，陽光在看着他，陽光美麗而明朗。

——波娃呢？

——波娃並不像雪，波娃就像是雨，綿綿的春雨，剪不斷的離愁，剪不斷的雨絲。

小方忽然說：「我們在大招寺去。」

他知道大招寺外，圍繞着寺院的八角街，是城裏最繁華熱鬧的地方，所有最大的商家行號，都在那條街上。

卜鷹的「鷹記」商號也在那條街上。

小方希望「熱鬧」能够讓他「忘記」，那怕只不過是暫時忘記也好。

×　　×　　×

大招寺是唐代的文成公主所建。

在那個時代，西藏還是「吐蕃」，拉薩還是「邏娑城」。

大唐貞觀十四年，吐蕃的宰相「東贊」帶着珍寶無數，黃金五千兩到了長安，把天可汗的姪女，「面貌慧秀，妙相具足，端莊美麗，體淨無瑕，口吐『哈里稱檀香粒』，而且虔誠事佛的文成公主帶回了邏娑城，嫁給了他們的第七世「贊普」，雄姿英發，驚才絕艷的「棄宗弄贊」。

為了她的虔誠，為了她的美麗，他為她建造了這座雄壯宏麗的寺院。

×　　×　　×

但是寺院外的街市，却是這城市的另一面。

城市亦如皮革，有光滑美麗的一面，也有粗糙醜陋的一面。

有些街頭上垃圾糞便狼藉，成羣結隊的年老乞丐，穿着破舊襤褸的衣服，剃光頭，打赤足，匍匐在塵土中，嘴裏喃喃不停的唸着他們的六字真言「唵吧呢叭彌吽」，等待着行人香客的施捨。

在沙漠中，在那場大風暴裏，小方失去他的食水糧食，却沒有失去他的銀錢。

他將身上所有的全都施捨給他們，不僅是因為同情和憐憫，還像是被一種奇異的力量所催使感召。

「我不應到大招寺去了。」小方自己也不知道心裏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變化。「我們能不能到你們的商號去看看？」

「你能去，」陽光說：「你是大哥的朋友，你想到那裏去，我都帶你去。」

她臉上又露出陽光般美麗明朗的笑：「到了那裏，我還要帶你去見一個人，你一定也會把他當作朋友的。」

×　　×　　×

她說的這個人叫朱雲。

（三）

朱雲就是「鷹記」的大掌櫃，大掌櫃的意思，就是總管。

朱雲今年二十八歲，三年前卜鷹就已將「鷹記」的商務交給了他。

一個二十五歲的人就能升起如此高位，並不是容易事，也並非僥倖。

他年輕，誠實，生活簡樸，做人本份，說話中肯扼要，雖然至今仍是獨身，却從來不近酒色。

卜鷹信任他，他的伙計尊重他，他也從未讓別人失望過。

他也沒有讓小方失望。

他用誠懇的態度和滾燙的酥酒茶招待小方，他經營的商號簡樸規矩乾淨大方。

他告訴小方：「我就住在後面，只要你沒事，隨時都可以來找我。」朱雲說：「我每天都在，日夜都在。」

陽光拉着他的手，就好像她拉着卜鷹小方的手時一樣。「他平時不喝酒，可是如果你一定要他喝，他也不會比你先醉。」她的笑容如陽光：「只不過你要找女人，他就沒法子了。」

她並沒有把「找女人」當作一件丟人的事，她指着自己的鼻子，指着她那個雖然有點彎曲，看起來還是很漂亮的鼻子說：「你要找女人，就來求我，我替你找女孩子保證比你以前見過的都溫柔好看。」

×　　×　　×

她不是女人，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女人。

她是陽光。

陽光是屬於大家的，誰也不能獨佔。

——波娃呢？

小方忽然站起來：「你能不能現在就帶我去找？」

「現在？」陽光顯得有點驚訝：「現在你就要去找女人？」

「不但要找女人，還要喝酒。」

×　　×　　×

這裏是聖地，聖地也像別的地方一樣，也有禁地，也有黑暗的地方，有酒，也有女人！

小方忽然發現一個女孩子很像波娃，一個瘦瘦的，弱弱的，靜靜的女孩子。

這時候他已經醉了。

一個人醉在聖地，跟醉在別的地方沒什麼兩樣。

（本章終）

▲烏屋疑雲

（一）

凌晨。

小方從那條沒有柳的柳巷中走出來，只覺得頭痛，乾喝，沮喪。這種感覺也跟他在別的地方醉後醒來時沒什麼兩樣。

陽光正照上一塊斜牆，是金黃色的陽光，不是藍色的。

一個衣著襤褸，蓬頭垢面的小孩，手裏捧着個鐵皮罐子，蹲在斜牆下，低頭看

着他的罐子，看得聚精會神，就好像世界上再沒什麼比這罐子裏的東西更有趣了。

世界上本來就充滿了許許多多很無聊的事，現在的小方心裏也覺得很無聊。

一個無聊的人，做了一夜無聊的事，心情總是這樣子。

他忽然想去看看這小孩罐子裏裝的是什麼?

罐子裏裝的是小虫，裝滿了各種扭曲蠕動的小虫。

小方居然問他：「這些是什麼虫?」

「這些不是虫?」小孩居然回答。

「不是虫?」小方有點驚奇：「不是虫是什麼?」

「在你眼中看來雖然是虫，可是在我朋友眼中看來，却是頓豐富的大餐。」

他抬起頭來，看着小方，臉上雖然髒得要命，但一雙黑白分明大眼睛，顯得非常機伶巧黠：「因為我的朋友不是人，是鳥。」

小方笑了。

他忽然覺得這小孩很有意思，說的話也很有意思，他故意問：「你明明是個人，為什麼要跟鳥交朋友?」

「因為沒有人肯跟我交朋友，只有鳥肯跟我交朋友，」小孩說：「有朋友總比沒有朋友好。」

他明明是個小孩，可是他說出來的話却不像是小孩說的。

他的話竟引起了小方很多感觸。

「不錯，有朋友的確比沒有朋友好。」小方輕輕嘆息：「鳥朋友有時候也比人朋友好。」

「為什麼?」

「因為人會騙人、害人，鳥不會。」

小方已經準備走了，他不想讓這天眞的小孩知道太多人心的詭詐。

小孩却又問他：「你呢?你對朋友好不好?」他問的話很奇怪：「如果你有個朋友需要你帮助，想要你去看看他，你肯不肯去?」

小方回過頭，看看他：「如果我肯去，又怎麼樣?」

「你肯去，現在就跟我去。」

「跟你走?」小方問：「為什麼要跟你走?」

「因為我是你那個朋友叫我來找你的。」小孩說：「我已經在這等你一夜。」

小方更驚訝：「你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小孩道：「你姓方，別人都叫你要命的小方。」

「我那個朋友是誰?」

「我不能說。」

「為什麼?」

「因為他要我替他保守秘密，我已經答應了他。就算你殺了我，我也不會說出來的。」

小方的好奇心無疑被引起。

一罐小虫，一個小孩，一個需要他帮助的朋友，一件寧死也不能說出的秘密。

他從未想到這些事居然能聯在一起，他想不通這其中有什麼聯繫?

「好，」小方忽然下了決心：「我跟你去，現在就去。」

小孩却又用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着他看了半天。

「我能替你的朋友守秘密，你呢?」

他問小方：「你能不能替朋友保守秘密?」

小方點頭。

小孩忽然爬起來，用一隻髒得出奇的小手，拉起小方的手：「你跟我來。」

(二)

遠處鐘聲齊鳴，一聲聲梵唱隨風飄來，寶塔的尖頂在太陽下閃着金光。

太空澄藍，陽光艷麗，充滿了神聖莊嚴肅穆的景象。

骯髒的小巷裏，却擠滿了各式各樣卑賤平凡窮困齷齪的人，他們的神佛好像並沒有聽到他們的祈求禱告，並沒有好好的照顧他們。

但是他們從不埋怨。

小孩拉着小方的手，穿着小羣，穿過小巷，來到一座宏大壯麗的寺院。

「這裏是什麼地方?」

「是大招寺。」

到大招寺來幹什麼?那個神秘的朋友是不是在大招寺等他?

小孩好像故意不讓小方再問，很快的拉着他，從無數虔誠的香客中擠了過去。

他明明是個小孩子，可是他做出來的事也不像小孩做的。

× × ×

壯麗的寺院裏，光綫却十分陰森幽暗，數千支巨燭和用牛油做燃料的青銅燈，在風中閃動着神秘的火燄。

高聳的寺牆上，有無數神龕，供奉着面目猙獰的巨大七色神像，在閃動的燭火中，更顯得詭秘可怖。

也許就是這種力量，才能使人的心神完全被拘攝，完全忘記自我，有的香客脚上甚至抱着沉重的鐵鐐，在佛堂裏爬行。

小方瞭解他們這種行為，世上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借肉體上的苦痛，消除心上的愧疚罪孽。

他自己也彷彿沉浸入這種似眞似幻，虛無玄秘的感覺中。

他忽然瞭解到宗教力量的神奇偉大。

× × ×

空氣中氤氳着酸奶和香燭的氣味，風中迴盪着鐘鼓銅鈸聲，沈鬱的陰影中燈火搖曼，低沉快速的經咒聲隨着佛前的祈禱輪响動。

小孩忽然停下來，停在石壁上一個穹形的石窟前。

石窟裏有一幅色彩鮮艷，但却恐怖之極的壁畫，畫的是一個猙獰妖異的羅刹鬼女，正在吮吸着一個凡人的腦髓。

精密細緻的畫上，看來栩栩如生，小方雖然知道這只不過是幅畫，心裏還是覺得很不舒服。

小孩忽又問他：「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這個羅刹鬼女為什麼要吸他的腦?」

小方不知道。

「因他是個不守信的人，」小孩說：「他答應為他朋友保守秘密却沒做到。」

小方苦笑。

「你好像不太信任我?」

「我們還不是朋友我不能信任你。」

小孩的大眼睛裏閃動着狡黠的光：「你要我帶你去，一定要在這裏先立個誓，如果你違背了誓言，終生都要像這個人一樣，受羅刹鬼女惡毒的折磨。」

× × ×

那個朋友究竟是誰，行踪為什麼要如此詭秘?

小方立下了這個毒誓。

他不怕神鬼的報應，他從未出賣過別人，他這一生中，唯一對不起的人，就是他自己。

小孩笑了，眞心的笑了。

「你果然是個好人，」他又拉起小方，「現在我眞的帶你去了。」

「到那裏去?」

「到鳥屋去。」小孩說，「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都在那裏。」

(三)

鳥屋是棟奇怪的木屋，建造在一片凸起的山岩上，幾棵巨大的樹木間。

木屋的四周都有欄杆，屋簷鳥翅般向外伸出，簷下掛滿了鳥籠。

手工精細的鳥籠裏，鳥調啁啾，有的鳥小方非但不知名，連看都沒看見過。

「這些鳥籠都是我做的。」

小孩的眼中閃着光，顯然在為自己而驕傲：「你看不看得出它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小方已經看出來，這些鳥籠雖然也有「門」，却都是開着的。

「我不願把牠們當囚犯般關在籠子裏，只要牠們高興隨時都可以飛出去。」小孩說：「可是飛走的往往又會飛回來。」

他骯髒的臉上露出光輝的笑容：「因為牠們也知道我是牠們的朋友。」

小方忍不住問：「我那個朋友呢?」

小孩抬着一扇很窄很窄的木門：「你的朋友就在裏面。」

× × ×

木屋裏寬大空闊，四壁的木板都已很陳舊，有的甚至已乾裂，無疑已是棟多年的老屋，遠在這小孩出世前就已建起。

寬大的木屋裏，只有一張低矮的木桌，一個巨大的火盆，和一個人。

火盆上支着燒烤食物的鐵架，人就坐在地上，背對着門。

小方進來時，他沒有回頭，也沒有反應。

他的背影很瘦，雙肩斜斜下削，帶着種說不出的落漠蕭索，世上彷彿已很少有人能驚動他，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你也是個經驗豐富的江湖人，你從一個人的背影，也能看出很多事。

小方經驗雖然並不十分多，可是他一看見這個人的背就立刻確定了一件事——他從未見過這個人，更不認得這個人。只要是他認得的人，他只要看見背影，就一定能認得這個人。

所以這個人絕對不是他的朋友。

誰也不會跟一個自己從未見過的人交上朋友。

× × ×

這個人究竟是誰?為什麼要冒稱小方的朋友?為什麼要個小孩帶小方來見他。

(本章終)

▲劍客無淚

(一)

小方站住。

他走動時輕捷靈敏，一站住就站得很穩，就像是一根石樁釘入大地。

他已經有了準備，準備應付任何一種突發的危機。

他沒有先發動，只因為這個人看來並不是個危險的人，他只說：「我就是小方，我已經來了。」

這個人還是沒有回頭，過了很久，才慢慢的抬起他的右手，指着桌子對面，輕輕的說了一個字：「坐。」

他的聲音顯得很衰弱，他的手上纏裹着白布，隱隱有血漬滲出。

這個人無疑受了傷，傷得不輕。

小方更確信自己絕不認得這個人，但他却還是走了過去。

這個人絕不是他的對手，他的戒備警惕都已放鬆。

他繞過低矮的木桌走到這個人面前。就在他看見這個人的那一瞬間，他的心忽然沉了下去，沉到冰冷的脚底。

× × ×

小方見過這個人，也認得這個人。

這個人雖然是小方的仇敵，但他如果要將小方當作朋友，小方也絕不會拒絕。

有種人本來就是介於朋友與仇敵之間的，一個值得尊敬的仇敵，有時甚至比眞心的朋友更難求。

小方一直尊重這個人。

他剛才沒有認出這個人，只因為這個人已經完全變了，變得悲慘而可怕。

絕代的佳人忽然變為骷髏，絕世的利器忽然變為銹鐵。

雖然天意難測，世事多變，可是這種變化仍然令人難免傷悲。

小方從未想到一位絕代的劍客竟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人竟是獨孤痴。

× × ×

(二)

小方也痴。

非痴於劍，乃痴於情。

劍痴永遠不能瞭解一個痴情人的消沉與悲傷，但是眞正痴情的人，却絕對可以瞭解一個劍痴的孤獨寂寞和痛苦。

劍客無名，因為他已痴於劍，如果他失去了他的劍，心中是什麼感受?

如果他已失去了他握劍的手，心中又是什麼感受?

× × ×

小方終於坐下。

「是你。」

「是我。」獨孤痴的聲音平靜而衰弱：「你一定想不到是我找你來的。」

「我想不到。」

「我找你來，只因為我沒有朋友，你雖然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會來。」

小方沒有再說什麼。

有很多事他都可以忍住不問，却忍不住要去看那隻手。

那隻握劍的手，那隻現在已被白布包纏着的手。

獨孤痴也沒有再說什麼，忽然解開了手上包纏着的白布。

他的手已碎裂變形，每一根骨頭都幾乎已碎裂。

劍就是他的生命，現在他已失去了他

握劍的手——才人已無佳句，紅粉已化骷髏，不戰功成的英雄已去溫柔鄉住，良駒已伏櫪，金劍已沉埋。

小方心裏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酸楚，一種尖針刺入骨髓般的酸楚。

× × ×

獨孤痴已經變了，變得衰弱憔悴，變得光芒盡失，變得令人心碎。

他只有一點沒有變。

他還是很靜，平靜，安靜，冷靜，靜如磐石，靜如大地。

劍客無情，劍客無名，劍客也無淚。

獨孤痴的眼睛裏甚至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只是靜靜的看着他那隻碎裂的手。

「你該看得出我這隻手是被捏碎的。」他說：「只有一個人能捏碎我的手。」

只有一個人，絕對只有一個人，小方相信，小方也知道他說的這個人是誰。

獨孤痴知道他知道。

「卜鷹不是劍客，不是俠客，也不是英雄，絕對不是。」

「他是什麼？」小方問。

「卜鷹是人傑！」獨孤痴仍然很平靜：「他的心中只有勝，沒有敗，只許勝，不許敗，為了求勝，他不惜犧牲一切。」

小方承認這一點，不能不承認。

「他知道自己不是我的敵手，」獨孤痴道：「他來找我求戰時，我也知道他必敗。」

「但是他沒有敗。」

「他沒有敗，雖然沒有勝，也沒有敗，他這種人是永遠不會敗的。」獨孤痴又重覆一遍：「因為他不惜犧牲一切。」

「他犧牲了什麼？」小方不能不問：「他怎麼犧牲的？」

「他故意讓我一劍刺入他胸膛。」獨孤痴道：「就在我劍鋒刺入他胸膛那一瞬間，他忽然捏住我的手，捏碎了我的這隻手。」

他的聲音居然還是很平靜：「那時我自知已必勝，而且確實已經勝了，那時我的人神劍鋒都已與他的血肉交會，我的劍氣已衰，我的劍已被他的血肉所阻，正是我最弱的時候。」

小方靜靜的聽着，不能不聽，也不想不聽。

獨孤痴一向很少說話，可是聽他說的話，就像是聽名妓談情，高僧說禪。

「那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獨孤痴忽然問：「你知不知道一刹那是多久？」

小方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刹那」非常短暫，比「白駒過隙」那一瞬還短暫。

「一刹那是佛家話，」獨孤痴道：「一彈指間，就已是六十刹那。」

他慢慢的接着道：「當時生死勝負之間，的確只有『一刹那』三個字所能形容，卜鷹抓住了那一刹那所以他能不敗。」

× × ×

一刹那間就已決定生死勝負，一刹那間就已改變一個人終生的命運。

這一刹那，是多麼動魄驚心。

但是獨孤痴在談及這一刹那時，聲音態度都仍然保持冷靜。

小方不能不佩服他。

獨孤痴不是名妓，不是高僧，說的不是情，也不是禪。

他說的是劍，是劍理。

小方佩服的不是這一點，獨孤痴應該能說劍，他已痴於劍。

小方佩服的，是他的冷靜。

很少有人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冷靜，小方自己就不能。

獨孤痴彷彿已看穿他的心意。

「我已將我的一生獻於劍，現在我說不定已終生不能再握劍，但是我並沒有發瘋，也沒有崩潰，」他問小方：「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小方承認。

獨孤痴又問：「你想不想知道我為什麼還沒有倒下去？」

他自己說出了答案。

「因為卜鷹雖然捏碎了我握劍的手，却捏不碎我心中的劍意，」獨孤痴道：「我的手中縱然已不能再握劍，可是我心中還有一柄劍。」

「心劍？」

「是。」獨孤痴道：「心劍並不是空無虛幻的。」

他的態度眞誠而嚴肅：「你掌中縱然握有吹毛斷髮的利器，但你的心中若是無劍，你掌中的劍也只不過是塊廢鐵而已，你這個人也終生不能成為眞正的劍客。」

「以心動劍，以意傷敵。」

這種劍術中至高至深的境界，小方雖然還不能完全瞭解。但是他也知道，一個眞正的劍客，心與劍必定已溶為一體。

人劍合一，馭氣御劍，也許只不過是虛無的神話而已。

心劍合一，却是劍客們必須達到的境界，否則他根本不能成為劍客。

獨孤痴又道：「卜鷹雖然沒有敗，但是他也沒有勝，就在我這隻手被他捏碎的那一刹那，我還是可以命他刺殺於我的劍下。」

「你為什麼沒有刺殺他？」

「因為我的心中仍有劍，」獨孤痴道：「我也跟他一樣，我們的心中並沒有生死，只有勝負，我們求的不是生，而是勝，我並不想要他死，只想擊敗他，眞正擊敗他，徹底擊敗他。」

小方看看他的手：「你還有機會能擊敗他？」

獨孤痴的回答充滿決心與自信。

「我一定要擊敗他。」

小方終於明白，就因為他還有這種決心與自信，所以還能保持冷靜。

獨孤痴又道：「就因為我一定要擊敗他，所以才找你來，我沒有別的人可找，只有找你。」

他凝視着小方：「這是你我之間的秘密，你絕不能洩露我的秘密，否則我必死。」

「你必死？」小方道：「你認為卜鷹會來殺你？」

「不是卜鷹，是衞天鵬他們。」

獨孤痴看看自己的手：「他們都認為我是個無用的廢人，只要知道我的下落，就絕不會放過我的，因為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而且從未將他們看在眼裏。」

「所以他們恨你，」小方道：「我看得出他們每個人都恨你，又恨又怕，現在你已經沒有讓他們害怕的地方，他們當然要殺了你。」

「所以我找你來，」獨孤痴道：「我希望你能替我做兩件事。」

「你說。」

「我需要用錢，我要你每隔十天替我送三百兩銀子來，來的時候絕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獨孤痴並沒有說出他為什麼用這麼多銀子，小方也沒有問。

「我還要你去替我殺一個人。」

他居然要小方去替他殺人！

「我們不是朋友，身為劍客，不但無情無名無淚，也沒有朋友，」獨孤痴道：「我們天生就是仇敵，因為你也學劍，我也想擊敗你，不管你替我做過什麼事，我還是要擊敗你。」

他慢慢的接着道：「你也應該知道，在我的劍下，敗就是死。」

小方知道。

「所以你可以拒絕我，我絕不恨你，」獨孤痴道：「我要你做的事並不易。」

× × ×

這兩件事的確不容易。

每隔十天送三百兩銀子，這數目並不小，小方並不是有錢人，事實上，現在他根本已囊空如洗。

小方也不是個願意殺人的人。

他應該拒絕獨孤痴的，他們根本不是朋友，是仇敵。

他很可能會死在獨孤痴的劍下，他們初見時他就已有過這種不祥的預感。

但是他無法拒絕他。

他無法拒絕一個在眞正危難時還能完全信任他的仇敵。

「我可以答應你，」小方道：「只不過有兩件事我一定要先問清楚。」

他要問的第一件事是：「你確信別人絕不會找到這裏來？」

這地方雖然隱秘，並不是人跡難至的地方。

獨孤痴的回答却很肯定：「這地方以前的主人是位隱士，也是位劍客，他的族人們都十分尊敬他，從來沒有人來打擾過他。」獨孤痴道：「更沒有人想得到我會找到這裏來。」

「為什麼？」

「因為那位隱士劍客就是死在我劍下的，」獨孤痴道：「兩個月前，我到這裏來，將他刺殺於外面的古樹下。」

小方深深吸了口氣，慢慢吐出，然後才問：「那個孩子是不是他的兒子？」

「是。」

「你殺了他的父親？却躲到這裏來，要他收容你，為你保守秘密。」

「我知道他一定會為我保守秘密，」獨孤痴道：「因為他要復仇，就絕不能讓我死在別人的手裏，普天之下，也只有我我能傳授他可以擊敗我的劍法。」

「你肯將這種劍法傳授他？」

「我已答應了他，」獨孤痴淡淡的說：「我希望他能為他的父親復仇，也將我同樣刺殺於他的劍下。」

× × ×

小方的指尖冰冷。

他並不是不能瞭解這種情感，人性中本來就充滿了很多這種尖銳痛苦的矛盾，就因為他瞭解，所以才覺得可怕。

獨孤痴一定會遵守諾言，那個孩子將來很可能變成比他更無情的劍客，遲早總有一天會殺了獨孤痴，然後再等着另一個無情的劍客來刺殺他。

對他們這種人來說，生命絕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別人的生命還是他們自己的都一樣。

他們活過，只不過是為了完成一件事，達到一個目的，除此之外，任何事他們都絕不會放在心上。

（三）

門外陽光遍地，屋簷下鳥語啁啾，生命本來如此美好，為什麼偏偏有人要對它如此輕賤？

小方慢慢的站起來，現在他只有最後一件事要問了：一件事，兩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我替你去殺人？」他問：「你要我去殺誰？」

「因為他若不先死，我就永遠無法做到我想做的事。」獨孤痴先回答前面一個問題：「只有卜鷹能捏碎我握劍的手，這個人卻能折斷我心中的劍。」

心中本無劍，如果劍已在心中，還有誰能折斷？

要折斷人的心劍，必定先要讓那個人心碎，無情無名無淚的劍客心怎麼會碎？

獨孤痴冷漠的雙眼中，忽然起了種極奇異的變化，就像是一柄已殺人無算的利器，忽然又被投入鑄造它的洪爐中。

誰也想不到他眼中會現出如此强烈痛苦熾烈的表情。

「她是個女人，是個魔女，我只要一見到她就完全無法控制自己，雖然我明知她是這樣的女人，却還是無法擺脫她，她若不死，我終生都要受她的折磨奴役。」

小方沒有問這個女人是誰。

他不敢問。他內心深處忽然有了種令他自己都怕得要命的想法。

他忽然想起了古寺幽火閃動照耀下的那幅壁畫上，那個吮吸人腦的羅刹鬼女，那張猙獰醜惡的臉，彷彿忽然變成了另一個女人的臉。

一張純潔美麗的臉。

獨孤痴又開始接着說了下去：「我知道她一定也又到了拉薩，因為她絕不會放過卜鷹，也絕不會放過我。」

小方聽得見自己的聲音在問：「為什麼？」

「因為卜鷹就是貓鷹，絕對是。」獨孤痴道：「她一定會跟着卜鷹到拉薩來，她在拉薩也有個秘密的地方藏身。」

「在那裏？」

「就在布達拉宮的中心，達賴活佛避寒的『紅宮』旁，一間小小的禪房裏。」獨孤痴道：「只有她能深入布達拉宮的中心，因為喇嘛們也是男人，絕沒有任何男人能拒絕她的要求。」

小方已經走出去。

他不想再聽，不想聽獨孤痴說出這個女人的名字。

可是獨孤痴已經說了出來。

「她的名字叫波娃，」他的聲音中充滿痛苦，「你既然已答應了我，現在就得去替我殺了她。」『本章終・全文未完』

紅粉金剛（十八）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南宮俊與東方英爲試千里名駒，馳出四百餘里一小鎭上，在鎭中旅邸憩息，東方英在出浴間，突聞「嘶嘶」異响，南宮俊猛一回頭發現樑上有條大毒蛇蜿蜒而動，向她襲擊，東看英驚極呼叫，南宮俊聞聲前來察看，懷疑蛇是有人豢養，後以藥物將蛇尅服縱之而去。南宮俊存疑，尾隨毒蛇至一破廟，在廟內大戰羣蛇之際，突見一赤裸女子現身，南宮俊向她曉以大義，勸她勿豢養毒蛇害人，同時點了她的穴道，並把毒蛇殺盡。西門狡蛟自失去蛇羣，整個人變得痴痴呆呆的——

正義感邪氣　途中染毒香

南宮俊笑道：「她驟然失去了生活的依憑，自然是刺激很大。心神受震而致神智迷矇，不過這對她却是件好事，當她慢慢恢復時，她可以從以前的生活裏走出來，接受新的生活了，否則要她一下子改過來還眞不容易呢！」

東方英嘆道：「只要她能恢復就好了，我怕她永遠這樣子下去，那是我害苦她了！」

南宮俊道：「不會的，歐陽叔叔是歧黃聖手，到了徐州會合後，請他看一下就會好的，我要不是爲了趕路，我也能治，只是費點手脚而已！」

東方英不信地道：「俊哥！你也會治病？」

南宮俊笑道：「尋常的推宮過脈，凡是會武的人都會，跌打損傷，培元固本的幾味丸散藥方，這本來也都要記熟的，去寒解熱之方，更是走江湖的人所應熟知，相信妳也不陌生，因此不但我會治病，妳也會治！」

東方英道：「我說的不是那些，而是指一些疑難沉疴！」

南宮俊道：「那我可不行，這不是背兩册本草就能分內行的，望問聞切，對症下藥，要多年的經驗，不過治她這個病，我倒是有辦法，而且具有絕大之神效！」

東方英道：「那你就快給她治一下吧，看她這樣子，叫人心裏實在難過，何必要等歐陽先生呢！」

南宮俊道：「我不是說過嗎，我沒時間，還有一天，我們必須趕到徐州，跟奶奶會合！」

東方英道：「治病嘛，你開下藥方，找個城鎭買了藥讓她服下去，又躭誤不了多少時間！」

南宮俊道：「我治病的方法不是服藥，她這種神智失敏的病也不是藥石可攻的，那是心病，必須要用心術來治，我用的是魔教的精神功，要跟她兩個人靜坐一間斗室，慢慢地把她的神智導入正軌！」

「那要多久的時間呢？」

「至少也要兩個時辰，我們還差將近有三四百里路，一天時間，已經很急迫了！不能躭誤了！」

「三四百里，加足馬力，趕上三四個時辰就到了！」

「英妹！如果只是我們兩個人，自然是可以，但是帶着她們那輛車子，可不能那樣子趕！」

東方英低頭無計，想了一下道：「對了！就利用她們的車子好了，你上車去一面爲她治療，一面趕路！」

南宮俊道：「辦法倒是可行，只是我在進行治療時，不能受到打擾，否則的話，導致她的精神錯亂，以後再治的話，費的事就大了！」

東方英道：「爲了避免再生枝節，我們就一脚行去不再停歇了，有我護法，我想在這條路上，不致有什麼打擾的，何況馬成他們也快會合了，絕對沒問題的！」

南宮俊想想倒也有理，於是叫西門巧下來騎了他的馬，自己則上車，把布帘放下，開始爲西門蛟姣作導神歸本治療了。

東方英倒是很小心，她的馬忽前忽後，一路照顧着，尤其是停下來歇足溜馬時，她更是小心。

那知道越怕出事，越容易出事，在快到徐州的時候，忽然由旁邊的小路上出來了一個賣菜的鄉嫗，挑了一擔子菜，步伐踉蹌，搖搖幌幌，一個不小心，就斜到了路中間來了，東方英的馬剛好衝到，已經閃避得快了，但是仍然擦到一點，那個鄉嫗哎呀一聲，一翻一跌，跌向了跟來的西門巧，她騎的是南宮俊的馬，自然應變迅速，立刻長嘶人立而起，後脚拐了幾步，總算沒踏着那個鄉嫗！

可是坐在上面的西門巧却被掀了下來，也正好落在那個老嫗附近，不知怎的，她忽然生氣了，厲聲道：「混帳東西，你居然敢佔我瞎子的便宜！」

立時飛出一拳，跟着踢出一脚，那個老嫗的身子被打得飛了起來，跌到一邊的田埂中。

在田裏種菜的有十幾個鄉下人，立刻氣勢洶洶地湧了上來，有的拿了鋤頭，紛紛地叫着：「你們騎了馬撞倒了人還要打人，仗勢欺人呀！」

還有的叫：「謝大娘被打死了，要他們償命。」

然後一個老頭兒，帶了一個少女，也跑了出來，有人就告訴他：「謝老爹，你的老伴兒被她們打死了！」

於是老頭兒撲向西門巧，那少女却衝向東方英。

老頭兒舉拳就打叫罵道：「你們仗勢欺人，我老頭子跟你們拚了，臭婆娘，老子要你償命。」

西門巧很冷靜，伸手撥開了，又把老頭兒推倒向一邊。

少女却一頭撞向東方英叫道：「好呀，你們打死了我娘，又打我爹，我非跟你們拚了命不可！」

東方英倒是萬分的抱歉，連忙伸手托住了那個少女道：「妳別急，這固然是我們不對，可是妳問問他們，大家都看見的，你娘突從小路上穿出，才會碰到的！」

那少女仍是掙扎要過來道：「不管怎麼說，你們也不該打我娘，現在又打了我爹，難道這又是你們有理！」

四週那些鄉漢們叫道：「打；打；打死他們！」

西門巧由腰間掣出了一柄尖刀道：「很好，你們誰上來要送死，就儘管上好了，別以爲我瞎子好欺負，我的眼睛雖瞎，心裏却明白得很，你們是一批什麼料，還以爲我不知道，東方女俠，拔刀出來宰了他們準沒錯！」

東方英道：「巧娘，不可以，我們要講理。」

西門巧冷笑道：「東方女俠，妳眞以爲他們是什麼種菜的鄉下人，他們沒一個是好東西。」

東方英倒是看不出這些鄉下人有什麼不對。

西門巧道：「第一次倒地的那個人對我手脚不規矩，我才打他的！」

東方英道：「巧娘，她是個老太太，因爲跌倒地，滾在你的馬前，驚了你的馬，才把你摔下來的！」

「可是她借機會在我身上亂掏亂摸，慢來，東方女俠妳說那是一個老太太。」

東方英道：「是啊，那是個鄉下老婦人，一時驚慌，伸手亂抓，妳眼睛看不見，才會造成誤會。」

西門巧冷笑一聲道：「我眼睛雖盲，但是男人跟女人還分得出來的。」

東方英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巧娘，那的確是個老婦人，所以不會是存心對妳輕薄。」

西門巧道：「她若是個女人，我就把頭割下來償命，我立刻可以證明的！」

她摸索到那老婦躺着的地方，那老婦仍是傴僂着腰，那是被她一脚踢的，西門巧就因爲雙目皆盲，視力失明，她學的近身搏鬥，都是異常狠毒的式子，而且速度奇速，很少有人能躲得過的，那老婦就是在貼近她的時候，被她一脚踢在下陰處，飛跌在地的！

東方英也不禁一怔，對方如果眞是個老婦人，西門巧這一脚踢得重了，也可以把人踢死的，但不會傴僂着腰，全身痙攣，這分明是一個男子下陰受創的樣子。

想到這兒，她忽地又想到西門巧對一個人性別的判斷是絕不會錯的，一般人分男女，都是憑着目力，固然簡捷，但往往會受到惑愚，尤其是善於喬裝者，可以改扮得男女不分，易釵而弁，易陽爲陰之事，層出不窮。

但是一個瞎子却是從一些其他的地方來判斷的，首先是體味男人與女人的氣味上就有很大的差異，只是一般人不經意而已，其次是觸覺。西門巧經過這兩度的證驗後，她的結果定然比別人更爲正確！

對方既然是男子，却扮一個老嫗之狀，用心可疑。

想到此，她的手不自而然地摸到了刀柄上，移向西門巧的身邊去了，西門巧伸

手要去撕那老嫗的下衣，那老嫗忽然也探手向西門巧刺去，手中多了一柄尖刀！

姑不論她是男是女了，就以一個鄉嫗而身懷尖刀一事而言，對方絕非善類，西門巧看不見，對方的出手，既陰且損，但是東方英却已有了防備，刀光急閃，在尖刀還差兩寸刺到西門巧之際，東方英已經把她的手腕連刀削斷了。

老嫗再度痛呼，身子跳了起來，嚓的一聲，却沒有逃過西門巧的一抓，中衣盡破，露出了下體。

沒有錯，確實是個男子，東方英又羞又怒，刀光再起，那喬裝的男子在身子未落地前就被砍成了十幾片。

那是她在怒極時，施展了一式最兇狠毒厲的刀法，其他的人覩狀大驚，呼喊一聲，有的想跑，有的則反向前逼近，東方英一手橫刀，沉聲大喝道：「不許跑！」

要跑的就是那個老頭兒跟那個少女，一個是自稱老嫗的丈夫，一個是自認爲女兒，要出來拚命的，現在見到了行蹤敗露，他們就想溜走了，東方英喝了兩聲，他們都不聽，東方英怒極，正待飛身去追，可是那兩個傢伙却又叫了一聲，跌倒下去，然後又跳了起來，狀如瘋狂地嘀嘀直吼，東方英感到很奇怪，看樣子他們像是中了什麼暗算，可是這兒並沒有第三者呀！倒是西門巧聽了他們的吼叫聲後，臉呈喜色，連忙問道：「東方女俠，她們是不是又叫又跳，好像是發了瘋一樣。」

「是啊，巧娘，妳知道他們是什麼原因嗎？」

「知道，這一定是少主已然清醒了，放出了小碧蛛兒，這種情形是被碧蛛兒咬到的樣子！」

什麼？「碧蛛兒是什麼東西？」東方英問道。

西門巧笑着道：「碧蛛兒是一種綠色的蜘蛛，產在萬蛇谷，却是羣蛇的尅星，牠們只有綠豆那麼大，跳躍行走如風，而且能知人心意，隨着人的指示去咬人，比發暗器還有用呢，因爲牠們能夠自己認準人，每發必中！」

東方英道：「一頭綠豆大小蜘蛛，能有多厲害？」

西門巧道：「可兇着呢，人給牠們咬上一口，不出十步，毒氣就會攻心而倒，全身蜷成一團，也像頭蜘蛛似的，如果不加施救，半個時辰後就準死……」

東方英道：「妳準知道那是被碧蛛兒咬了；你的眼睛又看不見！」

西門巧道：「我的鼻子可靈，我已經聞到了碧蛛兒的氣味，所以才問問姑娘，那兩個人的情形，因爲碧蛛兒咬中的人，都是一個樣子的，這下子可好了，少主已經醒了！」

東方英看看西門窻還是垂下的，那個駕車的漢子却嚇得縮成了一團，乃問道：「你怎麼知道你們少主已醒了！」

西門巧道：「那碧蛛兒是放在一個小盒子裏，在少主的頸子裏掛着的，只有少主懂得如何驅策牠們，現在牠們能夠出來攻擊人，就證明少主已經醒了！」

東方英心中大定，因爲西門姣姣雖已清醒，南宮俊也必然功成脫身了，自己倒不要他來幫忙處理面前的場面，至少可以不必分心去照顧車子，放手行動了！

於是她手中的鋼刀一振，使刀環發出一陣鏘鳴，然後才向着四周的那些人喝道：「你們是那一條路的！」

在她正面的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忙道：「姑娘，我們都是這兒附近的農民，都是種莊稼的粗人！」

東方英冷笑道：「你們跟那三個人是一伙的嗎？」

那人忙搖手道：「不！不！我們根本不認識他們，怎麼知道那老婆子是個男人改扮的，姑娘殺得好，否則我們家裏人還會遭他們的騙了呢？」

東方英冷笑道：「你倒是會賴，一開始我還聽見你在叫他們什麼謝大娘，謝老爹的！這會兒又不認識了！」

那人一怔道：「他們說是姓謝，而且一個老頭兒，跟着個老婆子，我們叫他們謝老爹，謝大娘，這也沒錯呀！」

東方英道：「是沒錯，他們到田裏來做什麼呢，這是你們的田，你不認識他們，他們就不該在此……」

那人道：「他們是來買菜的，現在正是芥菜收成的季節，經常有人來整擔地買回家去，他們講好價錢一共買了三擔菜，老婆子先挑了一擔走，那知道……」

東方英道：「那你們都是種菜的？」

「是的，姑娘，這片菜田就是我家的，這些人都是同村的隣居親友，來幫我收成的，剛才因爲不知道……」

東方英冷笑道：「朋友！你還是說實話吧，你的慌話可不太高明，他們是帮你收成的，那你們收成的菜呢，這麼多的人，工作了大半天了，除了那老婆子擔子裏一點外，連一顆割下的菜都不見，莫不成你們是來聊天的。」

她的確很細心，立刻就找出了破綻，然後又冷笑道：「再看看你們一個個雖有風塵之色，却不像是整天在太陽下曝晒的農人，你們的手上拿了農具，却沒有一點泥土，那一點像個莊稼人？」

嗆啷啷一片激響，那些莊稼人都抛下了手中的農具，從衣衫下取出了暗藏的兵器，這下子可熱鬧了，刀槍劍戟斧棍，竟是樣樣都全。

東方英一笑道：「你們終於現出本來面目了，祇是不知道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結下的樑子！」

在以前，她絕不會囉唆這些，早已拔刀就殺了，現在因爲已經加盟了南宮世家爲武士，多少要講究一些，所以才客客氣氣地問話了。

那爲首的漢子道：「既然妳已經識破了我們的行藏，那就抖開來說吧，我們是瑯琊十八魔！」

東方英不禁一怔，她從來也沒聽過這個名目。那漢子笑道：「妳不會知道的，因爲這是我們還是第一次公開對外提出這個名稱，平時只是私下自己叫叫罷了！」

東方英道：「各位攔路相阻，不知有何見教！」

漢子道：「受人之託，把你們截殺於

途中！」

東方英微怔道：「受人之託？那是什麼人？」

漢子笑道：「東方姑娘，妳這一問豈非太不上路了？事關職業道德，我們怎能宣佈事主的姓名！」

東方英道：「原來你們是一批職業殺手！」

漢子道：「不錯，而且是最好的，所以我們討價很高，不過姑娘可以放心，我們收了代價之後，就保證可以完成任務，姑娘以後有事，可以到瑯琊山來找我們，很方便，只要到山下一問李十八，人人都會知道，李十八就是兄弟，十八是我的排行，不過我另外有個名號叫刀魔！」

東方英笑道：「失敬！失敬！我最欽佩使刀的人，閣下既稱刀魔，想必在刀上有着特殊的造詣了？」

李十八微笑道：「那倒不敢當，我的刀法雖還過得去，却不是同儕中武功最高的；我們的領隊老大本是陰陽魔辛一，就是被姑娘劈碎的那一個，他武功雖高，却專好走偏門左道，所以今天還沒施展武功就叫妳給劈碎了，可見幹我們這一行的，還是規規矩矩的好！」

東方英笑道：「說得是，李十八，我想要你說出事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有走第二條路，請你們讓開！」

李十八道：「如果你東方姑娘要過去，我們絕不阻攔！」

東方英微愕道：「你們阻攔的不是我了？」

李十八道：「不是，我們狙殺的對象只有三個人，就是在車子裏的南宮俊與西門姣姣以及這個西門巧，却沒有包括姑娘在內，否則陰陽魔在倒地時就會出手，姑娘就沒有這麼輕鬆了，他出手一向是很快很準的！」

西門巧冷笑道：「不怎麼樣，還經不起我一拳一脚！」

李十八道：「那是意外，他知道妳是瞎子，也知道妳的武功平平，所以沒有戒心，那知道妳這近身對搏還眞兇悍，居然把辛老大給治住了，不過好事不會有第二次的，我們等一下找上妳，就不給妳機會了！」

東方英手指被碧蛛咬倒的一老一少道：「但這兩個人也是你們瑯琊十八魔裏的人吧！」

李十八道：「不！他們根本不是我們一伙的，而是事主派來協助，監督行事的，因爲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東方英想這倒可能是事實，因爲事發後，這批人奮而向前，那老少二人，則反身而逃，想來可能是急於脫身，以免形跡敗露。不過對方不把自己列入，倒是費人猜疑！

所以她又問道：「爲什麼沒有我的份呢？」

李十八笑笑道：「這是事主的事，他沒把姑娘列入，我們瑯琊十八魔也不做沒代價的事！何況事主還特別要求，儘可能的不傷害姑娘，甚至於還說祇可能達成目的而不傷及姑娘，酬勞更可增加一倍。」

東方英冷笑道：「你們的事主倒是對我眞好。」

李十八笑道：「這可不關我們的事了，不過據敝人猜測，那事主肯出這麼一大筆錢來買你一個平安，想來跟姑娘的關係必非泛泛，姑娘說是不是。」

東方英冷笑道：「說得很是，如此說來，我這條命倒是值不少的銀子了。」

李十八道：「確是如此，除去另外三個人的代價已然不少，如再能保障姑娘毫髮無損，則再增一倍，可見姑娘一個人的身價都能趕上另外三個了！」

「這麼說來你們是絕對不肯傷害我的了。」

李十八道：「自然！自然！我們唯利是圖，姑娘既是值這麼高的身價，我們怎麼捨得把銀子往外推呢。」

他忽然明白了東方英的意思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姑娘不肯合作，想要傷害我們時，自然又作別論，銀子雖好，倒底沒有生命值錢。」

東方英冷笑道：「你們幹的是賣命的生涯，還能愛惜生命。」

李十八笑道：「東方女俠，瑯琊十八魔雖是販命爲生，但賣的都是人家的命，我們自己的命都是不賣的。」

東方英冷笑道：「不錯！你們的命也賣不起錢，只能白送，就像那個半陰半陽的老婆子一樣。」

她用手指指支離破碎的陰陽魔，臉上一派不齒之色，平時她也不是這樣尖酸刻薄的人，今天是因爲情形特殊，雖然西門巧已經說過南宮俊與西門姣姣及阿成，但是到現在未見動靜，使她不敢造次，儘量想拖時間。

而李十八等人居然也不急着進攻。雙方就是這樣對峙着，使得東方英心中也不禁一陣震懾，不知道對方在搗什麼鬼，就在這相互僵着的時候，忽然咕咚一聲，却是那個駕車的車夫從座上摔了下來，把東方英嚇了一跳。

連忙過去看看，他是否中了暗器，可是她才動身，西門巧也軟軟地要倒下來，東方英忙扶住了她道：「巧娘，妳是怎麼了？中了什麼暗算！」

西門巧軟弱地道：「我……我也不曉得怎麼的，忽然頭重脚輕，全身都沒有力氣了，東方姑娘，妳……」

東方英自己忽而也有一股沉重而疲倦的感覺襲來，忙振作起精神，瞪視着李十八，而且舉刀劈出！

李十八舉刀格開了笑道：「東方姑娘，我不是跟你說過了，我們賣的是別人的命，對自己的命却是十分珍視的，所以儘量避免有危險的行動，年老大是自己太大意，才把命白白地賠上了，我們却不想再犯同樣的錯，像這種安安穩穩賺錢的法子，不是萬無一失嗎？」

疲倦的感覺越來越重，使得東方英只想閉上眼睡覺，她知道睡不得，勉强又撑住了道：「你們搗了什麼鬼？」

李十八一笑道：「我們只不過用了一種叫忘憂散的迷香，那是我們瑯琊谷的特產，忘憂草中提煉出來的，點着之後，無

形無色，能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安然入夢，忘却一切，卽使把腦袋砍下來，也沒有一絲感覺的，妳如若不信，敝人可以先試驗一下給你看！」

他走上兩步，手起刀落，把那個車夫的腦袋砍落了下來，那車夫果然是一動都不動，東方英大爲緊張，忙仗刀過去，阻止他繼續傷害車中的人！

可是李十八只用刀一格，就將她的刀從手中震脫出去，東方英心中一涼，半點勁都使不出來了！

李十八朝上風處那個在堆草燒野火的女子道：「老九，差不多了，別再燒了，這忘憂草雖然不要錢，可也是我們賺錢過日子的工具，產量不多，可能浪費了！」

東方英軟弱得站都站不住了，屈腿坐在地上，李十八用刀挑開了窗帘，倒是非常小心，可是車子裏只有一個西門姣姣，軟軟地歪在車座上，南宮俊却不見影子。

這一來連東方英都怔住了，李十八忙問道：「還有一個男的，那個叫南宮俊的傢伙呢？」

西門姣姣昏沉沉地抬頭看了他一下，又低頭微弱地道：「滾開，別來吵我，我要睡覺……」

李十八說道：「我問你還有一個男人呢？」

西門姣姣含糊地道：「人：什麼人，你不是人嗎？……」

她垂下頭去又睡了，李十八急了，伸手抓住了她的頭髮，猛力地搖了幾下：「我問你還有人呢？」

西門姣姣連話都不會說了，旁邊一個漢子道：「老李，沒用的，中了忘憂散的人，非要一個對時才能醒過來，這時候你再問她她什麼也說不出了，乾脆先砍了這兩……」

李十八道：「不行！事主方面交代必須要全部辦妥，缺一個都不行，奇怪，怎麼會少一個呢，難道消息錯了，那個男的沒有在車上嗎？」

那個漢子道：「不會啊，前面傳來消息明明看見他們換馬上車的，中途也沒有下車，怎麼會不見了呢？」

一時都怔住了，東方英感到精神一振，笑道：「南宮世家的少主，豈會如此輕易受到你們暗算，這下子你們可慘了，南宮世家知道了你們這一批武林敗類，今後瑯琊十八魔將再也無法在暗中害人了！」

李十八咬咬牙道：「笑話，南宮世家又如何，我們又不是沒殺過他們的人，到現在他們又能如何呢！」

東方英一震道：「你們殺過南宮家的人？」

李十八欲言又止，然後道：「那一家的人我們也動過，瑯琊十八魔雖然在江湖上沒沒無聞，但是眞要鬥起來，我們誰也不怕，東方女俠，希望妳還是合作一下，告訴我們，南宮俊上那兒去了？」

東方英冷笑道：「你想我會說嗎？」

李十八沉下了臉道：「東方英，事主方面雖然答應出重酬留下妳，可是少了個南宮俊，我們就取不到酬金，那就對妳不必客氣了！」

東方英道：「你最多殺了我，還能怎麼樣？」

李十八冷笑道：「東方英，有許多事情比死更痛苦的，尤其是像妳這樣的女孩子，比方說脫光妳的衣服！」

東方英厲聲道：「你敢！」

李十八微微一笑道：「我們這種人，還有什麼不敢做的，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我們一向是如此的！」

東方英道：「李十八，除死無大事，你想凌辱我，可別做夢，你不殺我，我自己也能殺死自己的！」

李十八道：「不可能，妳想死也辦不到，在忘憂散之下，沒有一點力氣，你又如何尋死法！」

他又走前一步道：「東方英，你還是說出來吧，南宮俊上那兒去了，不要自找苦吃……」

東方英確實已經試過嚼舌了，但是沒有用，她此刻所有的力氣，連舌頭都咬不痛，眼看着李十八來到身邊，她只有在目中射出了一股厲光道：「李十八，你這頭畜生，只要你碰我一下，你們瑯琊十八魔就死定了，今後我有生之年，將成爲你們附骨之疽，跟定了你們，我將不惜用任何的方法，迨你們最後一個人殺光爲止！」

語意惡毒，似已恨入切骨，李十八怔了一怔，繼而笑道：「笑話，我們連南宮世家都敢惹，還會在乎妳！」

說着他彎腰伸手去摸東方英的胸膛，東方英動都不動，睜着兩隻眼盯着他，漠然全無表情！

這種表情使得李十八頭有點發毛，强自振作了一下道：「等老子擺佈過你之後，不相信妳捨得殺老子！」

他繼續伸手前探，忽然亮光一閃，李十八的反應倒是很快，連忙縮手，亮光擦着手指尖而過，却是一枝雪亮的七首，倒是使他一怔，抬頭看看一個婦人道：「風七，這枝七首可是妳發出來的？」

那個叫風七的女人點點頭道：「不錯！是老娘發的！」

李十八道：「妳這是什麼意思，吃醋也不是這麼吃的？」

風七冷哼一聲道：「活見你娘的大頭鬼，你也不去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德性，老娘還會吃你的醋！」

李十八道：「是啊！所以我才奇怪，妳跟誰都有一腿，又不是跟我特別有交情，何況我碰這小妞兒，也是爲的大家好，這是公事，妳沒理由來反對的呀！」

風七冷冷地道：「李十八，動動腦筋，使使歪點子，你或許有兩把刷子，但是在侍候女人這方面，你可不算是好角色，而且是個差勁透頂的脚色！」

李十八嘆口氣道：「我也沒說自己是多能幹！」

風七沉聲道：「那你就不該拿我們的生命來冒險，你碰了這個女人之後，並不能就此把她吃定了，只會引起她的切齒痛恨。你一個人挨她宰了不打緊，我們陪着你倒霉可太不上算。我是女人，我了解到她的決心，她已經把你恨入骨裏去了，我們可不願意去惹下這個仇人！」

李十八道：「那可不一定，人家是個黃花大閨女，不像妳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她的想法也不跟妳一樣，或許……」

風七道：「少他媽的臭美了，你以爲你佔了她，她就會死心塌地的認了，你連這份能耐都沒有！」

李十八不禁苦笑了一聲道：「風七，妳也把我說得太不堪了，多少我們也有過一段香火情吧！」

風七冷笑道：「活見你媽的大頭鬼，老娘是實在沒辦法才拿你來煞煞火，憑你這副德性，叫人那一隻眼瞧得上，所以我才阻止你別動這個妞兒，因爲你絕不是那種能叫女人動心的材料，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放了她……」

十李八叫道：「放了她？你說得倒輕鬆；你定錢都收了，還想放了她！」

風七道：「收下的定錢並沒有包括她在內，而且也說好了，保得她毫髮無損，我們的酬勞加倍的！」

李十八說道：「可是還少了一個南宮俊！」

風七冷笑道：「那是你們打聽消息的人飯桶，一個活生生的人丟了都不知道，不過丟了南宮俊，還有這個女的，保全了東方英送去，正好補上南宮俊的賬……」

「只怕事主方面不肯接受！」

風七冷笑道：「如果你沾了她一下，李十八，那也不是毫髮無損了，你是在拿我們的錢開玩笑！」

李十八慍然地道：「那就不碰她好了，妳以爲我是那麼沒計較的人，我只是嚇嚇她而已！」

風七冷冷地道：「你別以爲人家是街邊走的鄉下小媳婦，可以隨便受你的欺侮，你的爪子只要沾上她的衣服，那情形是同樣的嚴重，同樣的沒完沒了，我就是怕你不知道自己的德性，還以爲自己臭美得很，所以才提醒妳一聲！」

道理是不錯，只是話太難聽，令李十八有點羞愧難當，不禁憤然道：「風七，什麼時候輪到你來當家了！」

風七冷笑道：「李十八，瑯琊十八魔不是別的組合，沒什麼門規，尊卑之序，只是大家湊在一起做買賣，誰也不比誰尊貴，只不過辛老大多接洽了幾票生意，所以才讓他決定一些事情，而且你跟辛老大最熟絡，所以辛老大死了，才讓你出面處理事情，可並不表示你是當家了！」

李十八氣得混身發抖，旁邊一個漢子道：「李十八，風七的話雖然難聽一點，但是確也是事實，你處理事情的能力比辛老大差多了，我們是賺錢的，既不是兒戲，也不是賭氣，你那兒戲兼賭氣的做法可行不通的！」

李十八怔住了，再看了旁邊的人，好像沒一個支持他，只有悻然地一摔手道：「好！我不管，看你們辦去！」

他這一摔手不管，瑯琊十八魔之間有了一陣沉默，然後一個漢子道：「風七，現在該怎麼辦呢？」

風七道：「余十兒，大夥兒中間還算你的頭腦比較冷靜，你說說看，要怎麼個辦吧！」

余十兒想了一下道：「風七，妳剛說有兩條路，但只提出了一條，還有一條路呢？」

風七道：「還有一條路，就是把這三個都宰了！」

余十兒道：「宰了她們，事主方面可沒有要東方英，而且還叫我們保全東方英的！」

風七道：「事主雖沒說明身份，但是我想想也就明白了，那定是紅粉金剛！」

衆人俱都一怔，李十八驚叫道：「什麼！會是她們？」

風七道：「東方英身上沒有別的淵源，除了紅粉金剛之外，誰也不會出那麼高的代價來保全她！」

李十八道：「可是她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風七道：「不爲什麼，三十六紅粉金剛中，東方英列名第四，是難得的高手，她們自然希望她回去，可是南宮俊不死，她回去的可能不大，所以才要求我們殺死南宮俊！」

余十兒道：「不錯，聽來有道理！」

李十八道：「那我們又爲什麼要殺死她呢？」

風七怒道：「那是爲了你這個笨蛋，把我們的身份都洩漏了，如果南宮俊死了，紅粉金剛有把握把她再弄回去，自然沒關係，現在南宮俊走了，她回去的可能不大，而我們的身份却不能洩漏，只有把她們都宰了以保密！」

余十兒想想道：「風七，如果事主眞的是紅粉金剛，我們殺了東方英，她們肯答應嗎？」

風七道：「南宮俊沒有死，事出無奈，她們會答應的，不過要是由得李十八亂來，沾汚了東方英，那就嚴重了，恐怕還會引起她們全體向我們報復呢！」

余十兒想了一下道：「對！確實是留不得，我也主張殺了她們先向事主作一牛的交代，好在事機未洩，我們仍然可以再去找南宮俊，風七，妳意下如何？」

風七道：「這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該問問大家！」

余十兒道：「當然要問的，我只是先問問妳的意思！」

風七道：「我個人的意思是殺！」

余十兒又一個個地問下去，幾乎每個人的意思都是一樣的，卽使李十八，也都說出了一個殺字！

余十兒道：「好！大家都一致同意了，我們不要就誤時間，快點動手，完了好走人！」

風七道：「但是我不主張在這個地方殺！」

余十兒道：「那又爲什麼呢？」

風七道：「這是個大路，雖然我們已經設法攔住了兩頭的行人，可是他們從前頭過來是有人看見的，沒從那頭出去而停屍此間，將來很可能會追索到我們身上，因此我主張把他們弄上車內，照樣走出去，轉入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再悄悄地一殺一埋，就沒我們的事情了！」

余十兒點點頭道：「這也不錯，風七

！看來還是妳的頭腦冷靜一點，辛老大死了，今後妳就多費點心吧！」

風七道：「好！那就由李十八駕車，我們兩個人把人弄上車，其餘的人把死的車夫跟辛老大抬到田裏去挖個坑埋掉！」

她的交待乾淨俐落，瑯琊十八魔做起事情來也够快，當風七把東方英抱上車子，那邊已經在挖坑了。

風七在車上道：「我們由這條路走，如果後面有人過來追問，你們就往另一個方向指點！」

李十八道：「那可不行，車子有印子的，人家一看車印，也就知道是往那兒去了，這怎麼瞞得了人的。」

風七微笑道：「當你的笨腦筋都能想到的時候，我絕不會忽略的，照我的話做，我自有計較，西山上有一座破落的尼庵，我們在三個時辰後，在那兒碰頭。」

李十八駕了車子走了，其餘的人也開始回到田裏。

車子走出約莫有兩里，到達另一個岔路口時，風七道：「停一下，李十八，我們在這兒帶人下車，你繼續駕車前進，我們騎了馬上山，你在差不多的時候，把車子一丟，自己也趕來會合好了！」

李十八點點頭道：「我知道，風七，現在我是眞服妳了！妳的腦子的確比我管用！」

於是他們把東方英跟西門巧，西門姣姣都放在馬背上，風七跟馬十兒步行，風七在前，馬十兒攀了根連葉的大樹枝，邊行邊在後掃除馬蹄印。

李十八回頭看見了，暗暗嘆服這兩人的心思愼密，不由自言自語地道：「唉，辛老大如果也像他們這樣小心，又何至於自捽一條性命！」

他把車子趕向前走了約莫里許，忽然聽見後面有聲響，回頭看時，只見車座中間的那塊板子翻起來，一個年青武士，由座位下探身出來，正是他百尋不獲的南宮俊，神色一變，連忙探手劈出了一拳，但是他反身出拳，速度與用式上都不太順當，南宮俊祗一伸手，就托住他的拳頭，跟着一指截在他的脅下，笑笑道：「朋友！你們那忘憂散果然厲害，我發現身體有異時，連忙閉住氣，也化了半天時間才能恢復正常，很奇怪，你們自己怎麼不會受影響的？」

李十八的身體已經軟癱在車上動彈不得，但是他仍想咬緊牙關不開口，南宮俊道：「我問你的話！」

李十八哼了一聲道：「小子算你運氣好，老子沒到車座下面去搜一下，不過你也別得意，我們遲早還是會找上你的，我們既然受僱摘下你的瓢兒，就一定會做得到！」

南宮俊淡淡地道：「那是以後的事，目前你却必須回答我的問題，那忘憂散的解藥在什麼地方！」

李十八道：「你想我會告訴你嗎？」

南宮俊嘆了口氣道：「我想你不會，因爲你不是那種聰明人，一定要等吃了苦才會說話，假如是風七跟馬十兒，他們就聰明多了，知道如何使自己少受點罪！」

李十八閉口不言，南宮俊又伸手在他身上點了兩下道：「如果你能撐過半個時辰不說，我就放了你！」

那裏要半個時辰，就這麼一刻兒功夫，李十八已經遍體流汗，奇癢難熬，更苦在手脚無法動彈，無法伸手去搔，痛固難忍，咬咬牙也就撐住了，只有癢，那簡直是一種無以言喻的滋味，李十八連眼珠都幾乎凸出來。

才一會兒工夫，他已經臉孔歪扭得不成人形了，最後哼着道：「小……小子，在我的胸前兜兒裏有個瓶子……」

南宮俊一伸手掏了個瓶子出來，打開瓶蓋，裏面有一些綠色的丸子，「就是這個嗎？怎麼用法子？」

「服……服下兩丸就會清醒過來了，小……小子……」

南宮俊却只用舌頭尖舐了一下，點點頭道：「不錯，味道雖苦，倒是使人清醒異常，你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他在李十八的身上又拍了幾下，李十八長地吐了口氣，那股奇癢的感覺總算停止了，可是他的人，已撑不住倒了下去，南宮俊接過韁繩，把車子掉了個頭，仍然把他扶得坐好，韁繩穿過他的腋下，在後面趕車疾行。

南宮俊的雙手扣住了李十八的脈門，人躲在了他的背後，控制着他的人，驅車向前走去，走向風七他們去的那條路，而且走得很急，所以沒多久，就看見他們那一夥人還在路上走着，掃着馬蹄印，行下還不到半里。

馬十兒聽見了聲響，回頭一看道：「李十八，你怎麼也回來了，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他聽見李十八回答了一聲，只是沒聽清楚說什麼，但是他開了口，已使得馬十兒很放心；一直等到車子來到附近，他才看出不對，李十八怎麼多出一雙手，而且趕車子的手臂衣服跟身上的穿着不一樣，而李十八的神情更顯得很奇特，眼睛勉强地睜開着，眸子裏却是一片痛苦之色，他的反應也够快的，立即竄過去，出手如電，攻向李十八的背後，同時還道：「風七，看好人質！」

風七立刻止住了兩匹馬，袖中頓出兩枚七首，分握在雙手，抵住了東方英與西門姣姣的喉頭。

南宮俊手中的鞭子往後一搭一捲，恰恰捲住了馬十兒的拳頭，往外一抖，把他的人摔開了，然後才跳下車子笑道：「你們不是要找我嗎？我送上來了。」

馬十兒站穩身子道：「李十八，你這王八蛋，就算被人家制住了，你也不該把人帶回來，你眞是塊歪種！」

李十八穴道被制，也說不上話，只有雙眼連眨，表示不是那回事，南宮俊笑道：「可別寃枉他，這傢伙還眞能挺，什麼也沒說，我一直都在車子上，自然知道你們……。」

馬十兒道：「什麼，你一直都在車子上。」

不錯！我在車上的座位底下的箱子裏，當我聞到這忘憂香的時候，略感不適，

立即翻起座板，躲了進去，慢慢運氣排出迷香之毒，直等到毒解後才出來！」

「不可能，那車底下的空位容不下一個人。」

南宮俊一笑道：「人就是骨架子撑着才不容易藏進很多小的地方，只要把骨節抖散了，其實也沒多大的。」

「哦！你會散骨功；世上當眞有這門功夫。」

南宮俊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何況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功夫，連走江湖賣藝的都會施展。」

馬十兒道：「那我知道，可是人家是從小練就的軟骨功，費時而無用，你總不會從小去練這種功夫吧。」

南宮俊一笑道：「任何功夫都有用的，我不是就仗着它避過了一劍嗎，只是我不必從小練，另有成就之法而已。」

風七道：「少說廢話，南宮俊，你來得正好，想必是來救她們的，不過你也看得出，這可能性不大。」

南宮俊道：「不錯！我再快也快不過你，你是怎麼個打算呢，用她們來脅迫我就範，任由你們宰割。」

風七道：「如果你不想她們死在眼前，最好是如此。」

南宮俊道：「我一直在車子上，自然也聽見你們的談話了。你們是要殺死我們中間的三個人，所以我即使束手就縛，也保全不了她們，我會那麼傻嗎？」

風七笑笑道：「你知道我們至少會放走東方英。」

南宮俊道：「我却不敢這麼想，因爲你也知道東方英不肯就此罷休，會再找上你們的，你們肯冒這個險嗎？」

風七道：「事主方面主要的對象是你，如果你眞肯犧牲自己，我們可以考慮把這三個女的都放了。」

「一命換三命，看來這個交易倒是値得一試，只苦在我們不能互相信任，如果我要你們先把人救醒，放她們離開後，我再束手就縛，你們大概不會答應吧！」

風七笑了笑道：「那當然，好歹我們還有三個抵數的，要是把人放了，到時你賴了賬，我們找誰去。」

南宮俊笑道：「正是這麼說，如果我先讓你們把我綑上了，你們賴賬不放人，我又找誰去。」

風七搖搖頭道：「我們不會，生意人講究的是信用，絕對做不出那種賴賬的事情來。」

南宮俊道：「這可很難說，我是南宮世家少主，言出如鐵，但是沒有第三者在場，我也可能會賴皮的。」

風七厲聲道：「那你是決心要看着她們先死了！」

南宮俊道：「這個我倒沒那麼希望，只要你們先放人，我也不會先受縛，大家就不太談得攏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能保全多少就保全多少！」

「你一個也保不了，在你過來之前，我有把握把她們三人殺死，然後再聯手對付你，我相信尚可一拚。」

南宮俊道：「實在保全不了，我也有把握殺死你們，三命換三命，爲她們報了仇，然後我再過去，把另外十幾個傢伙都收拾下來，盡殲你們瑯琊十八魔！」

風七冷笑了一聲道：「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南宮家的那點子武功我們可清楚得很，眞還沒放在心上呢！」

南宮俊道：「聽說你們曾經殺害過南宮家的人？」

風七傲然地道：「豈止殺死過，而且還不止一個人呢！」

南宮俊道：「是些什麼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風七一笑道：「南宮俊，你這一問不是太幼稚嗎？我們若是爲了報仇或找回過節，自然可以公開宣戰，交代得明明白白，我們是職業殺人者，是幹秘密行業的，怎麼能告訴你呢，反正有這回事就行！」

南宮俊身子震動了一下道：「你們嘴硬好了，我相信有辦法叫你們開口的，南宮世家是不計仇的，我要找你們的目的也不是報仇，可是像你們這種暗殺的組織必須要消除，你們不問是非，爲錢而殺人，是世上最卑鄙的行業！」

風七把兩枝七首貼得更近了，笑笑道：「那你就上來呀，祗要你有本事走近我的身邊一丈之內，你就會看見兩個嬌滴滴的美人頭滾落下來！」

南宮俊祗好淡淡地望她一眼，對面的馬十兒却已先發動攻勢了，嗆然一聲，軟劍出鞘，對準他攔腰圈到，南宮俊閃身避開，這一避可使自己落入了劣勢，馬十兒的攻勢連綿不斷地攻到，密如緊風，簡直不給他有透氣的空間。

可是南宮俊也沒有亂了方寸，他的手中還執着馬鞭，雖然沒機會施展，却也能維持着隨時出手的姿勢，等到馬十兒的劍勢略後，他的長鞭就由空隙中點了出去！

馬十兒似乎也不等待這個機會，他的劍式似已用老，但是他用的是軟劍，劍勢變化，大出人的意料，手腕一抖一轉，居然把劍勢收回來，削下了他手中的皮鞭。

七八尺的鞭子，只剩下了不到半尺的柄在手中，馬十兒攻勢加得更急了，笑道：「小子！你把腦袋給大爺送上來吧！」

軟劍突地加厲，對準南宮俊的胸前搠進，眼看着劍尖已經觸到南宮俊的衣服了，南宮俊的身子微一轉動，竟使他的一劍搠空，跟着雙手並出，右手伸兩根手指，夾住了他的劍葉，左手則以一枚食指，橫敲下來，結實的敲在馬十兒握劍的手背上，奇痛澈心，馬十兒連眼淚都幾乎流了下來，手指一鬆，軟劍已經落入對方手中。

南宮俊執劍在手，只發了一招，他似乎內力不足，劍出來仍是軟軟的兩邊直幌，然而馬十兒却嚇着了。

因爲他看得出，南宮俊的劍絕非內力不足，而是一種高明已極的控劍手法，劍身前後左右亂幌，在任何一個方向上都能化虛爲實，突然變直，攻敵之弱。

躲既躲不開，手上兵器已失，也無法招架，馬十兒正不知道該當如何，只有往後移動身子，南宮俊的劍已臨頭上，頂心一陣涼意沁入心裏，馬十兒不禁大叫一聲倒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濃霧迷如陣 辣手小沙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與小猴兒師兄弟二人，分途追尋仇家東凡和尚不果，第二天早上，突見白嬋與宏聲和尚細語，二人深恐白嬋與東凡是一路，心中存疑，桑羽青正與白嬋互道姓名時，樓下突起吵鬧，原來小猴兒與宏聲糾纏間，在宏聲身上盜了塊竹牌，牌上花紋正是東凡信物，過後不久，又發現宏、白，二人悄然離去，師兄弟二人隨卽趕至江干，但白等已起航西下，夜間船泊江邊，一紅衣青年因窺探桑船，而起惡鬥，猴兒亦因往白船起衝突，在混戰間，小猴兒將一逃脫大漢點了穴道——

那大漢若是被「大乘指」點中，除了本門人物外，江湖任何人均無法解救？

「小乘指」則比較輕些。

但是能解開「小乘指」的人，江湖上也是寥寥無幾。

桑羽青道：「必是有人暗中救他，否則他有功力解得開『小乘指』，也不至於被你點中了！」

小猴兒點頭道：「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不用急，我們沿着江邊去找，只要有一些動靜，也逃不過我的耳朵！」

他說得非常自信，但是小猴兒對他有這種信心，口中嘟喃道：「我若是抓住那小子，把他腿打斷，叫他再逃！」

桑羽青問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小猴兒道：「並不是出家人！」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以此看來，這件事越來越複雜了！」

他們沿着江邊，緩緩向前行走，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但是他們的注意力，却絲毫沒有鬆弛，卽使是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們的耳朵。

桑羽青心中却在納悶，忖道：「奇怪！怎麼會不見白姑娘？」

小猴兒心中也是這麼想，可是沒說出來。

這時突聽二三十丈外，發出了一聲慘叫，寒夜之中傳來，令人毛髮慄然！

桑羽青及小猴兒如觸急電一般，雙雙如飛趕去！

只不過幾個起落，桑羽青已經趕到了，只見地上躺着一人。

桑羽青彎身在他胸前一摸，已是毫無氣息了！

這時小猴兒也趕了過來，問道：「怎麼樣？」

桑羽青道：「死了！」

小猴兒彎身細看，說道：「啊！這就是剛才被我點穴的人！」

桑羽青緩緩道：「既然救了他爲何又殺了他？此事可眞有點意思啊！」

小猴兒道：「且看他是怎麼死的！」

說着取出了火摺子，便要打燃，却被桑羽青攔了下來，輕說道：「小心不能用火……」

才說到此，聽得遠林之中，有些微响，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在此等我，我去捉兒手去！」

語音方歇，人如怒箭般的射了出去。

小猴兒忙道：「我跟你一塊去！」

兩條淡影，如同幽靈一般，很快的跑進了這片白楊樹林中。

桑羽青停下了身子，向小猴兒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兩下包抄。

小猴兒會意，點了點頭，立時向左方繞了過去。

桑羽青則取右中方，輕身提氣，向裏逼來。

林木之中，霧氣更重，渾濛一片，簡直分不出東南西北來。

桑羽青藝高胆大，毫不介意的向內逼進。

片刻之後，他已經把這片林子走了一末，仍是毫無發現。

再走了不遠，覺與小猴兒會合了。

小猴兒停了下來，低聲道：「看樣子尋他不着了！」

桑羽青道：「這漫天大霧，算是救了他！」

小猴兒怒道：「我不信尋他不着，師哥，我們再找！」

桑羽青伸手拉住了他，說道：「省些力氣吧！不是冤家不聚頭，既有今日，必有明日，我們回去！」

於是她們折出了這片林子，尋到了剛才那具屍體。

桑羽青彎身把他搜索一遍，除了些零星暗器外，毫無所獲。

小猴兒道：「這具屍體怎麼辦？」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道：「此人必然作惡多端，才落得暴屍江野！此類事情太多，我們雖然顧不過來，但是碰上了，總不能袖手旁觀！」

說到這裏，他由肩上抽出了「青光劍」，一聲輕微的龍吟之聲，在風月中輕嘯着。

桑羽青單手握着這柄青光閃閃的寶劍一陣急掘，已然掘成了七尺多一個大坑。

小猴兒低聲念道：「阿彌陀佛！」

他把那具冰冷的屍體，放在了洞穴中，然後用土掩好。

前後不過片刻工夫，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座新墳。

桑羽青把寶劍入鞘，說道：「走！回船去！」

他們很快的回到船上，船上倒是淸靜無擾，那三個舟子仍在呼呼大睡。

小猴兒道：「這三個蠢豬，被人殺了都不知道！」

二人進得艙來，桑羽青問道：「你且把方才的情形告訴我！」

小猴兒低聲道：「我剛才偷偷溜出去，你不要生氣！」

桑羽青笑道：「是我故意讓你去的，不然你才一出艙我就把你抓回去了！」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道：「還是你厲害！我還以爲你不知道呢。」

桑羽青道：「廢話少說，且說說你探舟的經過。」

小猴兒道：「我剛才越想越奇怪，白姑娘怎麼會跟那個道士在一起，所以我想去看看，誰知道船上沒有人，我才到的時候還有燈光，看得很淸楚。」

桑羽青皺眉道：「如此說來，我們跟錯船了？」

小猴兒道：「恐怕不會吧！因爲我正要下船時，看見白影一閃，好像是白姑娘，她的輕功可眞不錯！」

桑羽青劍眉一揚，問道：「後來怎麼樣？」

小猴兒道：「我立時追了下去，因爲霧太大，看不淸楚，只看見一團白影，我就一直跟下去，可是突然有人在暗中向我動手！」

桑羽青道：「於是你就叫嚷起來了，是麼？」

小猴兒面上一紅，好在艙中漆黑，無人看見，但接着說道：「我與他動起手來，他的功夫還不錯，沒有一會的工夫，好像很多人跑來跑去，後來又聽見你在船上跟人動手！」

桑羽青道：「你的耳朵倒怪尖！如此說來，你始終沒有正面見過白姑娘和那個道士！」

小猴兒點頭道：「是的！不過……我想我們總不至於跟錯了船！」

桑羽青略爲思索，說道：「反正明天天亮，我們就可以査淸楚了。」

小猴兒又爬在船艙窗戶上，向外窺探不已。

桑羽青道：「休息吧！」

說着解下了寶劍，躺上了炕，小猴兒道：「少時他們再來怎麼辦？」

桑羽青冷笑道：「難道爲了怕着他們來，我們就不睡覺麼？」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又冷笑了一聲，說道：「哼！誰怕他們？」

說着立時上炕，各自思索着心事。

江潮陣陣，秋風凌厲，小舟不住的搖晃。

秋江夜泊，濤聲陣陣，這情景很是悲凉，更何況是傷心人呢！

白天睡了一天，桑羽青及小猴兒都睡不着，翻來覆去。

由於霧水太重，二人衣服均已潮濕，於是把外衣除下，蓋上一條毛毯，立時溫暖異常。

小猴兒嗯了一聲道：「嗯——這種氣氛下，睡覺最舒服了，可惜又睡不着！」

桑羽青笑道：「若是睡着了，豈不辜負了這種情調？」

二人談着閒話，不知過了多久，漸有睡意。

這時，突然一曲低沉的簫音，遙遙的傳了過來。

夜深人靜，這一曲簫音，悠悠而來，眞個是悽絕悲愴，令人欲淚。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覺都坐了起來，靜靜的聆聽着。

簫音婉轉，在秋風中斷續傳來，嗚嗚咽咽，好似悲婦夜泣，又似孤兒悲唱，聽來斷腸！

× × ×

這一夜，他們都未睡好，天未五鼓，划船的舟子已經起來燒火煮飯。

桑羽青見小猴兒睡得甚好，披衣起床，才拉開了艙門，立時一陣奇寒襲了過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船頭上掛着一盞小燈，晨霧更濃，望得一點濛濛的微光。

那幾個舟子，正在忙着燒火煮飯，望見桑羽青出來，不禁說道：「桑爺，這麼早就起來了？」

桑羽青輕輕的搓着手掌，笑道：「我一向早起慣了的——唔，今日天氣越發的冷了。」

一個舟子已經送上了熱水，接道：「快下雪了呢！」

桑羽青洗漱一淨，舟子又問道：「桑爺可要先吃飯？」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忙，等我小兄弟醒了一起吃！」他走向船頭，前後張望了一陣，由於晨霧太濃，所以也望不見前後那兩隻船的影子。

桑羽青心中一動，回頭囑咐道：「你們把船準備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啓程

呢！」

舟子答應了一聲，桑羽青獨自上了岸，在寒林中漫步。

土濕如染，寒風習習，有幾隻早醒的寒禽，在遠林之中悉悉的振動着翅膀，不時的發出了一兩聲低鳴。

桑羽青想着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始終有些困擾，思之不解，但是他似乎已經找着了一條綫索。

雖然桑羽青還不能肯定，但是他相信，目前接觸的這一帮人，必然有人知道東凡和尚的下落。

因此，他對這些人寄有很大的希望，而不敢操之過急，而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在這種情形下，白嬋就成了最好的遮掩體，桑羽青可以一種江湖浪子追逐美色的姿態，繼續跟踪下去。

桑羽青細思了良久，暗想：「只要跟着白嬋，必定會有所發現的。」

想到這裏，便聽小猴兒在船上喚道：「師哥，你在那裏？」

桑羽青聞言走了過去，說道：「你怎麼也這麼早就起來了？」

小猴兒道：「我睡不着啦！」

桑羽青跨了上船，說道：「好吧，我們早些吃過了飯也好。」

小猴兒四下張望着，低聲說道：「怎麼樣，他們還沒走麼？」

由於水霧太濃，所以什麼也看不見，桑羽青接着說道：「這時候恐怕她走不了吧……」

才說到這裏，一個舟子在一旁接口道：「這麼大的霧，誰也走不了的——」

他說到這裏，抬頭望了望天，接道：「要想開船，最少還有一個時辰呢？」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

說着二人一同入艙，吃過早飯，又閒談上了一陣，天色漸漸明朗，一個舟子入內請示道：「小爺，現在可以開船了，是不是馬上就走？」

桑羽青站了起來，說道：「待我看一看再說。」

說着，與小猴兒一同出了艙，目光向後方遠眺之際，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後面那隻小船已經沒有了。

桑羽青輕輕的啊了一聲，小猴兒已道：「糟！竟讓他給跑了！」

桑羽青一言不發，立時轉過了身，向前方望去。

出乎他意料之外，白嬋那隻小船，却是好端端的停在那裏。

這麼一來，桑羽靑不禁有些詫異了，忖道：「白嬋的船還在這裏，那小子怎麼已開帆去了？」

想到這裏，便回頭對划船的舟子道：「你說霧大行不得船，人家怎麼走了。」

舟子也顯得奇怪，說道：「怪呀，這大的霧怎麼走得了？再說我根本就沒聽見水响，我看準是回了航了！」

桑羽青不語，忖道：「這事有些蹊蹺，我得去看看！」

想着便走進艙去，小猴兒也跟了進來，桑羽青問道：「昨天晚上你根本沒有見着白姑娘可是？」

小猴兒點了點頭，說道：「是的，船上根本就沒有人。」

桑羽青劍眉微皺，思忖了一下，說道：「待我過去看看！」說着推艙而出，小猴兒也跟了出來，帶上寶劍，說道：「師哥，我也跟你去！」

這時划船的舟子過來，說道：「小爺：現在起風了，我們可要開船。」

桑羽青搖搖頭道：「少等一下，我要看個朋友去！」

說着越上了岸，與小猴兒二人，穿越着寒林，向白嬋停船之處走去。

小猴兒半途問道：「眞怪！難道我們看走了眼不成？」

桑羽青搖頭不語，心中着實有些惱火，忖道：「若是這一次看走了眼，丟人事小，若是想再找她可就不容易了。」

她劍眉微鎖，步行甚速，小猴兒緊緊跟在身旁，因見他臉色不悅，也不敢多亂講話了。

不大會的工夫，已經到了那隻小船之前，船頭上有兩個小伙子正在喝着稀飯，望見桑羽靑等走來，似乎大爲驚奇。

他們放下了飯碗，站了起來，怔怔的望着桑羽青。

他們沒有想到，曠野荒郊，一大清早居然還有人來。

桑羽青向他們頷首爲禮，問道：「請問小哥，白姑娘可在艙中？」

一個小伙子道：「啊！她已經……」

才說到這裏，便聽艙中一個粗啞的聲音傳了出來。

「誰呀？」

舟子答道：「道爺！有客人要找白姑娘！」

艙中之人緊接着說道：「白姑娘？我們船上那來的白姑娘？」

舟子聞言立時不語，但是面上的表情却是非常詫異，不住的打量桑羽青及小猴兒。

桑羽青把這些情形全看在眼裏，微笑不語，小猴兒却忍不住了，正要喝問，突聽艙門一響，走出了一個半百的道人。

他年近六旬，身軀甚是高大，穿着一件醬紫色的道袍，花白的頭髮，挽成一個道士髻，雙目通紅，好似熬過了夜，又似喝多了酒。

他一隻手扶着艙門，望了望桑羽青，然後跨出了一步，單掌施禮道：「無量佛！兩位善士有何見教！」

桑羽青尚未說話，小猴兒已經搶着說道：「你沒聽見麼，我們找一位姓白的，白姑娘？」

那道人微微一笑，說道：「小善士恐怕找錯了！這條船只有我師徒二人，均是出家人，怎會有年青的姑娘同行！」

小猴兒雙目一閃，正要說話，却被桑羽青給瞪了回去，只得悶聲不响。

「這麼說我們是找錯了，打擾！」說罷轉身而去，那道士却道：「善士請留步！」

桑羽青轉過了身，說道：「道爺有何見敎？」

道士笑道：「貧道雖是出家人，却是愛交朋友，二位若是不見棄，請到艙中吃盃茶如何？」

桑羽青本意就想入艙看看，聞言正合心意，點頭道：「多謝道爺盛意，只怕太

打擾了！」

那道士縱聲大笑道：「什麼話？一杯淡茶算得什麼打擾？二位快請上船吧？」

說着爽朗的笑了起來，小猴兒低聲道：「師哥，小心他笑裏藏刀……」

桑羽青怒目相視，小猴兒才把說的話吐了下去。

他們踏着跳板，緩緩的走上了船。

由於二人都是英俊颯爽，氣宇昂然，那兩個划船的舟子不禁看直了眼。

桑羽青一身長衣，隨風搖飄，身後那柄千古奇兵，「青光劍」繫在肩側。

由於桑羽青怕這柄劍露了眼，所以劍柄以藍綢包紮，另外加了兩個黑色的絲穗，飄飄蕩蕩，益發顯得英武神俊。

那小猴兒看來雖有幾分滑稽相，但是細看起來，也是俊目直鼻，英俊非常，只是言行動作，有些猴氣罷了。

那道士把桑羽青及小猴兒讓進了船艙裏。

桑羽青略一打量，見這間船艙比自己所居要大上一半，兩旁貼壁有炕，中間有一個方桌。

桌上杯盤狼藉，還有一壺酒。

老道士面上微微一紅，拉了兩把椅子道：「請坐！請坐！」

桑羽青含笑坐了下來，小猴兒却見對面炕上，倒臥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道士。

那小道士長得倒還淸秀，只是面色蒼白，顯得毫無人色，仰天臥在那裏，手中拿着一本「東周列國」在看，桑羽青等人進來，他連眼皮都沒有轉動一下，顯得有些陰陽怪氣的。

小猴兒一眼望見了他，立時顯得很有興趣，走過去坐在他身邊，但是小道士仍然毫不理會，好似完全沉迷於書本中。

老道士喝道：「法聲！來了客了！」

法聲小道士這才轉了轉眼珠，望了桑羽青和小猴兒一眼，然後又把目光轉了回去，仍是一言不發。

桑羽青覺得這小道士目光凌厲，兩個太陽穴高高隆起，看將起來，內外功都有了很高的境界。

桑羽青心中一動，暗忖道：「這小道士分明身藏絕技，難道是這老道士敎出來的？」

由這老道士的神色看來，雖有武功，但並非一流高手，所以桑羽青心中存下了一分疑心。

這時老道士已然笑道：「小徒天生的怪異，二位請莫見怪！」

小猴兒在旁接道：「不怪，不怪？」

老道士望了他一眼，接道：「貧道法號宏心，請敎二位高姓？」

桑羽青淡淡說道：「在下由於自小與家人失散，所以姓名不知，一般朋友稱我『青燕』，道爺也不妨如此稱呼。」

小猴兒接口道：「我姓侯，江湖人稱小猴兒……」才說到這裏，法聲小道士「刷！」的一聲，翻過了一頁書又聚精會神的看下去。

小猴兒很感奇怪，還未說話時，宏心道士已然說道：「剛才這位小爺說，要尋什麼白姑娘？」

桑羽青搖頭道：「既然這船上，俱是些出家人，顯然我是找錯了！」

宏心道士一笑不語，小猴兒則在一旁驚詫萬分的望着法聲道士。

那小道士眞個怪異極了，他全神貫注在書本中，對於其他的事毫無所覺。

既是小猴兒離他不過兩尺，雙目睜睜的望着他，他仍然無動於衷，彷彿天底下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桑羽青不禁也看了他幾眼，宏心道士笑道：「小徒天生就怪性子，二位想必有些奇怪……」

小猴兒接口道：「沒什麼，出家人本來就是怪人！」

小猴兒的話，說得宏心道士一怔，奇怪的望着他，小猴兒却是不顧，他由法聲道士身旁拿過了一本「列國」，翻閱着前面的繡像人物。

小道士的目光這才移了過來，白了小猴兒一眼，好似有些不太高興。

那宏心道士好似非常用心的觀察小猴兒，面上微有驚詫之色，一如桑羽青觀察小道士一樣。

桑羽青連連咳嗽了幾聲，說道：「敢問道爺，這一路是從那裏而來？」

宏心道士笑道：「我是由『金陵』出發，昨天上的船，昨日船開之時，我曾見二位縱馬江岸，想不到今日竟能結識，眞個三生有幸！」

桑羽青一言不發，停了一下又說道：「道爺是那家仙觀的主持？」

宏心道士笑了起來，說道：「桑爺抬愛了！貧道只不過是『白雲觀』掌事的，主持另有其人！」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那白雲觀乃是江蘇境內香火最盛的道觀，聲望極佳，想不到竟也是臥虎藏龍之地！」

桑羽青想着便道：「想必道爺是回『白雲觀』去了。」

宏心道士點頭道：「不！貧道與小徒前日往金陵，爲李老善士主持法事，如今正是回程呢！」

在他談話之時，桑羽青耳目並用，早把艙內打量一遍，但是並未發現絲毫可疑之處，他站了起來，含笑道：「既是道爺要趕路，我們不便再躭擱了！」

宏心道士笑道：「不妨！不妨！我們還要等個朋友，二位若是不急着趕路，不妨多坐一會兒。」

桑羽青心中一動，表面很平靜的說道：「巧得很，我們兄弟也在等朋友，得回去看看！」

宏心道士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多留了，二位若是便路，請到敝觀少坐，定當竭力欵待！」

桑羽青笑道：「正要叨擾！先前一步，小猴兒……」

他轉身叫小猴兒時，不禁氣笑不得，原來小猴兒也躺在了炕上，抱着一本列國，看得津津有味。

只見他與法聲小道士，都沉迷在書本之中，彼此誰也不講一句話。

宏心道士笑道：「想不到這位小兄弟也是個書迷呢！」

桑羽青把聲音放大了些，說道：「小猴兒，我們要回去了！」

小猴兒這才驚覺，趕忙爬了起來，但是手中的書還是捨不得放下。

桑羽青作色道：「還不把書放下？我們該回去了！」

小猴兒却轉過身去，對法聲道：「小道士，你這本書借我看一會如何？」

那小道士突然翻起了身，「刷！」的一聲，把書搶了過來，很快的枕在了頭底下，冷着臉說道：「不借！」

小猴兒羞怒交集，便要發作，却被桑羽青拉着道：「不准撒野！」

宏心道士也在旁陪笑道：「眞是！眞是！太不像話了！兩位切莫見怪……」

這時桑羽青已經走出了艙，小猴兒狠狠的瞪了法聲兩眼，冷聲笑道：「哼！臭美！」

說罷也走了出來，宏心道士一再的道歉，桑羽青等與他作別而去。

二人踏着濕濕的土地，向回走去。

這時雲朗天空，江景如畫，但是酷寒依舊。

小猴兒怒氣沖沖，罵道：「他媽的！小雜毛，早晚我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桑羽青見他氣成這樣，心中不禁好笑，說道：「你不要小看了這個小道士，憑你未必一定勝得過他呢！」

小猴兒聞言頗爲驚詫，閃爍着一雙大眼睛問道：「怎麼？憑他能有這麼大的功夫？」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我一進艙便看出此人非凡，依我看絕不會是宏心的徒弟，看來職位還遠在宏心之上！」

小猴兒奇道：「那他怎麼說是他的徒弟？」

桑羽青道：「爲了掩飾身份，按他們的年貌，自然是師徒相稱最爲適宜。」

二人踏着軟軟的沙地，在河岸上留下了一連串的足跡，桑羽青指着一塊寒石說道：「我們在這裏坐一下。」

說着坐在了大石之上，距離宏心道士的船約有三十餘丈。

他們面江而坐，寒風陣陣，小猴兒縮着頸子道：「奇怪！這塊江面上，怎麼一隻行船也沒有？」

桑羽青聞言張望了一下，說道：「啊！這不過是一個小岔水道，一般行船都走正流，却不知前面那隻船爲何走入這條岔道？」

小猴兒道：「或許這條路近些吧？」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要講話，這兩天發生的事太多，我要好好的想一下，要是走錯了步子，可就痲煩了。」

小猴兒只是蹩着滿肚子話，心中却一直盤算着要與法聲道士較量一番。

桑羽青劍眉微鎖，一雙俊目，射向了遙遠的江面上，沉思不語。

小猴兒也靜靜的觀賞着風景，但是他天生猴性，看了沒一會就不耐煩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把整個的問題想過一遍，心有定案，回頭道：「你想出什麼沒有？」

小猴兒料不到桑羽青有此一問，臨時湊道：「這……我想那個小道士一定不平凡……」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依我看，前面這條船今天絕不會開！」

小猴兒奇道：「爲什麼？」

桑羽青站了起來，目光向林中望去，說道：「這一帶一定有個集聚之處，少時我們找找就知道了。」說着向自己停船之處走了過來，說道：「我們給舟子招呼一聲，便去尋他個下落！」

小猴兒聽說要生事，不禁頗爲高興，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對，找到他們，把賊窩子給他們挑了！」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小猴兒立時不再說話了。

桑羽青向舟子囑咐了幾句，然後上船把應用等物交給了小猴兒道：「帶起來！這些船家我們一點也不清楚，還是小心些好。」

小猴兒收好了之後，一同下船，那划船的舟子，早已看出他們不是非常人物，所以一句話不敢多問。

他們二人穿越寒林，行走甚快，桑羽青一路全力觀察，但是沙地上並無足跡。

不一會的工夫，已經走完了這片沙地，踏上了濕硬的泥土。

桑羽青停了下來，攏目四望。

小猴兒在旁輕說道：「什麼人也沒有嘛！」

桑羽青突然冷笑道：「哼！我的猜測果然不錯！」

小猴兒忙問道：「怎麼？」

桑羽青指着左前方，說道：「你看見那株樹沒有？」

順着桑羽青的手勢，小猴兒目光掃去，只見十餘丈外有一株碗口粗細的小樹，齊腰而折。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道：「可能是樵夫砍斷的吧？」

桑羽青瞪他一眼，然後身形一幌，已然飛越而去，再一加步，已然到了斷樹之旁。

小猴兒也趕了上來，桑羽青望了一陣，說道：「這顆樹斷了不到半天，小猴兒，你上去看看！」

小猴兒一聽要上樹，頓得高興得很，那斷樹之處，距離地面只不過兩丈多高，小猴兒略一墊步，已經飛越而上。

他看了一下，突然道：「啊！師哥，這斷枝上面有血！」

桑羽青點頭道：「果然不錯，他們在這裏犯案了！」

小猴兒飄身落下，說道：「除了一點乾的血漬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桑羽青說道：「我們且把這附近看看，注意地上可有血漬？」

說着二人仔細察看，果然在離樹兩三尺的地方，發現了幾滴乾血，如果不是用心，眞是看他不出。

小猴兒氣道：「他媽的！他們作案倒作個挺乾淨！」

桑羽青蹲下了身子，細看了一陣，說道：「這些血漬距離樹幹太近了，看不出他是向何方移屍的。」

小猴兒道：「反正總是向裏面，絕不會向江邊。」

桑羽青笑道：「你眞聰明！」

小猴兒臉上一紅，桑羽青已道：「隨我來！」

他很快的向內移動，這一次的行跡較爲隱秘。

小猴兒心中嘰咕道：「反正跟他出來，我什麼話也別說最好！不然不是挨白眼，就是被他損！」

他雖然如此想着，但是亦步亦趨的跟在桑羽青的身後。

一路下來，並無絲毫驚兆，小猴兒還是沉不住氣，說道：「我看我們還是往北面去……」

才說到此，桑羽青道：「我們且到前面那座山上看看再說！」

這一片突起的小山頭，只不過數十丈高，不一會的工夫二人已經攀上了山頂。

桑羽青居高而望，這裏竟是一片極大的林子，桑羽青不禁詫異道：「唔——想不到這裏倒培植了大片林子……」

話未說完，小猴兒突然指向遠方道：「師哥！你看！那是什麼？」

桑羽青順着他的手勢，向遠方望去，只見叢林之中，極遠之處，露出了一角紅牆。

桑羽青精神一震，說道：「哼！果然不虛此行，我們快些趕去！」

一語甫畢，巨鳥般撲下了這座山頭，只見他長衫飄動，身影如飛，極快的撲下了這座小峯。

小猴兒飛快的追了下來，叫道：「師哥！等我……」

桑羽青回頭叱道：「別叫！」

但是他足下並未放慢，疾如狂風般的向前馳去，眞個快得驚人！

小猴兒猛吸了一口氣，也是快似流星般追去，那份快速在江湖中也是僅見，但是與桑羽青比起來，顯然差了許多。

不一會的工夫，他已經被桑羽青拋下了十餘丈遠。

桑羽青急於察看那小廟，所以顧不得等小猴兒，只見他身形幌動之際，便是八九丈之遠，快得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那消一刻功夫，桑羽青已經越過了這一大片林子，接近了那座小廟。

這時，一陣低調的呻吟之聲，隨風陣陣傳來。

桑羽青心中霍然一驚，忖道：「糟！我又晚來了一步！」

他吸了一口氣，施出「青空三步」的身法，只見他身如鶴雁，一連三個起落，已然撲向了這片小崗，來到廟門之前！

這一座是頗爲破落的小廟，門口用洋土塑成的「一江寺」三個字，已經殘破不全，廟院的牆頭，也長了不少雜草。

那扇厚木的廟門緊緊掩蔽着，桑羽青忖道：「這廟中怎會有人住？」

一念未畢，那呻吟之聲又傳了過去，桑羽青正要飛身過牆，突聽那人呻吟着說道：「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桑羽青連忙按下了要起的身子，這時背後一陣風聲，小猴兒也趕了來。

桑羽青連忙向後作了個手勢，小猴兒立時一言不發，站在桑羽青的身旁。

接着，另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你還不知道厲害麼？」

那人呻吟連連，說道：「我……我眞不知道……」

才說到這裏，突然發出一聲慘悸的叫聲，聽來極是恐怖。

桑羽青劍眉一豎，向小猴兒作了一個手勢，分兩邊包抄過來。

他轉到廟牆的西角，身形一幌，已然拔上了廟牆。

正殿之前，是座空曠的天井，那呻吟之聲，却是由東邊一間小廂房中傳出。

桑羽青輕輕落了下來，見那廂房之門半開，一個年老的和尚倒臥在地，滿身是血，不住的呻吟着。

陰影之中，站着一個黑影，由於他背對房門，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

不過由他的背影看來，與小船之上的宏心道士極爲相似。

桑羽青怒氣滿胸，但是他並未發作，把身子貼在牆上，準備聽他們講些什麼。

這時，突然一個嘹亮的聲音喝道：「小子好大胆！打！」

一陣疾勁的破空之聲，向桑羽青後腦打來，此人手勁出衆，桑羽青急把身子一側，只聽「拍拍！」一陣巨響，三枚雪亮的長釘，打在了木板牆上！

這聲音驚動了房中之人，他一抬手，那老和尚一聲慘叫，頓時不動。

桑羽青又驚又怒，這時房上又落下一條人影，原來是小猴兒，他大叫道：「怎麼了？」

桑羽青還禾答言，房中一陣巨響，原來那行凶者，已劈開了後窗，飛逃而去。

桑羽青推了小猴兒一把，喝道：「你快追！我去尋那放暗器之人！」

小猴兒大叫道：「王八蛋！還向那裏跑……」

他疾如飛箭一般，越過了地上的老和尚，也由那斷壁之中飛去。

桑羽青提高了聲音道：「要活捉……」這時桑羽青也顧不得察看老和尚的死活，在他口中匆匆塞下一枚藥丸，然後飛越上房。

雖然躭誤了這麼久，但那施暗器之人，在數十丈外飛逃，仍然落入桑羽青的眼中。

桑羽青一望之下，大爲驚詫，因爲那飛逃之人，正是小船上的法聲小道士。

桑羽青俊目閃輝，劍眉飛揚，冷笑着自語道：「哼！小輩，既然落在我眼中，我豈會讓你逃得出去？」

說完了這句話時，那小道士已逃出了將近百丈，身法奇快。

但是桑羽青好似極有自信，他身軀一幌，臨空而起，猶如一隻覓食巨鷹，由高而下，這一縱居然就是十餘丈遠，眞個是驚人欲絕！

桑羽青盛怒之下，一雙俊目似要射出火來，身形每一幌動，便是十餘丈遠，猶如一陣狂風，又似一個鬼魅般，在山林之中，穿越如飛。

前面的小道士居然也是一身奇技，每一移動也有十丈左右，他頭上戴着一頂道冠，兩條綢帶飛起老高。

桑羽青心中很是驚詫，忖道：「這小道士的武技，比我估計得還要高呢！」

才開始時，小道士仗着他一身奇技，由於桑羽青追他時已落後了百丈，所以未曾在意。

可是片刻之後，桑羽青已追上了三十餘丈！

小道士回頭看時，只見桑羽青黑衫飄

搖，如同御風飛行一般，快得簡直駭人！

小道士這才大吃一驚，拚命的飛逃，一雙眼睛四下遊梭之後，立時折往左方而去。

左面是一叢頗爲茂密的樹林，法聲道士幾個幌動，已然撲入了林中。

桑羽青暗暗冷笑，忖道：「小輩，要靠這片林子救你，可是妄想！」

這時兩下還有三十餘丈的距離，所以等到桑羽青趕到林前時，法聲已早沒了去向。桑羽青停下了步，他雖然藝高胆大，但是他一眼就看出了這小道士滿懷奸詐，所以也不得不愼重。

他略爲打量這一帶地勢，見是一片高地，由於林中很深遠所以望不進多遠去。

桑羽青很快的察看一遍，斷定小道士只有前面這條路，所以毫不猶豫的追入林中。

就在桑羽青才縱入林中之時，突聽「刷！」一聲大响，大片寒星，如同狂風暴雨一般，向桑羽青迎頭射來！

桑羽青萬沒有料到，這小道士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就埋伏在林口之處！

這一大片暗器，爲數竟有數十枚之多，點點耀目，挾着破空之聲，蜂湧而至！

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已然顧不得去察看法聲的藏身之處，他向後倒退了五尺，長袖一拂，一股莫大的勁力隨袖而出。

只聽「呼！」的一聲巨响，那大片銀釘，「叮叮噹噹」的被掃了開去。

在桑羽青躲避這些暗器之時，那法聲小道士已經連換了好幾處隱身之處，並且以碎石左右亂打，滿林刷刷之聲，响個不絕，使得分不淸他的位置。

桑羽青掃開了暗器之後，眉飛入鬢，冷笑道：「朋友！今天若是不讓你掛彩，我不出此林！」

法聲道士自然不會答言，林中靜悄悄的。桑羽青藝高胆大，二次入林，他耳目並用，這林中一草一木之動，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他一直入林十餘丈遠，右前側一陣極輕的彈指之聲，立時驚動了他！

桑羽青一聲大喝，身如狂風，斜着飛了過去！

在他起身之後，對方才把暗器彈出，可見桑羽青身法何等之快！

由於桑羽青已然縱開，所以那一把暗器全落了個空！

法聲見事不好，「刷——」的一聲，向前飛逃，桑羽青已然離開他十餘丈遠之處。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是絕不怕他逃出手去，所以喝道：「朋友！你還是停下的好……」

話未說完，突見那條黑影向下折去，桑羽青一驚，忖道：「原來有捷徑！」

他手中摸出了一枚「半月錢」，喝道：「打！」

只聽一聲輕嘯，金光閃閃脫手而出。

這「半月錢」乃是桑羽青特製的暗器，將精煉的「金錢鏢」從空眼之處折斷，恰是兩個半月形，錢刃鋒利，故名「半月錢」。

「半月錢」出手，便聽法聲「啊喲！」一聲，身子栽在了山坡上，一滾而逝！

桑羽青一墊足已經到了近前，卻發覺面前是一條黑黝黝的深溝，黑得看不見底，法聲想是有意由此逃走，所以他人滾下去之後，立時毫無影踪！

桑羽青忖道：「難怪他這麼大胆，原來看好了逃走的路！」

想到這裏，望見地上有些血漬，冷笑着自語道：「哼！果然讓你掛了彩！」

如果桑羽青一定要擒他，法聲怎麼也逃不出去，但是桑羽青忖道：「就到此爲止吧！以後再說……」

他因掛記着廟中的老和尚和小猴兒，所以轉身出林，飛快的向廟中趕去。

桑羽青這一路行來，眞如騰雲駕霧一般，只見他足不沾地，長袖飄飄，寶劍的長穗飄在身後，眞個是天仙漫步，飄逸自得。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來了這座破落的小廟中。

他飛身越進了院牆，小猴兒還沒有回來，院中情景如常，沒有什麼外人再走動過。

桑羽青很快的走到廂房之內，見那老和尚滿身血漬，由於天寒的關係，一塊塊的凝在他的頭上，看來非常悽慘和恐怖。

他不顧血汚，把老和尚扶了起來，略微按他的血脈，出乎意料之外，他居然還有幾絲氣在！

桑羽青驚喜交集，他慌忙在老和尚的背心點了一指，低聲的喚道：「老師父醒醒！」

一連叫了好幾聲，老和尚僵冷的身子，才微微的蠕動了一下。

桑羽青又把右掌心貼在老和尚的心腹上，把陣陣的熱力傳了過去。

半晌，老和尚喉間發出了一聲「咯咯」之聲，他無力的瞪開了雙眼。

他那雙蒼老而又血汚所染的眼睛，無力的望了桑羽青，然後又垂了下來。

桑羽青連忙安慰着他，說道：「老師父，不要緊的，我可以把你治好！」

老和尚唔了一聲，用着低弱已極的聲音說道：「道……道友，我……我什麼也不知……知道！」

桑羽青想，他把自己當成了宏心，所以才如此說，當時提高了聲音道：「老師父，我不是道士，我是來救你的！」

老和尚費力的抬了一下眼睛，但是很快的又垂了下來，喘息道：「施主，你……你別管我！」

桑羽青道：「老師父，人焉有見死不救之理？你快告訴我，那道士爲何下此毒手？」

那垂死的老和尚，一陣嗆咳，又咯出了兩口淤血，一股極濃的血腥之氣湧出，桑羽青連忙閉住了呼吸。

老和尚的聲音更低弱了，說道：「施主，你是過路之人……這些事……還是少管爲妙……」

桑羽青道：「他們就是再凶狠，也不能無故殺人，老師父，你總該知道個原因呀？」

老和尚一再的搖頭不語，人又漸漸昏迷過去，口中嚅嚅道：「掌門人……東……東……」

桑羽青如中急電，緊問道：「東什麼？東什麼？他在那裏？……」

但是老和尚已經氣絕身亡，死在了桑羽青的懷中。

桑羽青不禁懊惱萬分，深悔剛才不該只顧追小道士，應該先救治老和尚才對。

他把老和尚還有幾絲餘熱的屍體放了下來，寒風吹動着他染有血汚的白鬚，看來悽慘可怖！

桑羽青走到天井之中，見自己身上沾有不少血汚，但是這時他已顧不得清理，腦中充塞着無數的疑問？

他暗忖道：「我先把這座廟宇看看再說吧！」

他轉過了佛堂正殿，到處都是一片破落景象，如果不是發現了老和尚，眞不相信會有人在這裏修行。

桑羽青轉了一遍，毫無所得，心中更是疑惑不已，忖道：「這老和尚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呢？」

才想到這裏，耳旁一陣風聲，桑羽青抬頭望去，只見小猴兒脅下挾着一人，由牆頭飛越而來。

桑羽青大聲道：「啊！小猴兒，你還不錯嘛……」

說到這裏，却發現他腋下之人，並非道士，而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壯漢。

那壯漢衣衫襤褸，渾身灰土，身體雖然健壯，看來却是一些武功均無。

小猴兒才一把他放下來，他立時撲向了小猴兒，舉掌便打，口中嗚嗚怪叫着。

桑羽青好不詫異，小猴兒一路閃躲着，叫道：「你要是再撒野，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桑羽青連忙喝住了小猴兒，然後伸出一隻手，扶着那壯漢的肩膀，說道：「這位仁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壯漢滿口嗚哇怪叫，不住的撲打，但是却連桑羽青的邊都碰不着。

這時桑羽青才明白他是個啞吧，大聲喝道：「你別慌，我們不是壞人！」

桑羽青連說帶比，一連說了好幾遍，啞吧才聽明白，怔怔的望着他們。

桑羽青轉過臉，問小猴兒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從那裏弄了個啞吧來？」

小猴兒指着啞吧道：「就是這小子，害得我把人追丟了，我看準是跟那些老道一條道！」

那啞吧却有些聽力，聞言跳了起來，大聲叫嚷，並向小猴兒捏拳搖幌。

小猴兒氣得又要發作，桑羽青喝道：「到底怎麼回事，還不快說！」

小猴兒這才氣冲冲的說道：「本來那老道怎麼也逃不出我手，誰知道追到林子裏，這小子突然拿大塊的石頭砸我，我以爲是他的帮手，追了過去，他跟瘋子似的向我拚命，等我把他制服，老道早跑得沒影了！」

桑羽青道：「想不到我們兩個人都把人追丟了！」

小猴兒餘怒未消，說道：「不但沒追上人，連面也未對，以後見了面他們準不認賬！」

桑羽青冷笑道：「那還不是早晚的事，若不是他們手段太毒，我方才就不會出手，暫且留他們多活幾日，我還要由他們身上找綫索呢！」

這時啞吧才找到了老和尚的屍體，他撲了過去，跪地哀哭，很是悲傷。

桑羽青勸慰了一陣，弄了半天才明白，原來這啞吧自幼寄居在廟內，廟中有兩個和尚，一個前數日被人殺死，就剩下了這個老和尚。

小猴兒追宏心之時啞吧正在砍柴，當是殺那和尚的仇人，所以拚命要想報仇。

桑羽青等他情緒稍微安定之後，追問了一陣，才知道這廟雖無香火，可是經常有些不知名的僧俗前來，由此可證，這老和尚也不是什麼善良的出家人。

啞吧對老和尚的感情很深，不住的撫屍痛哭。

桑羽青逗留了一陣，摸出一錠大銀，遞與啞吧道：「快到隣鎭買了棺木，把你師父葬了吧，這廟堂無香火，你還是離開的好，剩下的銀子，足够你作個小生意的了！」

啞吧悲痛異常，又顯得很感激，再三叩謝。

桑羽青與小猴兒向回趕去。

一路上桑羽青沉思不語，小猴兒儘說些氣憤的話，不一會來到了江邊，道士們的船還靠在那裏。

小猴兒眉頭一揚，說道：「我們過去看看！」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不必去，我且回去換件衣裳。」

小猴兒雖然不以爲然，但也弄不清桑羽青的想法，只好跟着回到船上去。

划船的舟子，見桑羽青滿身血漬，但是也不敢開口問，一個個睜着大眼發怔。

桑羽青另換上一件黑色長衫，把那件血衣洗淨，坐在船頭喝茶。

舟子問道：「小爺！現在風正順，可要開船？」

桑羽青搖頭道：「不，開船的時候我自會告訴你！」

連小猴兒在內，都弄不清桑羽青肚子裏打的是什麼算盤。

桑羽青只是喝着茶，望着江景，一副悠閒，彷佛是遊山玩水的人一般。

小猴兒憋了半天，實在憋不住了，說道：「師哥，到底要怎麼辦呀？」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含笑道：「你這麼急作什麼？放着這麼好的茶，這麼美的江景，爲何不好好欣賞？」

小猴兒氣得回頭就走，跑到船上跟兩個小伙子聊天。

桑羽青仍然是不言不動，欣賞着寒波汎鱗，和那遠天的絲絲白雲。

他那雙濃黑的劍眉，微微的蹙着，一雙明亮的眼睛，散發着智慧的光芒。

他正在把這幾天來，一連串發生的事，仔細的分析，因爲事情非常複雜，若是錯斷了一點，很可能就把路給走岔了。

小猴兒實在無聊，連同那個燒飯的，一共四個人，坐在了船板上摸起骨牌來，吵成一片。

但是這種雜吵的聲音，却絲毫沒有干擾到桑羽青。

因爲他整個的心神，全在分析着目前發生的情況。

他忖道：「這一羣道士，言行怪異，大擧出動，所要査訪或者辦理的事，必定與他們本門有着極大的關係……可能就是

與東凡和尚有關！」

這似乎已經可以確定了。

他又忖道：「自來僧道不同門，絕無結連一氣的道理，那麼這一派道士絕不是東凡和尚的同路人……他們並且殺了兩個和尚……」

想到這裏，桑羽青不禁想到自己趕到小廟時，宏心正在逼供，以及後來老和尚臨死時，所說的「掌門人」。

「如此看來，這些道人很可能也在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否則便是要在這破廟中尋些什麼東西……」

想到此處，桑羽青却漸漸的整理出眉目來。

他很肯定的想道：「若是他們要尋訪什麼，今天夜晚他們必定還會再去……」

但是想到白嬋，却使桑羽青有些混淆不清，忖道：這個姑娘的介入，可眞是使人不解了，由她的談吐舉止看來，不可能是下流之人，怎會與這羣道人混在一起？

更奇怪的是，這一批道人對她都很尊敬，好似是由人派來接待她的。

這個姑娘的突然消失，似乎是因爲桑羽青的追踪，但是方才發生的事，必然都在她的眼中。

桑羽青想了半天還是想不透，忖道：「我只要跟着她，總有一天會被我查清楚的！」

接着他又想到那個陌生，英俊的年青人，莫明其妙出現，又莫明其妙的失蹤！

總之，一切事情都顯得玄妙不解，但是必然都有着連帶關係。

桑羽青這一想，竟想了大半個時辰，那邊小猴兒賭得興高采烈，哇哇大叫。

幾個船上的舟子都輸得精光，大寒的天，頭上竟冒出了陣陣熱汗，罵牌摔骰子，什麼毛病都來了。

他們本是南京人，罵將起來，甚是精采。

奇招絕技

鐵掌殺腰

麥海雲

中國功夫的絕招很多，其中有一招稱做「殺腰」的，相當有勁，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所謂殺腰，利用自己掌根肌肉較厚的部位猛烈撞擊對方肋骨較爲低下的一處，即是說，在對方左右兩邊最低的一條肋骨特別脆弱，該處受很堅強的鐵掌撞擊，可能發生嚴重的傷害，原因是那一條肋骨負責保護內臟，那一處的內臟正是膽囊，脾臟以及肝，如果打擊得準確，便會使對方身受重傷，故此，殺腰這一招，除非到了生死關頭，不可輕易施展出來。

殺腰的正式打法是左手往上一撥，右手放橫，向對方攔腰打出，如果對方並非用右拳出擊，而是用左拳出擊，你用左手擋格，便該預防他的右拳跟着打出來，故此，應該右手擋格之後，避過他的右拳，然後出擊，能夠閃到對方的背後打出，那就更加有份量。

上文已經說過，在人體胸部左右兩邊肋骨之處，跟腰部相連，在皮膚與肌肉之下所遮蔽的地方，正是膽囊以及脾臟，另有肝胃在內，一受打擊，如果那一下的打擊相當沉重，敵人就受不起，因此之故，作爲殺手鐧的一招，必須練習到十分有份量，的確能夠一隻右臂打下去，可以把兩三塊木板打拆，有了這種準備的功夫，然後能夠發揮它的功效，假如你已經有這樣大的掌勁，就不一定在對方纏住展開攻勢，繞道到他的背後，向他對準腰部的地方，即是背脊後心向下低三寸左右，猝然橫臂一擊，亦可同樣的使他受到傷害，原因是該處正是腎臟，假如腎臟受擊，那種傷害也是非常嚴重的，故此，你發覺不能夠在前面施展殺腰這一招的時候，不妨想盡辦法繞道到他的背後去。

殺腰這一招之所以特別有份量，因爲它能夠轉身打出去，並非像發拳那麼遠的距離打出，能夠達到快和準的尺度。

除此之外，還該說說打擊敵人的一種力量，如果用拳或用掌，只是一個焦點，至於殺腰這一招，却是腕，拳，掌，以及前臂一齊發力的，任何一次擊中對方，同樣的生效，此外，還因它很易變招出擊，那是它勝過拳掌的另外一種優點。

舉例言之，你托高對方的右拳，用右手施展殺腰這一招的時候，並非由左邊出擊，而是在右邊出擊，假如他的右臂的手踭部份，然後把你的右拳反手出擊，凌空而下，打擊他的臉孔，或者顴骨，這一招往往輕易取勝，原因是你用兩隻手拑住他的右臂，發生劇鬥時，他的左臂有如廢物，無法援助。

殺腰並非僅限於貼身，距離的時候出擊，還可以飛躍出擊，螳螂門就有這一手絕招，忽然飛躍到敵人的前面，然後用左手向上迎格，瞬即蹲下來，以半跪的姿勢出現，右臂放橫打擊對方的腰部。

左手向上迎，只是爲了準備對方發招出擊，如果對方來不及發招，那是虛着，借此掩護你的右臂向橫打擊，有了這一招，當然是有利的，至於你的右臂放橫出擊之際，如果對方剛剛起脚，正好把右拳打在對方脚彎之上，先打脚，然後打人，再又因爲你飛躍的時候由高處飛下來，忽然以半跪的姿勢出擊，矮了一截，使對方手忙脚亂，好像突然失去了你的踪跡，因此來不及防範，就會吃了你這一招，那一隻右手由空中飛躍之際已經早作準備的，攻擊的力量比較站着發招厲害得多，如果碰着有利條件，一招便可取勝。

蔡李佛門也有同類的一招，突然標馬插錘，不過它並非認眞貼近的時候，才發拳出擊，距離較遠出擊，故此，用插錘，不用橫臂殺腰這一招，但却同樣的生效。

以前有廣東十虎之稱的鐵橋三，就很擅長殺腰這一招，左右兩手同時劈殺，確使對方防不勝防，再因爲他的橋手異常厲害，對方就算接招，仍然給他壓倒，如果他一個劈牌手橫截擊，對方用手格擋，未能擋住他的攻勢，他就可以用另一隻手仍向那個部位再斬一下，他的手掌就像是「手刀」，一招就使對方受不起，縱然肋骨沒有打拆，也會倒下來，原因是左右兩邊骨肋最低的地方跟呼吸有關，在生理構造上稱做「氣門」，該處受擊，呼吸呆滯，變成了入氣少出氣多，簡直無法支持，不能不認輸。

上述的殺腰全是單手出擊的，亦有雙手齊出，如果對方用雙龍出海這招當胸打出，你把兩手向上迎格，有如交加手的模樣，挑開他的雙拳，雙手一分，就化而爲掌，把掌根向對方左右兩邊最低的一條肋骨之處同時劈去，打中的話，對方就會窒住呼吸，臉青唇白，搖搖欲倒，因爲這一招也是打中他的氣門，如果打高一點，打中肋骨，立刻折斷，仍是一招取勝。

羅漢門經常使用交加手出擊，從表面上看來，好像這種手法十分呆鈍緩慢，因爲雙手齊出，擋住對方的拳，如果對方忽然一拳向兩手相交的一處劈下去，便會使兩手同時覺得痲痺，無法應戰。羅漢門的交加手，只是靠前手擋格，後手並非用來迎戰的，找個機會便把它收回半截，改爲殺腰這一招，向對方攔腰斬下，因此之故，對方既然無法一拳劈中兩手相交之處，也不能夠一手握住對方交加手的中間，希望單手制住兩手，總之，交加手最高的作用就是想劈敵人的腰部，用來劈腰的手就是後手，如果那一個交加手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後，那就用右手負責殺腰，反之，右手在前，左手在後，就用左手殺腰，故此，施展羅漢門的交加手殺腰這一招，認眞要看清楚對方究竟是右邊空虛，抑或左邊空虛，然後決定應該把右手放在前面，弄錯了這一點，發招的時候就發生困難。

所謂殺腰，暗指向敵人的腰部猛烈進攻的一種戰術，並非純然用手臂打出，往往用脚出擊，這一脚就是「掃腰腿」。

看過李小龍所演出的戲那些觀衆，都會記得起他很擅長橫掃的，一共有三種踢法，突然側身踢起右脚來，那一脚向對方攔腰掃過去，這是順序的一種踢法，假如那一脚落空，掃到左邊，還沒有落地，瞬即兜圈子，由左邊掃過右邊，那時踢的不是右腰，而是對方的左腰，這兩脚忽左忽右的橫掃，有時連掃幾次。

假如初次橫掃落空，李小龍往往忽然轉身，就把一條腿向橫掃過去，這一招在李小龍的脚法來說，稱做「第三脚」，他這三脚練習非常純熟，照理是不容易抵擋的，他跟美國的黑人拳師作戰，往往是三脚之內就分出勝負來，故此，美國拳術界把他稱做「李三脚」。

李小龍喜歡在較遠的位置忽然跳到對方前面，立刻起脚左右橫掃，故此他下場交手，總是喜歡用吊馬的，即是右脚吊起來，僅有脚尖接觸地面，側身應戰，這種吊馬，除了飛脚踢出之外，還易於閃避，忽然跳向左邊或右邊，故有吊馬之稱。

除此之外，吊馬還有另一作用，可以很快就把它變成腿撞，如果對方企圖用手封住他的吊馬時，李小龍就會一掌劈下，跟着把吊馬改爲膝撞，用膝頭撞擊對方的軀幹中部，故此他的吊馬能攻能守，一招三變。

照李小龍稱述，兩人落場搏鬥，如果對方身型高大，最好施展殺腰這一招去打擊他，因爲身高手長的人，腰部也長，往往有較多的空隙給對方發招，正好施展這種戰術，事實上他很喜歡連環殺腰的，先用手臂左右橫掃，繼而用左右脚橫踢，又踢又掃，打倒貼身，改爲膝撞，不管那一種打法，都是向對方腰間出擊的，他認爲殺腰是很可靠的一種戰術，特別是對付身高體健臂長拳大如斗的那種人，施展這一招更加有勁。

一個舟子罵道：「你媽媽的，今天有鬼囉，我就不信！來，分牌！」

桑羽青喝止了小猴兒，小猴兒把贏來的碎銀往懷中一抱，說道：「好了！明天再來！」

幾個舟子一起緊張起來，小猴兒心中好笑，桑羽青已然喝道：「快把錢還給人家好了！」

小猴兒笑道：「本就是逗他們玩的，作莊的輸點才夠意思！」

說着把錢還給了他們，幾個舟子紅着臉連連推讓，說道：「不行！不行，要錢嘛，輸了就是輸了……」

小猴兒丟下了錢不管，三個舟子立時搶過分起賬來。

小猴兒走到桑羽青面前，說道：「師哥，你可想明白了？」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說道：「別只顧得玩，晚上要辦事呢！」

才說到此，小猴兒突然道：「師哥，有船來了！」

只見一隻扁葉小舟，飛箭一般的射來，在水面上劃出了長長的一條水紋！

桑羽青不禁頗爲詫異，一雙俊目緊緊的注視着那艘急來的快舟。

小猴兒也是雙目圓睜，打量着破浪而來的快船！

這是一隻很小的扁舟，船身極窄，中間坐着一個青衣少年，他的打扮如同江湖武夫，又如同是鏢行的趟子手一般。

他操着一隻木槳，運行如飛，小舟極快的在水面上前進，可以看出他有着很好的划船技術。

不一會兒的工夫，已[illegible]到近前，顯然他也注意到桑羽青等人，就在兩船交錯之際，他停止了擺槳，乘機打量這隻船上的人。

當桑羽青的目光和他接觸之時，可以由他的目光看出，他並沒有什麼功夫。

划船的年青人，一臉的驚異之色，上下的打量着桑羽青及小猴兒。

但是他並沒有開口說話，小船很快的划了過去，他又操起了槳向前駛去。

小猴兒輕聲的問道：「這算是幹什麼的？」

桑羽青搖了搖頭道：「現在還看不出，據我想大概是通風報訊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時那隻小船已經划到了宏心道士的船旁，他立時擺槳停了下來。

緊接着宏心道士出得艙來，那年青人上了大船，二人談着話進入艙去。

小猴兒哼了一聲道：「哼！與他們是一黨的，絕不是什麼好東西！」

桑羽青不語，只是遙望着那隻停船，不大會的工夫，那年青人辭出艙來。

宏心道士與他在船面上又談了幾句，那年青人回到小船擺槳而去。

但是他並未由原路回來，而繼續向前划去，桑羽青想着必是爲了避開自己。

宏心道士在艙面站了一會，又向桑羽青這邊遙望了一下，才進入艙內。

那法聲道士則始終不見出現，小猴兒又道：「現在趁他們在船上，我們過去問問！」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羣雄赴映日崖春秋筆出現的地方，途中遭黑衣人襲擊，黑衣人說楚小楓等全數中毒，羣雄聞言，正在一無是處，人十九忽說他是龐大組合中人，但楚小楓等保護者則爲該組合主人之丫環小紅，所以才護她。天甫亮，小楓等這一行到成中岳住處詢問小紅，據小紅說：你們幾位有無聽過桐柏世家醫廬的名師，醫廬建築在很平凡的一處山壁間，內通山心深處，則發號施令另有地方，簡飛星十年前曾去過求醫，給藥的人是個面圓圓如富家翁的叫常笑翁麼？

小紅剛洩秘　飛針奪命來

胡逢春點點頭，道：「不錯，一種淡黃色的藥丸，效用神奇，我服下一次，當天就沒有再發作。」

楚小楓問道：「小紅姑娘，他們姓什麼？」

小紅道：「姓呂。」

楚小楓道：「姑娘在呂家時，是住在山洞中呢，還是住在那一爿瓦舍中。」

小紅道：「我住在山洞中，其實，重要的人，都住在山洞中，那幾間房子，只不過是一個陪襯罷了。」

楚小楓道：「小紅姑娘，那山洞中住了多少人？」

小紅道：「我在那裏的時候，大約有七八十個人，就算住在洞中，也不能隨意活動，我們有着指定的範圍。」

楚小楓道：「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小紅道：「對，每一件事，都經過他很仔細的策劃過，所以，有些人，在那裏住了很久，也知道不了多少隱密。」

楚小楓說道：「那山洞的規模很大的麼？」

小紅道：「很大，一座天然的山洞，再經過了人工的修道，據說，那石洞足足有五里長短，再經人工修整，住在裏面相當的舒適，比什麼房子都舒服。」

楚小楓道：「哦……這樣一個地方，別人就沒有發覺麼？」

小紅道：「很難發覺，它雖在那宅院後面，但却高過百丈以上。」

簡飛星道：「那宅院中有一條暗道，直登那百丈懸崖之上。」

小紅道：「不錯，除了那條暗道之外，再別登上懸崖的通路，那是一座孤峯，四面却是削壁。」

簡飛星道：「我聽他們之間，有一個人說過，回石府聽命，大概就是那個地方了。」

小紅道：「不錯，那地方叫作旋機石府。」

簡飛星道：「姑娘，我見過這一代桐柏神醫，看他的樣子，雖然有一身工作，但還不像是一個領袖羣倫的人物。」

小紅道：「哦？你看過我們主人，他是什麼樣子？」

簡飛星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看上去，大約有三十多歲，瘦瘦的，高高的，穿着一件海青長衫。」

小紅道：「他有沒有告訴過你他的姓名？」

胡逢春道：「說起來，這也是一件怪事，桐柏醫廬，有不少人知道的，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姓什麼？更不要說是名字了。」

簡飛星道：「他告訴過我，好像是叫作游三奇。」

小紅道：「不錯，他就是我們的主人了。」

胡逢春道：「這個人，好像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是麼？」

小紅道：「他常在江湖上走動，只是沒有人認識他罷了。」

胡逢春道：「說的也是，老衲就沒有聽過這個人。」

小紅道：「他很擅化裝術，能說出各種方言，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有的時間，他就在你身側，你却不知道。」

胡逢春道：「如是彼此素不相識，那就難怪了。」

小紅道：「小女子的意思，不但相識，而且，還是很熟的人……」

薛寒冷笑一聲，接道：「世上會有這種事情，實在很難相信。」

小紅道：「他是個很有才能的人，模仿之術，實在是人所難及。」

簡飛星道：「小紅姑娘，不論他的易容之術，高明到什麼程度，但他決不是一個能夠領導如此神秘組合的人物。」

楚小楓說道：「大哥，你怎能如此肯定。」

簡飛星道：「兄弟，算上大哥我本人，就沒有這份能力，一個這樣領袖羣兇的人物，必然有它一股莫可言喻的氣度，說它是王者氣度也好，說它是霸者之氣也好，但游三奇，沒有那一股氣度。」

小紅點點頭，道：「簡大俠果然是閱歷豐富，自有過人的看法……」

楚小楓奇道：「怎麼？那游三奇令主人，眞的不是那組合中的首腦了。」

小紅沉吟了一陣，道：「他具有不世之才，武功卓絕，加上世傳的精湛醫道，所以，它很快練成了用毒之機。……」

目光由薛寒，簡飛星，胡逢春，楚小楓臉上掠過，垂首不語。

薛寒接道：「姑娘，咱們兄妹，也總算瞭解眞象，也好明白殺父的仇人，究竟是何許人物，所以在下兄妹不請自來。」

楚小楓心中一動，暗道：這兩個人，確實未被邀請，在場之人，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紅的身上，竟然不知他們兄妹何時到了此地。

別的人，也許會只是有一些驚奇，慚愧。

驚奇這薛氏兄妹的行動快速，慚愧自己的疏忽，竟然未能發覺兩人到此。

但楚小楓除了驚奇和慚愧之外，更多的是心中的懷疑。

暗中提高了極大的警惕，全力留心在兩人身上。

但他表面上，却仍然能保持着相當的冷靜，不動聲色。

簡飛星自恃在江湖上的聲譽，身份，一向又是心直口快的人，一皺眉頭，說道：「你們兄妹幾時來的，怎麼，我們都未發覺。」

薛寒道：「我們就這樣走過來，沒有人阻止我們。」

簡飛星道：「哦，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紅姑娘身上了，全神貫注。」

薛寒道：「對！諸位分了心，沒有人注意到我們。」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我們也確實不知道，未受邀者，不可以參與這次集會，不知者不罪，既是不方便，我們兄妹就此告辭了。」

站起身子抱抱拳，轉身欲去。

對他們兄妹兩人不請自來一事，羣豪心中都有些不愉快，雖然，沒有形諸於言語之上，但神情間已有表露。

所以，對薛寒兄妹離去事，都沒有一表示挽留之意。

但楚小楓却突然站起了身子，道：「兩位留步。」

薛寒人已行出了兩步，回過身子，道：「楚兄有何見教？」

楚小楓道：「既來之，則安之，貴兄妹既然來了，也聽到了不少的機會，那就不宜再走了。」

薛寒哦了一聲，說道：「楚兄的意思是……」

楚小楓接道：「貴兄妹來晚了一步，只怕不知道我們之間的約定。」

直到此刻，羣豪才明白，楚小楓挽留薛氏兄妹，是別有用心。

薛寒道：「約定，什麼約定？」

楚小楓站起了身子，緩緩向薛寒逼近了幾步，道：「我們約定的事是，凡是參與此事的人，都要遵守這個規定，因爲，這一行中，上百條人命，都會因我們的措施是否有錯，而決定他的生死。」

薛寒道：「楚兄說了半天，似乎是還沒有把事情說明白。」

楚小楓道：「就要說了，我們要遵守的約定是，第一，參與此會的人，都是領

導人物，不許離開。」

薛寒道：「還有第二麼？」

楚小楓說道：「第二是，彼此要坦然相對，開誠相處，不許有矯飾，僞裝的行爲。」

薛寒笑一笑道：「好！可有第三？」

楚小楓道：「只要能作到約定這兩個，彼此之間，應該都可以信得過了。」

薛寒道：「說的也是，這第二個約定，主意很好，可以校正目下江湖上不少虛僞，浮誇之氣，不過，第一條，只怕咱們兄妹，不便久日留此。」

楚小楓道：「貴兄妹想走了？」

薛依娘望望薛寒，又望望楚小楓，道：「哥哥，你……」

薛寒伸手阻止了薛依娘說下去，接道：「妹妹，妳不用多言，我要和這位楚兄談個明，天涯遼闊，咱們兄妹何處不可去，爲什麼一定要寄人籬下。」

他表現出的稜稜風骨，銳利言詞，充滿煽動的力量，也很引人同情。

場中之人，雖然素知楚小楓的爲人，也對薛寒兄妹悄然而來參與會唔，極感不滿，仍然不自覺的望了楚小楓一眼。

楚小楓笑一笑，道：「薛兄，不但用毒手法高明，而且口才也動人得很，不過，薛兄把原則弄錯？」

薛寒奇道：「我究竟弄錯了什麼原則了？」

楚小楓道：「這裏的人，都是偶然會聚，大部份平日裏素不相識，只不過是爲了保命，不得不合在一處，所以，這裏沒有籬，也無處可寄，薛兄這一番挑撥的說詞，白費了唇舌。」

薛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楚小楓道：「以你薛兄在江湖上的經驗，總不會連最普通的江湖規矩也不知道了。」

薛寒道：「你是說……」

楚小楓接道：「我是視薛寒的閱歷之豐，絕對不會未受邀請，就跑來參與這個會議。」

薛寒冷冷說道：「薛兄的意思是，我們兄妹不該來了？」

楚小楓道：「本就不該來。」

薛寒道：「好！既是如此，咱們這就告辭了。」

楚小楓道：「慢着，薛兄本不該來，但既然來了，也聽過我們的說話了，那就不該走了。」

薛寒道：「楚兄，你越說我越不懂了，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想要把我們兄妹留下來。」

楚小楓道：「咱們不會强行留下貴兄妹，但如薛兄，自覺應該避避嫌疑，最好就留下來。」

薛寒道：「如是在下一定要走呢？」

薛依娘道：「哥哥，爲什麼呢？一定要走。」

薛寒道：「妹妹，咱們留在這裏或是離開此地，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薛依娘道：「哥哥，那爲什麼不留下來呢？」

薛寒道：「不行，妹妹，咱們薛家不能丟這麼多人呢？咱們可 以留下來，不過，不是這種情形中留下來。」

薛依娘道：「哦？」

楚小楓道：「要怎麼個情形下，才可以留下來呢？」

薛寒臉色冷肅，道：「楚兄，我不知你是何人，但我看得出你在這羣人中，相當有勢力，所以你才會這樣口沒遮攔。」

楚小楓道：「薛兄，咱們不用只逞口舌之利，論事要講理。」

薛寒道：「在下覺着適才楚兄對在下，並無理論之意，完全是一種氣勢凌人的味道。」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是兄弟得罪你了。」

薛寒道：「不錯，如若兄弟有一點骨氣，對此事大爲不滿。」

楚小楓道：「總該有一個辦法，使薛兄留下來吧？」

薛寒道：「只有一個辦法，用你的武功，想辦法留下來。」

楚小楓道：「薛兄，這個方法最壞，最好換一個辦法。」

薛寒冷冷說道：「不行。」

簡飛星一皺眉頭，道：「薛兄，別把事情弄的太糟。」

薛寒道：「簡大俠準備出頭了。」

楚小楓搖搖手，示意簡飛星別插進來，淡淡一笑道：「除了上述辦法之外，薛兄，是否還能提出另一個辦法。」

薛寒道：「在下提不出來了，如楚兄有什麼高明辦法，在下倒是願聞其詳。」

楚小楓道：「兄弟覺着，薛兄如是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事故，最好，還是留下來。」

薛寒道：「留下來，幹什麼？」

楚小楓道：「薛兄，也許這件事，說不出什麼更大的理由，不過，留下來，至少，可以使薛兄表現出自己的淸白。」

薛寒道：「在下如是不留下來，那就是不淸白了。」

田伯烈突然接口說道：「不錯，薛兄急急求去，却是有些叫人不放心……」

忽聞譚志遠叫道：「小紅姑娘，小紅姑娘。」

楚小楓雙目盯注在薛寒的身上，道：「譚兄，小紅怎麼樣？」

口中在問小紅，人却面對着薛寒，嚴作戒備。

譚志遠道：「死了。」

楚小楓低聲說道：「諸位請即退開一些。」

自己却又向前跨了一步，右手緊握劍柄，接道：「薛寒，是不是你殺了小紅姑娘。」

薛寒說道：「笑話，我爲什麼要殺死她。」

譚志遠道：「你急急要走，就是因爲你殺了小紅。」

楚小楓道：「因爲你不是薛寒。」

這句話，當眞是語驚四座，全場中人，都爲之一呆。

薛寒仰天大笑三聲，道：「我不是薛寒，我是誰，這眞是千古奇聞了。」

這時，周横，王平，成方，華圓，都已聞聲趕來。

幾個人雖然站的很遠，但各守一方，擋住了薛寒的去路。

楚小楓道：「你是誰，我還不敢斷言，但你決不是眞正的薛寒。」

薛寒道：「我不是薛寒，難道，她也不是薛依娘了。」

薛依娘雙目盯注在薛寒的臉上，道：「哥哥，這是怎麼同事？」

薛寒一指楚小楓，接道：「怎麼同事，這小子在要他的聰明，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我不是薛寒。」

薛依娘嘆息一聲，道：「這個人，也算是奇怪，怎麼可以這樣捕風捉影呢？」

薛寒微微一笑，道：「他們現在也許連妳也懷疑了，說妳不是薛依娘了。」

薛依娘道：「我如不是薛依娘，那麼誰會是薛依娘呢？」

薛寒道：「這就要問問這位楚少兄了，他自作聰明，別的人只怕無法瞭解。」

薛依娘道：「哥哥，我看咱們要忍耐一下。……」

四顧了一眼，接道：「哥哥，他們的人太多。」

薛寒道：「妹妹，咱們薛家的子弟，就算是戰死了，也不能丟了薛家的人。」

薛依娘道：「哥哥，你準備和他們作決一死戰了。」

薛寒道：「不錯，我們不能就這樣束手就縛。」

薛依娘突然飛身一躍，落在了楚小楓的身側。

薛寒大叫道：「妹妹，妳……」右手指向薛依娘。

楚小楓拔劍一揮，湧出一片寒芒。

等到收住時，劍上落下了數十枚細如牛毛的銀針。

這是目不能見的暗器。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小紅，就是這樣的死在你的手下。」

薛依娘說道：「這不是我們薛家的暗器。」

簡飛星道：「好小子，你究竟是什麼人？」長刀一幌，就要向前衝去。

楚小楓大聲叫道：「大哥，不可以冒險，近他到五尺之內，誰也無法躲過他毒針的攻襲。」

簡飛星收住奔衝之勢。

楚小楓道：「以其人之道，還治於其人之身，用暗器對付他。」

這一提，立時引出了羣豪的暗器，紛紛取出。

一刹間，飛刀，金鏢，全部入手。

田伯烈笑一笑，道：「你小子的暗器是够歹毒，不過，它只能對付七尺以內的人，不能及遠，現在，咱們也用暗靑子對付你了。」說完話，揚手飛腿。

但見寒星點點，兩把飛刀，一枚銀梭，再加上了兩支袖箭，一下子，打出了五[illegible]器。

譚志遠道：「嚐嚐在下的飛蝗鏢。」

薛寒避開了田伯烈五枚暗器，譚志遠的飛蝗鏢已然弧形射到。

他也是暗器行家，就地一滾，剛剛避開了飛蝗鏢。

但聞呼的一聲，勁風掠耳而過，一枚鐵膽，幾乎擊中。

薛寒高聲叫道：「住手。」

楚小楓道：「各位暫請收住暗器。」

目光一掠薛寒，接道：「你有什麼話說？」

薛寒冷冷說道：「我向你挑戰。」

楚小楓道：「好！在下奉陪。」

薛依娘道：「他的毒針厲害，發射時無形無聲。」

薛寒冷冷說道：「妹妹，妳眞是變了心啦！女人啊！當眞是可怕的很。」

薛依娘冷冷說道：「你不是我哥哥，你根本就不是薛家的子弟。」

薛寒笑一笑，道：「怎麼，你說我不是薛寒？」

薛依娘道：「你不是，想到了這幾日，我一直把你當哥哥看待，眞的是叫人作嘔。」

薛寒哈哈一笑，道：「妹子啊，我不是妳哥哥，我又是什麼人呢？」

薛依娘道：「你是鬼，你是妖！反正你不是人就是。」

薛寒怒道：「臭丫頭，前日晚上我該吃了妳，想不到，我放你一馬，會留下來今日的禍患。」

薛依娘道：「前天晚上，我就應該警覺，但我竟然聽信了你的鬼話，相信你喝醉了酒。」

薛寒道：「幸好妳那晚上表現的十分純誠，使我們竟動了婦人之仁，讓你逃過了一刦。」

薛依娘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我哥哥怎麼樣了？」

薛寒道：「妳一定要知道麼？」

薛依娘歎息一聲，道：「是不是，你把他給殺了？」

薛寒道：「沒有，他現在，還好好的活着，不過，他隨時可能會死？」

楚小楓道：「姑娘，妳和他相處了數日，難道就不知道，他不是你兄長？」

薛依娘歎息一聲，道：「他改扮的太像了，連聲音舉止，也像的無懈可擊，當然，有些小地方，也會引起我的疑心，但很快就會被他掩飾過去。」

楚小楓道：「薛姑娘，幸好，妳沒有發覺他的僞裝，否則，妳可能會失去淸白，或者丟了性命。」

薛依娘道：「總算是上天保佑我，但我的親兄，都被他們害死了。」

胡逢春道：「好厲害，易容手法，能使親妹子都無法分辨，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江湖上，這樣的易容高手不多，你究竟是什麼人？」

薛寒道：「我現在還是薛寒，你就叫我薛寒吧。」

楚小楓道：「事已至此，你還不敢報上眞實姓名，不覺得太過畏縮麼？」

薛寒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們我是誰？」

楚小楓道：「你不敢說？」

薛寒道：「我不願說。」

楚小楓道：「其實，你就是不說，我們也知道你是誰了。」

薛寒道：「有這回事，你說出來聽聽看。」

楚小楓道：「游三奇，桐柏醫盧的主人。……」

薛寒微微一怔。

楚小楓接道：「勞動你親自出馬，殺死小紅，足見她的重要了，不過，你也別太慶幸自己的成功……」

薛寒接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你比她知道的更多，也更重要，只要我們留下你，他們會出動更多的高手殺你。」

薛寒道：「笑話，你們眞能留得下我麼？」

楚小楓道：「不錯，我們會不惜一切犧牲代價留下你，那時候，你就會擔心自己的處境了。」

薛寒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就像他們要殺死小紅一樣，會更積極的殺你……」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你會很怕死，所以，你不會自絕，小紅雖然沒有說出她心中的全部隱密，但舉一反三，我們不難想到很多的事，你則太重視自己，你在那個組合中，也不過是三等身份人物。」

薛寒道：「胡說……」

楚小楓笑一笑，接着道：「桐柏醫盧，在江湖上名氣不大，所以，沒有人會想到那個地方，但如有幾個江湖人物出現在那裏，也不會引人注意，這就是他們借重你們桐柏醫盧原因之一。」

「聽你口氣，還有第二個原因了。」

薛寒緩緩說道。

楚小楓道：「承認了你不是薛寒？」

「我不是薛寒，我又是什麼人？」

楚小楓道：「游三奇。」

「你如此肯定麼？」

楚小楓道：「不錯。」

「好，就算我是游三奇吧！我如不是薛寒，是誰都不要緊，不過，我們希望知道你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楚小楓道：「你很關心這件事，也承認了你就是游三奇。」

游三奇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因爲，只有游三奇，才會是關心這件事！」

游三奇道：「就算我是游三奇吧！」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除了貴門的醫術，可以作他們一種掩護之外，定然還有一種更重大的原因，才會使他仍選擇了那個地方。」

游三奇道：「是什麼原因呢？」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你是要攷我麼？」

游三奇淡淡一笑，道：「我要瞭解一下，你究竟知道多少？」

楚小楓道：「你們游家的醫道也許有獨到之處，但就整個江湖而言，桐柏醫盧，算不上赫赫世家，也不會有什麼奇絕天下之技，他們選擇了那地方，可能是因爲地理上，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游三奇道：「楚小楓，你這點年紀，竟然知道了這麼多的事情，對你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

楚小楓道：「哦！」

游三奇道：「如我殺死小紅之後，能够安全離去，也許你們還有幾分生機？很不幸的是，你們發覺了我。」

楚小楓道：「那又如何呢？」

游三奇道：「我如不能離開，他們將全力展開擊殺，三十六位一流的殺手，已經兼程趕來，很快就會和你們接觸上。」

楚小楓道：「游三奇，我們在你之前，已經見過不少的他們派來的殺手，也經歷過了不少的兇險，這些，對我們構不成任何威脅，不過，有一點，我倒是想不明白……」

游三奇接道：「你也有不明白的事情，也許我能解答？」

楚小楓道：「正向你請教？」

游三奇道：「說吧！」

楚小楓道：「你們爲什麼要選擇了這麼一個時間。」

游三奇說道：「你是說春秋筆出現的事？」

楚小楓道：「不錯，天下武林同道，無不對他敬重萬分，但你們……」

游三奇道：「我們却沒有把他看在眼內。」

楚小楓點點頭，說道：「故意向他挑戰。」

游三奇道：「那也不用，我們不會把時間花費在沒有用處的事件上。」

楚小楓道：「不錯，領導你們那個組合的人，實在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

游三奇道：「你明白就好，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離開這裏了。」

楚小楓說道：「你不擔心自己的生死麼？」

游三奇道：「我，我……」

楚小楓道：「游三奇，我們可以放過你，但他們不會放過你。」

游三奇道：「楚小楓，你是說，他們會殺了我？」

楚小楓道：「是否會殺你，大概你心中有數了。」

游三奇淡淡一笑，道：「多承賜敎，在下是不是可以離去了。」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你殺了人，就這樣輕鬆的走了。」

游三奇笑一笑，道：「楚小楓，我是不是，可以很安全的離開這裏。」

楚小楓道：「可以，不過，我們也該得到一些補償。」

游三奇道：「我明白。」

突然把雙手高舉過頂，十指互扣，笑道：「楚小楓，過來吧！我會告訴你。」

楚小楓長劍入鞘，緩步行了過去。

游三奇說話的聲音很低，低得只有楚小楓可以聽到。

兩個人說的話不多，大概只有三四句話。

只見楚小楓點點頭，說道：「游兄請吧！」

簡飛星一皺眉頭，道：「兄弟，就這樣放他走了麼？」

（未完）



飲金牌馬爹利
心想事成
MARTELL
V.S.O.P V.S.O.P
MEDAILLON
COGNAC